

边缘猎手

第一章 我的成长烦恼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一章 我的成长烦恼

作者：绝对力量

太阳悬在空中，毒热得像一团火，淡淡的几抹云彩，又显得那么懒散无力，蝉儿也被热浪逼得寂息不鸣，这是三伏天的晌午，燥闷难当。

这里是广南市西南军区大院里面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

说小其实不小，因为小院的占地面积足有二百二十多平方米。

一个看上去年龄不会超过六岁的小朋友，满头大汗地立于烈日之下，扎着一个标准的马步桩，如看再看他的臀部的地上，居然摊了一地的长满了长刺的荆棘。

“爷爷，时间到了没有呀，我快不行了。”小朋友头上还顶着一只装满了水的碗，平伸的小胳膊的肘部也有两只小点的碗。

从碗里面水面不住的荡漾着来看，这个小朋友是快支持不下去了。

离小朋友两米左右远的葡萄棚荫影下，一个看上去六十上下年纪，身形很硬朗，神采奕奕的不见一点花甲老人的龙钟老态。

老人看了看手表，略带严厉地说道：“再坚持六十秒，爷爷不是教导过你，坚持就是胜利！”

都说现在的独生子女在家里是小皇帝，为什么我这个钟家的独根苗却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优厚幸福的待遇呢？反而开始从五岁开始，就被我爷爷当成了一个机器人一样进行非常严格的“虐待”。因为我“命苦呀”生活在一个军人世家的家庭，而且是父母不在身边的那种，他们都是搞国防工程科研的，自古忠孝难两全，所以就只能把我扔给爷爷带了。

爷爷有条件呀，他可是西南军区中将副司令员，叔叔在某部特种部队服役，而有是个少校营长，姑姑在海军陆战队，比叔叔混得还好，都中校了。

爷爷钟国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务连长，了解放战争就升成侦察营长，到了搞美援朝的时候，升成了一个野战师师长，专门进行敌后快速穿插作战。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因为他的部队的一线部队，战功显赫，所以升了一级成军长了。

不过由于他做人太刚毅，不懂得方圆之道，只是因为资格老，战功多，才没有人敢明显的对他进行排除，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对军队授衔的时候虽然混了个中将，却只是在中国七大军区的西南军区当了个副司令员。

当然了这些往事都中听爷爷自己说的，我年纪小，天知道他有没有吹牛了，反正生活在这些的世家就不是好事，人家的小孩在军区大院里一个个都被家里人放在心上捧在手里，娇生惯养，我就没那么好命，爷爷还美其名曰百炼方能成钢，还有就中那老一套的什么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等。

从五岁开始，可能是父母没有在爷爷的身边尽孝道，所以他把不满全向我“发泄了”

早上5：30分起床，5分钟洗漱，然后就是一个小时长跑。由于年纪小，所以爷爷开始的时候也陪着我一起劳其筋骨，而且还有两个警卫员陪跑

6：30分有蹲马步立桩的姿势进行30分钟的早读。你问我读什么？当然是小P孩最早就要学的唐诗宋词了。爷爷大声朗读可以增加记忆，他也不想想，那马步扎得腿酸腰痛的，我能记得才怪。

7：00开始吃爷爷专门替我调配的营养食品。

7：30分跑步上学，接一下来就是中午放学，快步走路回家，蹲马步吃完饭，午休一个小时，再去学校上课，放学回家。

不要以为就此解放了，放学回家得做功课嘛，我自然也一样，但还是没得坐，连写作业也是用蹲马步站桩的姿势，那个苦呀，就别提了。

不管多少功课，都得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小学嘛，也没什么太多的作业，由于我人还算聪明，IQ也过得去，记性也较强，应付功课那当然是绰绰有余，但老天真不公平呀，你别以为做完作业就万事大吉了，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从晚上8：00开始，就是背一些乱七八糟的我那时根本就看不懂的书，一本本的来，象《孙子兵法》《增广贤文》《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易经八卦》《皇帝内经》……直到10：30分，才可以象穷苦人民终于得到了解放，上床睡觉。

这样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了八岁，那就更惨了，不但晨跑的距离增加了一公里，而且还得在双腿上各加一块1000克的铅板，爷爷也不陪我了，而是让一名警卫员陪着我跑步，练体能。早上晨读的时间变成了劈腿踢木桩，撑拳打沙包，什么拳？当然是军队里的擒拿格斗拳，还有一种听我爷爷说是从中华第一保镖杜心武同志自创并流传下来的“自然门”。爷爷曾经得到过杜大师的亲传弟子，一个叫徐矮子的传授。我那时也不知什自然门是什么玩意，但爷爷说如果练精通了，可以在部队炊事班用的那种最大号铁锅的边缘上健步如飞地在锅上打着圈行走，而锅子不会翻倒，如是在平地，简直就可以飞檐走壁。

一年又一年，直到十六岁上高中的时候，我腿上绑着的铅板已经变成了每块重十公斤，爷爷还真没骗我，我现在已经可以在装了半锅水的大铁锅上踩着锅边飞速地行动，除了锅里的水稍稍有点晃动，还真翻不了。夜里看的书全成了古今中外的军事类小说和战例传记。

在军区大院的其他孩子的眼里，我成了一个另类，因为我从小基本没时间和他人们一起玩耍，牺牲儿童时代的童真和欢乐，换来的是我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还算过得去的身手，除了和爷爷的两名警卫员过个招，还从来没和人真正打过架，也不知到底成不成，因为他们明显是不敢全力和我打，生怕弄伤了我。

不过我记得还是十五岁的时候，曾用全力踢一根直径十公分松木桩，一腿就能把它踢成两截。一百公斤的皮砂袋，经不住我重力一拳，肯定可以打穿那层熟牛皮制成的外袋。当时把爷爷的两个警卫员小李和小张都看得直瞪眼，完全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

边缘猎手

第二章 如此苦的暑假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二章 如此苦的暑假

作者：绝对力量

今年的暑假还真不好过。

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呆在安装了空调的舒适房间里上网，打游戏来渡过好不容易盼来的暑假生活，我小姑姑在爷爷的授意下，通过关系，把我带到了一个小海岛上，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军训。这难道也算是高干子弟的特权么？天哪，我宁愿生在平凡的工薪家庭。

苦啊，真是命苦，一般的军训都让平常的小孩子受不了，我却是接受海军陆战队的特殊训练，最要命的，小姑对那个教官交待说，不要把我看成是小孩或新兵，让我和其他的陆战队队员一样按他们的训练计划进行正常的训练。

在白色的沙滩上，我和一个特种作战排的战士们一起，赤着胳膊在两人一组进行格斗训练，好在我还有那么点基础，不然还真会被折腾得不成人形。

上尉教官看我一次又一次把他一手训练出来的战士打倒在地，不由得在一旁大吼着说道：“刘波，不是说过不要放让吗？拿出你的真才实料出来，钟大队长可是有交待，两个月后领他侄儿回去的时候，得把他训练出个陆战队员的气势出来。”

刘波这时弯着腰，喘着气说道：“连长，不是我放让，而是小钟真的很有一套，估计从小就练过了。我不是他的对手。”

当然，这时的我也轻松不到哪里去，苦着脸气喘吁吁地说道：“张连长，不用这么严格吧，我还没满十六岁呀，你别听我小姑的，哪有这么折腾自己的侄子的呀。”

张连长板着脸说道：“小钟，我没办法，钟大队长，也就是你的姑姑有交待，在陆战队，只有战士，而没有侄子。来，我和你过两招，你姑姑可是我们大队出了名的搏击高手，相信她的家人也不是弱者。”

一句弱者，把我又逼上了梁山，我只得摆出架式，尽量将气息平稳下来，说道：“钟家是没有弱者的，张连长，出招吧！”

于是，在接下来的格斗训练中，我的对手换着了张连长，我被他打倒了好几十次，但他同样也让我打趴下十六次。

等大家训练完，坐在沙滩上休息的时候，张连长笑着对我说道：“不错，小钟，你还真行，应该是从小就接受过很艰苦的训练吧。”

我将长裤管向上扯了扯，露出腿肚子上绑着的那两块铅板，说道：“连长，如果我把它御下来，闪躲起来可能还要灵活点，就不会让你打倒这么多次了。我可是命苦呀，从五岁开始就接受我爷爷的调教。”

张连长看着腿上的铅板，说道：“原来是这样，你爷爷钟将军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特种兵。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小钟，从你的身上，我明白了什样的人才叫做天生的军人，将来一定得到部队再接受锻炼，你一定有出息！”

我点头无语。

两个月的训练生活里，象野外生存、潜水，游泳、徒手攀登、一百公斤负重拉练、射击等我一都有了亲身的偿试。

我小姑钟芸在接我回家的时候，还亲自和我对了几招，觉得很满意，似乎我这两个月的训练成果还超出她的预期效果。作为奖品，她送了我一套真正的海军陆战队春夏秋冬系列服装。

回到家的时候，离开学报到只有一天了。

这天晚上吃完饭，我正准备去看一本新出的枪械大全周刊，爷爷把我叫住了，爷孙俩在小院里沏了一壶人参乌龙茶，还摆了盘中国象棋。

“阿行，知道爷爷为什么从小就让你过着和大院里其他的孩子完全不同的生活嘛？”爷爷摸着

我的头，慈祥地问道。

忘了向大家自我介绍了，我叫钟行，这个字念“形”，而不是念“航”，反正名字也没什么大意义，当初我那“不负责任”的老爸老妈替我取这个名字，就是想我将来长大了，无论做什么事，都能让人家说一句“真行”。

我从小死记硬背了那么多的书，现在也都开始明白和领悟书里的一些内涵，可以说我比同龄的孩子懂事要早，懂得也多。

我先是替爷爷用双手沏了杯茶，然后说道：“玉不琢，就不成器，爷爷不希望钟家出那种不可雕的朽木，而是造就能经得起千锤百炼的精钢。”

爷爷将他的红象飞起，说道：“人生，就如同下棋，讲究布局，爷爷让你从小就接受着艰苦的磨练，就是希望在你还不懂事的时候，为你的人生布一个基础扎实的好局，但是，爷爷并不会摆布你的命运，只对你有一个要求，高中读完，一定报考军校，而且是最高等的军事学院，日后的路，全靠你自己来走。爷爷戎马一生，到老来取是混了个一点军权也没有的军区副司令，唯一可慰的是，还算是完成了一个军人的将军梦。我希望我们钟家能出一个比我更高级的手拥重兵，能指挥千军万马的上将，你爸，你叔，这辈子没什么机会了，你姑姑那就更不要说了。因此爷爷将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也不知我钟国强还能不能活着看到你成大器的那一天。这人一老了，就不中用了。唉！”

我走了步黑卒，说道：“爷爷，在和平年代的军人，想当个将军何其困难，我爸，还有叔叔、姑姑就是最是先例，不能战争，杀敌建功，以现在部队的编制和复杂人际关系，爷爷，此望无期呀。是军人就都有着当将军的梦想，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能不成为一个过河的小卒，任人使唤，就是祖有余荫了。”

爷爷将手中的一枚红车长驱直入压住了我的黑车黑马，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阿行，只要你尽力尽力地去精心布下你的人生棋局，就算是一个过河的小卒，也能同样将军抽车。凡做事，需要大志向。爷爷让你从小读那么多的书，为的就是让你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志不可不高，志不高，则同流合污，无足有为矣。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皆可为之。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一个人只有自己树立了远大志向并为之笃行践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不流于俗的人，或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人。”

我点着头表示明白，移动手里的黑炮，架了一个当头炮，说道：“爷爷教我下棋练功，其实就是教我从小学会洞察局势的心眼，胆识过人的韧性。人的一生时常都处于一种选择当中，而每种不同的选择往往对以后的人生轨迹带来不同的影响。因此，要想给人生导航，必须把握那些足以决定社会发展潮流和天下大势的事物的状态与动向，由此来正确地决断自己的进退隐显。”

爷爷端起紫砂小杯，喝完龙井，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说道：“爷爷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已经背着枪和鬼子拼过刺刀，所以别人家的孩子认为要到十八岁才能成人，我却将标准降低了二年。明天你就开学了，是个十六岁的高中生，爷爷从小为你打下的根基，现在可以告一段落了。阿行，你没让爷爷失望，是个大人了，你刚才所说的这番话，可是许多的大人都无法理解的人生哲理，本市十六中可是重点高中，那里的学生全是寄宿，爷爷总算可以放心地让你去独立生活和学习。不过双休日得回来陪爷爷这孤老头子，爷爷还得随时检查你的思想政治觉悟呢。”

我再次恭敬地替爷爷将茶沏满，然后说道：“放心好了，爷爷，我们祖孙俩可是相依为命呢。叔叔和姑姑一年也就那么几天探亲假，我爸我妈更是三年才能回家呆上半个月。偏偏您还说要他们没事不要老惦着家里，一件以部队为重。除了小李叔叔和小张叔叔这两个警卫员，咱家这么个大院里，可是连个异性都没有。”

爷爷叹了口气说道：“你叔叔的野战部队，可以随军带家属，他生了个女儿，你小姑现也是生了个丫头，阿行，咱们老钟家就你这根苗了，你得替爷爷争口气，爷爷的心愿全在你的身上了。”

我在心中暗叫晕，心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呀，和平年代当上将，咱们家就算是有点背景，那也难比登天嘛，不过我当然不能这么说让爷爷扫兴了，只有装出一种壮志凌云的豪情，说道：“爷爷，因为我叫钟行，所以一定行！决不会让您失望，将来一定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将军，一定让您为有我这样的孙子感到自豪！”

老天如果有眼，它就一定能看得出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有多虚。

边缘猎手

第三章 我的高中时代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三章 我的高中时代

作者：绝对力量

军区大院占地面积很广，里面居住的全是西南军区高干将军，军衔最低的也是一个大校，除了我家里人丁稀少，来串门的也少，其他的小院里可都是充满了天伦之乐的祥和，来来往往的客人也是门庭若市。

谁叫我摊上这么个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爷爷呢，一年中还真是难得有几个爷爷的老部下来家里探望一下老首长，别看整个大院里每家看上去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笑容满面，但谁都知道搞不清哪天就是这个满面笑容的家伙，在背后捅你一刀，然后踩着你的肩膀向上爬。

军区司令员孙培民年龄比我爷爷小，资历和军功也没我爷爷大，但人家却深得为官之道的圆滑和世故，同为中将，却就是比我爷爷大一级。

所谓官大一级气死人，在西南军区，正副司令员不和之事，表面上没有提，但只要是校级以上的军官，没有哪个不是心知肚明。

孙培民有个孙子叫孙士杰，和我同年，尽管都在一个军区大院里一起长大，但却很少来往，儿童的时候成不了玩伴，现在也照样称不上是朋友。

年少轻狂就是对孙士杰最好的描述了，仗着有个司令员的爷爷，还有个当师长的老爸，无形之中成了大院里除了我之外，另十三个少年的头。

记得还是十二岁那年，我就看到过孙士杰偷偷地在学校里带头学抽烟，十四岁就开始调戏班上长得漂亮的女孩子，按我爷爷的口标，那小子压根就不是个好鸟，上梁不正下梁能好到哪里处，严令我不得和他有什么来往。

我初中考高中，可是以年级第三名的成绩高入重点高中十六中，但孙士杰这家伙距十六中的录取线低了足有二百分，但却因为他爷爷是司令员的关系，堂然进入全省高考升学率最高的十六中。

开学报到的那天，孙士杰由他爷爷的警卫员开着挂军牌的奔驰320送到十六中的门中，引起了无数学生的羡慕眼光。

我就没这么好的命，爷爷只给我买了辆自行赛车，就连腿上绑着的那两块铅板也不准解开，说一定要等我十八岁的时候才行，而且要求我即算是在学校寄宿，也不能忘了他人家从小教导的

光荣革命传统，锻炼体能，安排学习，独立起居生活都得按以前类似的时间计划表来做，好在我十一年来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天的种种安排就象大脑里有一个自然形成的生物钟，每天哪个时间段，该做哪些事，依然是井然有序。

反正是军人世家，从军报国是我命里注定的事，我原打算报考少年军校，但爷爷不同意，他一定要我进十六中，将来去位于首都京城万里长城下面的国防大学镀金镶玉。

好在老天还有眼，没把我和孙士杰那小子分在同一班，他高一（一）班，我是（二）班，这两个班可是十六中的重点班级，在社会上有这么一说，只要进了十六中的重点班，就等于是替上本科线打了保票。

我可不是那种什么鹤立鸡群，玉树临风，俊逸潇洒的那类翩翩美少年，普通的发型，平凡的长相，一米七八的身高在现在的同龄人中也不算高的，唯一看上去有点与众不同的，是我的身形因为从小锻炼的原因，近八十公斤的体格显得有点阳刚健美之感，再加上身上穿的是一套小姑送的海军陆战那种蓝白交错的迷彩夏装，脚上蹬着一双黑色的军靴，还真稍许有点英姿飒飒的军人味道。

不过现在社会上很多仿军队的迷彩服装卖，爱好军事的少年人有很多都喜欢穿这种服装，因此我在多如过江之鲫的学生人流中，并不显得很惹眼。当然，我的这套陆战队迷彩装可是正统军服，其面料都是特制的，既透风，又不吸汗，比那些国外名牌T恤面料强多了。

走进高一（二）班的教室，只需扫一眼，我马上就看清了本班连我在内，共有四十九人，因为七行七组的座位就空着一个，想也不用想，肯定是最角落里的那一个，谁叫我是来得最晚的一个嘛。

班主任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老师，都说美丽女人的年龄是最难猜的，因此我一时无从判断出她有多大，但从她那双明眸的眼角看不到一丝鱼尾纹，估计她最大也不会超过二十八岁，一头披肩秀发，保养得极好，看得出这位美丽的女老师平时很注重美容和个人护理。

看见最后一个学生落座后，美丽的女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极为秀气的三个行楷“王晓波”。然后转身向大家面带微笑，用一种很悦耳的声音说道：“同学们，欢迎你们成为高一（二）班的一员，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也是你们的班主任，正常情况下，我们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起渡过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涯。你们能成为十六中高一（二）班的一员，说明你们原来都有着很好的学习基础，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你们以前的成绩有多优秀，进了十六中，进了我的班级，你们将重新适应一种与以往会有着很大不同的学习和生活方式，望子成龙，想女成凤是你们的家长共同的心声，三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同样是站在这个讲台上，迎来了四十九位与你们一样的学生，在今年的高考中，我的前四十九名学生现在都已经拿到了全国各大名牌高等学府的录取通知书，其中还有一名女同学是本界的全省文科状元，我由衷地希望三年后，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让你们自己为自己插上梦想的翅膀，去大家各自心目中理想的高校上空自由飞翔！”

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王晓波微举双手，让大家安静下来，然后继续说道：“在这里，你们当中也许有原来的同学，或者是儿时的玩伴，不过我想更多的是互不熟悉和了解的陌生人。既然大家走到了一起，那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家庭，这也是人生中的一种缘份，希望大家能珍惜缘份，今后能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共同学习，携手并进，现在，请从第一组的第一名同学开始，每人用三十秒的时间，简单地向其他同学介绍一下你的姓名和个有兴趣及爱好。”

于是，我的这些同班同学开始了自我推介。

我的记性很强，同学们说一次之后，我就能对号入座。我这个班是阴盛阳衰，女多男少，可能是班主任漂亮的原因，女生中还着实有不少PLMM。其中王沁、宋向京、郭万华、祝文敏四个女

生让我多看了她们两眼，因为她们四个是三十一名PLMM中佼佼者。

不是我好色呀，而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丽的风景线，总是能吸引住更多的眼光嘛。

轮到我作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可不象班上绝大多数人那样尤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尤其是那三个名叫孙皓、王宇飞、罗天俊的男同学，简直比有的女生还不如，而是平静地说道：“我叫钟行，风雨钟山的钟，龙行天下的行，同学们看我这身行头就知道了，我是个军事爱好者，心目中的学府是京城国防大学，从军报国，振兴国防事业，是我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当一名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驰骋沙场，是我立下的宏愿，非常能高兴在今后的一千零九十六个日子里，在全班同学的帮助和关心下，让我能朝着我的将军梦跨出坚实的第一步，当然，男儿当自强，我一定会力争上游，充份发扬我军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光荣革命传统，向三年后的高考阵地义无反顾地一马当先，发起冲锋，谢谢大家！”

心里默算着时间，正好二十九秒，说完我向大家稍稍弯腰，行了个不卑不亢的礼。

当然，我的即兴演说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的掌声，通过眼角的余光，我发现王沁、宋向京、郭万华、祝文敏都将美丽的大眼睛投向了我的身上，孙皓、王宇飞、罗天俊望着我的眼神充满了佩服的意味。一向做人处事都比较低调的我，马上就后悔了。

如果我知道会因为刚才的自荐，日后的情感空间埋下了桃花劫的种子，滋生出了梳不清理还乱的万缕情丝，凭添无数烦恼，打死我也不会站在那侃侃而谈。之所以有此稍显卖弄之辞，主要是因为班里本来就是“肉多狼少”（PLMM当然是肉了，什么是狼我想就不用介绍了吧），而那些男同学又不争气，反而是以王沁、宋向京、郭万华、祝文敏为代表的女同学显得更落落大方，为了不失男同学的脸面，所以才有那么一段高谈阔论。

我的“恶梦”就是从这段发言后开始了。

选班干部的时候，经民主投票，我居然成了众望所归的一班之长。

边缘猎手

第四章 锋芒棱角初现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四章 锋芒棱角初现

作者：绝对力量

高中的时代，真称得上是十六岁的花季，发育比男孩要早的PLMM们已经开始绽放花季的少女青春活力和美丽，也是少男少女们情窦初开的羞涩时期。

一个星期之后，同学们不再陌生了，而孙皓、王宇飞和罗天俊这三个家伙也开始暴露出他们的“狼”之本性。我呢？当然也有点点了，只不过因为从小就读了那么多的书，现在也明白了《诗经》里面那句“关关之雉，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真正含义。

现在的学校，新学期的军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教学内容。看着其他的同学一个个累得叫苦连天，我才发现从小吃点苦还是有很处的。在烈日下保持一个小时的标准立正姿势，对于受守正规军训的我而言当然是小菜一碟，但其他娇生惯养的同学们，可就有点难度了。能一动不动立正二十分钟的就没有几个，四十分钟后，勉强坚持住的那几个同学也熬不住倒在地上。负责我们班军训的是武装部队的一名上士，作为教员，这位名叫张根生的上士班长自然得身体力行，以身作责为榜样。一个小时过去了，张根生见到我还依然象根标枪似的挺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也不好意思休息，无形之中，我们俩个叫上板了。张根生所在的武警部队和十六中有协议，每年新学期开学的军训，都由他们部队派人过来，他在部队当兵三年，因为军事过硬，政治合格

而被留下提干，等军训结束，他就晋升为少尉军官了。当了三年兵，也在十六中作了三年的军训教员，他还从来没见过有学生能挺得住半个小时的，入目我标准的军姿和他不相上下，从始至终连手指都没有动过，更别说身形摇晃，张根生明白我一定以前受过军事训练，不然就算是习过武的人，也不会有如此标准的军人姿态和气势。“这位同学，还能挺得住吗？”张根生见我毕竟年纪还小，不忍因训练强度过大而影响到身心发展和健康，于是关切地出声问道。“报告教官，没问题！”我大声地回答，底气十足：“再来两小时也成！”“班长，我在精神上支持你！”王沁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女孩，她站在操场边的树荫下，一边喝着冰镇的矿泉水，一边大声叫道。她这一叫，全班同学都跟着起哄：“班长，和张教官比一比！”你们还真是坐着说话不腰痛，我心里嘀咕着，但眼光去瞄向了张根生。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哄，其他班的同学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向我们班的训练场地集中，有的正在练飞正步走，也走到一半就停了下来。那些当教员的武警战士们也觉得奇怪，都将注意力投向了我和张根生。整个操场上的军训项目也因此而暂时中止。我晕死，一不留神，成了全年级注目的焦点了。心中不由得有点后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我可是明白的。果然，孙士杰看见我一下成了公众人物，心里不乐意了，不怀好意地喊道：“象根木头一样杵在那傻愣着有什么好比的，有本事就和教官比格斗！那才叫真功夫。”

“妈的！”我心中有些窝火了，暗暗的咒骂起来，但脸上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没有丝毫变化。但身边的同学起哄的声音立刻就大了起来。张根生有些恼怒，这个小小的学生竟敢在旁边这样挑衅，大声向孙士杰喊道：“你过来！”

孙士杰自小在爷爷的宠爱之中长大，什么时候听过这种言语，嘻嘻笑了，“你是喊我啊？你干嘛不过来。”

张根生脸顿时红了起来，大声叫喊：“今天就到这里。”示意今天的军训结束了。然后突然一声怒喝，“孙士杰！”声音大的象晴天霹雳，连我也吃了一惊。张根生的拳头紧握，三二步就走到孙士杰面前，两只眼睛象火一般盯着他。

孙士杰身边的同学都吓的呆了，不敢说话。

孙士杰毕竟长在军区大院之中，对各种勇猛的特种兵都见过不少，根本就没有害怕的感觉。张根生虽然是优秀的武警，但比起特种兵来，还是差一些。

孙士杰还是嘻嘻哈哈，笑着，“教官这身板蛮好，看来还可以站二个小时。”

张根生在军队里呆了好几年，虽然是第一次看到有这样浑不害怕的学生，但心里也有了一些奇怪，这小子到底会是谁的儿子，怎么会这么狂？

正在犹豫之间，我心里突然觉得孙士杰十分的可厌，大声向张根生喊道：“报告教官，孙士杰是军区孙司令官的孙子。教官要爱护同学！”我心里虽然蛮同情这个教官，但又想看看教官怎么处理这种事情，心里很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张根生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上百个同学和十几个教官都直盯着他和张士杰两个。要教训张士杰，自己的前途恐怕就没了；要不教育张士杰这小子，自己的脸面又怎么搁。

张根生忽然扭头向我看过来，眼神之中有了一丝哀求更有一丝无奈。我暗暗的骂道，“妈的！这下子张教官是没办法解决了。还是让我来吧。”

我慢慢走了过来，向张根生敬了个礼，大声说：“队长说了每个教官要爱护同学！张教官，孙同学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格斗功夫在同学们之间是出了名的。”

张根生本来左右为难，听我这样一说，脸色变的好了很多，脸上都有了一点笑容，说：“孙士杰同学，你真受过训练，我们来练练看。”身边几十个同学都起哄起来，“好啊，练练啊！”

孙士杰一下子成了同学们的中心，脸上顿时兴高采烈起来，“张教官，我们来试试。”

围观的个同学很知趣的让了一个场子，孙士杰走开几步，脱了上衣，看得出他也经过一些训练，身上的肌肉颇为健美。

我拉了拉张根生的衣服，轻轻地说：“教官，打个平手，让他过过瘾就好了。”

张根生看着我，忽然觉得我不象他所教的那些平常的小孩子，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谢谢！”

张教官脱了上衣，露出鼓鼓的胸肌和健硕的胳膊。两个人相对站着，我一看就知道孙士杰绝对不是张教官的对手，张教官肌肉强壮有力，皮肤黝黑，一看就知道是经过刻苦训练得来的，绝不是孙士杰那还没有充分长大的身体所能比的。

两个人扭在一起，孙士杰一连几拳打出，都被张根生用胳膊挡住了。

“好啊！”

“加油！”

“打啊呀……”

叫喊声更是大的出奇。我偏头一看一个短短头发的女同学喊的更为起劲，全然没注意脖子后面有一块雪白的肌肤露了出来，我走了过去，拍了拍她的头，说：“宋向京同学，怎么这么热心看他们格斗啊？”

宋向京回过头来，一看是我，说：“班长啊，你又不和张教官打，我们只好为孙士杰加油了。”

我听了，心里竟有些奇怪，这些小姑娘只知道凑热闹。

我向场子中间望去，心里大吃了一惊：完了，这孙士杰太不经打，张教官架了他两下，看来孙士杰的胳膊都有些肿了。张教官可能以为这小子还有几下子，所以还是用了点劲。打斗当中，他又只想着怎么动手，对孙士杰的样子就管不了更多了。

我得想办法把这二人分开，不然要真的误伤了就不好了，大声喊了起来：“教官，队长来了。”

张根生听到我的喊声，自然的停了手。孙士杰可不怕队长，一拳头砸了过来，正打中张根生的前胸，不过张根生健壮，只是退了二步，倒也没伤着。

我立即赶了过去，靠住张教官，大声说：“队长来了，你们算平手。”张根生突然吃了一下暗亏，心里还有些恼怒，禁不住又要上去。我一把牢牢地抓住他的肩，狠狠地抱住他，这些年的功夫总算没有白练，张教官被我紧紧的按住，动弹不得。他向我看来，眼睛里充满了惊诧，再也没有挣了。

我笑了笑，说：“教官，孙同学格斗很不错吧！”右手轻轻的放开了他的肩膀。

张根生笑得非常不自然，但仍然是笑着说：“是……是…很不错。竟然可以和我打个平手。”

孙士杰得意的望了过来，大声道：“张教官，你的格斗很不错啊，我再长两年，一定比你厉害！”

张根生两眼几乎冒出火来，自己全在让他，这小子竟是不知好歹。我急忙圆场，大声说：“张教官，孙同学受过严格的特种兵训练，以后自然是比现在强得多。现在打个平手，不打不相识，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客。”自己虽然受到爷爷严格的训练和控制，但毕竟父母还是疼爱自己，不时偷偷地被着爷爷给些零花钱。虽然自己经常有着几百块，但却从来不敢大手大脚，因为害怕当副司令的爷爷知道。

孙士杰嘿嘿冷笑，“你那点钱能请谁啊？”摆了摆手，拨开围着的他的几个同学，自顾自走了，四周已有不少同学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

“孙士杰真厉害！……真强！……”

我心里不屑一顾地笑着，要论孙士杰的真功夫，恐怕张教官二下就可以把他打趴下，再也站不起来。

过了一会，周围的同学慢慢开始散了，张教官慢慢拍了拍我的肩膀，笑了起来，“你一定受过专业训练，功夫很不错。”

我突然有些喜欢张教官起来，笑着说：“张教官，没事的话，我请你去吃喝啤酒吧。”

张教官似乎对我有了几分好奇，当即答应了下来，“好！”。

张教官和我回过头去，就看到有三个女生正看向我们。王沁、宋向京，郭万华三个漂亮的女同学正盯着教官看。相比多数男学生喜欢孙士杰那种狂妄，女孩子总是明白早一些。张教官笑了起来，牙齿有些黄，说：“你们是不是也想一起来？”

王沁急忙回答：“好啊，好啊，是不是，宋向京，郭万华，我们一起去。”宋向京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好字。王沁已是一把拉着郭万华就向我们走过来，甚至也没有问郭万华喜欢不喜欢。

边缘猎手

第五章 心有厚黑无畏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五章 心有厚黑无畏

作者：绝对力量

学校外面有一些小的店，生意通常都火爆的很。

我们选了家好点的店，五个人走了进去。还没坐下，王沁已经吵着要了几瓶饮料，可乐啊、果汁啊、牛奶啊，全是女孩子要的。

我和张教官坐了下来，张教官看着三个女孩子，笑了笑，低声对我说：“你的样子要比她们大好几岁，成熟多了。”

我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叫了几瓶啤酒，让几个女孩子点菜。张教官开始还有些客气，喝了几杯啤酒之后，慢慢就放的开了。

几个女生对张教官很感兴趣，问这问那。一会儿问问警员生活，训练情况。张教官出生在农村，人很朴实，很认真的回答这些女孩子的问题。

天气还是有点热，王沁脸上红扑扑的，喝了口牛奶，突然问我：“班长啊，你刚才怎么没有和教官练练啊，我们好想看啊。”

我正喝着啤酒，赶紧放下杯子，说：“王同学，我们是在军训，不是来打架的。”

张教官刚刚放开，接过我的话，对着王沁说：“呵，你们怕是不知道你们这位班长的厉害吧？”

宋向京撇撇嘴，说：“班长看上去很壮，但是胆子小。”

张教官掉过了头，瞅着我笑了起来。

宋向京有些奇怪：“难道不是，教官笑什么？”

张教官正了正脸色，咳了一声，说：“说真话，你们这位班长要论起格斗来，恐怕比我还要厉害。你们信不信？”

三个女同学一齐转过头来看着我，六只大眼睛把我从头到脚的扫了一遍。如果当时他们的眼光是激光的话，我恐怕身上最少有几千万个窟窿了。

三个人足足看了我半分钟，突然一齐说道：“不信！”

我心里突然松了口气，呵呵笑了起来，“我也不信！”

张教官拍了拍我的手，说：“钟同学，要实事求是。”

我并不想露出什么功夫，自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于是就装傻的说，“教官，我真是没那本事啊，要有的话，我怎么不知道啊。”

张教官呵呵直笑，突然一拳头向我打了过来，匆忙之中，我只好伸手轻轻的便架开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说：“我们做教官的，每个人都受过严格训练，这一拳下去，足足可以打碎一块砖头。你们的班长一下子就接下了。你们现在信不信？”

三个女生将信将疑的相互看了看，张教官看着她们的样子，又说：“呵，你们还是不信你们班长的功夫啊，班长，你给她们看看你绑着什么？”

我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爷爷给我腿上绑的两个沉沉的铅块，虽然我现在行走大多数同学都看不出来，但张教官久经训练自然一眼就看出来我腿上的不同。

郭万华偷偷地瞟了我的腿一眼，眼中充满了好奇，这个女孩子文文静静的，也很少说话，对人都好象拒人千里之外似的。我接触到她好奇的眼神，心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这种女生最是好奇不过，不问个究竟是绝不会罢休的。

我只好点头承认：“我绑了两块铅来锻炼腿力。”

张教官笑了起来：“我看你的力量很不错，刚才抱住我，我都有些挣不脱，为什么不在同学们面前露上二手？”

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女孩子面前还是有些虚荣，也许是喝了二杯啤酒的原因，也许还是年纪仍然比较年轻的原因。我不由自主的说：“教官，我想到老子的三宝之一，不为天下先。”我断定教官也不懂《老子》，随口便说了出来。

果然张教官有些抓瞎，呐呐地看着我，不知道怎么说。宋向京轻轻的笑了起来，“想不到班长还看过《道德经》。”

我也笑着说：“这本书是我们炎黄子孙都应该看一看的，它在中华民族中流传了几千年，一定有他的道理的。”

宋向京眼睛竟是有一些亮了，长长的睫毛，黑黑的眼睛忽闪忽闪，有几分惊奇，又有几分欢喜。她看着我说：“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为天下先。”

我不由得有些佩服这所学校起来，尽管我才到此不到半个月，但这个学校学生素质之高，有时候也超过我的想象。

我笑着点了点头，我知道我的笑容还是很有味道的，有时候我从镜子里看我自己，都觉得我这张脸怎么就无论如何要比实际年纪看上去要大上四五岁，稚气很早就从我脸上退出了。

“那你为什么又喊‘队长来了’，把教官和孙士杰分开。”问话的是郭万华，语气有些冷淡。并不是她故意想这样问，有些女孩子似乎从小就习惯了高人一等的感觉。说实话，我对这种样子很冷的女孩子并没有什么好感，她们经常自以为是，但其实并不比别人高明。

我脸上还是浮现了一些笑容，说：“我这种做法是从一本智慧极高的书中得来的。不知你有没有看过李宗厚的《厚黑学》，其中就介绍了二种做事方法。”我故意顿了一顿，看了看郭万华。在二十一世纪，高一的女生几乎是没人有看这种书的。郭万华果然有些被吸引住了，我一眼便能肯定她没有读过这本书。

“快说啊！”王沁催促我说。我扫了一眼桌上的几个人，心里更加肯定，这里恐怕没有一个人看过。

我笑了起来：“王沁，别急。这一个叫锯箭法。说的是古时士兵打仗受了箭伤。箭头在扎到身体里面，只好去找外科医生。”我停了一下，再看看王沁，王沁已经叫了出来，“你这人快说啊。”这小女生性子还蛮急，我心里想着，继续说道：“那外科医生看了看，取了把锯子，三下二下，就把箭锯了下来，对病人说好了。”

王沁道：“还没好啊，箭头还在身体里面啊。”

我看着王沁着急的样子，突然觉得这小女生着急起来也蛮可爱的，“是还没好啊，可是这医生说，俺是外科医生，只管身体以外的事情，身体以内的事就是内科医生的事情了，不关我事。”

王沁问：“你这故事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真是这样啊，教官？”

张教官几乎笑出声来，“不是，这都是外科的事情。”张教官毕竟懂得多些。

宋向京眨了眨眼睛，问：“这好象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啊，这是种什么方法啊？”

我振了振声，说：“呵呵，就是这样，有些问题不好解决，中国人就习惯一推了之。这种方法就是用来办这些不好办的事情的。”三个女学生听得云里雾里，根本不知道这种方法会有什么作用。我也只不过从一些历史书上看过一些故事，知道中国这种方法使用之久，流传之广。张教官呵呵直笑，倒是从中找到些感觉。

“第二种方法是补锅法。”我趁火打劫，心想反正也亮相了，索性就多亮一些。“这就是我才用到的方法了。”

“你刚才用到的方法？”宋向京直盯着我看过来。另外两个女生虽然没有问话，同样一动不动的盯着。

张教官也有些好奇，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就说啊，不要卖关子了。”

我喝了一口啤酒，感觉真是清爽无比，继续说道：“古时呢，造铁的技术也不好，做的铁锅容易裂开，就有一些人专门为别人补锅为生。他们补锅的时候，一般要把锅底灰铲除干净。为了多挣钱，有些补锅匠就趁着主人不注意，用锤子把缝隙敲的更大，这样就向顾客要更多的钱。”

宋向京仍然迷惑不解，问：“这是什么啊，完全是诈骗！”

郭万华瞅着我，问：“这个好象与你方才的行为无关啊。”

张教官毕竟素质过硬，很快就明白过来，笑着说：“你们这班长先把矛盾转移给我和孙士杰，让我骑虎难下。”又拍了拍我的手，“把事情眼看弄砸了，又想办法把他补救好。这就是你说的补锅法了。”

我摸了摸鼻子，笑了起来，“教官就是教官啊，一下子就明白了，比我厉害的多。”

结帐的时候，张教官本来想付帐，但我抢先一步掏出了二百元买了单，我知道当教官的薪水也很微薄。

“下次如果吃饭要记得请我哦。”王沁笑容非常的可爱，活泼开朗的女生总是让人更容易开心。我拍了拍她的头，捏了捏她的耳朵，大声笑着道：“王沁同学，你是存心想让我破产吗？”

王沁急忙打开了我的手，脸上微微有些红了，小声说：“你要没钱了，我就请你吃嘛。”

我笑着捏了她那红红的脸一下，说：“下次，小心我把你吃破产了。”这一顿，我吃的很多，一个人几乎吃了一半的量，当然这也是我身体所需要的。

我结完帐走出小店，宋向京第一个迎面着我，微微的笑着问我：“班长，你怎么懂得这么多东西呢？”她长长的头发随着风有些飘动，在夕阳下闪耀着金色的光。

我对长头发的女生一直比较喜爱，也许是我从小看厌了军营里短短的士官头的原由。我不由自主的笑了，道：“多看看书就成啦，你也知道的很多啊。”

宋向京面孔上闪耀着喜悦，“呵，怎么比得上班长啊，那本厚黑学我就没有听说过哦。”宋向京从小就在重点学校读出，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初中，一直读到重点高中。只是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学习环境之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分心去读一下别的书籍，能知道《老子》的一些字句，已经是很少见了。

我点了点头，道：“我那里有一本，我可以借给你看。”对于好学的女同学，我总是忍不住想帮助她们。

教官经过这次之后，和我的关系变得非常之好。在训练的时候，他还算是教官，但在训练完毕之后，我们几乎是亲如兄弟。有着差不多军事训练的人总是容易找到共同话题。随后几天的军训中，我从他的口中知道了更多的关于军队和警察的知识。

我和班上四大美女渐渐地开始熟悉了，班上总是有一些以权谋私的机会。我和王沁的关系一天天熟悉起来，也和宋向京经常聊一些书本和小说，只是郭万华见着我仍是冷冰冰的，她其实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冷若冰霜。至于另一大美女祝文敏，就只是点点头，打了招呼便过。

经过和张教官的“格斗”，孙士杰在学校的名气几乎是无人不晓，而我也渐渐在少数同学之中有了些影响力，当然在教官之中的名气更比在学生中大的多。我对孙士杰在学校的出名并没有

什么羡慕，我深深知道名不副实带来更多的只可能是灾难。

边缘猎手

第六章 军训中的意外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六章 军训中的意外

作者：绝对力量

军训中在烈日下暴晒也许并不算最痛苦的事情，行军对每个学生来说这才是痛苦的开始。四十公里对军人而言并不算什么，但对于高一的普通学生，尤其是通过激烈拼杀过来的重点中学的学生而言，都是一种挑战。

作为班长，凭借着与张教官的良好关系，我站在队伍一侧。看着我班的同学疾步的向前行进。烈日之下，每个人都如从水里拎出来一般，都是汗水淋淋。

我所在的班加上教官队一共五十人，已走了十六公里，大多数同学步伐已经放慢，无法保持以前速度了。我和张教官两人并肩行走，他也不再为我的出色体能表示惊诧。

“前面有片树荫，张教官，我们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我望着身边这群女同学，心中有些担心她们是否能够承受。

“不，参加军训的就是军人，必须以军人为标准。必须行军二十公里才能休息。”张根生大声的喊道。这句话其实并不是说给我听，而是向班上同学而说。

“是！”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以更大声回应。

张教官赞许的看了我一眼，“好，继续前进！”双腿加快了步伐。

这种粗浅的训练对我而言完全是小儿科，如果除掉我腿上的铅块，这种行军就如平常散步一般轻松。

忽然“扑通”一声，一个人突然倒下了。长长的行军队伍不由得停了下来。

“继续前进，钟行，你负责处理！”张教官充分信任我的能力。

“是！全队继续随张教官前进。”我大声喊道。快步跑到众人围着的地方。

“班长，郭万华晕倒了！”王沁看着我赶来，急忙对我说。我递过我的水壶给王沁，道：“不要紧，我来看看。”自小经过的严酷训练，使我对应付这些问题已经很有经验了。

王沁抓起我的水壶，连喝了几大口。“班长，我也没水了。”宋向京的声间对我来说已经是很熟悉了。但我顾不上和她说话，简单扼要的，说，“王沁，也给她喝。”

我一边说一边看着倒在地上的郭文华。郭文华脸色苍白，额头微微出汗，看样子是中暑了。我大声命令：“各位同学快步前进。我来处理。”

自军训以来，我身上常备一些防中暑的药品，人丹、十滴水等等。班队很快走远了，我掏出一粒人丹，塞入郭万华口中，用风油精擦拭郭万华的脸部。

郭万华有些偏瘦，我双手一提，轻松地把她抱到一处树荫底下。第一次抱女人，尽管她并不

重，我还是觉得有些沉重，她软软的在我的怀里，洁净的脸，细腻的皮肤，小巧而挺的小鼻子，这对我而言完全是一种全新的，令我心跳的感受。

我注意到她上衣的纽扣竟是全部扣着的，难怪会中暑。我解开她的最高二颗纽扣，洁白的前胸顿时显露在我的面前，那肉色的胸罩、发育良好的胸基，我一时竟是有些忘记了我的工作。在我喂了几口水之后，郭万华似乎清醒了一些，眼睛微微张了一点，面上显出痛苦万分的神色。然后低头发现自己的上衣纽扣被解下来几颗，脸上突然显出惊恐万状的神色，全力喊道：“不……不要……求求你……。不要……”尽管我知道她定然是用尽了全力，但现在她的声音几乎是低不可闻。

我心中大惊，这绝对不仅仅是中暑的人有的反应，我立即做出决定，必须送她去医院，否则可能有生命危险。这是荒郊，周围人迹稀少，我急忙抱她起来，双脚已开始狂奔。

在开学之后，本以为我的特种兵训练已然结束，想不到这时候又有了一次长距离负重练习。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附近一家医院，直接向急诊室扑了过来。

一个慈祥的女医生正无所事事的看着报纸，我忽然间就象凭空出现在她面前，着实吓了一跳。

我刚刚把郭万华放到急诊室的病床之上，刚刚介绍完我所知道的情况。后面已有二个管理员过来了，“小伙子，说你呢，喂，喂，对对，就说你……。”

我总算喘过一口气来，回头看到二个管理员，笑了笑，“我知道啦，是不是我踢翻了二把木椅，哦，不是踢翻了，是踢碎了是吧？另外还撞坏了五块墙面砖，这个我会赔给你们的。”我指着病床上的郭万华，“她病的很严重……”

一个大腹便便的家伙挤出一点笑容，“小伙子，损坏了医院的东西你不赔也可以的。你能不能过来和我谈谈？”

这家伙看起来是医院办公室主任的样子，在军区里，我所见到的办公室主任也是这样一付模样。正在我考虑怎么回答时，那个女医生面色平静，但神态鄙夷的看着我说：“流产，需要手术，而且运动过量，危险极大。”

我呆住了，这个平素冷若冰霜的郭万华竟……

我望向郭万华，秀丽、冷艳，脸偏向墙壁，身子缩成一团。

“妈的……”我郁郁的低吼了一声，“那赶快做……。。”我知道我这时声间有些象狂暴的狮子。那慈祥的女医生，很平静地看着我，想是已经习惯了发怒的病人亲属，冷冷地说：“三千五百块，去付费吧。”

“我没带这么多钱，我一定筹来。”我有些愤怒。

“不行，我们这里遇到好几个这种情况了。”女医生说的仍然是非常平静和冷淡。每天都看着人死，你不变得冷血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只不过这个道理在我真正成长之后才明白。

“你……”我一拳头砸在办公桌上，厚实的桌子被拳头砸出了个大洞。

“……”女医生从来没见过我这样动粗的人，脸都吓得白了。那个办公室主任脸上也是惊恐万状。我大声喊：“去做手术，我会把钱筹齐的！”声音大的几乎让整个医院都能听到。

在场的人都不敢说话，他们都被我怔住了。四周沉寂的可怕，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失态，身后那个胖胖的办公室主任突然说：“去做手术吧，钱的事等会再说。”

我在一瞬间竟是非常感激这个胖胖的家伙，回过头去，真诚地说：“谢谢你，谢谢！”

郭万华有些胆怯地望了我一眼，低低地说了声，“对不起……”总算从她嘴里听到了第一句没有挑衅和讥讽的话了。

那胖胖的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说：“小伙子，到我办公室来。”毕竟这家伙给我解决了难题，我随着他走到办公室里。他似笑非笑的望着我，明显是不怀好意，“你女朋友蛮漂亮……”

很显然他认为我是这桩人流事件的主谋。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我正想解释。那家伙笑得更不怀好意，“不要紧，没事，没事，我见多了，没事……”一连说了几个没事，但明显就是认定我是主谋了。

我声音大了起来，“不是！”我几乎是冲他吼，“好，好，就算不是……”这家伙依然执著，而且修养极好，也不发火。

我无话可说，只好闭了嘴，他拿出一盒中华，软装的，点燃了一支，我突然觉得有些不舒服，在我印象中，医院里从来是禁止抽烟的。

他又取了一根向我伸了过来，我径直拒绝了：“我不抽烟。”找了个沙发坐了下来。

“你这三千五百块估计是很难筹吧？”他脸上的笑容一点都没有少。

“我有办法！”我自己还大约有一千来块的积蓄，郭万华自己也应该有些，再找同学借点，应该够了。

“呵呵，小伙子，我看你这样也没有工作。你们都是学生吧？”我们身上的军训服早就泄露了我的身份。

“这个与你无关。”我生硬的回答。

“十六中的吧。”他吐了一口烟。我被烟熏的有些难受，爷爷是完全禁烟的。

“不是！”我理所当然的否定。

他笑的更加不怀好意，“你身手很好啊，比我们医院的保安强多了。”

“你就直说，你想干什么吧？”我不耐烦与他继续绕圈子下去了。

“呵呵，”这家伙还是一脸笑容，“最近医院也很乱。”

“你不是想让我当保安吧？”我大脑里马上有了反应。

那家伙笑的更是可爱，“小伙子，蛮聪明的嘛。”

“可我要上学！”我对保安这种职务虽然不反感，但上学毕竟是件轻松的工作，那些东西我早就学过了，现在只是温习。明白了这家伙的用意，我的语气自然就缓下来了。

“呵呵，没事，我们只需要你晚上值班就成了。”他温和的说。

“多少钱？”我非常想知道自己的价值。人只能从别人的评价中找到坐标，衡量出自己的价值所在。

“以你的身手，二千八百块，如何？”他笑的很开心，似乎认定我会同意。

“少了一点！”特种兵的行情是八千以上，虽然我只管守夜，但这种残酷剥削我仍然感到万分愤怒。

“三千？”

我继续摇头，“我必须要有我的价值。”我站了起来，象根钉子一样稳稳地站了起来，全身肌肉调整的非常之好，如果这人没有说出我想要的价格，我立刻闪人。

“一口价，六千！”我终于听到了我想要的声音，这个价格比我想要的要高出了一千五百块。

“好！”我坚定的答应下来。

“今天晚上就来上班吧，你那女朋友的医药费我就全免了。”他高颇为高兴的回答。

边缘猎手

第七章 不可以貌取人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七章 不可以貌取人

作者：绝对力量

我还是对这家伙有了好感，虽然这人有些地方让我十分生厌。我们相互聊了起来，说实话，他的话的确有些有趣。

“你肯定受过正规的训练，你这身军装很配你。”

我沉默不语，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具体身份。

“看着军装，我到是想起了一个段子，小伙子，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说说啊！”在慢慢熟悉了之后，我也有了拘束感了，心想着可能要在这里呆上一二个月，挣的钱可以好好生活了。

“你知道这军队中最可怜的人是谁？”他望着我的军装，笑得更是暧昧。

“是谁？”

“炮兵连炊事班班长！”

“为什么？”

“他戴绿帽子，背黑锅，还只能看着别人打炮！”他说的一本正经。

我禁不住狂笑起来，自己在军营里初初的明白了绿帽子，打炮的意思，听到这家伙的解释，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两个人聊的还算融洽。过了一会，一个医生敲门进来，告诉我那个女生，也就是郭万华被安排在206号病房。

胖胖的主任严肃起来，“我们去看看。”我也是满脸严肃的跟着他走出了办公室。

房间并不好，灰灰的天花板，六个人的一个大病房。

“换个单间！”我破口而出。

那胖胖的主任看了看我，身边一个护士说，“这需要付钱的，一天另加五十。”这世界就只有钱了。

“我付！”有这胖胖主任所说的六千块垫底，我已经不害怕这点小钱了。声音大的把几个病人都引得向我看来。

“好啦，给他安排一个单间。”胖主任终于发话了，“这个费用需要你自己出！”

我点了点头，知道这个主任的权力只能到此了。

郭万华怯生生地看着我，以前有如冷饮的脸现在有了些热咖啡的味道。我走上前去，一把抱起她，“我们换个房间。”我还是很喜欢抱着她的感觉。

她张了张嘴，试图反抗，但在十多个人面前，终于放弃了。我把她抱到三〇六室，这是间特护，空调、电视还有卫生间都很干净。

护士很熟练地给她打了点滴，胖胖的主任很识趣的领着医生和护士走了，顺手关紧了门。

病房里只有我和郭万华两个。

我沉默不语，静静地看着，我并不喜欢打听人的私事，尽管这次医院中所有知道我的人都认定我是主谋。

泪光突然从郭万华的眼眶中流了下来，“不要告诉老师。”她哀求道。我点了点头，“不会告诉任何人。”我知道对于只有十六岁的她而言，传出去会是什么后果。

“你在恋爱？”我单刀直入的问。

“没有……”

我盯着她，冷冷的盯着，在我心中十六中光辉的形象开始崩塌。

“我被人强奸了……”她的声音弱不可闻。

“告诉我！”我自幼就被爷爷教育，我爷爷正直、勇敢、绝不妥协、疾恶如仇的基因已深深溶入我的血液。

她的故事让人几乎不敢相信，但的确又是真实的。

“中考完了，一连玩了一个多月，我觉得很无聊，有天在公园里玩，天开始还好，后来便下起雨了。”她开始慢慢地说了起来，脸色很红，人很害羞。

“雨不大，我喜欢扶着河岸的栏杆看湖。但人很少，那天几乎没有什么人。一个男的，从后面一把抱住了我……”

“你不会喊吗？”我有些怒了，这些小女生连喊救命都不会吗？

“他用一把刀逼着我的喉咙，说我出声就杀了我，呜呜……”郭万华低声抽泣起来。“他用胶带贴住了我的嘴。”

我望着郭万华柔柔的身子，不敢想象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

“我一动都不敢动，也不敢掉过头来看他，怕他会杀了我。”她呜呜地继续哭着。我心中愤怒之外，更是多了几分感慨，胆小的女人总是更容易受到侵害。

她的脸更红了，“那人一支手用刀抵着我的喉咙，一支手在我身上……”轻轻地哭声持续了起来。“他的手滑进了我的内衣，捏着我的乳房，非常用力地捏我，我好痛，可我喊不出声。他力气好大，我被他挟着，一点都动不了……”我开始怀疑这故事的真实性了，这女生真是如此胆怯吗？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我狠狠地盯着她，想要弄清事实的真象。

“我想喊，可是发不出声音，他的手很光滑，很熟练，摸我胸，后背，小腹，我的乳房不知不觉就挺了起来……”她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脸色更红。我看着她的胸，发育的很成熟，丰满而又坚挺，很圆润。

“后来到底怎么了？”我咽了咽唾沫，声音低沉。

“他掀起了我的裙子，抚摸我的腿，从下向上，慢慢地伸……”

这女人在我心中彻底颠覆，她完全就是一个淫妇。

“他的手很温柔，很有技巧，我全部湿透了。”她看着我，眼睛有些亮。“他最后用暴力拉下我的内裤，随后他进入了我的身体。”

我生理上有了些变化，她的身体很圆润，臀部很丰满。我眼前已是出现了这样一幅图画。

“他的很长，很有力，一次次的冲击……”她甚至在回想那天的感觉。

“你很HIGH，是吧？”我几乎不敢想象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同学。

“是的，很HIGH，我知道他穿着雨衣……”

“什么？”我有些惊奇，郭万华居然能感觉到这个。

“周围有些人走来走去。”她现在已没有了丝毫不好意思。

“你说什么？他用雨衣挡住外人的视线，强奸，妈的，这根本就不是强奸？”

“我不认识，可是我喜欢这样，他强暴……”

我无话可说，我很少见女生，这样的女生，才十六岁的年纪，我更是没有见到过。

“可是想不到，我怀孕了，他没戴套。”她开始愤怒起来。

实在有些忍受不住，这个女生“或者用女人”更贴切，根本不在意自己是不是被强奸，而是更在意是不是安全，居然希望这个强奸犯带套！

我冷笑着说：“你要知道，现在ADIS泛滥成灾，恐怕一百个人中间就有一个，这种人恐怕概率

更高。”

她刚有些兴奋的脸，突然显出了恐惧。我面色更冷：“这个病房和医疗费一共五千四百块，你最好早点还给我。还有，你最好准备好一个理由，编给老师和同学。”

“那我……盲肠炎行不？”她头脑竟然转的很快。

我鄙夷地看了她一眼，“我会去让护士验血，看看你有没有运气染上艾滋。”

我大步踏出了病房，冷冷的抛下了她，看着她惊慌失措的表情，我心中突然觉得很痛快。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我终于赶回了学校。

“盲肠炎发作，晕倒，医生要动手术，我帮她联系了家人。”我一五一十的向班主任作了说明。我相信我当时绝对诚恳。

王晓波有些吃惊，“啊，现在怎么样了？”当我把郭万华为自己编的谎话全部说了出来，老师也放下心来。“你晚上陪我去看她。”我很无辜的答应了，尽管我费尽口舌让那胖胖的主任帮我重新写了病历，完全造的和真的一样，就算是公费医疗中心来查恐怕也查不出所以。

“你晚上到我家里找我，我们一起去。”王晓波还是有些着急。

我真诚的回答，“没事的，那个医院里有我的朋友，他们会照顾好她的。”

王晓波递给我一块纸巾，说：“你擦擦汗，回去洗下。”一边说着，一边写了个地址给我。这是个很好的老师，我心里有些感动。

郭万华病了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班，几个男同学很快自发的组织起来，购买了一些水果和礼物。看着他们忙忙碌碌的身影，我有些感动，又有些不值，这样一个同学，要你们真正知道其中的原因之后，你们又会如何想？

我草草吃过饭，按地址给老师打了个电话。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套长裙，淡绿色，素雅文静，如云般的长发直直的披在肩头，偶尔吹来微风轻轻的把它扬起。长裙随风，秀发如云，眉目如画，顾盼生情，想来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看着秀外慧中的老师，我终于有了一份感激，天下的女生也有清雅如斯者。

王老师话语并不是很多，我叫了辆的士，很快到了医院。走到护理室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不少同学围着郭万华说话，王沁和宋向京也在其中，见我来了，很热情的和我打招呼。这时候的郭万华面色已经好了很多，谈吐之间又恢复成冷艳神色。

她看着我和王晓波一同进来，脸上有一些不自然。

王晓波快步走到床边，安慰她了几句，问了些病情。郭万华经过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轻松的编了些足可以糊倒专业医生的症状，王老师很关切的问了些话，打开包，取了二百块钱，交给郭万华，嘱咐她好好休息。

说了一阵子话，同学们纷纷告辞。王沁拉了拉我的衣袖，轻声说：“我们也回去吧，今天都快累死了。”一天四十公里的行军，的确是让这些未经风雨的小女生难受。我笑了起来，这女生还是挺会关心人的，“不用了，我呆会再走，你们先走吧。”

王沁有些不乐意，但同学一个个走开，她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要早些回去哦。”向我笑

笑，有些依依不舍的走了。

我摇了摇头，这样的小女生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却总是喜欢显示爱心。出了错之后，往往又是一脸无辜，和她们在一起实在比海岛受训更加累。

王老师离开了，王沁也了，同学们三个两个都各自走了，我既然答应了那个胖主任守夜做保安，当然要一言九鼎，说话算数，君子自是一诺千金。

这个胖胖的主任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一间小屋子，我的工作就是在夜间巡察，对任何有意在医院内闹事的可疑份子，一概轰出院外，或者交于公安。按我的理解，这应该是个奶轻松的职业。的确，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份工作并不算困难。

我绕着住院大楼上下走了二圈，医院绿化的很好，各处绿树成荫，不时有鸟鸣传来，轻音乐舒缓而起，竟是有些公园的感觉。

边缘猎手

第八章 人体器官走私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八章 人体器官走私

作者：绝对力量

“班长在发呆吗？”宋向京见我不说话，有些好奇的伸过头来望着我。我愣了一下，“没有啦，我在想五年之后，我会是什么样子？”我头脑还计算机敏，和女孩子畅想未来总是一个比较容易沟通的办法，大多数女生都喜欢幻想。平时我看到的一些心理学的书籍有时候还是能派人用场，尤其是看没有完全长大的学生。我得承认这些东西即使是对我也经常是说的很准。

“你想你五年后是什么样子？”宋向京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鼻子微微的有些皱纹。

“我想当个军人。”我眼光远远的投向那璀璨城市。

“班长，为什么想当军人呢，军人好无趣的，都是考不上大学的人去当兵的。”

“那是普通人的想法，我不是。”

“班长的具体想法呢？”

“我记得拿破仑说过一句‘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我会是个好士兵。”

“哈哈，班长是想当元帅啊！”在灿烂星空之下，宋向京笑容看起来比郭万华可爱的多。

“五年后，我只希望我能在最好的军校里学习。”我坚定的说，这个理想从小就被我爷爷输入我的大脑，从来就未曾改变过，它是那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

“班长知识这么多，一定能行的。”宋向京眨眨眼睛，就象这夜空中的星星一样。

“你呢，宋同学想做些什么呢？”我笑着问。

“班长，这浩瀚的大洋对面是一个繁荣的国家，比我们祖国强大很多。”

“你想出国？”

“不是的，他们强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科技。他们最先进的就是光子科技，我想有一天能够发明比他们更好的技术。”

“让祖国强大，恢复祖国从前的光荣？”

“是的，班长，这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宋向京坚强地看着我，眸子黑黑的，身子挺挺的，薄薄的嘴唇充满着倔强和自信。

我笑了起来，我知道国家强大绝对不止是单单发展科技就能强大的，但我知道如果这个我深爱着的国家的人民都向宋同学一样，祖国的强大绝对不会太远。

“班长，为什么笑呢？你不信我的话吗？”

“不是，我完全相信。相信你会做的很好。”我看着她的样子，长长的头发飘逸，大大的亮亮的眼睛，认真地说。

我们很轻松的聊着，我很少有机会和女孩子这么久的聊天，如果不是我发现了意外，我们甚至会聊上一整夜。

夜渐渐深了，我看了看表，已经深夜十一点半了，医院里已变得十分安静。

我突然听到急速停车的声音，我闻声望去，那车正停在住院部楼下，一个精壮的汉子跳下车来。我轻声道：“不要说话。”

“为什么，班长？”她压低了声音，还是好奇的问了起来。

我放低了声音，说：“你看那住院部下面的那个人。”

“班长，没什么啊，一个很普通的人啊。”

的确，在普通人眼中，那个人显得很普通，但经过多年艰苦的训练，我很容易就发现了那人的异常，他非常的健壮，远远超出常人的健壮。

“宋同学，你还是回去吧，这件事有些问题。”

宋向京显然被我前几日表现出来的能力所吸引住了，既然我认定有问题的事情，她自然而然就相信起来，“不，我要和你一起去看。”

“这可能会有危险。”我估计着那人的体格，应该有一米八五左右，八十公斤的体重，肩部、前臂肌肉非常发达。腰间一个圆圆的管子突了起来，在这四楼之上，距离并非很远，我一眼就认出那一定是一支枪。在此国度里枪是严格管制的。

而这枪更是一种T制DK型快速连发手枪，这种枪来自大洋彼岸，我国绝无生产，而且亦是禁止出口的。我立刻断定，这枪要么这是个高层人物保镖的用品，要么是走私来而来。高层人物总能弄到最先进的武器。

一个胖胖的身影出现在住院部门口，我马上认出他就是那个胖胖的主任。他提着一个箱子，很轻松的递给了那个健壮的男子。那人接过箱子，一言不发，转身走到车旁，开了车门，转眼开走了。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一分钟。

这是一辆山地越野车，车牌是另一个沿海省的，很少在这个平原城市出现。我更加奇怪，心中下定决心要把此事弄个水落石出。

“你会保护我的。”宋向京已经非常信任我的能力，经过前几天的表现，我在她心目中恐怕已经是超人的代名词了。

我有些生气，低低的吼道：“你回去，会有危险的。”

女孩子总是一种令人觉得奇怪的生物，越危险的地方，她们反而经常越有勇气。宋向京毫无疑问是这种女生的代表，她们聪明，勇敢，虽然没有实力，但却比男人更有勇气和毅力。她正用她的坚强和勇气回答我：“不，我和你一起去。”

胖胖的主任正向院内走着，我不能失去这个跟踪他机会，只好拉着她的手，轻声说：“好，要机灵点，不要说话。”

我缓缓地跟着那个胖胖的主任。宋向京紧紧的贴着我下楼，她清脆的高跟鞋几乎暴露了她的方位，我立刻停了脚步，一把抓起她的腿，她几乎吓的惊叫起来，但看到我只是除了她的高跟鞋，她立刻就明白了她走路的声音几乎响彻了整个过道。

我紧紧的贴着墙壁，听着那胖乎乎的主任的脚步，虽然不时有些脚步杂音，但我受过多年的训练，还是能清楚的辨别出他的声音。

他掏出了钥匙，推开了门，我拉着宋向京立刻闪到了那条通道，隐隐约约的看到光线一闪。这是一个专门的手术室。手术室上显示手术仍然进行中。我们两个相互看了看，有些不明白胖乎乎的主任在动手术的中途为什么出去。

我在安置好郭万华后，了解到这个胖乎乎的主任是外科的主治医师，另外还兼着这个医院重大治疗组主任的位置，在医院内相当重要。

过了一会，一辆手术车从手术室的正门推了出来。手术室外竟是没有一人等待。

我看着那惨白的被单心中已明白什么事情发生了。这被单已经覆盖在那人全部，一缕乌黑的头发露了出来，这死者显然是一个女子。

宋向京眼眶也微微红了，“真可怜。”她轻轻地说。死亡总让人间所有的东西都无可奈何，包括爱、科技、权力，所有的事情。

车径直推进了太平间，胖乎乎的主任，熟练的告诉身边一人，“这具尸体可能染上了H病毒，必须立刻焚烧。”他脱下了手套，说的很快，很坚决，“否则可能感染医院的其它病人，你去找张司机，让他连夜拉这尸体去火葬场火化。”他也不喜欢太平间的气息，很快离去。

我看到这里，拉过宋向京，轻轻地告诉她：“你应该回去了。”

她是个很聪明的女生，摇了摇头，很坚决的说：“我要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的眼眸发着微微的光，我终于点头答应，我相信关键角色肯定离开了，我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是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人很快都走了，没有人喜欢呆在太平间里。

我捂着鼻子和宋向京一起走了进来，我必须看清楚这个女人是怎么死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死人不会说话，但她一定会告诉我一些事情。

医院里并没有焚尸炉，这只有火葬场才会有，车很快就会到，我已听到那胖胖的主任打电话安排车了，司机十分钟之后就到。

太平间里除了我和宋向京外，空无一人。我飞快的寻找着尸袋，宋向京捂着鼻子，几乎要呕吐出来，说实话，我几乎也要呕吐了。时间一分分的过去，耳边脚步声清晰的传来，如铁锤一般击打着我的心脏，运尸工已经走来了。

“57号”外面有个声音传来，我心里顿时明白57号位的尸体肯定是这个女人的尸体。我飞快的把57号和58号尸体调了个位置。那运尸工已经走了进来。

我开始哭起来，哭声不大，我拉了拉宋向京的手，示意她也对跟着我对着一具不知道是谁的尸体抽咽着。那运尸工是个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他摇了摇头，说：“人死不能复生，年轻人节哀顺便吧。”一把背起那57位置里所放的尸袋，走了出去。

等脚步声完全停了下来，我霍的拉开了面前的尸袋。

我得承认，我从来就未看到如此可怕的景象，我的胃感觉到剧烈的收缩，宋向京紧紧地靠着我身边，苍白的脸如同尸体上盖的被单。

这是一具裸尸，如果这不是一具尸体，我相信这付身躯会让多数人心动。但现在眼睛被挖了下来，肚子被剖开了，胸脯两团本来应该是温柔的肉体，已硬硬的摆着。我强忍着恶心，将尸袋全部打开，这女尸的肚子一直被剖到两腿之间，肚子里肠子流了出来，鲜血聚在尸袋之中积了许多。

“为什么会这样？”我学会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这些知识帮我解释了原因。肾脏没有了，胎盘也没有了，眼球上的角膜也没有了，这具尸体上一切能够换成钱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瞳孔剧烈的收缩起来，我完全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拉上尸袋，扶起几乎瘫软在地的宋向京，应该是抱起，她已经吓的站不起来了。

这女子一定是孕妇！我想得很明白，当我离开太平间的时候，我已经能很明白的想通事情的真相了。

这女子的子宫被切开，胎儿已经没有了。胎盘被切走了，这东西并没有什么营养价值，但有些人喜欢，胖乎乎的主任递给那个男子的盒子并不大，应该装不下全部东西。

肾脏要用低温冷冻起来才能保证几天的生存。我仔细的思索那个盒子的大小和形状，可以肯定，这次运出的东西绝对只有活肾。

“紫河车。”我喃喃地道。我抱着宋向京走了好远，直到医院大门口才停了下来，好在医院病人也有很多是被亲属抱着的，到也没有什么特别注意我。宋向京慢慢地恢复过来。

“紫河车是什么？”她恢复之后，立刻有了好奇心。

“女人的胎盘，一些人认为是大补。”我简单的回答。

边缘猎手

第九章 秘密调查黑幕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九章 秘密调查黑幕

作者：绝对力量

一辆V标的车开了过来，那胖乎乎的主任从院里提着包走了出来。身上已经换了一套很合体的西服。

我很热情的上去和他打招呼，他的样子的确很和蔼可亲。他拍了拍我的肩，笑着说：“怎么，是个你女朋友啊？”那笑容仍然是不怀好意。

我笑的很有些不自在，他以为我是因为脚踏两船的缘故，我自己知道，我对这人充满了恶心。“主任出去啊？”我仍然有些热情的招呼。

“出去休整一下，今天手术实在是太累了。”

“主任要多多休息才好。”

“小钟，你干的不错啊！蛮能干。”他赞许的说，一边已经钻入了车里。

我望着那辆车，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跟着他，找到他的同谋。

我伸手拦了一辆的士，明确的告诉他跟着那前面那车。胖乎乎的主任显然车技并不是很高明，车开的并不快，当然在这个有着数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就算是最好的跑车的速度也只能和最烂的车一样。

宋向京紧紧地贴着我的身体，心里显得非常的紧张。我拍拍她的肩膀，让她放松一些，但看来没有什么效果。

前面那车终于停了下来。在天安酒店，本市最好的一家五星级门口，停了下来。服务生很快拉开了门，胖主任很随意的下了车，走入酒店。

我拉着宋向京慢慢下了车，悄悄的潜了过去，透过玻璃，我能清楚的看到他正在总台和服务小姐说话。一个女服务生引着他走开。

我等他们上了电梯，拉着宋向京走进酒店。二个服务生很客气的马我挡住了，“先生，本店是五星级酒店。”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这种穿着学生装束的小子是不应该在此地出现的。

我笑了笑，老练的回答，“我陪我们主任来的，刚才进来的地个就是。”我伸出手拍了拍这个服务生的肩膀，他痛的几乎叫出声来，脸上甚至流出了冷汗。

“那，先生，请…请…”他飞快的避开，甚至不敢再看我一眼。我若无其事的走向总台。

“请问刚才那位先生去了哪个房间？”我问的很有礼貌，在五星级酒店之内，任何人都应该彬彬有礼。

“对不起，先生，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告诉客人的消息。”

我笑了笑，“哦，没事，我住店。”我取出钱包，里面大约还有一千二百来块，应该能应付一晚。我知道我的笑容还算迷人。

那个漂亮的女服务生看着我，露出很职业的笑容，“先生，一个人吗？”她看着我身后的宋向京。

“我要胖主任隔壁的房间。”我简洁的回答，带着笑。

“胖主任？”她自然不知道我说什么。

“就是刚才进来那个胖胖的男子。”我笑的不怀好意。

“你们？”她显然有些起疑。

“我是跟班的，为他服务。”我笑容更加暧昧，随手拉了拉宋向京。宋向京一脸的迷茫，她从未有机会来过五星级酒店。

“哦，她好像是个学生……”这个服务生恍然大悟。笑容自然了很多，我心里明白，这服务生一定是把我当成了专门为上司找鸡的跟班。宋向京就是我找来的小姐。

“有房没有？”我打断她的话，脸上仍然笑容满面。

“有，小王，你带他们上去，六〇七。”她看着我，眼睛向我眨了眨。递出了一张名片，继续说，“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尽管找我，我二点交班。”

宋向京很奇怪的看着我收好名片，跟着我一直到了房间。

床很大，很干净，但可惜只有一张床。宋向京的脸经了起来，“现在做什么？”

我打开了电视，“洗澡，睡觉，养足精神。”

宋向京脸更红了，“班长……”

我仔细的观察这酒店里的情况，随口应道：“哦？”

“那个服务员为什么会递名片给你？”她有些聪明的转了话题。

我看了她一眼，“你这都不明白？”我冲口而出。

“我怎么会明白？”

我马上想通了，做为军区副司令员的孙子，所见所闻绝不是普通人能接触到的。“酒店里有很多小姐。”

“小姐？酒店的服务生大多数都是小姐啊？”她很无辜的说。

“小姐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好，最后还是低声说出来，“鸡！”

“鸡是什么？”她更加一脸无辜。

我很有些无奈，学校的教育很失败，与外界完全隔绝。我低声说，“就是妓女。”

“啊，班长，那她把名片给你，是不是……”她吃惊的说。

我点了点头，望着她，没有说话，推开了前面的窗户，沉沉黑夜扑面而来。

“你呆在屋里，不许乱动。”宋向京有些吃惊的看着我，但还是非常听话的呆在一边。

我跨上了床台，伸出头向隔壁张望，隔壁只是透出荧荧的光。

电话突然想了起来，我皱了皱眉头，转身接了电话，“先生，记得我吗？”一个有点熟悉的声音想了起来，我立刻听说是那个总台服务员的声音。

“呵呵，当然记得。”我头脑忽得一动，“你交班了？”

“当然啊，我上来了哦。”

“不行！”我绝不能在宋向京面前损害我的形象，说我对妓女虽然并没有成见，但绝不喜欢。

“唉呀，先生别装啦……。”她的声嗲了起来，我开始厌恶起来。

“再等半个小时，二点半再来。”我只好用缓兵之计。

“那先生一定要等人家啦……”

我挂了电话，我想我的脸色一定非常严峻，我自己也是第一初经历这种拉客的事情，非常不自然。

“班长……”这个小女生看得出来很想和我呆在一起，但又感觉到非常害怕。

我思考了一阵，决定把她送回去。

“宋同学，我想你今晚还是回去吧。”

“班长，我有点害怕。”午夜二点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女生独自回去，的确让人不放心，但是如果今夜不继续把这件事搞清楚，恐怕很难再有机会。

“今天，你已经遇到了很可怕的事情，你很勇敢。”我一边思索着，一边对她说，“但后面的一些事情不是你这么大的女生应该懂的。”

“班长不也和我差不多大吗？”她有些不服气的回嘴。

“我受过严格的训练。”我简洁的说，“等会那个妓女要上来，你说你想怎么办？”

“我……”她的脸变得红了，“你怎么这样？”看来我的形象在她心中开始塌陷。

我下定了决心，让这小小的女孩子见识这酒店的阴暗之处，“我去探探隔壁，你来应付那个妓女。”

“我不会……”她有些害怕，但又有些好奇。

“没事，你留着她，就说我出去一会就回来，不让她走了。”这个服务员做这一行，肯定对酒店相当了解，我应该能从她口时套出一点东西。

“她不会那个我吧？”

我几乎笑出声来，“女人对女人能怎么样？宋同学，你比她要高大和结实。”

宋向京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你要赶快回来啊。”

我点了点头，翻过了窗台，窗外伸出一道很窄的顶。对于普通人而言自然是危险无比，但对于受过严格特种兵训练的人来说，这些几乎就是平地了。

宋向京看着我象壁虎一样贴在墙壁上，几乎吓得傻了。

我拍了拍她的脸，示意让她回到房间中去。她呆呆地点了点头，走回几步，又不禁伸出头来看

我。

我摇了摇头，没办法，这女孩子太过于好奇了。

我双手牢牢拿住墙面的缝隙，一步步的移了过去，攀岩的技术此时终于派上了用场，不过这比攀岩要难的多，如果这距离再长十米，我恐怕就只有掉下楼去了。尽管这只是六楼，对我而言死的概率也是相当高的。

手终于接触到隔壁的窗台，我稳稳地站着，长出了一口气，我现在已经站稳了。

窗子并没有关紧，想必是在六楼的缘故，没有人会想到有人会在窗台之上。

我轻轻地拨开了窗帘的一角，便看到了一个胖胖乎乎的肉体，不对，应该是二个赤裸着的肉体，一男一女。

我从他们依稀的身材上看出男的正是那个胖乎乎的主任，女的却不认识。

那女人被绑着，手脚都被绑在床架之上，衣衫一件件的被这禽兽撕了下来，女子的嘴是被堵着的。我内心禁不住骂了起来“禽兽！”

门铃突然想了起来，我心中更是吃惊，这个时间怎么还会有人来。

胖乎乎的主任并没有吃惊的样子，他就穿着条内裤走出房间，打开了门，显然来人和他应该和熟悉。

我的心跳有些快了，这人肯定是这禽兽的同伙。来的人身材不错，相比那禽兽起来，身体显得非常有形。

“孙少，今天来的有点晚啊。”

“唔，又弄到什么了？”那声音竟然有点熟悉。

“孙少，今天可是好东西。”

“什么东西？别卖关子，直接说。”那声更加清晰了，有些稚嫩。

“孙少不是说想弄点紫河车尝尝吗？”

“你弄到了？”那声音已变得很兴奋。

“我已经弄好一份。”那胖胖的身影打了包，里面有个不大不小的盒子。

那人转过了身，已经走了进来，我的确是吃了一惊，来人竟然是孙士杰！怎么会是这小子？他那点造化怎么会让这个胖胖的禽兽包结？

“你还准备了这个？”孙士杰显然更加兴奋起来。

“孙少喜欢的事情，我自然尽心尽力啦。”火光一闪，一个小小的蜡烛已被点燃了。

我紧紧的趴在墙上，身体力量越来越小，我渐渐地无法支撑下去。只好用尽全力悄悄地潜了回来。

当我大汗淋漓的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里面二个女人都吓了一跳。

“你怎么啦？”宋向京急切地问。

我摇了摇头，脸上的笑容更加暧昧。

“你怎么从那里出来？在卫生间吗？”那个身上只有一层薄纱的女人更是奇怪。

卫生间的确就在旁边，她们背向着我，以我的实力，他们是不可能听到我从窗台上翻过的声音。我郑重的点了点头，“他妈的，我肚子很痛。”

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这几分钟的力量全部用在手指之上，手指几乎累断了。

“我来帮你。”那个女人很自然的贴了过来，宋向京的脸色变了。

我推开了这个女人，脸上仍然带着笑，“今晚我有些不舒服。这有二百块钱，你陪我们聊聊吧。”我钱包里交了押金之后，就只有这二百块了。

那女人一把抓过钱，笑了起来，“好，好，先生要怎么样都行，不过呆会先生觉得好了，要另外付款的哦。”

我几乎想一脚把这女人给踢到楼外。脸上却仍然笑着，“拍了拍床，你坐这。”我和宋向京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电视的声音调的有些大，刚好能盖过我们说话的声音。

“现在生意好做不？”我决定从轻松的话题开始。

“有一阵没一阵的，现在业务比以前差了。”

“呵，我看你长的不错，生意应该蛮好的。”我开始厚颜无耻起来。

“唉呀，虽然是这么说，但我们做前台的，时间又有限制。”

“那干脆辞了做啊。”

“这一行，在前台接触的人多，看的准。”

我发现我在这一行里的知识对她而言完全是白痴级的，的确，我从小受严格的教育长大，虽然从外面知道一些，但并没有深入的了解。

“我们主任经常来吧？”我指了指隔壁，试探着问。

“你是他的部下，怎么不知道啊？”

“我刚来不久。”我的确是今天才开始在他手下上班。

“这个女生不错嘛，怎么你们老板不喜欢？”她指了指宋向京。宋向京脸都有些气得红了，刚张开了口，我急忙对她使了个眼色，“唉，谁知道我们老板另有爱好，喜欢经验丰富的。”

“也是，人有不同，我以前遇到一个就喜欢小女生，越小越喜欢，唉，不知道坏了多少...。”

我并不想知道这些，看着宋向京羞愤的脸，急忙找个话题转了过去，“这个房间好象他经常来啊？”

“哟，你这小弟以后可要机灵点了，这房间他早就包下了。”

“呵，我才跟着他，今天才上班。”我很诚实的回答，的确是很诚实。

“怪不得不合他的心意，就把她晾到这儿来了？”她指了指宋向京，宋向京几乎当时就发起火来。

我向她继续打听了一下这房子的构造，为了便于行动，我不得不把这酒店的情况打听的一清二楚。这些内容的代价就是这二百块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总算把这个女人打发出门了。

宋向京去洗澡之后，我弄了个干净的床单，铺在地上，把双手放在头下，静静地思索今天发生的一切。

毫无疑问，这胖乎乎的禽兽正在进行着人体器官交易，但是他似乎正在包结孙士杰。孙士杰是军区司令的孙子。一个军区司令有多大的能量，我自然是一清二楚。

我现在手里没有任何有证据，如果冒然告发，出来送死的定然只是几个小喽罗。这一点我已经从我爷爷几十年的沉浮之中看到，听到了不少。

我自言自语道：“我需要更多的证据，这些证据一定能在医院里找到。”浴室的门突然开了，一个披着浴巾的，白白的女孩子正不好意思的看着我，“班长……”

“我就睡地板了，你睡床，快去。”

宋向京有些害羞的裹紧了浴巾，跑到床上，盖住了自己的身体。我轻轻地笑着，今天实在是把我累坏了，我揉搓着有些疼痛的手指，想着我需要慢慢的进行搜索，慢慢的收集证据。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我知道宋向京恐怕是睡不着了。

边缘猎手

第十章 真实的谎言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十章 真实的谎言

作者：绝对力量

第二天继续军训，我仍然和张教官一道认真的带领着同学们训练。当然我设法让宋向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只是这一天都没有看到孙士杰，我想起昨天晚上那一幕，知道这小子肯定一夜疯狂之后，怕是累的要虚托。

军训完毕，王晓波老师特意找到我，让我安排一二个同学轮流去照顾郭万华。“老师，我去照顾就成了。”我自告奋勇，本来我每晚必须去医院。只不过第一个晚上就是中途开溜了。

王老师赞赏的看着我，“只是你是个男同学。”

周围一圈的同学看着我，脸上都带着笑意。

“王老师，我去吧，我家离那不远的。”宋向京主动说。

“王老师，我业余在那家医院打工，没事的。”我有些害怕宋同学又大胆的跟着我调查，要是

遇上那个极其健壮的角色，我可没有绝对把握保护得了她。

王老师笑了起来，“你这班长还真不错，业余还打工，学业能跟的上吗？”

我大声回答，“老师，没有问题的。我做事的时候可以学习的。”

王老师笑了起来，“还有谁要去？”

王沁远远地跑了过来，“老师，我也想去。”看着几个美女都有意去，班上的男同学都开始热心起来。

王老师看着这群同学的热情，高兴地笑了，“宋向京，你去吧，同学们不要着急，每天去一个轮流去，钟行，你既然在那儿打工，就多照顾一下。”

王老师很快安排人员，轻快的走出校园，那长长的头发，秀雅的身姿比起我们高一的女同学们那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身体，我不得不承认有巨大的差距。

一辆黑色的捷良轿车突的停在她身边，王晓波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车门打开，她很自然的坐了进去。我笑了起来，“王老师在恋爱。”捷良这个牌子的汽车在这个国度还是颇有些名气，一般的白领人需要十余年的薪水才能挣得一辆这种类型的车。我心里不由得暗暗祝福这个美丽的老师。

王沁拉了拉我的衣服，“班长，你在说老师的坏话哦，小心我告诉老师。”她的笑容非常阳光。

“呵呵，老师才不会管这件事呢。”我拍拍王沁的头，笑着说。

我和宋向京坐着公交去那所医院，昨天一个晚上把我二个月的积下来的零花钱花的干干净净，打的士都觉得有些紧张，只好坐公交了。

不过和宋向京聊着天，时间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车上的治安还是不错的，自从上个月开始严厉打击抢劫偷窃等犯罪活动以来，每天都有近二百个便衣警察在市面上巡逻，治安比前几月好了许多。一路上，我和宋向京还向二个年迈的老人让座。二个老人用很感激的眼光看着我们。

我当时真实的感觉是很羞愧，为老人让座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现在是被当作一种付出和施舍，而不是一种责任。在公交车上我看着前面年轻力壮的青年，没有一个为身边的老人让座的时候，我禁不住有想揍这帮人的冲动。我最终是克制住了，这种有知识但没文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很快，我们来到那个特护。郭万华比我们想象的要愉快的多。她很热情的躺在床上招呼我们就坐。我并没有心思搭理太多这个女人。因为她在我心目中已不在是女同学，而是女人了。

我的心思更多是在那个胖主任身上。

女孩子的话应该多一些，两个女生开始聊开了，但我听得出来两人并不投机。

郭万华的神情还是那么冷艳，也许她的样子在前天还能吸引我，但经过昨天，我对她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了。

我不时和院里的护士打着趣，因为我了解整个医院的情况，多认识一些医院的人是最基本的工作。

不能不说胖主任每天工作还是非常尽职。不到一会儿，胖主任就可来查房了。他看着我在，笑

容已是浮了起来，“小钟，等会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些工作要对你安排一下。”

“是的，主任。”我脸上的笑容和平常绝对找不出超过5%的差别。

胖主任很温和的向郭万华问了几句身体情况，我立刻拉着宋向京出了房间。宋向京有些奇怪，“你有什么事情吗，班长？”

“没事，到我的值班室去看看吧。”我笑着拉了拉她的手。

“班长晚上休息好了没有，我觉得好困。”

“呵呵，小姑娘就是这样子，我可不困。”

“班长和我一样大的。”宋向京有些好胜的东西。

“昨天肯定吓坏了，你回家好好休息吧。”我拉着她下楼，虽然她有些不乐意，但这一天下来，实在是很累。

送走了宋向京，我直接来到胖主任的办公室里，他刚查完房回来，很热情的让我坐下。我很自觉的倒了杯水，他笑的很和蔼，“小钟，昨天我有个手术，没办法给你说这里的规矩，你才来，有些事情要认真对你说说。”

“主任，你说就是了，我听着呢。”

“医院里最怕的就是医疗纠纷。你也知道，这医院又不是上帝，能让人起死回生的。”

“主任说的是，要是这样，上帝也会怪我们抢了他饭碗。”

“小钟，你倒是蛮幽默，和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哦。”

“呵呵，主任过奖了。”

“有些病人亲属完全不知道这医学常识，一出事故就冲到医院闹事，唉，这些天我们这医院碰到了好几起。”

“这也是难免的。”我口是心非的说。

“最怕的就是还有一些家属不顾医院的规定，强行要看尸体，进行什么检查。他们又不是医生，又不知道有些病很有传染性，如果他们染上了就坏了。”

“主任，我觉得他们如果染上病了，我们不可以多收几个病人，为医院增加收入了吗？”我笑的仍然很自然。

“怎么能这么说呢。医者父母心啊！”胖主任开始给我上课了。

“如果我国的医生都象主任这样，病人就有福了。”

“小钟，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们做医生的只希望没有病人来看病，我们没有生意也是乐意的。”他说的非常真诚，我甚至可以看到他那声音出自他的肺腑。我想我绝对会相信他是个非常好的医生，事实上在昨天晚上之前我也的确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可怕的一幕。

“主任说的是。”我回答的很认真，我对他说的话表示认真的尊重。

“小钟，还有一些事情你要注意。有些人病人的亲属在不理智的时候会作出过激的行动，你有责任保护他们，保护好医生的安全。”

“难道还有人想杀害医生不成？”

“当然不是这么严重，但是有些人很偏激的，不能不小心的。我们院里就有过二三次这种情况了，有二个医生因为手术的问题，被几个亲属打成轻伤，最后不治。”胖主任的眼睛里竟然有了一丝泪花，“有一个就是我们这科的，和我还是同一个办公室。可怜啊，孩子才五六岁，就这么走了。”

“我会努力保护好医生的安全的。”

“好，我相信你，小钟，你很年轻，这个世界很复杂，你要记住，一定要听我的安排，不能凭一时冲动做事。”

“是的。谢谢主任关心。”我不得不承认主任的话很有道理，这些话无论从谁的口里说出来都是至理名言。

我从主任办公室里出来，已经想得很清楚了，这个主任也只是这种人体器官交易的第一环，至少应该有运输、保护、交易、收款等好几个环节。而这人已经拉上了孙士杰，军区司令员的孙子，这个组织一定有巨大的势力。

我必须掌握其关键的证据，才能一举把他们全盘扳倒，不然自己定然就在他们的追杀之中度过余生。数十年的军事作品、现实中的政治、爷爷活生生的例子，都无一不是在教育我，必须谋定而后动，一举必中，全身而退。

我慢慢的静下心来，按照主任的指示，在院里各处巡逻，更多的关注着医生密集的地区。走了一二个小时，四处很安静，并没有什么异常事件发生。我心里也知道这种器官交易并不是象考试时作弊一样容易。

我想了想，还是去看郭万华，毕竟还是同学，以后三年时间要在一个班上度过。宽容是比残酷更强大的力量。这句话爷爷告诉我的时候，又专门补充了一句，那是对人，不是对禽兽。

郭万华正在看电视，一个很流行的喜剧片《大话西游》。她笑的很开心，似乎身体上的问题都完全解决了。

见我一个人进来，她脸孔有些微红，但有些兴奋，“班长，谢谢你来看我。”

看她喊得这么动听，我也拉不下脸来，“呵，身体好些了吧。”

“谢谢班长，昨天要不是班长，我说不定都没命了。”

“小事，我是班长，每个人都会做的。”我冷冷的回答。

“班长，不是的，你昨天帮我付医药费，还帮我掩饰，我真的很感动。”她说的有一些真诚。

“我去查了一下你的血检，你很幸运，没染上艾滋。”我说的很平淡。

“我下午就知道了，谢谢班长关心我。”她眼睛里闪着光。

我冷冷地看着她，“我只是你的班长。”

“班长的肩好宽，好结实，是我见到最棒的肩膀了。”

男人很少能拒绝女人的赞美，即使这种赞美完全没有意义，这个道理直到好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谢谢，你现在没事了吧？”我的语气不由得放缓了一些。

她低着头，露出颈后一块雪白的肌肤，“我没事了。”

“以后小心一些，注意安全。女孩子到二十五岁才能算完全发育好。”这时我体会到了知识的好处，对很多事情如果都能用知识来解释的话，人会比较理性一些。

“班长是不是觉得我很下贱？”她忽然幽幽地问

“不是，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我冷静的回答，尽管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这种权力意味着什么。

“我昨天对你撒谎了。”她的声音很低。

“怎么回事？”我有些奇怪，昨天我只记得她的描述，根本没有去想她说的是真是假。

“我不是被人强奸的，我害怕你会看不起我……”被强奸是出于无奈，自己主动献身更容易被人看得淫荡。

“我说了，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

“班长，我好后悔……”郭万华低声的哭泣着。

“不要紧的。……。”我拍了拍她的肩。

“我觉得自己好脏……”

“……”我选择沉默，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的双手伸过来，揽住了我的腰。

“为什么你昨天撒谎？”我对女人的不幸抱有很多的同情，我尽可能的温柔地说。

“我昨天好怕。”她回答的很奇怪。

我保持沉默，等着她讲完。

“我昨天被你抱着，背着，感觉着你的肩膀，觉得好安全，好温暖……”她把头放到我的怀里，我不由得抚了抚她的头发。

“我想要你……”她低低地在我耳边说。

“你说什么？”我吃惊的望着她。

“我想要你用昨天我说的方式要我。”她的脸并没有一丝的红，“班长，我能感觉到你的变化。”

“你说什么？”我重复说我的话。

“你昨天想弄清楚我的感觉，你内心有一种渴望，你昨天生理起了变化。班长！”她的声音很小，但是说的很多情。

我盯着这个女人，心里竟有一丝的不安和惶恐，这女人到底经历了多少个男人？竟然如此的深不可测？

“班长，我看到你的第一天就喜欢你！”她的话更有诱惑力。

“你撒谎！”我觉得不安的时候经常用冷若冰霜的语气来掩藏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会想办法掩饰自己的弱点，尽管很多人一下子就被老手看穿了。

“不是的，我看到我的上衣钮扣被你解开，我心里充满了冲动，真的，班长，你是班上最棒的，班长！”她的话更有磁性。

“那你怎么解释这次流产？”我言语更加冰冷，头脑里开始认真分析她的话是真实程度。

“那个骗子，她骗了我的感情。”她咬牙切齿的低声吼道，神态忽然变了。

我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也许没那么坏。”我安慰着她。

她一把抱着我，真正开始失声痛哭起来，“班长，你一定要替我报仇，他这个骗子。”

我慢慢的安慰她了一番，对这个女人我发觉我已经有些不能理解了。只好慢慢听着她讲述又一个故事。

故事很简单，她在十一岁的时候，刚刚开始发育，认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男子，那男子因为她家中的关系对她很不错。她家世不错，有一些背景。但当我问她家里情况和那个男子的姓名时，她就不肯继续说下去了，毕竟这件事会让她全家蒙受耻辱。

后来很自然的，这种成年男子的魅力远远不是这个刚刚有了一些意识的小女人所能阻挡的，她慢慢对他越来越依恋，但这成年男子不过是有求于她父母而对她比较宠爱。随这个男子事业的发展，她父母那些背景已慢慢不重要了，自然这个男子也不太象以往那么关注于她。

她感到莫名的失落，同时班上的一些女学生开始偷偷的交往男朋友，这个成了她留住那男子的希望。

在十五岁的时候，她为了留住他，把自己给了他。他们又好了一阵，但很快，男子厌倦了她，分手是这件事的结局。最后的尾声就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结果自然是去流产，然后就是随之而来的上学、军训。

故事很平常，我所看过的书和听到的故事中比这个故事更动情凄婉的有很多，只不过这一次发生在我认识的一个女同学身上。

我叹了口气，以后我这一生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类似的故事吧，也许我也会成为这样的主角吧，未来的变化远远超过我们的决心所带来的抵抗力。

“你忘记了更好。”我听完之后，说出一句我觉得最为理性的话。

“不，我一定要报复！”她的眼睛里的疯狂令我觉得非常吃惊。这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不能承受任何委屈，甚至是她自己以为是而其实并没有什么委屈。

“班长，我知道你很厉害，你一定能帮我的。”她眼中的恳求比刚才的诱惑应该更有力量。

我沉默不语，这种情感纠纷，我并没有什么兴趣，我甚至有些想去和宋向京聊会天，比听这种故事有意义得多。

“你昨天在引诱我吗？”我有些明白了她昨天的故事。

“是的，班长，如果你能帮我，我怎么做都可以。”她回答的非常干脆和果断。

“你怎么会用那种方式？”我迷惑不解，我对这方面并没有了解，坦白说，这时候的我还是彻底的处男。我问这个可能更多的有一份好奇。

“他最喜欢那种方式。”她回答的很干净。

“近乎强暴的方式？”我小心翼翼的问。

“是，我开始很反感。”

“哦，这样。”

“可是后来我觉得很刺激！被他这样强暴的感觉真的很刺激。”

我开始明白这个女生的具体思想了。

“我想男人都喜欢这种方式，所以我…。我…。我试探…了班长…”。

“你有什么结论？”我喜欢有智慧的女生，尽管这种智慧有些邪恶，但仍然比无知和愚蠢要意思的多。

“我不知道，但班长有反应了。”她脸上竟然带着笑。

“你想错了！”我冷冷的回答，我接受的教育中绝对不允许这样一个小小的女生在我面前占得上风。

“啊！班长是怎么想的？”她张大了嘴，显然吃了一惊。

我内心冷笑，“不是每个人都对你的身体感兴趣。”

“班长，帮帮我吧。这事情我不能告诉我父母，只有你能帮我了。”她哀求中露出可怜的神态。

“自助者天助！郭同学！”我扔下一句话，转身走了。我需要认真看看那个胖乎乎的主任今天有没有什么行动。

边缘猎手

第十一章 班主任的男友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十一章 班主任的男友

作者：绝对力量

军训很快结束了，我和张教官的关系也变得有如兄弟一般。他表现的很不错，军训结束后不久，他告诉我，他恰好有个机会进入警队。在这个城市里，做警察虽然有一些小危险，但其中的收益却要比当兵要强上很多。

因为他连续几年的优异表现，市里警队扩充之时，选择了一些格斗、射击等军事五项优异的人去充实一线，他很幸运的被市局的一个副局长看中，许了他一个城区派出所所长的位置。我们都知道这位置的好处，他也似乎是时来运转了。他能够得到这个机会也是因为局里几派相互争夺，最后为了平衡，只好搞了个大比武，张根生素质过硬，表现的极为抢眼，又是那个副局长的老乡，这才被选中了。

我送了二千块钱给他，算做祝贺。在医院里的一个来月的巡夜还是有些收获，尽管没有发现什么关键性的证据，但钱还是挣到了。

一个多月以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许是这我没办法一个人全面监视整个医院。只能静静的等待机会。

王沁和宋向京经常跑到医院里来看郭万华，毕竟是同学。坦白说，我渐渐觉得和宋向京聊天是件比较快乐的事情。在高楼顶上，星空之下，微风轻拂，长发飘飘，我几乎每一次都能想起一个动画片的结尾。那结尾的时候一男一女两个少年，牵着手坐在一起，望着闪烁的星空。然后镜头越拉越远，慢慢上升，青天之上，有一圆如玉盘的黄澄澄的月亮。各种古典名著、精神哲学、科学技术我们总能谈上好久，经常一本本书相互交换着看。但关于那天可怕的发现，她再也不敢和我谈起了。

直到有一天，她望着我谈起了李白，说李白的豪情之外，也有很多诗写的很好，其中一首就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我闪过头去，不再看她，凝视着远方与璀璨灯火，遥遥地告诉她，我的理想在那远远的天外，检验彼此理想的只有时光。

她的眼光之中映着那天璀璨灯火，我想我的眼睛中也是如此。只是面对未来，我心中更加渴望成长。

住了一个多星期院，郭万华完全康复了。我和王晓波老师一起接她出院，王沁不知怎么的知道了消息，也拉着我一起赶来。

王老师不时的询问着她的伤口如何。她呐呐地应付着，实在觉得难以应付就转了话题。

“我完全好啦，老师，不要提这个不愉快的事情了。”

“好，郭同学，以后可要注意身体。”

“知道啦，谢谢老师。”

“我男朋友会来接我们的。”王老师真是个很关心同学的好老师。

“让我们好好看看啊，老师的男朋友一定很帅。”王沁笑着，吱吱喳喳地说了起来。话一出来，更有滔滔不绝的架势，和每个人都不停的说话。

还是那辆车，一个清爽的穿着黑色套装的男子下了车，打开了后车厢，我把几个包放进去的时候，不由得多看了王老师这个朋友几眼。的确长的很英俊，大约和我差不多高，长的比我要瘦一些，头发较短，额头上有个不太明显的疤。

王老师很有些骄傲的向我们介绍：“这是我的男朋友，何平，在大华公司任总经理助理。”我很热情的与他打着招呼。但郭万华和王沁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兴趣。

王沁有一次隐隐约约向我提起，他父亲在国土部门做，但却没有告诉我他父亲的职位，但看的出来，有一定的背景。因为有一次，我看到一辆豪华车来学校门口接她。这两个女生肯定习惯了一些重要人物的拜访。

我们很快的钻进了车里，车型比较宽大，我和王沁、郭万华挤在后座，王老师坐在前面。

王沁不停的说着话，话题从车开始，“这车还可以，就是有一些不好，好象没有安装倒车雷达，安全气囊也不是太多。”

郭万华似乎对车懂得也不少，“这种车型是引国A国的技术，但其实A国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转让过来，我国的政策制定下来是，如果引进了关键的部件就施以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关税，当作整车处理。所以车厂用的是本国的部件。”

王沁嚷嚷着，“就是，就是，这些汉奸厂就知道挣钱。”

郭万华说的更加来劲，“这还算好的，还有J国的车更可恶，把什么好东西全部拆了，就留一个车壳子，还在我国卖比国际市场上还高的价。”

“这个混蛋。”我听到这里也不由得低低的骂了一句。

“我国的车不好，没办法啦，这辆还是不错的啦，不过比不上我老爸的坐骑。”王沁拍了拍车内的沙发。

我笑了起来，“王沁，哪天让你老爸用车载着我们去兜风。”

“好的，没问题。其实老爸的车也不算最好。”王沁象是突然想了什么。

“还有什么车？”郭万华有些好奇了。

“你们不知道了吧，最好的车是对外商务局老板的车了。”王沁有些得意。

我心里有些嗤之以鼻，这些车都是表面看上去不错，其实根本挨不上一颗轻型的手雷，就算是一个火力较强的狙击步枪也有可能把车体击穿。

“为什么呢，市长的车应该更好。”郭万华有些不信。

“国家有规定的，什么样级别的干部坐什么样级别的车。但对外商务局因为接见外商，所以就可以不受这个限制了。呵呵，告诉你们，我们市里商务局老板的车子原来就是市长弄的，但不敢坐，只好给商务局了。”

“商务局发了。”郭万华惊叹。

“才不是，商务局打了二百多万到政府了。这车才值一百五十万的。”

“啊，这样啊。”郭万华有些吃惊。

我摇了摇头，这些事情和军队几乎大同小异，咱虽然没吃过猪肉，但总算见过猪跑。

王老师听的有些坐不住了，“你们这些孩子，懂得比我还多。唉，这社会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么黑暗。”

“王老师，有点落伍了哦。”王沁得意的笑着。

“要是我是市委书记，一定要好好的管一下。”王老师很严肃的说。

我偷偷的暗地里笑了起来，这些事情，有些正直的市委书记还是管了的，但这样损失了大多数官员的利益，对他的施行权力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往往选择是睁支眼，闭支眼。我看着王老

师认真的样子，心里同时也很钦佩，做个正直的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点从我爷爷和父母的经历中已经看的很清楚了。

我抬起头向王老师看去，看到的是一张有些愤怒的脸。我微微一偏头，看到开车的何平脸色微微有些变化。普通人肯定无法感觉出这细微的变化，他的眼睛不自觉的紧缩，表现出他对王老师言语的不同意见。

何平一直没怎么说话，也许他觉得和我们这些高二的学生并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

很快到了学校，我们快速的跳下了车，我真诚的向何平道谢。何平摆了摆手，没有说话，王老师没有下车，向我们招了招手，就随着车去了。

我提着两个大包，帮郭万华送到寝室。王沁热情的找管理员登记。学校里女生寝室管理的非常严格，每个试图进入“禁区”，试图跨雷池半步的人都要接受认真盘查。尽管这种检查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也会造成学生由于与世隔绝而变得无知，更加容易受到欺骗。

“班长，那个人我好像认识。”郭万华皱着眉头说。

“谁？何平？”

“是的，我以前好象见过他。”

“见过他？这也没有什么啊。”我有些不以为然。

“我有一次，我一个亲戚被警察抓了，我跟着去探监，里面关了个走私的，好象就是他。”

“真的假的？”郭万华有过一次撒谎之后，我对她的话并没有完全相信。

“真的，他额头上的疤特别的明显。”郭万华肯定的说，“我那个亲戚在关押所受了他不少苦，我们找了个熟人才解决的，绝对不会错。”

“你肯定没有搞错？”我有些担心这个正直的老师了。

郭万华用力的点了点头，“肯定，不会有错的。”

我点了点头，“没事的，王老师比我们成熟多了，她会处理好的。再说，就算是他有前科，如果能改好了也是好人。”我心里仍然有些不安。

王沁从管理室出来，把我当作重劳力使唤着。我把二个大包轻松的拎上了六楼，两个小女孩爬的都有些气喘。

安排好学校的事情之后，我大脑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搞清楚这个何平的底细。虽然他和我可以说毫无关系。关系到我的班主任，还是让我觉得有必要去做一下。

张教官已经成为这个城市S区的派出所所长了，他应该有些办法。我找了个空闲的时间，立即打车去了派出所。这个空闲时间对于这学校的学生来说，只有晚上和周末了。晚上显然是休息时间，我只好周末去拜访了。

边缘猎手

第十二章 我的秘密调查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十二章 我的秘密调查

作者：绝对力量

我一进入派出所，就接受一个高大的警察盘问，“找谁的？”也许是看我一身学生服装打扮，他的证据并不客气。

“找张所长？”我客气的回答。

“张所长？不在。”他冷淡地回答。

“那我等等他了。”我耐心的说。

“他可能今天不会来了，所长很忙的。”似乎是张所长下了命令，今天对不认识的人一概不见。这个警察已经下逐客令了。

我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拿出手机，给张根生打手机。电话声从内室响起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谁啊？”

“张教官，我是钟行。”尽管他已经是所长了，但我还是比较习惯称呼他教官。

“哈哈，是你小子啊，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在你所里的厅里坐着呢。你的手下不让我进来让你。”

“哈哈，没他们的事，我让他们这么做的，你把电话给值班的民警，我来说。”

我把手机递了过去，“警官，张所长的电话。”

这个警官面色顿时和谒起来，“哦…是…是，是是是……”然后把电话又回给我，热情的说，“好啦，你可以进去了。”

我有些想伸出手来握握他的手，这的确是个很称职的警察。

我大步跨进了所长办公室的大门。

“小钟啊，来来来，坐，小陈，给客人倒茶。”张根生笑着说，扔给我一支烟。

“张教官，我不抽烟的。”我谦虚的摆了摆手，伸手接过一个女警官递来的茶，说：“谢谢。”把茶放到茶几上摆好。

“别叫教官了，叫生哥就成了，今天怎么没课啊，到我这里来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吧？”张根生做了近一个月的警察之后，神态变得比较老练了，不再是那个有些傻傻的教官了。

“生哥，今天有点事情找你帮忙。”

“什么事情，尽管说，只要你生哥能办的，一定帮你。”他回答的很热情，当兵出生的人通常都能为义气两肋插刀的血性男儿。

“也说不上什么，”我慢慢琢磨着词，“有个叫何平的，好象是有走私案底的，大约和我差我多高，比我瘦点。能不能帮我查查这个人的情况。”

“你小子运气不错，一个月前这里还没有联网，好多信息都有。通过这网络一搜，肯定可以找

到他。哪一年的案底？”

“我也搞不太清楚，应该是最近三年之内的。”

“是做走私的吗？”

“应该是的。”

“你小子怎么搞的消息都不怎么准，查起来有点难。”

“张哥，这个东西很重要，试试啊。”为了把消息搞准，我改口称他为哥了。

张根生拍了拍我的肩膀，“没问题，帮你搞定。”一回头，大喊了声，“小杜，来一下。”

一个年轻的警官应声而至。

“你去查一下案底，有没有个叫何平，最近三年的，走私的。”张根生想了一想，又加了一句，“不管他是不是走私的，把全部叫何平的资料都送到我这里来。查完了就赶紧拿来。”

那个警官立即答应，转身出去干他的革命了。

“张哥，你这所长当的很有派啊。”

“呵呵，你当了所长，不出二天，比我还有派。”张根生嘻嘻的笑着。

我随便问了问他所里的事情，他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些小偷小摸，抢劫斗殴，坑蒙拐骗的小案子。

“看来，当所长了会很忙的？”

“呵，反正整天无所事事，做点事情也好。”

“张哥也应该找个女人了？”我嘻嘻的笑。

“女人多的去了。”他笑着回答，显然他指的是‘鸡’。

我们聊了多时，那个年轻的警官敲门进来，脸上有一丝笑容，“所长，资料收齐了。”

“来，看看。”张根生站了起来，走到电脑旁边。

电脑是这时最先进的，可惜我知道张根生更本就是一电脑盲，真可惜了这台性能优异的电脑了，再怎么着我都可以用它来玩玩游戏，上上网，聊聊QQ什么的。

那个年轻警官飞快的调着电脑，屏幕上显示出十多个何平的资料。

“唉，这何平的倒楣鬼也太多了吧。”我笑了起来。

“呵呵，这算是好的，最多了一个有好几十。”那个警官见怪不怪。

“可惜很多人没有照片。”我有些遗憾。

“没办法，最近二年的才慢慢用数码相机给犯人拍照。”

“看看第一个，何平，女？六十三岁……因强奸罪……”那年轻警官念着。

“好啦，好啦，这个不是。”张根生拍了拍那警察的头。

“妇女也有犯强奸罪的？”我也有些好奇了。

“这种罪犯一般是合伙做的，协助男的强奸，一并判的。”张根生显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很多有趣的知识。

我盯着屏幕，有些担心找不到这个主角。

主角终于出现，屏幕上显示出一个男人的头象，长的很英俊，额头上有个显眼的疤。我拍手笑了起来，“没错，就是这小子，找到了。”

“呵，这小子怎么得罪你了，我帮你教训他一下。”张根生口无遮拦的说，全然不顾他的下属在这里。

“是啊，所长，要找到这小子简单的很。”那警官长的斯斯文文，还戴一付眼镜，说的话还是让我有些吃惊。“上面的资料都还比较全，A市人，身高一米七九，二十八岁，中专文化，体重七十四公斤，无业。他妈的，住址不详细，只有按他的身份证来查了。”

“看看他是因什么事而被拘的？”

“我看看，有了，是妨碍公务罪，我调一下当时的记录。这些记录今年上半年，我们请了十六个人，搞了三个月才把最近五年的资料全部填好，累的……”年轻警官有些感慨。

“呵呵，行啊，三个月就搞好了，一劳永逸嘛。所里有没有给你奖励？”

“所长啊，刚搞完，还没说上话，老所长就走了，哪有什么奖啊？”这警官借机发起了牢骚。

“呵呵，好小子，平时里混成什么样子了，在我这里哭穷。”张根生拍了他一下。

“这小子的案底好象就在我们所里。”年轻警官查了一阵，看着屏幕说，“这案子记录上说是前所长老刘亲自办的，哦，想起来了，妈的，是这小王八蛋。”

“怎么了？想到什么事了？”张根生比我还要紧张。

“三年前，在市里组织的一次抓捕行动中，这小子倒车时挡了所里几辆车的道，撞翻了一个电杆，堵了近半个小时，害的我们所晚了二十五分钟赶到现场，被局里狠涮了一顿。那年也怪了，抓捕就他妈的因为我们迟了，跑了好几个关键人物。”年轻警官说起来还有些愤怒。“所里半年的奖金都被这小子搞没了。”

张根生笑了起来，“怎么没判这小子？”

年轻警官也笑了起来，“硬是要这小子出了五万块钱，才把他给放了，当所里的奖金了。”

张根生也笑了，“看来所里还是赚了啊。”脸色又马上沉了下去，“不过，所里在局里就丢大了。他奶奶的，要是老子办这案，不把这小子剥三层皮绝不罢手。”张根生的脸黑的可怕。

“地址也找到了，按身份证的地址是B区D街二十五号。”

我飞快的记下了地址，今天的收获绝对不小。我取了二百块钱，暗暗地递给张根生，低声说：“谢谢他了。”张根生看了我一眼，拿了过来，递给那个年轻警官，“好了，完事了，这个拿

去喝茶。”

那警官颇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我们，还是拿了，“所长真有派。”

等那个警官走了，张根生把我留下来，等着一起吃饭。

“那个何平的案子，我有些疑问。”我脑海里还是想着这个何平。

张根生有些好奇了，“怎么，看出点什么了？”看来张根生初任所长，很想洗刷掉以前所里的耻辱。

“这个地址基本上是贫民窟，这小子哪弄的五万块钱？”我一边思索一边说。

“五万块在三年前数目也不算太小，老刘是怎么要到这么多的？”张根生脸色也深沉了下来。

“张哥，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自小接受的专业训练和军事间谍类的知识立刻发生了作用。

“你说。”张根生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如果能一举洗去所里的耻辱，让局里刮目相看，他的所长地位才会稳固。

“张哥，这事千万先别和局里其它人说，得有个眉目了才成。”我谨慎的提醒着。

“嗯，你真谨慎。”

“按正常情况分析，何平三年前二十五岁，中专文化，有些武力，如果我推的不错，应该是个小混混的情况。”

“你继续说。”

“这种人应该熟悉局里的工作，不会没脑子到要挡所里的道的地步，我敢肯定，此事一定和那次抓捕行动有关。”

“你的意思是他故意的？”

“张哥，去查查看这个抓捕是个什么案子。”

“你会玩电脑，你来查。”张根生把电脑椅子推给我。

我不客气地坐了下来，这套程序应用起来非常简洁，国家安全部门的东西毕竟有他存在的理由和好处。

我按时间很快查到了那次行动，我脸色有些变了。

“怎么了？”张根生关切的问我。

“是个很大的案子。”我把屏幕转向张根生。案子是走私一类，案子我并不关心，但案卷上出现了一个公司的名字：大华公司。这是何平现在任职的公司所在之处。

张根生看了一阵，“虽然是件大案，但看得出来会有什么具体的关系。”

我指着屏幕，转过头来，凝神聚气，一字一句地说，“大华公司！何平现在是大华公司的经理助理！他有什么资格去做这样一家公司的助理？”大华公司是我市企业中相当有名的一个，主要生产医疗设备出口。

我和张根生都沉默了。这样一家大公司在我市有着相当的地位，我虽然只读高一，对这种事情也了解的非常多了。

我脑海里又泛起那个人的影子，在那辆捷达车的后视镜中，他不自觉的微微收缩眼眶的动作。这人一定有问题！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这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回到学校，宋向京在寝室里等我已经有二个小时了。王宇飞朝我挤眉弄眼的笑着，他长得有些娘娘腔，但还是个非常好的同学。

“宋同学，有什么事情吗？”我看到她的时候有些意外，但在同学们面前，我不得不保持班长的身份。“你打我手机不是更好吗？”

“班长，我们出去了。”王宇飞拉着寝室里的几个同学转眼就闪人了。幸好我平时对同学们不错，帮他们排忧解难，这时才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班长，你还是不要去那个医院打工了吧。”她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宋同学，为什么呢？”我有些奇怪。

“班长，我知道你很厉害，但是上次我看到了那些东西后，虽然没和你说，但每次我去医院，都怕的很。”她怯怯的说。

“呵呵，不要紧的。”我微微笑着。

“可是，班长，我都不敢去那儿了啊，又不敢和别人说。”她眼睛有些红了。

“怎么了？不去就行了啊。”我心里浮起了一种温柔。

“你……”她突然睁大了眼睛，张开嘴，大声的说出一个字，就不再言语了。

我拍拍她的肩膀，正准备说话，她忽然一把搂过我，伏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来。我只好轻轻的拍着她的后背。

过了一阵，她突然推开了我，自顾自的掏出纸巾，擦干了泪水，笑了起来。

“我还是去做，一定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我握紧拳头，斩钉截铁地说。我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绝对没有人能够阻止。钟家固执的基因几乎被我全部继承了下来。

边缘猎手

第十三章 我的怒火狂烧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十三章 我的怒火狂烧

作者：绝对力量

上王老师的课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值得上的。“同学们，今天我们学几首新的诗歌。翻到第一百六十二页。”

书哗哗的翻动，我对语文非常有兴趣，但可惜的是中国的优秀文章大多都被教材拒之门外，剩下了一些四不象的东西硬充了进来。

“大凡做学问的人都要经历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晓波把这句词写在黑板上，字很娟秀，一如其人。“这是人立志的阶段描写。”

她清了清嗓子，继续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这是第二种境界，是说刻苦求学的时候要努力辛劳。”也把它写在黑板下。

“然后你成功了，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第三种境界了。”

虽然读过这几首词，还是很喜欢再听一遍。

下课之后，我迎着王老师走了过去，“王老师，有件事我想和你说。”

“哦？什么事情啊，钟行。”王老师笑容秀丽。

“这件事很重要，我需要和你单独谈谈。”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查到的何平的事情告诉王老师。

“真的吗？”她有些疑问，但抬起头看我满脸严肃的样子，还是点了点头。

王老师领着我到了个很安静的地方，回过头来，“说吧，钟行，有什么事情？”

“王老师，你男朋友真是在大华做经理助理吗？”

“是的啊，你为什么关心这事？”她有些奇怪。

我有些踌躇，“他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

“记得张教官吗？ he 现在是派出所的所长，我昨天去找他玩，在他办公室里的电脑上查到了何平的案底。”

“你说什么？”王老师有些怒了。

“他曾经以妨碍公务罪被扣留。”我有些担心老师的反应。“老师最好少和他来往。”

王老师象看孩子一样的看着我，在她眼里，我们也许都是孩子。但在我眼中，她也许比我们更有孩子气。“老师是大人了，知道自己怎么做的。”

“但老师，这个人一定有问题的，老师要注意。”

“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世界很复杂的，很多好人都会受到冤枉。”她说的很深沉。

我汗如雨下，我的苦心完全没有成功。

“是的，但是他……”我力图争辩，但王老师打断了我的话，“我知道怎么处理的，谢谢你的好心，钟同学。我走了。”她根本就不相信我这个高一男生的话，尽管我的样子比他可能更加成熟，但可笑的是她仍然把我这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当作幼稚的小孩。

我心里突然觉得我在放任一个优秀的好老师，一个优秀的女孩子向火坑里跳，我一拳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那树剧烈的摇晃着倒下了。

王晓波听到声音，回过头来，吃惊的看着这一幕，从树上片片落下的叶子，象雨一般落在她身上，她惊呆了。

晚上，我继续到医院打工。我慢慢的和医院里的护士和医生混得有些熟悉了。

“小钟，你女朋友走了，是不是寂寞了啊？”一个大约三十来岁的女护士看我打着招呼。

“呵呵，有你陪着，怎么会呢？”我慢慢的适应了在任何位置说什么话。

“你这孩子，实在是看不出来只有十六岁。”她看着我笑了起来。

“本来就不止十六。”我坚定的回答。

“哦，我说呢，果然不是，你有二十二了吧？”她试探着问。

“二十六岁！”我大声说。

“没正经。”她笑了起来。“你要查的东西我找了一下。”

“真的？”我花了三天时间来交好这个管理档案的护士，终于取得了成效。

“那天那项手术记录是产妇死于难产。”

“这个产妇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我自己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如果让产妇的家人来协助一定会大大提高效率。

“记录上说是这个产妇自己拦车来的医院，看样子不是本地人，离预产期还有十几天，也没有在意，但突然间发作了，就送到这里来了。”

“我们没有找到她的亲属吗？”我心里暗暗咒骂。

“她身上什么都没有，我们院还替她担着手术费和火葬费。”

“谢谢了，现在的人真是……”我无语的望着这个护士。只有这种人才是器官买卖的目标，在这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消失在茫茫人海并不会泛起太大的浪花。

门口“呜呜”的警报声响起，又一个急诊病人被送来了。

“快快快……”一个护士推着车直接向手术室奔去。行人纷纷避开，我也闪在一旁看着。

手术室的灯闪起来了。那个一路疾跑的护士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喘息。

我取了个纸杯，递了杯水过去，笑着说，“怎么啦，这么急？”这个护士虽然不知道名字，但样子都比较熟悉了。

“一个外地人被打成重伤了，没一个人敢理，看来是不行了，心跳都快没了。”

“一个人吗？”我心中忽然一动。

“是的，当时就一个人，没人出来帮忙，把我累的够呛。”她按了一下她的腿。

“看来手术过不了多久。”我远远地看着手术室。

“我看二分钟就完了，这人难救。”护士的话总是冷冰冰的，每天接触死人，会让人精神上产生某种形式的适应。要么把血腥看的极淡、极为平常，要么有些狂暴，这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出手器官的好时机，我心里暗暗的盘算，今夜我要跟踪到底！我暗暗下了决心。

做手术的是四个人，胖主任主刀，另外二个漂亮的护士和一个副手。胖主任要了件全封闭的无菌室。其它闲杂人等无一例外被清除出场。在晚间，医生也的确不多。我耐心的在手术外面等待，等待胖主任的出来。

过了一会儿，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胖主任出现在门口，我凭借着保安的特殊身份，有机会偷偷的向里面瞄了一眼，一只苍白的手微微的颤抖着，我分辨出来，这人尽管接近死死亡，但绝对没有死去！我的胃剧烈的收缩，这些禽兽为了钱已经不计人的死活，他们正在进行谋杀！

我几乎要冲进手术室，拳头紧紧的握着。胖主任提着一个箱子几乎冲到我的身上，“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起疑的问。

我脸色铁青，愤怒地低吼：“我看到一个家伙拿着刀在抢劫，我一定要抓住这小子，绝对！”

胖主任也有了一丝紧张，四周张望，“真的？你赶快把他赶走，这里不许出一点事情。”

“好的，主任。”我头脑时由一时的狂怒慢慢冷静下来，“我冲进去了，他们可以把病人的死忘归为我的闯入。现在这些人只是器官买卖的第一环，更大的鱼在后面。”我心里在抽搐，

我有种自己是杀手凶手的感觉。这种感觉迫使我要用尽全力为这个陌生人报仇雪恨。

我离那个主任保持着十多米的距离，远远的看着胖主任把箱子交给那个极其雄壮的汉子。我从侧门闪了出去，一招手，拦了一辆的士。我上了车后，那司机问道：“你去哪？”

“等着。”我冷冷的回答。

那个司机偏头望了一下我，眼中充满了恐惧。我的目光寒冷的象冰，

“我让你去哪你就去哪，听到了没？”我伸出手去，用力捏了捏汽车的方向盘，上面显示出了一排浅浅的指印，司机几乎吓得傻了。

那辆山地车慢慢走医院赶里开了出来，“跟上它。”我冷冷的命令。

那司机哆嗦着开着车，车行驶都有些歪歪扭扭。

在都市中行驶，速度最快的可能是公交车了。并不需要多快的速度，拥挤的车流将速度剿杀于形之中。

盯着目标并不是一件难事，这辆车穿过了市区，来到一个工厂。四周漆黑，我下了车，递给他一张百元的人民币，示意他立刻离开。我完全是多此一举，在我示意之前，他就开着车一溜烟的跑了。看到厂区的大门，我心里不由得一动，“大华公司。”这就是那个何平所在的公司，此事莫非与何平有些关连？我心里更为王老师担心起来。

边缘猎手

第十四章 独闯黑幕中心

作者：绝对力量

车径直开进了厂区。四周大约有三米高的围墙对我而言仅仅只是儿戏。我一纵身双手攀住围墙顶，双手一用力，身子便升了起来，轻轻一转，已经落到厂区之内。四击黑暗异常，这里地处郊区，没有路灯，厂区内更是没有灯。大门处，有二个门卫慢慢的把刚才打开的门紧紧拴住。五六个保安聚集在大门口相互说着话。显然他们很少遇到麻烦。

我借着夜色，悄悄的向那车潜了过去。车上的两个人走了下来，我立刻停止不动，这两个人的脚步异常沉重，显然体重不轻，我皱了皱眉头，这两个显然都是同一类人物。既然其中一个估计是特种兵出生，另一个估计也相差不多。

我估计了一下形势，一对一我自然不惧，一对二自己想必也可以全身而退，但这黑黑的厂里到底会有多少这种人？他们两人绕过了几排高楼，向厂区里一栋样子很特别的大厦走去，楼底有个展翅的雄鹰。

我想起电视节目对大华公司的介绍，这个大厦是他们的研发中心，也是实验基地，里面有些各种先进的设备。我心中忽的一动，心里突然明白，他们可以利用先进的设备对器官进行冷冻处理。

沉重的脚步声一步一步击打着我的心脏。直到他们上了第二楼，我踩着他们的步点，飞快的潜了进去。

他们径直上了三楼，我慢慢的跟着，一扇门突然打开，一个声音问道：“带来了没？”声音竟然有些熟悉。

“来了。”回答非常简洁。两个人走了进去。

我看了一下大楼的情况，他们必定把盒子带到实验室。这二个粗人既然能进入这个房间，显然绝不会是实验室。我如灵猫一般闪到四楼，找准了那两个人所入的房间，推了推门，门是锁着的。我笑了起来，身边摸索一阵，幸好身上竟然有根铁条，轻轻拨动，门缓缓的被我开了。这是个硕大的库房，里面存放着各种医疗仪器。

我把耳朵紧紧的贴在地板上，静下心来，认真的倾听着下面人的声音。

“这次有多少货？”一个低低的嗓子问道。

“十六只。”声音是那个特种兵的。

“老板，兄弟们虽然干的顺手，也没出什么事情，但钱还是来的太少了。”低低的嗓子说道，“这种生意关节太多了。要能直接走到A国，就赚的最少多五成。”

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我已经联系好了军区的关键人物，从此后我们的业务会有极大的发展。”

“呵呵，老板，这次来的人莫非就是军区的？”低低的嗓子问道。

“你们几个出去迎接，什么话都不可说，引他们来就是。何平，你把货安置好。”我内心剧震，我一直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如此熟悉，这人竟然是何平。

几个人沉重的脚步响了起来，大约是四个人的脚步声。外面汽车刹车的声音忽的传来，显然又

有人来了。我掀开了窗帘的一角，一辆豪华的房车停在楼外，二个人慢慢地走了下来。

借着大厦中微微的光，那下车的一人微微转过身来，荧荧的灯光射在他的脸上，显出一丝淡绿色，整个人显得更加阴鸷，他的脸一分一分，一寸一寸的转了过来，头微微地抬起，整个面孔完全暴露在我的目光之下。我一下子认出他来，海军少将，昌云阳舰长罗卫，是孙司令员的得力手下。昌云舰是军区海军最快的一艘舰艇，能当上这艘舰的舰长的都不是无能之辈。

另一人紧紧地贴在罗卫身边，罗卫闪到一边，拍了拍这人的肩膀，轻声道：“孙少，等会我们会见到大华的老板周正，孙少如果不方便说话，呆会就由我来为孙少谈。”

孙少？我心里浮现出孙士杰的影子来。同样的中将的级别，同样是司令员级的后代，一个可以风光无限，一个却是骑着自行车，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在外打工。

那人微微点了点头，斜斜的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他在直向大楼之时抬起头四处张望，露给我的正是那张稚气万分，却又自以为是的脸。

他们二人身后两个健壮的影子紧紧跟着二人，凭着他们走路的姿势和保持的距离，我立刻明白这两个人充当着保镖的角色，我眉头皱的更深，就凭这两个人，我现在绝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必须搞清楚他们确切的证据。大华公司势力延伸到军区，在地方的能量更是惊人，如果冒然行动，就算我是副司令的孙子，恐怕这等人仍然是毫无顾忌。

我贴在地板上，倾听着他们的脚步声。门慢慢转动、二个人走了进去，大约四个人在外面守候。

我静静不动，用尽全部精力，用心倾听下面的声音，第一次遇到这种实战，我的心跳声亦是越来越快。

“罗舰长，早就渴望一见，今日相见，真是高兴的很，哈哈，请坐。”还是那个苍老的声音。

“孙少年青有为，这次能来，真是公司的福气。”

“呵，刘总，我们直话直说的爽快。”开口的居然是孙士杰。

“果然年轻人豪爽，比我们这种老头子豪气的多了。罗舰长，我这里有一份小小的礼物给二位。”我看不到他所拿出的东西，只能凭空猜测了。

“哈哈，刘总对我们真是照顾。”还是孙士杰的声音。“刘总的事情，罗叔，我们怎么办好？”

“孙少说了的事情，我们当然照办。”罗卫必然有些不满这位顶头上司孙子的飞扬跋扈，但声音听起来还是非常沉稳，也许他内心深处早就明白其中的微妙。

“呵呵，这就好，大家一起发财，有财大家发，有钱大家赚。”那苍老的声音笑了起来。

“一口价，每次这个数。”想必罗卫开了价码。

“呵呵，不错，这个价倒是公道。这是一半，事完之后再付一半。”那苍老的声音并没有还价。

“不错。”罗卫的声音竟是听不出一丝兴奋声音。

屋里有几人都笑了起来，我也放松下来。在我心里已经全然明白了，大华公司将利用军舰进行走私，没有缉私队敢于搜查军舰，而且军舰宽大，有足够的空间放置冷冻设备。二天时间就可

以转到A国，这里是器官交易的最猖獗的地下市场。

我一动不动，慢慢活动了一下长期保持一个姿势的身体。正下方屋子里的几个人在笑声中移动了脚步，门开了，他们走了出去。

“老板，我们没有足够的货。”我的拳头蓦的握紧，几乎控制不住自己。这货就是活人，活人体的器官！是人活生生的人身体上取下的器官。我必须彻底击溃这条生产线！

“哦，何平，货总是可以弄到的。”声音竟然没有半分焦急。

“老板，这次我们已付了二百万，但这次货最多赚四百万，我们岂不是没得赚了。”何平的声音有些愤怒。

“嗯？”老板发出了一声浓重的鼻音，“这条线以往的线都要安全，我们上次损失了多少？动动脑子。”

“但老板，我们没得赚啊。”两个谈话间就如同谈买卖小菜，我如果不是因为了解内情，同样会以为他们只是在谈简单生意。

“没得赚？货不够是不是？多想想办法，何平，你跟了我两年多了，这种事还要我教你不成。”老板的声音有些不高了。

“老板，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去搞货了，医院能弄的都弄了。”我心中剧寒，全市定然不止这一家医院从事这种交易，必须彻底打掉这个公司，打掉这个公司里所有参与器官走私的罪犯。

“这流浪汉、精神病、死刑犯，哪一处不是资源。何平啊何平，你以后要多多努力，是不是泡女人泡昏了头了？”老板的话说的清描淡写，说的很轻很轻。我的心脏紧紧的收缩起来，拳头按在地板上，死死的按着，我害怕自己一放开，这只拳头会不顾一切的飞向楼下的两个禽兽。

他们要干什么？难道要到处抓捕流浪汉、精神病人，把他们活活打死，然后取了他们的器官换钱？如果这样，谁还敢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谁还敢在这个创造了辉煌文明的国度？

“老板说的是，我立刻去办。”他的声音有些异样的平稳。

“我们应该走了。”老板的声音听起来是如此勃然无味。

我需要等着他们离开之后，然后可以安全的离开。我侧着身子稍稍掀开窗帘，两辆车慢慢的走我的视线中消失。他们离开了，我松了口气，必须想办法阻止他们的行动，这次需要报警吗？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说所的话，以他们的势力之强很快就能查到报警人。

怎么办？怎么办？怎样才能既保护自己又能阻止大华公司？

边缘猎手

第十五章 初试身手对敌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十五章 初试身手对敌

作者：绝对力量

我的心跳愈来愈剧烈，门忽然微微一动，这一片漆黑的夜里，我由于在屋里适应了黑夜，隐隐能看到两个黑影走了进来。

“我被发现了！”我立刻明白自己的处境，这二个人这样的上来，说明此时他们的人手还不够，否则定然会将这个大厦围的水泄不通。我必须速战速决！

我缓缓的移动的步伐，身体紧贴着墙壁，他们二个走的很缓慢，手中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一个东西。仓促中我大吃一惊，这两人都拿着一杆枪。

两个全副武装的特种兵对待我这一个高二的学生。虽然有些滑稽，但我是无论如何没有滑稽的感觉，生命悠关！我戴上了墨镜，在特种兵训练之时，我们经常备有一些基本的设置，瑞士军刀，火种，用来保护视力的墨镜。在茫茫雪原上，如果长久观雪，眼睛会暂时失明，为解决这个问题，特种兵都备了相关的工具。

我突的开了灯，灯火通明，在突然走进暗室之时，人的瞳孔会放大，而在明亮地区，瞳孔会收缩。这二人由瞳孔放大变为剧烈的收缩时，最少有几秒种大脑会被这种冲击所占据。我一拳击在其中一个人的脸部，将这二人几乎是击晕了过去。另外一个闭了双眼，身子疾退。我一把抓住那人的枪，右手又是一拳击在那个特种兵的腹部，他顿时痛的弯下腰去，膝盖自然上顶，又击中他的头颅，这二人在不到二秒之内，被我彻底击晕了过去。

枪声响起，外面这二人不顾同伙的生死，忙乱中开出了第一枪。

我扛着这晕倒的人直冲出去。楼道已是一片光明，我能感觉到整个大楼都是一片光明！

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的样子。我抱着那晕过去的特种兵向剩下那人狂冲而去。他的枪口被我身上这人的胸膛死死抵住。我的头完全拥在我所抱的这个人的身体之下，我必须利用那人不能适应灯光的三四秒钟，彻底击垮这人。我看好了方位，抓过那人的枪，一拳击在他的咽喉之上，他比刚才那人更快的晕倒了。我一把抓过他的枪，拎在自己手里。

报警声大作，整个厂区都响起了警报的声音。我扔下这二个家伙一路狂奔，飞速的跑下楼，在二楼就看到门口已有五六个保安把守，手里提着几根电棍。我一脚踢碎了楼道中的玻璃，下面立刻传来一阵叫喊，“他要跳楼走了。”我用撕开衣服，裹住了脸，眼睛上戴着墨镜，眼睛以下被衣服包着，就算是我父母来了，也一时间无法认出我来。

由于枪枝管制，一般企业里面配的只是警棍，很少有枪。我提着枪慢慢腾腾走了下去，对着已然关闭的玻璃门放了一枪，一声巨大的响声，接着是一连串清脆的破裂声。门口的几个保安纷纷后退。我一步步走了出去，举起了枪向一个保安扣响了板机。

轻烟飞起，那个保安一声惊叫，颓然倒地。我击中的不过是他的帽子，他已经被吓的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几个保安四散跑开，我大摇大摆的走出了厂区，瞄着四散的保安一连扣了四次板机，尽管每一枪我都向上偏了五度，但解除他们心理抵抗能力的力量并不小于直接击中他们。

我把手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光，顺手把手枪放在门卫处，一路狂奔般的离开了大华公司。如果不狂奔，跟来的绝对不会是这几个保安，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排的特种兵，这是我绝对应付不了的。

警车呼啸而至。我扔了墨镜，把衣服整好，很平静的看着警局的刑警接到报案，火速赶到现场的情景。只是此时的我已经在四个路口之外，走上了回医院的的士。

我死死的想着明天如何去阻止他们向那些无助的人动手的行动，我突然觉得有些无奈，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就全部解决全市的问题。

回到医院，市台正在播放市内新闻，“有名歹徒乘夜进入大华公司，打伤两名保卫人员，枪击

大华公司大楼。我市警方正在全力追捕歹徒。据目击者称，歹徒用衣服遮住了脸面，使他们看不清楚歹徒的样子。但手法老练，行动迅速，好象受过长时期的专业训练。警方估计此次行凶的歹徒大约在二十五六岁左右，身高在一米八左右，体型高大健壮。据目击者说歹徒向市区外逃窜，望各家看到新闻之后，向警方提供可靠线索，大华公司经理助理说他们可以提供五万元的资金来悬赏提供线索者。另外警方将加强对大华公司的保护，防止我市重点企业大华公司工作的安全以及生产经营。”

我偷偷的笑着，尽管有些巡逻的任务，但今天我一人轻松解决掉两个特种兵，心中的兴奋却让我整夜失眠了。

第二天我到学校，眼睛有些肿，课听的我有些头晕。昨夜的失眠还是让我有些疲惫。

王沁很关心的问我怎么了，我向她笑笑，说昨天睡的晚了一点。

课间，宋向京递给我一粒参片，我笑了笑，伸手接了过来，不可否认，我对这个女孩子更有好感。

“你现在还在查吗？”宋向京小声的问我。

“还在。”我看着她渴望的眼睛，轻轻的回答。

“还是不要查了吧，班长，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危险了。”她声音很轻，仰着头看着我，离我大约只有一尺的距离。我可以看到她挺挺的小鼻子有些微微的张开。

“这件事你不能和任何人说。”我低着声音说，“知道的人越多，我越危险。”

“班长干脆停手吧。”宋向京坚持着，用手拉住我的衣角。

我想起昨天在大华公司里听到的一幕，“绝不可能！”我的手握成了拳头。

“这些事情有公安局的。”宋向京几乎是喊着，周围不少同学都偏着头望了过来。

我急忙低声道：“轻点，我慢慢给你解释。”

“我去报警。”宋向京发现她没有办法阻止我，最后说道，她转身向电话亭走去。

“不行！”我昨夜的经历深深告诉了我对手的丧心病狂和穷凶极恶，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臂，“你这样会很危险！”在学校里，我几乎没办法向这样一个充满着理想的女生讲述整个事件的可怕。

“不！班长这样做更加危险。”她挣扎着，要脱离我的手。

“宋同学！”我严厉的盯着他的眼睛，“我会告诉你昨天我遇到了什么，放学后我会把我见到的都告诉你，但你的保证，我说的这些，你一个字都不能告诉别人，任何人。”我不能让她处于危险的境地。我当时肯定象一头被激怒了的狮子，眼睛里泛出血红的色彩。

“好……班长，你不要这样看我，我…害怕…。。”宋向京有些怯怯的说。

我极力的缓和了一下气氛，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好的，宋同学，放学后我们去后门的宁静咖啡屋吧。你轻松一点，我和你慢慢说。”

宋向京同学笑了起来，“班长，以后不要这么凶……”

我也笑了，“宋同学，以后要耐心的听我说完话，想清楚行动，我就不凶了。”

宋向京轻轻的打了我一拳，“班长，你好坏啊。”我侧身让开，她的拳打在我的肩膀上的时候，我正看着她微红的脸和细细的眉，感觉不到一丝疼痛。

放学之后，我和宋向京在宁静咖啡屋里找了个单独的小室，要了一杯咖啡和一杯奶茶。她拿着吸管轻轻的吸吮着，我端起咖啡，慢慢地开始昨天的故事的讲述。

我的声音很低，也很严肃。“我昨天去了大华公司。”

“大华公司？昨天新闻里播了，公司出事了。”她有些吃惊的望着我。

“小声点！”我低声说，“我顺着那个主任往下查。就跟踪到了大华公司。”

“这家公司有问题吗？”她问的很轻。

“是的，我听到了一些事情，他们正在从事人体器官走私活动。”我又喝了一口咖啡，想着怎么样让她尽可能的知道的少一些，但是能放心一些。

“器官走私？什么器官走私？”她的眼睛中显示出一丝惊奇，一丝惶恐，更有一丝好奇。她显然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件。

“人体器官移植在国际上是个每年有上百亿的业务。由于有些身体器官处于毁坏边缘的病人的需要，每年都有大量的器官进行移植。”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器官移植的情况，“这种买卖行为在国际上是被严厉禁止的。就象军火和毒品一样。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可以获得很高的非法利润。”我没有讲出军区的事情，这种事件对军队是一种污辱。孙司令官虽然和我爷爷并不和，但他仍然有着军人的血性，有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对此我深信不疑。

宋向京忽闪着眼睛，“大华公司正在犯罪，班长。我们向警察举报吧？”

我冷静地看着宋向京的眼睛，“宋同学，这件事情绝不是举报这么简单。”

“为什么？”宋向京还没有接触到社会的黑暗一面。

“他们的势力极其庞大，你知道我昨天遇到几个护卫，他们都是特种兵退役的，身手相当敏捷。”

“班长，你没事吧？”宋向京关切的问。

“没事，我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才能够出来。”我轻描淡写的说。

“班长真棒。”宋向京说，但语气中流露出更多的是关心和担忧。

我点了点她的鼻子，“呵，班长就是班长啦，班长接的住，受的了，但你可不行的，所以啊，以后就老老实实听班长的话。”

宋向京红着脸，低声说，“好啦，我会的啦……”

“另外，别招惹何平。”我不放心的又加了一句，这句话可能让我终身后悔。

“为什么？”她不解的问。

“他是大华公司的，有问题。”我简短的说。“你记住不要招惹他就是了。”

“哦，好的。”她虽然不明白，但还是很听话的答应了。

我看着认真吸吮奶茶的样子，微微的笑了起来，这是一个很让人心动的美丽的女孩子。我很乐意花更多的时间看着她。

“班长，你在干嘛。”她发现我在看她，有些害羞的问。

“哦，没事。”我有些口是心非的回答，耳边传来了高声的叫骂，“你别缠着我，滚开！”

边缘猎手

第十六章 我的第一次居然是这样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十六章 我的第一次居然是这样

作者：绝对力量

我皱了一下眉头，“这好像是郭万华的声音。”多次在医院里的接触，我对她的声音有些熟悉了。

“班长，我们去看看，外面在吵什么？”宋向京比我还要好奇。

“好！”我拉着她的手起来，她的脸一霎间变得绯红，轻轻地挣脱了我的手。

我们并着走到厅外，就看到郭万华举着一杯奶茶向对面的男生泼了过去，那男生促不及防的被淋的全身尽湿。那个男生伸出手抹干了自己的脸，忽然从桌上端起一杯水来向郭万华浇去，郭万华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男生竟然如此的没有风度，她也许是在电影里多次看到男人被女人淋了一杯水后，通常只是静静地擦干，想不到对方一杯水一下子浇了下来。

“我让你浇我！”那个男子又是一杯水浇了过来，一个杯子砸在郭万华身上，玻璃飞溅。我急忙大喝一声：“住手！”挺身把郭万华拉到我的身后，郭万华在我背后已是呜呜的哭了起来。

我正准备好好的教育一下这个男生的时候，那个男生很客气的对我说了一句话，“班长，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你别管。”声音竟然有些熟悉。我仔细看了一下，竟然就是我寝室的王宇飞，一个有些娘娘腔的小男生。他的脸有些微肿，头发长长的搭在他瘦小的脸上，我差点就认不出他来。

“怎么了？”我按住他的肩膀。

“没什么。”他有些不耐烦的说，“班长，这是我的事。”

经历上次的事情后，我对郭万华并没有什么好感，只要他们不打，我也用不出手。在班上，我和王宇飞的关系要比和郭万华的关系好的多。

“班长，她流血了。”宋向京高声的喊着。

我转过头去，碎玻璃划伤了郭万华的胳膊，鲜血流了出来，我无可奈何的道：“好啦，王宇飞，你回去好好把自己整理一下，乱七八糟的，象什么样子。”把他推了回去。

“郭万华，我送你去医院。”望着她手臂上的鲜血，我有些无奈，血流得比较快，看来是划伤了动脉。

郭万华低低的啜泣着，“我不去，我流血死了算了。”任性的可怕。

我愤怒的一把抓过郭万华，大声喊道：“你要死，就跳楼得了，那样死的比较快。”郭万华被我吓的再也不敢说话了。

“班长，我陪你去吧。”宋向京向我望来。

“不用了，我会应付的。”我心中并不喜欢宋向京和郭万华交往过多。

我拉着郭万华拦了一辆的士，身后我仍然能感觉到宋向京投过来微微的目光。

“按住这儿。”我指示着郭万华压住伤口上部，以免血液流失过快。“去三医院。”我张口向司机道。

我们学校虽然地处市区，但周围的医院还是少了一些，我担心小的医疗所里设备不够，指了家较大的医院。

郭万华脸上还有一些眼泪，但不敢再哭，看到自己的血仍然不止，脸上不禁露出惊恐慌的颜色。

“等一会就到了。”我安慰着她，“没事的。”我见她还不放心，又补了一句，“主动肪破了，也要流二三个小时才会对生命形成威胁。”

“啊？那现在有十分钟了，司机，快点。”这句话反而更加重了她的担心。

“没事的。”我安慰她说。

她依然不信，执意要司机加快速度。可是这车并没有听从李万会的安排，堵车了。

我笑了起来，“完了，郭万华同学今天要英勇就义了。”

郭万华听了这句，竟然是大哭起来。我措手不及，不知道这样一个女孩子竟是这样会哭，“你欺负我。”她口里吐出一句。她关心她的感觉比她的生命更多。

“好啦，好啦。”我看着她的伤口仍然在流血，有些担心。这个城市堵车并不是件稀罕的事情。一堵几个小时是很正常的。

我摇了摇头，看来又要依靠我平时苦练的资本了。

“出来，我背你去！”

郭万华抹了抹眼泪，从车里钻了出来，很熟悉的趴在我的背上。我已经背过她一次了。

“很快的，别哭。”我虽然不耐烦，但仍然温柔的告诫她。“一些小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每个人都要经历很多风雨的，自己要对自己负责，长大了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来生活。”我不知道她是否听懂了。

她趴在我的背上，嘴贴着我的耳朵，呼吸声在我耳边响起，“班长，我喜欢你！”她说的很轻，“从那天你背我的时候，我就狂喜欢你。”

“你说过一次了。”我冷冷的回答。

郭万华轻轻的吻我的耳朵，我心茫然！

医院很快到了，医生给她洗了伤口，上了些药，包扎起来，很快就处理完毕了。

“医生，这伤口不会再裂了吧？”郭万华临走时很不放心的问。

“没事了，只要不剧烈的扯动，不会再流血了。”

“哦，那就好。”李万会脸色好了起来。

“班长，我家就在附近，到我家里坐坐。”郭万华回头瞅着我。

“算了吧，我想着等会该去医院了，每晚九点钟到三点半的岗。”我仍然必须要对得起我的工作。

“就一会，班长全身都是汗，到我那儿洗洗脸。父母都出去了，没人的。”

“哦，”我的确需要洗一下脸，全身全是粘稠状的汗水。“好吧。”我计算着时间，现在不过六点，还有三个小时。

我跟着郭万华走进她的家，他家里的确没人。“老爸和老妈都去C国旅行去了，一个星期，今天没人。”她引着我进入客厅。客厅很大，铺着木质地板，整个屋子装修的相当豪华，这是一个有些背景和实力的家庭。

“班长去洗一下吧。”这是个炎热的城市，一年四季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郭万华拉着我走进浴室。

“这是淋浴露、洗发精，班长就用我的毛巾好了。”她指着浴室里的东西对我说。

“我要洗了，你可以出去了。”我看了一遍浴室里的东西，非常齐全。

“好的。”

我拴了门，脱光了衣服，水从喷头里淋了下来，凉凉的，我全身精神为之一振。

我一边搓揉着自己的身体，一边想着如何让大华公司彻底暴露，然后绳之以法。

耳边响起了敲门声，“班长，你换我爸的内衣吧，他有一套新的。”

“好的。”我把浴室门开了一条小缝，闭着眼睛，以免洗发水流到眼睛内，向外伸出一支手。迎接我这只手的并不是一套内衣，而是一双温柔的小手。

她潜了进来，就象一个小妖。

我闭着眼睛，“给我啊，别闹。”我的手被她推回到浴室。一个温柔的身体已经贴在我的胸膛。

我霍的睁开眼睛，前面一个赤裸的胴体充满了我的瞳孔。洗发水流入我的眼睛，我的双眼一阵难受，立即又闭上。

“班长眼睛怎么了，快洗洗。”她的小手伸了过来，把水龙头打开，水哗哗地流过我的脸。我全身燥热起来。她的手扶着我的肩，另一手抚着我的后背。我身体的某些部位开始有了变化。

“你手臂上有伤，不能碰水。”我总算找了个理由要求她离开。

她关了水龙头，“班长，现在没水了。”她柔软的身子慢慢靠在我的怀里，我的气息粗重起来。

“你要……”我刚说了两个字，她的嘴已经封住了我的嘴唇。

她踮着脚，双手抱着我的头，轻轻的吻着我的脸、我的脖子、我的胸、我的小腹，一直吻了下去！

我全身如点了穴道一般，一动不动，几乎不能呼吸。汗水涔涔而下，而下体脱离了大脑的控制。

“班长，抚摸我。”她低低地说，声音象猫一般妩媚。她抓住我的手，慢慢放到她的胸口。胸口很柔软，很丰满。我大脑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我紧紧的搂着她，双手用力的在她身上揉搓着。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接触一个完整的女人的身体。这美丽的身躯能让人忘记了一切。

我的下体已强硬如铁，努力寻找着出路。她的手慢慢伸了下来，捉住了它，轻轻地抚摸着，它越来越热，越来越坚强。

“把我抱到我房间里。”她的声音象从天边传来的音乐，我不知不觉的服从她的引导。

天色暗了下来，我忘记了还有灯，忘记了今夜的工作，忘记了许多许多。

我来回的冲动，她紧紧的抱着我，催促着我加速，用力。

不知过了多久，我觉得股欲火自体内喷薄而出，全身有了一丝震颤和发抖。

她软软的躺在我的怀里，搂着我的腰，笑了起来，“班长是第一次啊。”

我认真的看着她，她躲在黑夜之中，黑黑的眸子，长长的头发披在肩膀上，微微的随着头移动飘散着，胸脯紧紧的贴在我胸口，我们相互感受着彼此的温度。

她笑的很好看，特别是在夜里，“终于和班长有了一次。”她笑声大了起来，“我有了班长的第一次，真幸福！”

我静静的看着这个女生，什么话也说不出，这个女人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班长身材真好，真壮，我喜欢壮壮的男人。”她笑着说。

“哦，你以前那个呢？”我突然有些想问她以前那个男人的情况。

“班长，那个男人坏死了，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她的话软软的。

我摇了摇头，“你自己乐意的，我帮你报什么仇？”

“可是他欺骗了我的感情？”郭万华不服气的说。

“没有，你在自己欺骗自己的感情。”我不客气的回答。

“不是的。”她分辩，争执。

“你现在还想他吗？”我冷冷地问。

“没有了，我现在只想你，”

“那你对他根本就没有感情了，有哪来的欺骗。”我拍了拍她的肩，未意她起来。

“干嘛？”她不解的问。

“我要去工作了。”尽管她的身体很迷人，但我知道她的身体并不属于我，我不是这个美丽身体持久的主人。

“不行。”她凶凶的按着我，我一把推开了她，“我要走了。”

她站了起来，慢慢走到窗台前，窗帘并没有拉上，黑夜隐藏了所有的秘密。她沉默不语，我忽然有些内疚，慢慢走了过去，从身后抱住了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她回过头来吻着我，双手慢慢地向下伸去，再次找到了它，握住。慢慢的牵引着……

她低低地说，“记得你背我到医院那天我说我被强奸的话吗？”

“我记得。”我的声音很低。

“我想你要我。”她的手行动起来，“就象那样要我。”

这次很顺利，她双手撑着窗台，臀部向后微微翘着，迎合着我的进出。她大声的呻吟，我有些紧张的卡住她的脖子。她低低地回应，“就这样，压住我，用力一些。”

冲击中发出啪啪的响声，声音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回肠荡气的响起。

……

我们最后躺倒在床上，她抱着我，笑了起来，“你说一个人有四肢，两个人有几肢。”

“八肢。”我轻松的回答。

“我们现在呢？”

“八肢啊。”

“不，难道不应该是九肢吗？”她抚摸着给我暗示。

“九肢？哦……”我也禁不住笑了起来。

“一男一女就应该是九肢吗？”

“不是九肢，难道还是十肢不成？”我知道她一定有个新奇的答案，但仍然有些好奇。

“不是八肢，也不是九肢，更不是十肢。”她笑着吻着我。

“那是几肢？”

“呵呵，班长猜不出来了吧。是八肢九肢。”

“什么意思？”

“一会儿八肢一会儿九肢，八肢九肢，九肢八肢。”她得意看着我。

我终于明白过来，摇了摇头，哦，八肢九肢之间我从此失去了我的童贞，男人是不是总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女人来对他进行启蒙教育。

边缘猎手

第十七章 情海波浪涌现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十七章 情海波浪涌现

作者：绝对力量

第二天刚刚放学，郭万华伸出手来亲密地挽着我的胳膊，我极不自然的闪开。身边一双漆黑灵动的眼睛盯了过来，“郭万华，你干什么？”说话的是王沁，那个非常外向活泼的女生。

“干什么？要你管。”郭万华大声的回答。

“你挽着班长干什么？”王沁红着脸大声质问，声音引来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你们别吵了。”我严厉的制止她们的争执。

“班长现在是我男朋友。”要郭万华扬起了弯弯的眉毛。

“你胡说八道。”说话的不止王沁一个，宋向京也站了起来。

“你们出来，别在教室里吵。”我板着脸孔拉着三个女生走出教室，找到校园里的一处树林旁边。

“你们怎么在教室里闹？”我有些生气的说。

“她凭什么说你是她男朋友。”王沁气愤的说。

“本来就是！”郭万华冷傲的笑着，“昨天班长就在我家里过的夜。是不是班长？”

王沁奇怪的望着我，我冷冷地不说话。

“就算是，他也不是你男朋友！”宋向京大声说。

“呵呵，班长不禁在我家过夜，我们还在一起睡。这下相信了吧。”郭万华冷笑着说昨天发生的故事。

我心头狂跳，有些不敢看宋向京，我心里隐隐约约的对宋向京更有好感，也曾经想过成为她的男朋友。现在我不知道她怎么来接受这种事实。

宋向京的反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嘿嘿，郭万华，我告诉你，别以为和别人上了床就了不起了。这种事情我看得多了。”一向温柔的宋向京似乎全然换了一个人，毫不客气的进行了反击。

“嘿嘿，不管怎么说，班长第一次是我的，班长和我亲热没有和你们，你们吃醋了吧。呵呵……”郭万华的冷笑声一直深入到我的骨髓之中，我有些感觉到自己的无力，自己尽管可以一拳头砸死向郭万华这样的女生二三个，但却没有办法抵抗这种言语。

对付女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女人来对付。

宋向京笑了起来，“你傻了吧，男人的第一次都给了他自己！”说话间满脸不屑，“你这种人跟过好几个男人了，还想做班长的女朋友，省省吧。”

双方唇枪舌剑，不依不饶，一直奋战到底。王沁听得瞠目结舌，我冷冷地看着她们争吵，感觉她们似乎是为了另外一种东西在争执，我只是她们争执的一个小小物品。

我从来没想到双方能用如此刻薄和恶毒的语言相互攻击。后来我才知道女人无论她如何知书达理，面对情敌都是一场永不放弃的战争。

我可以制止她们的身体，但制止不了她们的意志。

“班长早就和我开过房，你知道吗？”

“你那长不大的身体，鬼才会喜欢……”

“班长告诉我前天她探大华公司的事情，没告诉你吧。”我当时的大脑里一片茫然，竟是没有去听他们的争执，远远的一个女子飘了过来，一头秀发，白雪如雪一般，“你们在干什么？”那声音如此之熟悉，来的是王晓波，我的班主任。

“什么事情，你知道才怪？”郭万华毫不客气的讽刺。

“那个公司是个贩卖人体器官的走私集团，你不知道了吧，班长可告诉我了。”宋向京得意洋洋地向郭万华炫耀着。

“你说什么？大华公司是人体器官走私集团？”说话的是王晓波老师。

我晕晕的大脑突然清醒，宋向京竟然把这件事说了出去。女人的妒忌是坏事的另一个导火索，这是我从此事得到的另一个深刻教训，几乎是拿性命换回来的教训。

“不许吵了！”我的忍耐力终于到了极限。“这件事谁也不许说出去。”我严肃的样子与我日后指挥千军万马临敌作战一无二致。

“郭万华，你先回去，我以后再找你。”我必须尽快处理好这些事情，特别是老师的问题。

“不！”郭万华固执的回答。

“回去！”我语气冰冷，如果不是昨夜与她有肌肤之亲，我早扔下这人走了。她见我真的动怒，虽然不情愿，仍然走了。

“王沁，这件事情不许对任何人讲，讲出去会有危险，知道吗？你也回去吧。”我又打发走王沁。王沁看着我铁青的脸，有些害怕的答应了。

王晓波认真的看着我，“钟行，我知道你的能力，你必须清楚的告诉我，大华公司的问题。”

“老师，大华公司有问题，何平牵连在内，你最好离开他，越远越好。”我不忍心直接说何平的事情。

王老师语无伦次、情绪激动的反复追问，我死死的咬住，不再多讲一个字。最后王老师放弃了，“你不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会找何平问个清楚。”

“不，你绝不能问何平此事。”我几乎惊叫起来，这无疑是告诉何平，那天晚上出手的人是我。

王老师转身走了，把我晾在一边，我望着她如柳条一般的身姿，心里充满了恐惧。我是现在就绑架她，勒令她不许说话，还是苦苦的求她不要犯错？我拿不定主意，我决定跟着她，她这时处于愤怒期，需要慢慢的冷静。

我正准备跟随王老师的脚步，宋向京已经拉住了我的手，“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和她……”

我再没有时间解释了，如果再解释，王老师会从我的视线消失。

“明天和你解释，现在我必须跟着王老师，不然我们会有危险。”我简洁的说。我举步跟随王老师而去，再也顾不得宋向京那痛苦欲泪的眼睛，那双泛红的眼睛已射穿了我的心脏，我的心头一阵的空洞，我转身而去的时候，心中好空好空……

我看到王老师取了手机，打了个电话，脸上的愤怒和语气的急速都告诉我，她正和她的男友剧烈的争吵。她挂了电话，拐了二个弯，进了一家牛排馆。

我慢慢地走了过去，习惯性的回头张望，那个泪眼朦胧的女孩子站在街道对面，正睁着一双微红的眼睛向我这边望了过来。车辆在她身边疾驶而过，一辆接着一辆，她焦急地向我这儿望着。我心头忽的大恸起来，泪一下子涌上了我的眼眶。

红灯亮了，她飞快的跑了过来，一把紧紧的搂着我，死死不放，死死不放……。

过了大约半分钟，我轻轻地在她耳边说，“我爱你。”我的心脏恢复了过来，象是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任务。

她笑了起来，尽管眼睛里还有眼泪，便她笑了起来，她笑的时候我觉得满街的灯火都亮了起来。

“我们要跟着王老师，在她对何平讲之前制止她。”我低声的在她耳边说，“现在非常危急，你一定要听我安排。”宋向说点了点头。

“我们现在进去。”我拥着她，装成一对青年情侣，其实现在我们本来就是情侣。

我很快发现了王老师，但我看到另一个身影急匆匆地向她赶去，我几乎呆住了，何平先我一步来到王老师身边。怎么办？我出手把何平击晕？除非我杀了他，他同样会明白这事情与我的关连。

我只好祈求王老师千万别说这件事情，千万别提这件事情。

“你们公司是不是在走私人体器官？”王老师单刀直入，我身体晃了晃，有如五雷轰顶一般。我彻底暴露了。

“谁说的？怎么可能。”何平低低的问。

“我一个学生说的，你别管，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王晓波的话让我紧紧的握紧了拳头。王晓波在无意之间，在怒火之中已经犯下了故意谋杀罪。

何平取出了手机，我冲了过去，拳还没到，拳飞已有呼啸的声音，我一拳击飞了手机。我在为

自己拼命，我拧起何平的胸口，用力把他塞在座位上。

王晓波吓的呆了，满屋的人都吓的呆了。我伸出手去，握住了一个杯子，玻璃杯尽碎，我微笑了起来，“没事，误会。”

四周的人走了不少，但一会儿又有新的人进来，我并没有动手，除了那一拳之外。服务生走了过来，“先生，请……”

我大声说，“没事，我们聊聊就走。”服务生识趣的走了。显然在他心目中，我是黑社会。

何平冷冷的看着我，他有些害怕，但又有些仇恨。

“来一瓶啤酒，我们边喝边聊。”我死死地盯着他。“我坦白告诉你，那天在大华公司打晕两个护卫的人就是我。”我的声音冷的可怕。

“是你？那两个是特种兵退役的。”何平露出不相信的神情。

我指了指桌上粉碎的玻璃碎片，“你自己觉得自己有这份能力吗？”我冷笑着问。

“你想怎么样？”何平显然经历过一些风雨。

“嘿嘿，你们被我发现了，你说我要怎么办？”

“兄弟，你知道大华公司的厉害，我也不多说了。”他脸上竟然有了一丝笑容。

“嘿嘿，何平，我有胆闯你们大华公司，就没把你这公司放在眼里。”我继续冷笑，“你要知道，你们这走私器官犯下的是什么罪？”

“我们是大华公司。”他眼中有一丝惶恐，但仍然强硬。

“呵呵，如果出了事，谁来背黑锅？大华公司不舍车保帅，能全身而退吗？”我狠狠地盯着他的眼睛，一定要在气势上压跨对手，让他从精神首先崩溃。

汗水一粒粒从他脸上绽出，空气显得更加紧张。

“你是什么人？”他有些胆怯的问。

“你看我是什么人？”我知道我已经占了上风，他越不知道我的底，就会越来越恐惧。

“你不是王晓波的学生吗？”他望了望王晓波，但王晓波一脸的茫然，她也无法判定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籍档案里的东西根本不可能让人采信。

“你，”我指着他的鼻子大声道：“何平，二十八岁，男，一米七九，中专文化，三年前因为妨碍公务，被拘留半个月，交了五万块钱才被放了出来。”我继续给他施加压力，“还要我继续说你这五万块钱是哪里来的吗？”我连续的攻心战。

“你怎么都知道，你是局里的？”他明显惊慌起来。

“局里？这么大的案子，局里怎么能办？”我冷笑着说。

“国家安全部？”他张大了嘴。旁边两个女人也看的呆了，她们象看外星来客一样看着我。

我笑了起来，“这个案子，已经被报到中央，由国安部统一抓捕，你自己想想自己的处境。”

何平完全崩溃了下来，“兄弟，不，大哥，我怎么办，给我一条生路。”

“生路当然是有，不过得看你想不想抓了。”我冷冷的笑着。

“怎么办？”他低低的问。

我慢慢凑到他的耳边，“你拿到大华走私的证据，我认你是污点证人，不没收你的个人财产，判你二年，你最多半年就出来了。”我冷静的可怕，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当时我会如此的冷静。这个事件我学到的是，堡垒必须从内部开始攻破。

边缘猎手

第十八章 搜集罪恶证剧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十八章 搜集罪恶证剧

作者：绝对力量

“不！大华公司会要了我的命……”何平惊恐万状，但声音极低。

“可是，你这么做还有一条生路，不这么做你是死定了。何况你不是主犯，又有自首情节。”我冷冷地看着他，心里有些可怜这家伙。

“这……”他迟疑不决。

“你自己认真想想，这案子已经发了。”我拧过他的头，低低地吼着，“不是为了抓你们这次用军舰走私，钓出条大鱼来，我们早就把你小子就关进去了。”

何平的脸色变得惨白，“这不关我的事……”

“你说的我能信吗？就算我信，我的头能信吗？”我慢慢腾腾地一字一句的说，把他又扔回座位。

“我怎么办？”他在我的惊吓之下，完全失去了理智。

“你拿到证据交给我，然后到外面躲上几个月，到时候出庭作证，这案子就办完了。”我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刘老大一死，大华公司一倒，树倒猢猻散，你又有什么关系。”

“可是老板的后台很硬。”

“嘿嘿，”我冷笑着，飞快的寻找着答案，“实话告诉你，就是冲着他的后台来的。你们这点事，还需要我们亲自动手。”

“我，我……”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什么我我我，”我一把提起他，“去大华公司。”随后一看两个几乎看呆了的女人，“你们最好乖乖地回家，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那两个女人用从未见过的，惊心动魄的眼神看着我，飞快的点着头。

我紧紧贴着何平，慢慢地走了出来。天色渐黑，这是个获取证据的好时间。

我把他押上他那辆捷良，慢慢地向大华公司开去。车开的很慢，也许是心理作用，第一次离开家自由生活，面对这种刺激而紧张的事件，心神不宁是很自然的事情。

“取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什么样的物证能充分证明大华公司的器官走私。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但我笑了起来，“你们平时交易就是空口白话吗？”

“我们交易很隐蔽，我只有各地医院的联系方式。”

我笑了起来，正好，可以一网打尽。“好，就拿这个。”我心里暗暗盘算，何平在这个集团里的地位并不低，是少数几个关键人物之一。

“在公司里，我上去取吧。”车慢慢地开到了大华公司附近。由于前天我的出现，大华公司已经加强了戒备，增配了十多个保安。

“我陪你一起上去。”我对何平并没有足够的信心。

“那好吧。”何平脸色渐渐平静了下来。我依着他，如果有任何风吹草动，我就能采取有效行动，先行劫持他，然后安全脱身。

我和他并排走入公司大门，保安显然对他很熟悉，点了点头便过了。四周漆黑一片，前面有几盏路灯微微的发着光。我暗暗分析着大会公司的状况。大华公司大部分员工看来并不知道器官走私的事情，这公司内部看来也并非龙潭虎穴。公司表面还是装作正常生产，也不敢直接告诉这些外层保安。

何平身体有些颤抖，我们慢慢地走向了那个研究大楼，走得很安静，只听到走道上传来的脚步声。他借着走道里微微的光，打开了自己的办公室，轻轻地掩上了门。

屋里很干净，四周安静的可怕，我制止了何平开灯。何平慢慢走向一个办公桌，打开一个抽屉，取了一个小小的本子，轻声道：“这个就是全部联系方式了。”

我伸手取了过来，翻了翻，上面全是一些医生的联系方式。我暗暗地问自己，“这个东西能让他们全部低头认罪吗？”这是个医疗器械公司，和各地医院的医生或者院长有联系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他们建立攻守同盟，等着外界政要向公安部门施加压力，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很快会被释放。

我摇了摇头，“这个远远不够。”何平一脸苦笑，“我掌握的就这些资料了。”

我冷笑起来，“何平，你现在是骑虎难下，如果这些资料搞不垮大华，嘿嘿，后果如何你自己想吧。”

“什么？你们不是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吗？”何平脸上露出极为恐惧的色彩。

“不错。”我面不改色，“我们掌了大华走私的证据，但你要知道走私罪不能判刘老大死刑。”

“你……”何平因愤怒而涨红的脸慢慢变白，最后长长的叹了口气，“怎么办？”

“我需要更重要的资料。”我狠狠地说。

何平脸色灰白，指着墙角一个保险柜，说，“这里有很多资料，可惜密码在老板手里。”

我仔细看了看那个保险柜，这是个很结实的家伙，用电焊枪可以烧开，但我现在只能凭自己所

学的开锁技巧来试试了。

“你有这个保险柜的钥匙？”我盯着他的眼睛。

“有的。”他说的很不自在，递了一串钥匙给我。我接了过来，耳朵紧紧贴住保险柜，将钥匙插入匙孔，慢慢移动码盘，仔细听着其中的声响。

一阵劲风突的直扑我的头部而来。仓促间，我猛得就势躺倒在地，就势滚开，一脚向那发力之处踢去，一声闷哼，那人应声而倒。我站起来，把那人提了起来，冷冷地道，“何平，你现在想回头，恐怕是永远不可能了。老老实实地跟着我，否则你这条命是怎么死的，你自己都不会知道。你那把椅子就能玩我？”

我把他猛砸过来的椅子拿了过来，微微用力，将它拆成好几段，然后一掌把一条椅脚打成几截，“你觉得你那下就算打中我了，会有用吗？”我讽刺的说。

“没…没……”他吓得说不出话来。

“老实点，他们没要了你的命，恐怕我就先要了你的。”我凶恶的捏着他的胸口，把他象滩乱泥一般扔在地板上。

我继续试着保险柜，听着细细的咔嚓声，忽得耳边一震，保险柜的密码已是合上了，我兴奋的握紧拳头，低低地吼道：“行了。”

保险柜里有亮着微微的灯，我仔细搜了一遍，借着微光看了一下文件，其中有些正是关于弄取人体器官的东西。我面色凛然，知道我已经获取了最为关键的东西，把他们全部装入一个资料袋，紧紧的贴在我身上。现在我只要就此离开，一定会把他们绳之以法。

耳边传来了响亮的脚步声，一步步回荡在长长的走道之上。我低低的问：“怎么？”

何平压低了嗓子，“保安。”

脚步突然停了，我和何平面面相觑，门一推而开。一项保安帽伸了进来，灯亮了，我疾扑过去，一拳打在那保安的头部，那个保安一声闷哼，倒在地上，已经被我击晕了。

走道上传出凄厉的叫声，“来人啊！”巡查的保安不止一人。

我们彻底暴露了，我沉着嗓子道，“现在还没人知道你的反叛，你可以混出去，记得在家里老老实实的呆着，别动，我会去找你。”

我把他搁在房里，一个人冲了出去。耳边已是响起一连串的脚步声，一声长哨划过沉沉黑夜，数十个保安前仆后继地出现了。

第一个保安奋勇当先，比其它人快了不止一米，直冲我而来，警棒带着风声击向我的太阳穴，我侧身前进，在他的警棒挥下的一瞬，一脚稳稳的踹出，正中他的小腹，把他踢出二米多远，倒上后面跟上来的保安身上。他们的攻势顿时为之一顿。

跟在后面的保安一棒当头又砸了下来，声势迅猛，根本就是想要我的性命。我大脑中立刻判断了一下，前面只有十来个保安，我硬冲过去，最多十五秒钟绝对把这群普通保安搞掂，离公司院子还有大约一百米，需要我十多稍的时间，这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内，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兵会迅速赶来，就算是在极慢的情况下，以他们的身手，也足够填装五粒子弹，尽数射出。我必须以这些保安为人质，保护自己的安全。

我冲入保安群，一个保安警棒刚刚挥起，我的肩膀已经撞在他的胸口之上，将他撞飞了出去，

身后一只脚全力向我后心踏来，一棒向我腰间横扫了过来，我弹身跃起，双腿张开，踏在一个保安的胸口，一腿将身边一人踢翻，那扫过来的棒正击在踏向我的脚上，那个保安顿时在地方翻滚起来。

我落地，顺手拾起一个被我击倒在地的保安遗下的警棍，杀气腾腾而去。一保安拼死击来，我侧身让过，左肩忽然一痛，身边一保安一拳打中我的左肩，我一脚踹了过去，他应身而倒。我身上每被这些保安打上一拳或踢上一脚，他们就立刻被我用拳或脚击飞了出去。

不到十五秒种，这般小喽罗已经轻松被我摆平，全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在练习时，出拳的力量可以达到二百六十公斤，加上距离冲击力量可以达到三百五十公斤以上，如果全力击出的话，一拳可以打断一个壮汉的几根肋骨。

我提起一个人来，楼外脚步声又快速传来，一个黑黑的枪管正持在一人的手上，我就地伏上，用那人挡住我的身体，“砰”的一声巨响，玻璃大门已为那飞来的枪弹击成粉碎，那人竟是对这保安的性命全然不顾。

我背起这个保安疾速向楼上奔去，来得一共是四个穿着黑色风衣的壮汉，四支黑洞洞的枪管在微微灯光下闪着幽幽的光。

枪声响起，“嗖”的从我耳边窜过，我身上的那名被我已经击晕的保安忽然大声惨叫，极力挣扎起来，我向下一瞥，脚下鲜血已是滴答而下。

“你们已经犯下了死罪，不怕被枪毙吗？”我全力大喊道，“是不是杀了一人是杀，多杀几个也是一样？”虽然这是在城郊，但也有不少工厂和市民在此地居住。如果惊醒他们，只要有一二个人报警，我手里已有的证据定然可以把他们绳之以法。声音虽然远远的传了出去，但四周的确是空旷，有没有人能报警，远远不是我能控制的了的。

边缘猎手

第十九章 穷凶极恶追杀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十九章 穷凶极恶追杀

作者：绝对力量

十多个保安看着这四个黑衣壮汉，竟是乖乖的散在一边，为他们让了一条道路。

我仔细的看着四人端着的枪，大脑飞快的搜索着这种手枪的来历，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这是四支伯莱塔92F型手枪。该枪发射9毫米巴拉贝鲁姆弹，全长217毫米，空枪重0.96千克，初速333.7米/秒，有效射程50米。是射击精度相当高。该枪的开闭锁动作是由闭锁卡铁上下摆动而完成，避免了枪管上下摆动时对射弹造成的影响。维修性好、故障率低，恶劣战斗条件下适应性强，其枪管的使用寿命高达10000发。枪自1.2米高处落在坚硬的地面上不会出现偶发。是当今世界综合评价最高的手枪之一。这种枪威力极大，可以轻易穿透一点五毫米钢板。

这种枪的速度射箭与风速相当，在你听到枪响的时候，子弹已击入你的身体。人的神经传递速度是七米/秒，自看到他扣动扳机，枪瞬间而出，如果在三十米左右的距离，子弹飞行不过0.1秒，神经仅仅传递0.7米，大脑指令甚至无法传递到脚步，要避开子弹唯一的方法是远离弹道，在弹道还没来得及形成的时候就尽可能的远离。

枪声连续响起，“扑扑”的声音连续在我耳边响了起来。身上背着的这人惨叫连连，挣扎渐渐停止，最后无声无息，这名可怜的保安在成为我的挡箭牌后不到一分钟就被射杀于我的后背之上。

我狂奔，这具尸体绝对不可放弃，我背着这具尸体狂奔向二楼、三楼、四楼，一直到五楼，回头再望时，已将这四人拉下了二层的距离。我一脚踹开旁边的一间办公室，木门裂开。我一口气踹开相互面对的五六间门，闪入其中一间。五楼离地面大约十二米，以我的身手，攀附而下，并不是难事，但如果这个时间内被发现，十之八九会被射杀。

“把住楼道，一层层的搜”听到这句话我安心了不少。自三楼起他们的就必须散分人手。我可以利用这几分钟做一些准备。

门被推开了，我的心跳愈来愈剧烈，我这是在赌博，拿自己的生命在赌博。一人持枪紧贴着门，他遇到了一些阻力，门后似乎有人。他全力猛挤门，将门后的人紧紧压在身下，一连击出五枪，鲜血从门后溢了出来。他喘了一口气，慢慢拉开门，门后一具尸体仰天向他压去，他有些惊慌的闪开。枪牢牢地指向这具尸体。这具尸体并没有穿着保安服！

我从离他不到半米的地方暴起，一个柜子将他的视线挡住。就在他蹲下去看这死人是谁的时候，隔在他和我之间的柜子倾然倒下，向他全力压了下去。我从柜子后一跃而出，一拳击在他的脖颈，他的手正抢到一半，我另一只手牢牢的抓住了枪身。

他的上身在我的打击上不由自主的向后仰倒，我膝盖上顶，咔嚓一声，他的手臂已被我折断。他痛的大声音叫了起来，我又接着一拳将他击晕了过去。有一支伯莱塔在手，胆气更是壮了很多，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已奔至门外，枪声已闪了过来。我拉过这个可怜的护卫做挡箭牌，如果这些人仍然不计他的性命的话，那这小子也将没了性命。

枪声忽然停了，三名特种兵显然都在门外窥视，我心里一动，“我们来谈个交易吧，这样子枪战起来，我们说不准下一秒就死掉了。虽然钱是老板给的，但性命却是自己的。”我一边说一边寻找着出击的机会。

“少废话，举手投降，老子就饶了你的命。”

“投降了，我还有命吗？”我拉了拉窗帘，借着机个柜子的遮蔽，飞快的将几条窗帘系了个结，这几条窗帘加在一起大约有了六七主的样子，加上我的身高，如果窗帘能抵消一部分冲力，我有机会到达地面时仍然丝毫不伤，无需调整。

“这样吧，一命换一命如何？你们这个同伴在我手中，他的生死可是由我掌着。”我用力扯下了窗帘，一枪向门口击了出去，我打开枪，这里面只有三颗子弹了。我需要认真使用。

我用力拉了拉窗帘，虽然不是足够结实，但缓冲一下还是足够的。我抱起那个晕眩的护卫，心里默默念着，兄弟对不起了，你活不知需要看你的造化了。举起他向门外掷了过去，我反身从窗台上跳了下去。在那一瞬我有好几个设想，一是钩住上楼，待他们伸头观察之时，一枪射杀；二是慢慢用窗帘吊至四楼，再找机会射杀这几人，但我还是选择了迅速撤离，时间已经过去五六分钟了，再等下去，后续的保安和护卫将越来越多。

三个人稳稳地持枪看着，没有一人开火，受过特种兵训练的人并不会轻易受骗。如果对方没有把握一举尽数射杀他们三人，绝不会冒然现身。三人慢慢走进那个伤者，指着，翻过他的脸，二人立刻一拥而入那个房间，一条窗帘放顺着窗台放了下去。一人急速跑到窗台向下张望。下面已经没有了我的影子。

我纵身狂奔，向一处围墙扑去，我双腿一蹬正准备跳上围墙，身后一阵凌厉的风声直传了过来。我向前窜出一步，但我仍然被踢中了后背，一股血气在我胸膛里翻滚了起来。我回过头去，一双寒意四射的眼睛正盯着我。

“干什么的？”那人个子大约在一米八五左右，长得极其威武雄壮，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郭连长，活捉这小子。”这声音竟然是孙士杰的。他现在竟然出现在这晨，我的身份彻

底暴露。

我躺在地上抬起了那把伯莱塔，隔他只有不到二米的距离，遥遥地指着面前这个人，“退开！”我扣下了扳机，子弹从他耳边擦过，他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我慢慢站了起来，“我们有机会再较量，今天我不射杀你。”

我深深呼吸了数次，左手拉住围墙，一纵身跳了上去。后面的几个护卫已经向这边冲了过来。我纵身跃下围墙，枪声已有我头顶的天空里划过。我纵腿狂奔，必然尽快逃脱这个地方。

大华公司大门口已冲出了二辆小车，我跃向一个黑黑的巷子，我需要摆脱车的便利。身后十余人提着各种寒光闪闪的东西紧追着我而来。这郊区一带，治安不好已经成了通病，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似乎已经习惯了打打杀杀。

我脚步有些虚浮了，刚才那一脚几乎将我钉死在地上，“郭连长”我牢牢记得这个名字，军区里能让一脚让我几乎要放弃抵抗的人不多，而且几乎不屑于用枪的更少了，但郭自友绝对是这样一个可怕的杀手。他是孙司令员的警卫连连长，听那些警卫说，他一脚踢断一块石碑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孙司令最近才把他提到警卫连的位置，我对这人的了解完全是和几个警卫员闲谈中得知的。

“呜呜”的警笛声自远而近的响起。我心里大为安慰，警察出动了，大华公司虽然厉害，但也不能当着警察的面射杀我。我向那警笛响起的地方奔了过去。

血腥味涌上了我的口腔，这一脚真不是我能消受的了。后面十多个人的追杀虽然平时我不放在眼里，但现在已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

我冲出了小巷，远远地看着警笛的来源，心里竟然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那所谓的警笛只是一个医院的救护车。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大华公司和医院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这救护车会不会是大华公司设下的圈套，无论我想与不想，我所做的只能是向路上另一端狂奔。

不知道跑了多久，我的肺显然适应不了，我大力的咳嗽一声，一口鲜血从我的口里喷了出来。我渐渐使不上力气了，头有些眩晕，我突然站住，我跑不动了，我回过头来，遥遥地举起那只枪，里面只有二发子弹，跟上来的人忽的停了一下，他们刚才也似乎忘记了我手里还有一把枪，一把伯莱塔，一把可以将人的胸膛击出一个巨大窟窿的武器。

一辆轿车疯狂的冲了过来，向追杀我的那群人狂冲过来，他们高声叫着连滚带爬的躺开了。那车车速缓缓的减慢，车门打开，一只手伸了出来，转眼间拉我上了车。我累晕了过去。车飞速启动，凭着我松下气的一点点知觉，这车的启动速度绝子绝对在一百公里六秒以内。

边缘猎手

第二十章 徒劳无功再被追杀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二十章 徒劳无功再被追杀

作者：绝对力量

我慢慢地醒了过来，我也许只是累晕了。一个漂亮的女生慢慢走了过来，秀发如云，微微地笑着向我看了过来，“怎么啦？”

我摇了摇头，惊异万状的望着面前这个女子，“王老师！怎么会是你？”我仍然不敢相认这个驱身冲出重围，救了我的，竟是平日里斯文秀丽的班主任。

“别动，你的伤不能动。”她制止了我的起身，把我按回了床。“这是我的家，你不用担心别的。”

我摸了摸我刚才用性命换回来的资料，还好，他们在我的胸口藏着。我转过头去，王晓波正递了一杯水给我，还有几片药，“你先把药喝了。”她的话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我这时候第一次感觉到她是个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我父亲在国家安全部里做，从小我就被父亲逼着受了不少训练。但说实话，我对国家安全部门并没有兴趣。可惜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不然他也不会强迫我接受训练。钟行，你也受过专业的训练吧，你的格斗、力量、还有弹跳力在特种兵里也算的上是出类拔萃了。”王晓波微笑着望着我。窗外的黑色映着满天的星星泛了进来。

我点了点头，面前这个女老师远非我想象中的普通。

“你告诉我那件事情，我就立刻能理解什么事情发生了。只不过我当时的确没有想到何平竟然也是其中的一员。”她微微皱着眉毛，眼睛中流露出一种痛苦。“我打电话找他好好的谈判，希望他退出大华公司，但他已经陷的太深了，没办法退了。”

“我后来不是逼着他改过吗？”我想起我在咖啡店里威逼他的样子。

王晓波摇了摇头，“钟行，我知道你的用意，但我太了解何平了，这人稳重深沉，绝不会被你那两句话所吓倒的。”

“不可能，昨天他的表现完全正常。”我争辩道，心里隐隐约约有些底气不足。

“昨天如果你被他们射杀了，他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王晓波笑了起来。

“是的，但是……”

“但是他内心觉得国安部已经在查这个案子了，是吧？”王晓波走到我面前，坐了下来，“但他无论如何他只是个小人物，尽管有被挑出来当替罪羊的可能，但安逸的活着的可能性更大。这种走私的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器官获取方面全部推给医院，医院里一年又要救治多少高官达人，他们又会把这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沉默不语，知道她说的完全正确，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奈何不了大华公司的。“但我获得了重要证据。”我想起那个纸套。

“是不是何平给你的？而且用种很艰辛的办法给你的？”王晓波面上竟然有一丝讥讽。

“不是，是我自己夺的。”我强硬的说，我心中有一些不开心，虽然王老师救了我，但这种轻视仍然让我觉得受到了污辱。

“我来看看。”她伸出那双小小的、洁净的手。

我把那个纸袋递给了她，她慢慢找开了它，眼睛很专注的看着。

“怎么样？是重要证据吧，我可以一下子扳倒大华了。”我得意的道。“这个可不是假的。”

王晓波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慢慢地抚摸着我的头发，“你是想把这个交到公安局，然后再躲起来等着他们被判罪吗？”

“是的！”我看着王晓波的眼睛，认真的回答。

“你好好研究一下这份东西。”她缓缓地回答。

“怎么？”我茫然接过那些文件，仔细的看着。

“这里面的东西只能判定医院有罪，但无法涉及到大华公司。大华公司与医院的交易里面没有记录。”

“我有他们与医院的联系名单。”我软弱无力的说。心里隐隐知道今天的事情几乎是徒劳无功了。

“那更派不上什么用场。”王晓波站起来，慢慢地在房里走着。

我死死的盯着这份资料，“无论怎么说，我可以让医院认罪，最少可以减少他们的来源。”

“你再看看这些联系名单，实际内容。”王晓波轻轻的摇头，我在她面前真正有做学生的感觉。

我仔细看着，我打工的那所医院的联系人竟然不是那个胖主任。我冷汗四溢，如果这封材料交了上去，真正受打击的可能是另一些人，更可能是他们的对头，他们收买不了的正直的医生和院长。

怎么办？我现在彻底暴露，谁也救不了我。我求救一般的望着王晓波，也许她能给我一条明路。

“你现在处境很不妙。”王晓波望着我，声音很低。

“王老师，我应该怎么办？”我慢慢从慌乱中恢复过来，我需要调整自己，慢慢想出对策来。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王老师微微笑着看着我。

“等待，等待他们出手。”我静下心来，狠狠地说，“再找证据，最少他们有一条非法持枪，这一条他们无论如何逃不掉。”

“判谁呢？一年还是两年。”王老师迎着窗子走了过去，“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市国家安全局出面总可以摆平你这件事情了吧？你这些资料我得拿走了。”那回过头来，风微微地将她的长发散了起来，那一瞬流露出成熟和坚毅深深地给我震撼。

我慢慢站了起来，胸口忍不住咳嗽，走到王晓波身边，望着那沉沉夜色，闪闪星空，忽然心有所感，“纵然长黑漫漫，但天空中仍有繁星闪烁，这星星仍然可以指引着夜里的道理。”

王晓波转过眼，眸子亮亮的，“你的确比一般同学成熟，但面对这个世界我们都象这星星一样，在星空中是那么小。”

“叮叮……”门外传来门铃声，我心中一愣，外面的城市灯火都有些暗了，夜已深了，谁会来？

我看了看王晓波，眼睛中尽是疑惑的神色。王晓波做了个“嘘”的手势，示意我不说话。

我指了指灯，示意在楼外的人通过灯光已经发现了我们。王晓波郑重地点了点头，向我挥了挥手，我看了一阵，她面露焦急之色，指了指身边的衣柜，这才明白她是让我先躲藏起来。我点了点头，打开柜门，钻了进去。

四周全是王晓波的衣服，隐隐透出女子身上的微微的体味。我听到门慢慢开了，“你来开什

么？”这是王晓波的声音。

“我来请求你的原谅。”这是何平的声音。

“原谅你什么，你走私人体器官吗？”

“晓波，我也没有办法啊？三年前我被警察冤枉，不得不向大华公司借钱，如果不还，一定会被他们杀掉的。”

“哦？你就没有别的办法？”王晓波冷冷地说。

“晓波，你不原谅我，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何平停了一阵，慢慢地说。

“什么事？”

“晚上我和钟行一起去公司，他弄到了公司绝密资料。我们最后被保安发现了，我装作被他打伤，这才混了出来，现在公司一定发现了问题。”

“哦？他呢？”

“他被打伤了，十几个人追杀他。”

“你们抓住他了？”

“没有，有一辆救了他。公司正在查这辆车的来历。”

“哦，你是不是也被公司发现了？”

“唉，我想是的，我必须找到他，和他一起离开。”

“你找的是他，怎么到我这里来了？”

“晓波，我是为你好，你千万不要牵进这件事，不要被我们连累。”声音竟是有些真诚，真诚的我都有些信了。

“我不明白。”王晓波的言语还是很冷淡。

“他被一辆车救了，但公司很快就能查到车的来历，也许天一亮就能查到。他必须今晚就走。我必须通知他，不然他就非常危险。”

“那你去通知他就是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

“你是他班主任，一定有他的联系方式。”

“对不起，我不喜欢和小孩子玩。”

“那你一定知道他的家庭住址了。”

“我不知道。”

“他有这么厉害的身手和胆气，家里一定很有背景吧？”

“他骑自行车来的，应该没什么背景。”我平时的打扮和低调的为人看来把王老师也骗了。

二人沉默不语。何平显然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我想王老师对他的了解让他不再对他有任何信任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女人，我心中突然有些感慨，这个女人能在一天之内让自己的感情彻底颠覆。

“何平，你一个人来的？”

“是啊，那门外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我心里一惊，何平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两个人？他们看来已经跟踪而来。唯一能暴露的东西就是那辆车，能在几个小时内找到这辆车，需要什么样的力量？他们甚至可能在警局都安插了人！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幼稚，如果冒然把证据交给警方，如果交给的正是他们的人，会怎么样？我的汗水涔涔而下。

“门外的两个人？”

“何平，他们在外面等了几分钟了，你就让他们进来吧。”王晓波声音说的很大，显然是为了让我听的更加清楚。

“晓波……”

“不要说了，你来到底想干什么？”

“我实话告诉你，钟行是你救的是不是？”何平的声音大了起来，充满了威胁。王晓波沉默不语。

“你那车我们已经查到了，你把他交出来，我们就不用为难你了。”何平的语气已不再是对恋人，而是一个流氓对着目标。

“什么？你还想对我动手？何平！”王晓波愤怒地吼着。

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人数不止二个，我暗暗数着，大约有五个人。

“晓波，我真的不想这样，我是你男朋友，而你却护着那小子。”

“不错，你丧心病狂……”

何平突然惨叫一声，想必是被王晓波迎头痛击。

一阵搏击声，连续的叫骂声，王老师疾奔入房间，透过柜子的缝隙，我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几个人追了过来。何平在外面痛苦的大骂，“抓住她，他妈的……”看来被打的不轻。

“不用跑了，合作一点。”

“我父亲是王乘风。你知道伤害了我会有什么结果。”王晓波冷冷地说。

“嘿嘿，王乘风我们是惹不起，但是恐怕死人是没办法向王乘风告状的吧。我劝你还是好好的交待钟行这小子在哪，我们还是笑脸相迎的。”

“我不知道。”王晓波冷冷地说。

“有人看到你救了他，你还敢说不知道。”一个黑衣人手持着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王晓波。王晓波，一步步后退，身体已经抵着墙壁，再也无法退了。

“去各个房间里搜，这小子受伤了，肯定跑不动。任何地方都不能放过。”王晓波家的房子很大，二层的错层，估计要花上一二分钟才能搜完。面前这个人正挡在柜子面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做出了决定。

我慢慢推开了柜门……

“如果我说了，我有什么好处……”王晓波慢慢地说。

“嘿嘿，好处自然……”在王晓波说那句话时，我已经明白了王晓波的意思，我全力出击，一拳正击在这个黑衣人的太阳穴上，那人还来不及出声就晕了过去。我紧紧抓住那人的身子，把他的枪取了下来，然后慢慢将她的身子放下。

“你要怎么样，啊……”王晓波惊恐万状的叫了起来。

“老李，不要色急……”另一个在底层搜索的特种兵笑着走了进来，一个粗大的身子正把王晓波压在墙角。王晓波正惊惶失措的挣扎着。

“呵呵，找不到那小子，玩玩……”话还没有说完，我一手已托起了他的枪管，另一只手干净利落的将他的下巴打得脱了，顺手划下用膝盖上顶，压断了他握枪之手的腕骨，轻轻松松把这只枪又拿在手中，一回手这枪已是击在这人的头部，又把他击晕了过去。

我向王晓波伸出了大拇指，她和我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刚才的配合真是天衣无缝。外面的何平仍然在喘息，我指了指客厅，王晓波笑着指了指两腿之间，做了个踢的动作，我几乎笑出声来。要害遇袭，最少要痛上好几分钟。而且王晓波又受过专业训练，估计何平的痛苦不是短时间能够解除的。

“他妈的，这两个事情没办，人到是快活起来了。”“嘿嘿，咱们去见识一下也好……”

我拉开了手中的一人，王晓波又痛苦的挣扎和继续惊叫起来，“不要啊，”声音已带着哭泣之间。

“哈哈，肯定是老李，这个色鬼，温柔一点，还有我们……”两人跨了进来，笑声突然停了，我的两把枪已抵住了他们的腰腑。“别动。”我一声大喝。两人惊的躯不由得一颤。感觉到背后被一个圆圆的东西抵住，转眼便看到王晓波推开了他们的同伴，那人直挺挺的便摔在地上，一动不动。他们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身后抵着他们的毫无疑问是从他们同伴手中缴下来的手枪。

王晓波推开身上那个家伙，伸手接过了两个人的枪，忽然笑了起来：“乖一点，不要动，手枪容易走火的。”脸上的笑容就象十多岁的孩子，我们的心理距离突然拉近了不少。

我当两下又将这两个家伙击晕，看着躺在地上的四个黑衣人，我笑嘻嘻的道：“客厅里的那个家伙被你废了武功，怎么办？”说到一半，胸口忽然一痛，那一脚的力量到现在还是给我有不少影响。

“审问！”王晓波冷冷地道。国家安全部门的后人有着国安的风采。

我闪出房间，走过十余米的过道，把何平从客厅里象拎上鸡一般擒到房间。何平紧紧的捂住痛处，左右翻滚。我有些担心，“是不是太大力了，不会把他给废了吧？”

“这种人废了才好。”这一刻我再也看不到王老师对何平的一丝感情，那以前的爱意现在完全变成了仇恨。

王晓波取了根绳子和我们一起将四人都绑得极其结实。在绑他们的时候，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端

午节的粽子。

我和王晓波问了一下，虽然何平这次再也不敢撒谎，将他所知道的事情合盘托出。但令我们失望的是，大华公司的手法老练，几乎将所有犯罪行为都通过各种手段有效的排除掉了。

从医生那里获取器官，然后通过军舰或者其它渠道走私都相互隔离，即使是何平也只不过是负责将货保管和发运这一块。何平手中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文件。

面对这样一个合法化，企业化的集团，我和王晓波相互看了看，竟是有了一种无处下手的感觉。这几个特种兵既没有和大华公司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是被大华公司作指使。

“他们还会继续追杀你们。”何平虽然冷汗四溢，但这句话仍然说的十分宁静。

“哦，谢谢。”我笑了起来，用绳子绑住了他，用胶纸贴住了他的口，这五个人什么时候得救就看他们的运气和造化了。

边缘猎手

第二十一章 与孙培民的过场谈判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二十一章 与孙培民的过场谈判

作者：绝对力量

我和王晓波离开了这个房子。天外星光灿烂，寂静无声，我们并肩走在路灯之下。

“我们去什么地方？要不去首都吧？那儿有我父亲在，肯定安全。”王晓波拉着我的手说。

“其实这个城市里也有一处非常安全，”我静静地看着她，手心中感觉到另一种温暖，“那就是我家，我家住在军区大院，这个市里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搜我的家。”我望向北方，目光坚强无比，那个方向的小院子里住着我的爷爷，这个军区的副司令员，一个从来无所畏惧、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

我望着王晓波惊讶的脸，笑了起来，“王老师，我这样闹了一下，大华公司在没有找到我们之前，肯定会收敛的。”

王晓波笑了，“我在想，你，我的学生，真的是个孩子吗？惹得那么多漂亮的女学生为你争吵。”王晓波黑黑的眼眸望了过来，那眼眸里映着这个繁华都市的灯火。

我笑着，不说话，扬手拦了一辆的士，回到我自己的家中。呵，对我而言，这是个温暖而又安全的院子，多么宽心的一个避风港湾。

我和王老师一起来到军区大院，我轻轻的打开门，尽可能不惊醒爷爷，但他还是被我们惊醒了。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爷爷声音有些低，披着衣服走了出来。当他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女老师，还是不由得露出了一丝惊讶。“她是？”

“爷爷，这是我的班主任。”我简洁的说，“爷爷，我们遇到麻烦了。”

“哦？”爷爷的脸色并没有任何变化，几十载的风霜已让他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无稍改，“怎

么回事？”他说的很慢，但其中的威严已如海潮一般一层层的涌了出来，充满了整个小屋。

我拉着王晓波坐了下来，然后仔细地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爷爷，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爷爷静静地坐着，平视着我和王老师，偶尔闭了闭眼，思索着其中的问题。

我说了半个小时，基本上说完了这一段时间来我遇到的所有的事情，爷爷沉默，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钟行，凡事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爷爷没有教过你吗？”

我忽然间觉得全是羞愧，老老实实在地回答，“对不起，爷爷，我做出太过莽撞。”

爷爷叹了口气，“你现在就象从前的我，凭着一股血气之勇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我脸色惨白，心中忽然一恸，忽然明白爷爷说话的真正含义，如果我莽撞行事，面对这强大的未知势力，很可能莫名其妙的失踪、死去，而爷爷精心教导一十六年的心血尽数废弃，而钟家在他心目中唯一的接班人更是灰飞烟灭，这种打击绝对不是常人可以承受的。

我的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眼睛中已隐隐有了泪水，“对不起，爷爷。”这一刻，我忽然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的责任。

“有什么对不起的，没出息，如果是我，碰到这事，我比你还要急，早就出手了。”爷爷的语气里竟然没有半分忧虑，而是豪气满怀。

“是！”我大声道。

“不错，这才是钟家的子孙！”爷爷霍地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王老师就暂时委屈一下，在我这里住上几天，等事情平复了再回去。”

王晓波看看我，又看了看爷爷，点了点头，“好吧。”

“钟行，你也一样，老实实在家呆着。”

我自然知道此刻恐怕大华公司已派了不少杀手四处追杀我和王老师。

“王老师，请你父亲出面向市局打个电话吧，让大华公司平息了此事吧。”爷爷长长的叹了口气。

“好的。”王老师道。

“爷爷，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我有些不服。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钟行，我们没有捉到他们的把柄。他们在暗，我们在明，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懂吗？”

“我知道，可是……”

“嗯？能保住你的性命就是最大的事情了。”爷爷转了身子，“他们没有办法继续走私的，明天我去拜会一下孙司令员。”

“孙司令员会不会也卷入其中？”我有些担心的问。

爷爷摇了摇头，有些花白的头发衬出他的一丝苍老，但在我眼睛里已将那完全忽略掉了，吸引我的是他那深邃眼眸，那眼眸深处显出的勇气和决心。

“一点点走私怎么能和军区司令相提并论。”爷爷果断地回答。他不再说话，静静地站在窗台前，独自看着浩瀚的星空。

第二天，我按照爷爷的指令，把从大华公司取来的假文件封了，交给警卫员，回寄给大华公司，向他们发出求和讯息。王老师同时打电话给他的父亲，请他出面通过市国安局要求双方停斗。尽管王乘风对王晓波的要求和行动非常不满，但毕竟儿女情长，耐不住王老师的苦苦请求和对王老师生命的担心，终于答应下来。

王老师和他父亲通完电话，脸色仍然暗淡无光。我不敢问她，但看得出来，他父亲对此事相当为难，这更让我认识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自不量力。人总是习惯高估自己的实力，而看低别人。我以前总对这话有些怀疑，但这次让我成了这句话的忠诚信徒。

一个闭户小院，屋里非常安静，我静静地坐在一边，不敢说话。爷爷慢慢稳稳地坐着，看着地图。他自指挥战役以来，每当安静的时候，总是喜欢看着地图，这个军区的地图上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每一条河流，他都熟悉的一清二楚。

门开了，笑声先迎了进来，“老钟，近来一直忙，我们都快一个月没见了是吧？”在军区中如此和爷爷打招呼的只有司令员孙培民一人。

“孙司令员好。”爷爷伸出了手。

“呵呵，老钟，我们都老熟人了，不必讲这些虚理。”孙培民笑了起来，笑容非常地真诚，最少在我眼中是如此。

“司令员，军队就是军队。”

“呵，都说老钟有原则……老钟，还是喜欢看地图啊？”孙培民的笑声中有了一丝尴尬，转了个话题。

“是的，孙司令员。三十年来一直这样。”

“呵，看地图好，打仗不熟悉地形可不成，这点你可比我强的多了。”孙培民依然笑容满面，回过头来，忽然发现我坐在一旁，笑容更加多了，“老钟，这是你的孙子吧？要是没记错，是叫钟……对了，钟行，和我孙子一般大小，哦，好象还是在同一个学校。”

“是的，孙爷爷！”我回应着那双看过来的眼睛。他的眼睛很大，由于年老的缘故，眼皮向下拉着，覆盖着眼睛一角，使眼睛呈现出三角状。

“孙司令员，听说这次各大军区调整要开始了。”爷爷不紧不慢地说。

“哦？老钟，这可是真的？”孙培民的视线从我的身上移开。

“国防委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正在研究。”爷爷说的很慢。

“哦，老钟，刘帅不是和你一起战斗过二十几年吗？他那儿没什么消息？”我听着他们的说话，如果不是爷爷再三告诫我，孙培民与他不和，我无论如何也从他们的言语中判断不出他们有什么地方不对。

“这消息正是刘帅告诉我的。”

“每个军区主要负责人都要调动？好象早了一点啊？”孙培民的脸色有一丝沉重。

“据说是因为走私的事情，委里已是压不下来了，中央已经知道了。”

“走私？海军的问题？”孙培民的脸色暗淡了下来，“老钟，这海军方面，共有四个军区都辖有，会是哪个军区呢？”

“这个刘帅就没有说过了。唉，军费紧张，各个军区走私虽然有些过了，但也是没法子事情。”

“哦，老钟，我们军区会不会也有些舰对此有些牵连？”

“孙司令员，我一直管着陆战队，海军方面一直是你管的……”

“哦，那到也是，不过我一人事务繁多，也怕是有些管不过来。”孙培民长长的叹了口气。

“你带着你的孙子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和他有关系？”孙培民终于明白了爷爷的来意。

“孙司令员，我这孙子无意中看到一件事情，事关昌云舰，此事如在他时也就罢了，但在这个时期，却是有些不妥了。”

“哦，什么事？”

“我这孙子一天闲着无事，到大华公司去玩了玩。”

“大华公司？”孙培民有些惊异，“这是家什么公司？”

我从孙培民的脸上看不出他是故意伪装还是真正不知道，这些经历官场的大员比我这高一学生要老练N倍。

“这是市里很有名的一家企业，生产医疗设备。”

“哦？和昌云舰有什么关系吗？”

“司令员，也没什么大事，钟行碰巧看到了舰长罗卫和孙士杰在大华公司里做客。”

“嗯？”海军和地方交流虽然并不少见，但这种大型军舰的舰长与企业交流就有些非同寻常了。

“钟行碰巧又听到了一些大华公司想用昌云舰装一些货的事情。”爷爷不动声色的说。

“什么？”孙培民眼睛一瞬间睁大了几乎一倍。

“也许是钟行听错了，军舰帮着朋友带些东西也正常的紧。”爷爷看着孙培民，双手非常自然的放着。

“也许他真的听错了？”孙培民的眼睛紧紧的盯了过来。

“我希望他是听错了，这件事他这么说，我也不信，但大华公司竟然就有人开始追杀钟行，这却让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爷爷的声音大了起来。

“什么？追杀钟行？”孙培民的声音同样有些异样。

“不错！”爷爷狠狠地说，“我钟家的子孙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不会吧，老钟，这个大华公司真有这么厉害？”

“孙司令，此事确凿无疑！”爷爷斩钉截铁的道，“钟行还受了点伤。”

“这家公司竟然如此胆大妄为，不知道我们军区……”

“不错，对这种毫不顾虑军区的人，必须给予严厉打击，我已经下令让海军陆战队二个连整装待发，必须给他们一点教训。”爷爷截断了孙培民的话，声音大的几乎冲破房顶。

“这个……”孙培民深深地知道这样的后果，如果这件事情搞大，虽然倒霉的直接是钟国强，但顺着这条线下来，如果钟家的话是真实的，恐怕就引到海军，而牵连到自己。孙培民头脑里反复衡量着自己应当所处的位置。

“如果大华公司今天能欺到我钟国强头上，明天未必不敢欺军区其它人身上！”

“这个事情需要……”

“孙司令员，这件事我即便是这副司令不当，也必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孙培民的脸色大变，忽然道：“老钟，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待，谁伤了钟行，军区绝不会坐视不管。”

“孙司令员，我这二个连的陆站队……”

“老钟，也不要这么冲动，我明白因为钟行的事，你心里窝火，但要相信军区会处理好的。”孙培民的话异常诚恳。

“怎么样处理？”爷爷借题发挥，寸步不让。

“老钟，我看是不是这么办，首先，军区出面警告大华公司，如果这个公司不听劝告，广南军区几十万部队要拿下这区区大华公司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嗯，不错。”

“然后呢，”孙培民仔细想了一想，“这大华公司敢这么大胆，绝对不会这么简单，钟行所说的昌云舰的事情，我会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我望着孙培民，突然觉得他的话几乎无法反驳。罗卫是他的嫡系，绝不会因此获罪，最多只是让他收敛一下。我虽然是听到他们的谈话，但这个的证据并不能有效证明罗卫于此有关，反而可能倒打一耙。

爷爷认真的看着孙培民，脸上仍然没有一丝变化，过了足足半分钟，爷爷慢慢地开口，“孙司令员，我希望我的孙子平安，也希望军区内所有的将士都平安。此时正是国防委调查走私的特殊时期，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会让军区发生剧烈变化。”我认真听着爷爷的话，这话里将我的安全，军区里走私者的安全，孙培民自己的前途都全部涉及，言语更是无比郑重。

孙培民望着爷爷，迷离的眼睛突然一闪，停了半晌，久久不语。一个人慢慢踱着步子，走向窗台，忽的推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窗外的阳光顿时洒了进来。

他转过了头，对着我和爷爷，坚定地道：“不错，我们必须坚决的保障我军将士的安全。连我们家属的安全也一样必须得到足够的保护。老钟，放心，这事我决定了。量这大华公司在我们这军区里也翻不起什么浪来。”

“哦，孙司令员的意思是？”爷爷继续追问到底，绝不放松。

“如果大华公司认错，我们在地方上也必须给地方政府一份面子，不能用强。地方上也不得不考虑我们的要求。”孙培民老奸巨滑，理由摆的很足，却是没有任何强硬手段。

“孙司令是想通过当地政府和他们交涉？”

“我们先礼后兵。和平时期能和平解决最好。”孙培民脸上仍然带着笑，“万一有问题，我们再动手不迟，如果出了事，军区也不好交待。”

爷爷一寸一寸地移动着头部，将眼睛死死地盯住孙培民，突然笑了起来，“司令员这么说了，好吧。”

孙培民高兴的拍了拍爷爷的肩膀，“老同志，就是有原则性。”他全然没有注意到爷爷眼眸深处冰冷的眼神。

边缘猎手

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铁拳扫荡大华公司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铁拳扫荡大华公司

作者：绝对力量

爷爷带着我走出了这间小院，我长长的叹了了口气，“爷爷，看来孙培民并不想真正为我们办事。”

爷爷拍了拍我的头，“这个爷爷早已告诉你了，他不行动，我们来做。”

我兴奋的捏了捏拳头，“爷爷怎么做？”

“呵呵，你不是一口气拿了四支手枪回来吗？非法持有枪械是什么罪？”爷爷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

“可是这种罪并不是很严重，大华公司很轻易的就可以推掉了。”我疑惑的问道。

“我们现在扳不倒大华公司，但敲山震虎可以保证你的安全！”爷爷的言语中露出一丝冷意。

“敲山震虎？”我有些迷惑。

“我的陆战队好像丢了几把手枪，总要去查一查啊？不然我这军区副司令怎么当？”

我终于明白爷爷的意思了，“我们借着查手枪丢失，狠狠地打击一下大华公司的气焰？”

“呵呵，就是这样，钟行，还没真正见识过爷爷带兵的水平吧？”

“现在就有机会了啊。”我笑着，一定要好好借此机会修理何平。

四辆军车整装待发。一百余海军陆战队队员全副武装，整整齐齐地列在四辆军车之上。

爷爷走了出来，全队一片安静。

“敬礼！”一百多人同时举起手臂，非常整齐地向爷爷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同志们好！”爷爷加大了声音。“首长好！”回应声更如潮水般响起。

“今天大家集合于此，是为了海军陆战队的荣誉！”爷爷眼睛闪亮，盯着这四辆军车，右手举起了我缴获而来的一把伯莱塔。“伯莱塔是军委专门为我们订制的手枪，也是我们海军陆战队的骄傲。这种枪全国就只有一万只，下个月起就正式装备给我们每一名战士。”

爷爷环视全场，继续说下去，“枪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但我发现我们的枪流失了。在还没有发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就流失了！”爷爷顿了一下，突然如霹雳一般怒喝了一声：“枪流入到了社会！而且不止一只！”

“身为海军陆战队的我们，应该怎么办？”爷爷大声问道。

“不计生死，追回枪支！”一个队长跨步而出，大声回答。全连将士随声而应，声势直冲天地。我的心中又一次受到剧烈震撼。心中一种感觉油然而生，我属于这里，属于军队！我天生就有些军人的血液、具备着军人的基因！战斗将是我一生永恒的节奏和追求！

“好！我已经得知，获得我们丢失枪支的是大华公司。张连长！”

“有！”陪着训练了二个月的上尉立刻走了出来。

“你带领连队将大华公司给我上上下下搜个遍，任何可疑的东西都不可放过。找不回所丢枪支，我拿你事问！”爷爷几乎是在吼。

“是！”一百余人大声的回应，声音直刺云霄。

“出发。”爷爷笑着用力挥手手臂。四辆军车开拔了，就如同上战场一般开拔了，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战场，但在我小小的心灵之中，这与战场并没有太大区别。

我坐在张连长旁边，指引着去大华公司的道路。

军车在大华公司门口停下。“开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永远没有其它的职责。

大华公司守卫大门的几名保安，看着四车陆战队，已是吓的不知道怎样应付。

“等等，我通知……”

“刘波……”张连长连续点了四个人的名字，“开门！”声音极为洪亮而简洁。

四人从军车上一跃起而下，黑洞洞的枪口径直对着几名保安，“钥匙。”

几名保安已是被吓得不敢说话，刘波用力拍着桌子，“开门！”桌子塌了一角。

一名保安终于回过神来，疯一般的取了钥匙，把大门打开。

车停在公司的几栋大楼之下。“全部下车！一间间房搜！”

大华公司一共四栋建筑被这一百多人分成四组围住。“凡胆敢抗拒者，一律拿下。”

闻声而来的几家公司管理人员，正欲与张连长讲理，早已被几名陆战队员持枪挡住。

我引着三十余名队员，荷枪实弹，和张连长一起，直扑那栋隐藏着许多秘密的大楼，虽然我猜测其中的秘密肯定被转移了，但亲自销毁他们贩运人体器官的贮藏设施，总是件大快人心的事

情。

十几名保安象小鸡一样，被陆战队员压制的服服帖帖，在五六支AN94的黑洞洞的枪口之下，再没有一个人胆敢挑战。

AN94类似于常见的AK47，但它的突出优点是命中概率比AK47明显提高。它使射手在不稳定持枪姿势射击时，射弹密集度得到突破性提高。它采用“自动混合后坐冲量装置”，可以设定射速和点射长度，连发时头两发射速达800发/分，余下的各发射速600发/分，这样，头两发射弹在射手还没感觉后坐之前已经飞离枪口，命中率极高。

该枪外形类似AK步枪，但前护木较大，内装缓冲机构。射击有效性比AK74提高了一倍，比M16步枪提高了半倍；刺刀装在枪的侧面，而不是上方。它尽管保留了5.45毫米口径，但成功地将有效射程提高到500米。

我们肆无忌惮的检查着整个大楼，在黑洞洞的AN94的压力之下，将身着黑衣的十多个退役的特种保安逼到角落，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数把伯莱塔。证据更加确凿！

其中有一二名特种保安试图反抗，但一名特种兵当即开枪击中他的大腿，他看着自己的腿部爆裂开一个大洞，几乎吓的晕了过去。

“你，你，还有你。”张连长随手点了几个公司的员工，命令他们将这个倒霉鬼，不识实务的家伙送到医院。

在人群之中，我发现了何平的身形，他的面目已经有了一些憔悴。我象拎小鸡一般，把他拎了出来，拍了拍他的肩，很温和的告诉他，“不要害怕！”

我要向在场所有的人示意，这人和我们有关系。

“抱头站好！”我大声命令，心中充满了快感。终于轮到处理他了。

他脸色惨白，抱着头，眼睛之中真正露出了恐惧，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恐惧是一种什么形态，是眼睛里瞳孔一分分的收缩！

我提着他走进他的办公室，里面传出了的怒吼，“伯莱塔！你这伯莱塔从哪儿来的？”我用力的拍着桌子！

“这……”他明白我栽赃于他。把他送到陆战队，在军事类的审讯之中，恐怕比公安的审讯更加可怕。

我提着从我身上取出来的伯莱塔，昂然而出。“张连长，这里还有一把！”

“嘿嘿，大华公司还真是藏龙卧虎啊！把有枪的全部押起来。”

十余人将这十多个配枪的无辜者押到一个房间，十余把黑黑的AN94如临大敌般死死的把着他们。没有一人个人敢说话，敢出声，凡事露出稍稍的消极抵抗，就受到枪托的重击。

我和张连长很快搜索到冷冻贮藏室，里面空无一物，和我猜测的别无二致。我平举起手，瞄准这室内的设备连开九枪，将伯莱塔里的子弟全部射在这贮藏室里。

这些设备燃起了轻烟，有些轻微的爆炸，室内一片狼藉，这个贮藏点终于被我全部破坏掉了。以这种明目张胆的方式，在上百支AN94的支持之下，我终于达到了我的目的。

“连长，警察出动了。”一名陆战队员飞奔过来。

“你们给我继续搜。”张连长果断命令，和我一道，领着十余名海军陆战队员走下楼去。

面对的无论是什么，军人总是以铁血面对。

边缘猎手

第一卷 第二十三章 敲山震虎扬威警局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一卷 第二十三章 敲山震虎扬威警局

作者：绝对力量

两辆警车停在空荡荡的场院内。一名公安正与一名陆战队员交涉。

“治安问题是我们公安部门的事情。”那名公安气势汹汹的道。

“我们执行行动。你们让开。”陆战队员面无表情。他们只知道接受命令。

“我要见你们队长。”那名公安气急败坏的说，“军队如此胡来，不怕军法从事吗？”

张连长大步走了出去，“谁在这里滋事？”声音非常洪亮。

“报告！这名警官要求我们全部撤离。”

“什么？”张连长走到那名警官面前，“我们执行军事行动。凡事有阻止者，一律拿下。”身后顿时有几名如狼似虎的队员向那名警官扑了过去。那警官倒是有些镇定，提起了手枪，指着几名陆战队员，喝道：“你们谁敢来？”

但陆战队员都久经训练，一人慢慢腾腾的走着，笑了起来，“不要冲动，军人和警察都是一家的。为人民服务嘛。”慢慢走到了他的身边。

“你退后点！”那警察用枪指着那名队员。

那名队员笑着举起了手，说：“不要紧，一点小误会。”反而前进了一步，那警察后退了一步，气急败坏的说，“你再过来，我开枪了。”

那名队员更加老练，“你开啊，你不开你是乌龟王八蛋。”全场队员都大笑了起来，根本没把这入放在眼里。

那警官气急败坏中，望着这逼近的身影和身后五六名警察，这扳机是扣还是扣不扣？

全场队员的讽刺和讥笑让他突然间失去了理智，他扣下了扳机，突然鸣了一枪。这枪击中了那名队员，全场的人都惊呆了。“撤！”他立即明白这引起了这班人的公愤，如果还不逃跑，他有可能被碾成肉饼。

那名队员奋不顾身扑了上去，这名队员久经训练，这次行动也安排了防弹衣，他瞄准了这枪的枪口，用胸膛挺了过去。果然这这一枪正击在防弹衣上，虽然有点痛，但根本不会危及到生命。

“妈的，警察竟然向我们动手！拿下！”几名队员转眼间就把那名警官绑的严严实实。

“全部拿下！”张连长接到爷爷的命令时，就只有一句话，“凡有反抗者，无论是谁一律拿下。”

剩下的几名警官闻风而逃，望着数十支AN94，这二辆小汽车载的五六人绝对经不起一支AN94的威力。

“全体集合，追拿这些扰乱我们行动的混球！”张连长的命令发下去不过二分钟，全体队员已是集合完毕。“去警局，把这跑的几个小子抓出来。居然敢在这里开枪。”

张连长笑了起来，“他妈的，就去警察局，老子倒要看看是哪个鸟人敢这么大胆。”转过头去，大声喊道：“出发，去警察局，我到看看是哪个局里敢向我们开枪！”全场一百余人同声高喝“是！”，气势之盛，已将四周的各人吓的几乎站不起来。这哪里是普通军人，这完全是一列老虎。

我在一旁偷偷的笑着，这大华公司已经被砸碎了，张连长借题发挥，一鼓作气，显示一下海军陆战队的实力。张连长看着我，笑了起来，“你小子胆还真大，好，就去警局。出发！”

一声令下，四辆军车呼啸而出，把乱成一团的大华公司扔在身后。

四台军车威风凛凛地在长街上巡视而过，每一个红灯在我们眼中都没有任何作用。一名交警在一处拐角处试图拦着军车前行，他看上去是个非常忠于职守的警官。

“没有接到命令，你们必须遵守规则。”

张连长望了望我，笑了起来，“规则，我们就是规则，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放倒他！”

张连长一拳击碎了挡在面前的挡风玻璃，一把黑洞洞的枪口露了出来，“滚开！”张连长向上扣了扳机。那名警察再也顾不得职守了，撒腿逃在一边。

自此再没有任何一个交警胆敢阻挡，也没有一个交警当值，他们似乎全部轮休了。军车的目标非常明确，警局！

车在警局停了下来，四周围观的人看到真正荷枪实弹的部队站立，直冲警察局大门的时候，竟是没有任何人再有勇气围观了。

“让你们局长出来！”张连长似乎没有把警察局放在眼里。的确，这支部队直接由军委统辖，平时根本就没有人敢管。

“局长不在。”

“局长不在？好，那我让他现身！”张连长望着这高大的警察总部，挥了挥手，大声喝道：“同志们，戒严！凡有反抗者，一律拿下，有敢胆动用枪支正，就地正法！”

“是，反抗者一律拿下，动枪者一律正法！”声音之大，震耳欲聋的吼声将警察局完全掀动起来。四周有胆围观的人听到这种声音，再也没有人敢停留于此。

“你们干什么？”看守大门的刑警还未来得及搞明白，就被缴了械，反扣在值班室里，露出两只眼睛向外窥视，一名队员大喝一声，“看什么看！”

那名刑警吓的缩回了头，不敢再向外察看。

“砰”的一声，枪声响了起来。“妈的，竟然敢向我们动武。”张连长咒骂着，“不要命了。”这次带来的武器全是AN94，冲锋枪，一秒钟之内可以连发八百发子弹，威力之大，射击

之准都远远不是警察的佩枪能够抵抗的。

随后响起的便是清晰的连发声，十余支密集的火力足够压制住超过一百把手枪。

“张连长，万一伤了人命，怎么办？”我有些担心。

“伤了就伤了，打仗有不死人的吗？”

“可是，张连长，这不是战争！”

“钟行！”张连长突然叫出了我的名字，“对我而言，对海军陆战队而言，每一次行动就是战争！”

“是！”我大声回应，就象一个真正的战士。

“军人只服从命令，其它一概不论！”张连长的目光冷酷的如同冰雪。这才是真正的军人！

“来人，向里面喊话，放下武器，投降！”张连长向身边的司机下令。

有几名队员立刻跑了过来，向警察局内的几栋大厦喊了起来，“放下武器，不然就不客气了！”

二十余名队员各攻击一栋大厦。对主要的办公大厦，五十余名海军陆战队员进行攻击，张连长深通兵法，各个击破，先击弱小的力量不强的大楼。

很快将三四栋大楼的警察全部缴械，上百名警察无可奈何的被关押在几个紧闭室里，只剩下叹息。

剩下的兵力很快加强到主楼上，一层一层的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有几名强硬的警察力图反抗，当受到AN94的强大火力之后，立刻明白了反抗的徒劳。纷纷的举起了白旗，将枪械扔了出来。

整个战役持续了不过十五分钟，整个警局彻底被控制了。

“报告！全部拿下，双方都没伤亡，只是打坏了几个门和窗子。”

“呵呵，还挺知趣！”

“报告！局长、副局长都不在警局！”

“他妈的，一个管事的都没有。”张连长低低地骂了一句。我笑了起来，“张连长，我们大张旗鼓的过来，你是不是就是想让这帮管事的出去啊？不然不好办事？”

张连长低低地笑了，“你小子鬼精鬼精的，老子就是这么想的。把局长逮住了，也太丢警局的脸了。”我们都笑了起来。

“把他们都押着，找个管事的来。”张连长大声命令。

一个队员押着一名警官过来，这是个刑警队长，现在局里最大的官员。

“你们警察到是很牛啊，竟然向我们首先开枪了！”张连长冷笑着看着这个倒霉的队长。

“这绝对是误会……”

“什么误会，难道这枪是假的？”

“这个，绝对误会，我会向局长汇报，一定严肃处理，一定严肃处理……”

我在一边静静地看着，脸色和张连长一样的严肃。

“报告！警察局外面有一些警察包围过来。”

“把他押下去，准备战斗！”张连长似乎下定了硬抗的决心。

警局之外，数百辆警车咆哮而来，警察越来越多，密密麻麻，一层接着一层，将警察局门口完全堵住。

“主楼由五十人把守，其它的人各自守自己的大楼。”张连长发现警察局大门处地势一片开阔，根本无法展开防守。

外面的人越来越多，全市的警力全部被调到这里。“最少三千人。”我望着外面众多的人警察，有些忧虑的说。

“呵呵，别担心，三千支手枪还抵不过一百支AN94，这次真的要打，我们让这些警察的好看。”张连长面色阴沉。站在五楼之上，冷冷地望着外面层层叠叠的警车和防暴人员。

“开打？”我看着那些暴露在我的枪口之下的警察，有了一丝同情。

“别着急，等着他们喊话，我们有一二百人质在手，他们不敢乱来。”

外面果然开始了喊话，“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几支喇叭向局里呼喊了起来。外面声势浩浩荡荡，不停的在调整位置。

“我们是局长吴国为，我现在劝你们放下武器，不要试图对抗政府！”一名大约四十多岁的警官远远地向局里喊了起来。

张连长笑了起来，“这局长，自己先听到风吹草动就闪了，这时候到来显弄了。嘿嘿……”

我举着望远镜，观察着局势。张连长说，“钟行，要是你来指挥这场战役，你会怎么样？”

我思索了一下，道：“我会引诱他们进来，进行楼内战斗。我们优势在个人的能力和火力，如果他们的人数优势得不到发挥，我们就能击败他们。”

“呵呵，不错，但他们也不是笨蛋，他们根本不敢进来。”

我继续用望远镜向四周望着，突然发现远方的警察队形有一些混乱。“那是什么？”我指着那混乱处问道，耳边传来隐隐约约的轰隆。

张连长喃喃地道：“这是坦克的声音，难道坦克入城了？”

我紧紧的盯着那声音传来的方位，一支长长的炮管掠过我的眼帘，这不仅仅是一辆坦克，这是一个坦克团，几十辆坦克横冲直撞而来，头顶之上轰隆的声音突然想起，几架直升飞机已在半空中盘旋。

张连长大笑起来，“这是我们的特种部队，你爷爷部下！这一次最少动用了一千来人。”

坦克已连续撞翻了十多辆警车，警察局长脸色变得极为难看，面对这种正规的特种部队，对方

的火力和人员素质都不是警察能够比拟的。

警察慌乱的叫声、坦克前进隆隆的响声、直升飞机低空盘旋的轰鸣，全场一片狼藉。一辆辆警车不得已的被挤开，警员被远远的挡开。

坦克毫无顾忌的横冲直撞，在警局门口排成一列，转了炮口，一致对外。一辆坦克突然将炮管升起，向高空发了一炮，炮声震动全市，全场全部停了下来。

“军区特种部队，混成旅旅长周思国，奉命接海军陆战队队员回营！”一名军官立在坦克之上，大声向四周的警员喊道。“请各位让路！”

在场之人无不变色！没有一个警察胆敢私自让开，也没有一个警察敢硬抗不动，这些警察在左右为难之中，茫然不知所措。

“开路！”周思国见四周的人并没有什么移动，果断下令，“开路！”十余辆坦克向挡着道路的警车压了过去，数辆车顿时被压成了铁饼。

道路开始肃通了，车一辆辆地飞快开出。

“走了。”张连长兴致索然，“集合，回营。”

一百余海军陆战队队员，飞快的集中，爬上了军车。在几十辆坦克的护行之下，在数架直升飞机的保驾下，威风无比的缓缓向大营开拔。

无人说话，在这个场面之中，机器巨大的轰鸣声之中，全场没有人敢说话。

我和张连长领着一百余队员威风凛凛的走出警局大门，几天来压抑着的怒火此刻终于完全发泄出来。

“痛快，真他妈的痛快。”我和张连长举掌相庆，“搜查枪支，这连孙培民也无话可说！”

“爷爷这一次当直和他们干上了，不等我们求救，他先派了个混成旅过来，吓的这等人够呛。”

这一次军队入城，引起市民极大的不安和震动，这个城市里许多人是平生第一次见识到军事力量的威力。震动的不仅仅是普通市民的心灵，震动更大的是市里的高层和军区的高层。

边缘猎手

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 罢斗之后的暂时平静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 罢斗之后的暂时平静

作者：绝对力量

回到家里，爷爷的电话已是不停的响起。

“老钟啊，怎么和地方上干了起来啊？”这是孙培民的声音。孙培民虽然是我爷爷的上司，但在军队里，特种兵训练和海军陆战队，我爷爷直接对军委负责，人手的安排和经费的拨付都是直接由军委安置。

“钟司令员，军区查丢失枪支，也不能……”这是市国安局的声音。

“国强同志，这件事情……”这传来的是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声音。

“钟国强，你行啊……”这是军委一名高层的声音。

“……”

几乎在半个小时之内，军区、当地政府各个相关部门的电话如飞一般飞到我爷爷的电话机里。可惜，爷爷一个没接，只是让警卫员不停的说着钟司令员不在。

听着一个个焦急无比，而又无可奈何的电话，大华公司的后台一个个跳了出来。

“老钟，怎么搞的？”这是军委一把手的声音，也是爷爷的直接上级，这个声音爷爷再也不能不接了。

“刘帅！”“孙培民参了你一本，说你纵容部队，包围警局。是怎么回事啊？”

“刘帅，我的部下偶尔发现市里一个企业竟然拥有伯莱塔。”

“什么？什么企业竟有这个？”刘帅的话也有了一丝惊奇。

“是的，这种手枪只是军队才有。军队时肯定出现了问题，于是我下令调查。”

“结果怎么了？”

“总共查到了十几支这种枪支。您知道武器这一块是由军区调配给我们的。”爷爷的话相当沉重。

“什么？十几支，我国一年进口这种枪也才一万来支，一个企业就有了十几支。孙培民怎么管理的军火……”

“刘帅，我早就申请军械由委里直接拨给……”

“好了，老钟，以后你们单独建个弹药库。这事情怎么搞成围攻警察局了？”

“刘帅，这件事相当复杂。后来地方警察进行阻止，首先开枪，击中了一名队员，幸好那队员穿了防弹衣才保住了一条命。陆战队员气不过，缴了他的械，找局里评理。”

“他妈的，地方也胆敢这样对军区？”

“千真万确！”

“你把此事专门向我汇报，一丝一毫也不准遗漏。”

“是，刘帅。”爷爷大声的说。眼睛中热情突然燃烧起来。

爷爷稳稳地坐着，我和王晓波坐在一边，仔细地听着这些声，认真地看着各个电话传来的讯息和地址。

“王乘风是你的父亲吧？”爷爷眯着眼睛看着王晓波。

王晓波终于认识他权力的力量，有些崇拜的望着爷爷，“是的。”

“你们毕竟太年轻了，你父亲虽然在首都，但强龙难斗地头蛇。”爷爷缓缓地喝了一口茶。
“不给他们一些点教训，他们不会收手。”

“爷爷，我们总算好好教训了一下大华公司。”我兴奋地说。

“小行，现在量他们也不敢对你如何了。”爷爷面色沉重了起来，“以后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慎之又慎。”

“是的，爷爷。”

“你们都还小，这件事情虽然在这里停了，但后面的事情还很多很多。”爷爷又开始走到地图面前，思索着自己的问题起来。

我拉了拉王晓波的衣服，和她退了出来。

天空极为晴朗，我深深的吸了口气，“我们不能蛮干。”我笑着望着王晓波。

“你爷爷真了不起。”她崇敬的道。

我笑了起来，“司令员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做的。”

“真想不到，大华公司竟然有那么多人说情。”

“是的，这个公司问题非常之大，已经企业化合法化了，欺骗了不少人，也瞒住了很多正直的干部，但无论如何，他们总逃不过正义的处罚。”我坚定的回答。

我想当时我的眸子里闪动着慑人的光芒，因为王晓波看着我的眼睛，久久没有说话。

事件很快平息了下去，军委采取了强硬态度对待地方，当地市委毫无办法，只好承认其中的错误，将那个倒霉的警官撤职查办。而孙培民司令员在军区开展了反走私、加强军械管理运动，查处了一些涉及走私和枪械管理失职的军官和士兵，整个军区气势为之一振。虽然没有扳倒大华公司，但在这种压力之下，大华公司已经无法利用军区来获取走私机会和枪械了。这只是斗争的刚刚开始，对于还幼小的我而言，这种政治斗争还是陌生了一些，实在是太陌生也太可怕了一些。

几天的失踪之后，各方的消息汇集了起来。基本上就是说大华公司收手，暂时放弃了器官走私的业务。而我那份职业便彻底的失去了。

回到学校，日子似乎比经历追杀更加难过。面对大华公司，可以抵抗，寻求保护，但面对几个MM却是让人万般无奈的事情。

郭万华在我身边持续着温度，宋向京持续的看着我。

下课了，郭万华很自然的靠了过来，“班长，那天你对我好凶啊？”

她的身体的确是诱人，呼吸喷着我的耳朵，但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诱惑力再不如那天晚上让我身体反应剧烈。

“郭同学，我记得我帮你付了医药费。”

“班长，你……”郭万华从未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在她的潜意识中。医药费的事情已随着那日的火热尽数消失。

“郭同学，那天你说了还给我的。”我语气有些冷。

“可是，我们不一样了啊……”郭万华面露焦急的神情。

“没有什么不同，郭同学，我们仍然是同学，并没什么不同。”我盯着郭万华的眼睛。我从宋向京与郭万华的争执中找到了对付的办法。永远不要认为这件事情是男人占了便宜，双方你情我愿，如果一方要用这来威胁另一方，那永远只能是个错误。

“你……”郭万华眼睛开始红了。显然她没有想到我会如此无情的回应她。

“郭同学，还有，如果可能请尽早的还钱给我。”我知道她没有办法还钱，也没有想过她还，但是我必须打个合适的理由让她从现实中冷静下来。

“好，我会还你的。”郭万华狠狠地盯着我，我凛然不惧的笑着。

看着郭万华愤然离去的背影，我内心深处闪过一丝痛楚，毕竟是这个女生教会了我第一次，夺去了我的初夜，那种快乐和感觉都会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宋向京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看着这一幕，脸上的喜悦不由得显了出来，但却没有说话，只是在一旁偷偷地看着我，脸上有一丝红晕。当我回过头去，不经意的扫了她一眼，她微微的笑意正向我投了过来。这个女生才应该是我内心的感觉，而不是那个久历风雨的郭万华。

高一的课程对我而言是相当轻松的，在此之前，高强度的训练之下，相当多的知识已存储入我的大脑。只不过他们有时候隐藏的太深了，需要重新发掘。

数学课是我最不喜欢的课程之一。并不是因为这门课的枯燥，而是老师呆板的教学方法。

周老师是学校教数学的一块牌子，也正是我的任课老师。他确实有能力让大多数数学不好的同学，在较短的时间内成绩提高三十分以上，由良变为优，由不及格变为及格。为此，许多学校出高薪请他，但他似乎更乐意带一些有天赋的学生。

“钟行，你这次考试成绩很不理想，有四个大题出现了计算错误，以后要仔细计算。”一次数学考试完了之后，周老师特意叮嘱我。

我看着我的试卷，一百五十分的总分上，因为计算错误被减去了三十四分，只有一百零九分的成绩在这个重点学校的确排名有些靠后。

我笑着说，“老师，如果用计算机的话，我就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了。”

周老师严肃的说，“可是高考的时候没有计算机帮你运算。”

我心中对这种考试并没有什么偏见，但如果考试不能促进我们思考而只是一味的让我们少出错，我接受的各种知识早已经否定了这种教学方法。

周老师见我不说话，又继续低下了声音，道：“钟行，这些题目都难不住你，我相信你的智力和聪明，但智慧也必须建立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之上。细心这种习惯不是一天就能够建立的，但你一旦建立了，你的成绩便会突飞猛进。”

本来觉得老师的话很啰嗦，但听到这里，忽然发觉老师虽然说的只是数学学习，但又何尝不是我平时的社会生活。

“是的，老师，我明白了。”我这次是由衷的感谢。

“你是班长，需要考虑到你的形象。以后认真一些。”周老师的话很轻，但却似乎穿透了我的心灵。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但你只要认真观察，他们许多行为和思想都足以称的上是伟大和深邃。正象一句名言，这世界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我呆呆的想着老师的话，全然没有在意同学们都离开了教室。铃声响起，已经放学了。

“班长，在这里想些什么呢？”宋向京在教室里独自等待着我，静静地等着同学们走完。

“哦，”我回过神来，看到一双黑黑的眸子望了过来，笑了起来，“呵，没什么，我正看我的数学题呢。”

“班长这次考的可不太好啊，是不是前一断忙着那些事情了啊？”宋向京关心的问。

“呵，没什么，我是太粗心了。”

“班长，我听说有军队到大华公司搜查了，抓了不少人。看来那个大华公司被查处了吧？”

“哦，是的，是被查了，现在没事了。”

宋向京慢慢地走了过来，坐在我隔壁的椅子上。“班长，你和郭万华的事情是真的吗……”她问的声音很低，我能够感触到她有多么的不情愿问这个问题。

我盯着他的眼睛，沉默了一会，最后下定了决心，“是的，是真的。”

“班长还为她交了医药费吗？”她咬着嘴唇低声说。

“是的。”我不愿意撒谎。

“但是她有过别人……”她的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我心中突然惊醒，她怎么知道的？我并没有告诉班上任何人，但她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

“班长，我无意中看到的，我有个亲戚在那所医院里，聊起来的时候听他说的。”

“说的什么？”

“他说郭万华子宫有些薄，看样子是流地几次产了。”

我的脸色有一些不自然起来，虽然那一瞬间很让我快乐，但听到这句话仍然让我心中有些不自然。

“这件事不能告诉别人，这关系到她以后的前途。”

“可是，班长为什么……”宋向京欲言又止。

“什么为什么？”我有些奇怪。

“为什么，为什么和她有第一次啊？”宋向京低着头，这些话仍然有些说不出口。

我微微笑了起来，随即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竟是沉默了。过了一会，我反问她的，“为什么不能和她有？”

“她配不上班长！”宋向京抬起头来，深情地注视着我。

“可是这个与配不配地无关。”我望着她的眼睛，感受着她的温柔。

“不，有关系。”她小声说。

“有什么关系？”

“班长说过爱我的。”她的声音更低。

我心头一阵温柔涌起，不由自主的牵起了她的手，“是的，小姑娘，我很爱你。”

“那你为什么还和她……”她红着脸，嗔怪着说。

“那我以后不会了……”

“可是为什么第一次你会和她？”

“你……”我很奇怪她反复的问着这个问题，她那日与郭万华争锋相对，毫不退让的形象在这时变化了不少，变得有些害羞起来。

她又低下头，低声说，“班长爱我，又为什么第一次不是和我呢？”声音到最后几次，更是几不可闻。

我情不自禁的抚着她的头发，头面发柔顺而光滑，她慢慢地抬起头来，我的唇慢慢伸了过去，向她朱红色的唇慢慢的，一寸一寸的伸了过去，她突然离开，站了起来，脸色通红，小跑着走出了教室。我回过头去，一个同学正从窗口一闪而过。

遇到爱情，女孩子总是会害羞的，男生也是一样。

我出了教室，慢慢在学校里走着，又回到轻松而安静的学校氛围里，真是令人觉得舒心异常。同学们走来走去，匆匆忙忙，各自是忙着自己的学习、娱乐。

前面传来争吵的声，我想起同寝室的那个男生和郭万华的争执，不由得摇了摇头，经过上次的鲁莽教训，我内心平和了许多。

“你滚！”声音竟是不听劝戒的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想避也无法避开。

“我只想看看你……”这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可我见到你就恶心！”女声毫不客气。我都怀疑现在的女子是不是再也找不到贤良淑娟这种了。

“我知道我让你很伤心……”

“对不起，我有事情。”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不听，你可以走了。”

“晓波，你听我解释，我是被逼无奈……”晓波？不会是王晓波吧，不会是我那个美女班主任吧。

一个女子转身走了过来，把一个颇有几分英俊的男子无情的拥有后面。那男子一把拉住女子的手，说：“晓波，听我说完。”

我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这女子正是我的班主任王晓波，而这个男的却是何平。只是再没有看到他那辆捷良了。

王晓波突然一脚踢了过去，目标正是何平的要害。

边缘猎手

第一卷 第二十五章 变化总是在预料之外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一卷 第二十五章 变化总是在预料之外

作者：绝对力量

不过这次何平有了准备，轻轻的就把手挡开了。一只手拿住王晓波的手紧紧不放。

王晓波的脸由于生气而涨红，“你……”

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拿住何平的手，喝道：“你干什么？”

何平脸色突变，“你，你要干什么？”

我虎着脸，凶狠万端地向他走了过去，那样子就象一只虎走向一只狼，“你如果不马上离开王老师，我要你的好看。”我不需要再用拳头来展示自己的实力，他早就领教过了。

“王晓波，他到底是你什么人？”何平不敢向我发问，却转向王晓波。

“嘿嘿，实话告诉你，他就是我新男朋友，我看不上你，我看上他了。”王晓波涨红着脸，睁大眼睛，大声向何平喊着。我听着茫然失所，呆呆地看着王晓波。心中依稀觉得她是为了赶走何平而故意如此，但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高兴，如果真是这样多好。这浅浅的意识一闪而过，自己摇了摇头，才摆脱了李万华，和宋向京刚刚发展，王老师是不能够碰的，她毕竟是我的班主任。

王晓波拉起我的手，挽着我的胳膊，笑了起来，“何平，要不要和我男朋友较量一下？”

何平眼睛之中闪着极度愤怒的火花，他一言不发，转过身去，慢慢地走开。王晓波大声嘲笑着，“你这种人渣怎么配和我在一起。”在王晓波心中当真就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只有很少很少的女子敢于这么说出来。

何平身影一颤，然后狂奔而去。我望着他狂奔的身影，忽然觉得有些不妥，但当时心中想的更多的是王晓波这样做会不会有几分是真的。

看着何平走远了，王老师慢慢地把手从我的胳膊处放下，脸上有了一丝红晕，“想不到你的胳膊这么结实。”

我有些不知所措，王老师很快恢复正常，“何平纠缠我几次了，再这样下去，我都受不了了。谢谢你帮忙。”

“不要紧的，他的事情尽管找我，这小子对我有些害怕的。”我真诚的说，看到那小子不知怎

么的，我就有一种厌恶的感觉，总是能在他身上感觉到人体器官。

“好的，谢谢你。”经过上次的事件，王老师几乎不再把我看作他的学生，而是她的一个朋友。“为了表示感谢，我请你吃饭。顺便问你一些班上的工作。”

我不由自主的答应下来，王老师带来的成熟和魄力和军人的气质有一丝接近，这是我习惯的气质也是我生命中的色彩。

我们在一个餐厅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天气很热，我们都能微微的看到彼此脸上的汗，坐了一会，空调发挥了作用，我们才算舒服了起来。

“谢谢你刚才帮忙。”王晓波微微的向我笑着。

“没事的，老师救过我的命，这点小事没什么的。”

“你爷爷真是厉害，我最初以为他把文件返给大华公司就是认输求和的，想不到他竟然动用军队把大华公司好好的教训了一顿。”

“我爷爷从来就是永不服输的性格，如果不好好教训大华公司，他们肯定还不会罢手，这一般人就是欺软怕硬的混蛋。”我低声咒骂着。

“你的性格和你爷爷到挺像的。”王晓波微微向我笑着。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换了个话题，“王老师，这个何平应该不会变得极端起来吧？”我尽管第一天看着他的时候就对他毫无好感，但总希望他还算正常。

“没事，他这人虽然有点心计，但还是个软蛋，不会有事的。”王老师很自信的说，洁白的脖颈下方露出一块雪白的肌肤，上面有条细细的白金项链和翡翠坠子。

“那就好。”我有些心不在焉的回答。

“班上似乎有很多女生对你不错。”王老师喝了口饮料。

“哦，王老师，都是同学，我是班长，女生的事情总是多一些。”我仓促的回答着。

“现在的女孩子比我那时候懂得多了。”王老师不自觉的笑了起来，“钟行，老师知道你很出色，但你们都还小，早恋对你们并不好。”

“是的，老师。”我心里有些不以为然的回答，恋爱的事情应该影响不到我的学业。

“你的学业还不错，但是周老师对我说你的数学有些粗心，是不是？”这个老师有点像姐姐。

“这些题我都会做，只不过计算有些错误，以后大家通常都会用电脑的，这些计算并不是什么问题。”我内心深处并不认可数学强求计算精确的要求，内心里始终把思维逻辑排在第一位。

“呵呵，你们的想法我也知道，只不过现在的高考都是用成绩来录取的，虽然不合理，但我们也得遵守，对不对？”

“高考也许应该改革了。”我不得不承认王老师的话有她的道理。

“呵，钟行，我也是从高考走过，知道高考并不能完全测出人的能力，特别是潜能。往往会应试的学生考出了好成绩，但并没有什么很强的能力。”

“是啊，”我有些兴奋地回答，“高考三天时间怎么能完全测出每个人呢？何况录取时还有更多的后门和内幕……”

王晓波摇了摇头，显得毫无办法，“是的，这种现象一定要严厉打击才成，这样会毁了很多学子的前途。”

“老师，没办法的。”我虽然不满，但也只能叹气。

“所以，钟行，你要好好学习。那天你和几个女生争吵的事情，我可是听的一清二楚。”

我的脸瞬间红了，“老师……”

“你和郭万华、宋向京、王沁关系都还不错吧。”

“老师，只是一般同学关系了……”我有些心虚。

“你们这些学生的事情我也管不了太多，钟行你自己把握好。”王晓波突然叹了一口气，眼中竟是有一些忧伤。

我心里猜测着其中的原缘，想了一会，估计也只有何平的事情让她非常伤心，“王老师，天下有很有很优秀的人，古人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王老师微微笑了一笑，但神情中的忧伤并没有消失。

“是的，王老师，同学们都说你又智慧又漂亮，有个男生还埋怨自己晚生了十年。”

“哦，你们瞎说什么？”王老师眼睛有一些亮了。

“是真的啊，王老师，那个同学说，如果早生十年，一定去追求王老师了。”

“呵呵，真是孩子。”王老师虽然知道我是在编造谎言，但仍然开心了一些。

“不过不用担心，他已经没这个想法了。”

“哦，为什么？”

“因为我们告诉他，如果他真开展攻势，这学校里最少有一半男生会群起而攻之，到时候他绝对可以摊成肉饼做肉卷原料。”

“呵呵，你们竟敢拿老师开玩笑。”

时光就这么过去，王老师的脸色慢慢打开。虽然只是学生，我仍然按一个绅士的要求，送女士回家。这房子是王老师父母留给他的。她的父亲王乘风被调到首都去后，母亲很快也随之而去，只留下她自己了。

王老师那辆车被大华公司的几个特护弄坏了，送去修理，只好坐公共汽车。

下车之后，我和王老师并肩走着，宛如一对恋人，神情不知不觉中有了一丝暧昧。我喜欢她在我身边，微微的长发偶尔拂过我的脸，淡淡地体香若有若无的浮在我的鼻腔……我已无法凝神听她说话，只是觉得这样一直和王老师走下去也蛮好，全然忘记了年龄和身份。

一辆房车“嗤”的在我身边停了下来，惊醒了迷茫中的我。车窗摇下，一张熟悉的脸跳了出来，“钟行，你真厉害，连班主任都泡上了。”这声音和这形象完完全全、丝毫不差的就是孙

士杰。

“住口，不许乱说！”我虽然有些生气，但心中却仍有些渴望这是真的。与宋向京在一起虽然觉得幸福，但和王老师在一起却有了一种安定和信任。

“呵呵，心虚了吧？”他的笑声中有一些狰狞。

“你想干什么？”我看了看这车，紧握着拳头，心里突然想起大华公司走私一停，孙士杰损失肯定惨重，这人必定把我恨之入骨。

“嘿嘿，小子，做了就要敢认。”他讥笑着，但显然话中有话。

“别理他。”我拉了拉王晓波的衣服，“我们走。”

“你还真有艳福，听说你把宋向京泡到了，现在又泡到了王晓波，嘿嘿……”

王晓波转过身来，飞快的跑到车前，“孙士杰，你所说的我面都会告诉你的班任，让你父母来学校认真听听。”声音非常严厉。

“哈哈，完全暴露了不是，男的说不过，女的就来帮了。”

王晓波一巴掌狠狠的搥了过去，性格之坚毅和刚强全部在这挥手之间显露出来。

孙士杰怪叫着退回到车内，王老师自然搥空了，车后门打开，一个壮汉走了出来，这是孙培民的警卫连连长，这车也正是孙培民的专车。只不过，享受这种培育的并不是他本人，而他的孙子。

连长一伸手便抓住了王晓波的胳膊，再一挥手，便把王晓波推出了好几米远。

我伸手拉过王老师，帮助她站稳。王晓波粗重地呼吸，眼中已经有了一丝恐惧，一双纤细手紧紧地握着我的胳膊。

“嘿嘿，钟行，真服你了，这女的够味。哈哈……”孙士杰又伸出头来向我极为淫荡地笑着。

我静静地站着，没有说话。让对方闭嘴武力也许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但让他觉得无聊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孙士杰一连说了十几句，我都以沉默对应，最后孙士杰估计也是觉得无聊透顶，驾着车突然而去，几乎撞倒了一女学生。

那女学生毫不客气的大声骂了起来，“什么人敢横冲直撞！”这位女学生的脾气看来并不比孙士杰更小。

那车突然停了，孙士杰的头又伸了出来，“干什么，干什么，你个小丫头……”

那女孩子站在孙士杰的车面前，大声道，“你不向道谦，就别想开溜。”

我拉了拉王老师的衣服，笑了起来，“王老师，恶人自有恶人磨。”我低着声音，有些幸灾乐祸。看看孙士杰怎么样对付这么一个厉害的女学生。

“滚开！”孙士杰凶恶的吼着，车的喇叭声被孙他按到了最大。

但那个女学生毫不退让，“别以为这样就吓着我了，这里禁止鸣喇叭，你等着收罚单吧。”

我看着这一幕，几乎笑出声来，“王老师，这女孩子真厉害，比我们都强多了。”

王老师仔细的看了一眼那个女生，“呵，这不是祝文敏吗？”

“祝文敏？”我平时被王沁、郭万华、宋向京三个女生缠住，再也没有时间去关心其它女同学了，尽管祝文敏在班上也是极为漂亮的一个女生。我又认真的望了一眼，不错，正是这个女生。“是她，真想不到她这么厉害。”

我飞速的跑了过去，如果孙士杰动手，祝文敏肯定吃亏。一个交警慢慢走了过来，孙士杰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继续按着喇叭。

“这儿不许鸣笛，你知道吗？”那个警察仍然很礼貌。

“不知道，没看到标志。”孙士杰满不在乎地道。

“在那儿。”那个警察很有耐心的指着那个禁止鸣笛的标志说。

“没看到，我这是军区的车。”孙士杰对这个忠于职守的警察终于厌烦了。

“军区的车？”那个警察脸色微微有些变了。

“是的，看清楚点。”孙士杰笑了起来。

“看清楚了，把你的驾驶证拿出来，罚款二百元。”这个警察坚定的说出了处罚。我在一旁有些吃惊的看着这警察的态度转变。忽然有些明白了，上次爷爷派军队出动，把警察局的脸面彻底丢光。自此凡是警察提到军区虽然还有些害怕，但内心深处无不是想抓住个机会狠狠地出他一口气。这次孙士杰恐怕正是遇到了一个这样的警察。

边缘猎手

第一卷 第二十六章 狗急跳墙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一卷 第二十六章 狗急跳墙

作者：绝对力量

“搞清楚没有，这是军区的车！”孙士杰把军区咬的很重。

“这车并不是上的军事牌照。你妨碍公务，另加四百元罚款。”警察又飞快的填写了另一张罚单。

孙士杰的脸已青了起来，后面就坐着的那人突然道，“孙少，这点钱算不了什么，回去了。”已掏出了一叠钱递向那个警察，把罚单取了过来。

那个警察推回了钱，一脸严肃，“谢谢，请自己主动交到交警大队，个人不收罚金。”

孙士杰气呼呼的喊道：“好了吧，你还不走。”

那警察调过头来，面对孙士杰，认真的说，“你的驾驶证。”

孙士杰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还没来得及办证，以前驾驭军车根本没有警察敢管，他也就习

以为常了，想不到这次这个警察竟是不依不饶的向他问起驾驶证来。

“没有证是吧？那请你到交警大队去解释一下。”这位交通警察的原则性是我所见到的最为强的一个。

我、王老师和祝文敏望着孙士杰颇为狼狈的样子，都禁不住笑了起来。王晓波轻轻地贴着我的身体，轻轻地说，“你们都是军区大院的，怎么会完全不同呢？”

我笑了起来，“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王老师以为呢？”她的长发被风拂晓起，绕着我的眼睛，我用手把她的头发拨开，王晓波觉察到我的动作，回过头来，微微向我笑了一笑。

孙士杰调过头来，狠狠地看着我们三人，眼中流露出的恨意就算是祝文敏也能看的清楚。我们三人大步从孙士杰面前走过，把孙士杰的目光抛在身后，祝文敏大声的笑着，我和王晓波对视一下，也是微微地笑了起来。“警察和军区弄翻了，孙士杰一定有苦头吃了。”我轻声说。

“哈哈，他算是为你背了次黑锅。”王老师的笑容比全班的女学生的笑容都要有魅力。

祝文敏有些不解的望着我们，“老师、班长，你们在说什么？”

王老师摇了摇头，仍然掩饰不住笑容，“没什么，我和班长说一件事情。”

我和祝文敏把王晓波送到家里，王晓波热情的留我们坐，祝文敏客气的推辞了，我也只好随着她推掉了和王晓波继续交流的机会。

“班长很少和我们说话啊？”天有些黑了，祝文敏的眸子在路灯下发着光。

“哦，没有，每个同学我都一样对待的。”我转头望着她。

“班长是不是有些喜欢郭万华？”祝文敏的声调很低，似乎鼓足勇气才说出来。

“没有。”我摇了摇头，尽管和她有肌肤之亲，但我并不喜欢这个女生。

“真的吗？”祝文敏的脸上有了一丝惊喜的颜色。

“当然，班长不会撒谎的。”

“嗯，寝室的女生都说郭万华跟过几个男人，班长不要受骗上当。”

我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我知道的，我对她没有感觉。谢谢你，祝同学。”

“我知道班长很厉害的，一定不会受骗。”祝文敏低着头说。

“呵，祝同学才厉害，今天把孙士杰堵在那里，好好的教训了那小子一顿，真厉害。”

“没有啦，班长，听宋向京说，班长才是真正的厉害。”她望着我的眼光中有掩饰不住的崇拜。这种眼神我依稀让我想起了宋向京的眸眸，她望着我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眼光。有几分崇拜，有几分喜欢……

我头脑里突然一闪，“有几分喜欢？”面前的这个眼神也是如此。这个女生短短的头发，坚硬的下巴，坚挺的鼻子，显示出她强硬的性格。这也是一个美丽的女生，只不过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别听他的。”我问明了她的住处，把她送到楼下，全然不顾她挽留我的眼神，毅然离开。也

许是我自恋，也许她真的对我有好感，但无论如何，宋向京占据了我的理想，王晓波占据了我的现实，再也没有空间容下另外一个女子。

第二天，听到孙士杰的锐气和狂妄被交警大队狠狠的修理的事情，我的心情说不出的痛快。

他到了交警大队仍然狂妄的以为这些警察不会照章办事。但这一次，这些警察竟是前所未有的齐收协力收集他的违规行为，居然短短一二个小时就收集了十几条，然后写了处罚说明。让孙士杰一人呆在紧闭室里足足呆了一个晚上。其中虽然孙培民打电话找到警局关键人物，但就算是领导下令，这些警察仍然以找不到人，当班人员已经休息了等事情为理由，反复折腾。

当孙培民派出得力部下去办理此事时，那支队队长更是扣着不放，说案件还没调查清楚，一直拖到了规定的十二个小时，最后才把孙士杰放了出来。然后交了几千元的罚款。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过得很平静。对于我而言自然如此，市内的高层和军队高层的变化就不再是我能关心的了。

我一如往常和其它好学生一样，认真的学习。功课在这一段的努力之下已经稳居前五。王晓波对我的笑容总是那么灿烂，看到她的笑脸总能让我觉得温和宁静。只到有一天，王晓波突然没有来学校上课，这种温馨的气氛才被打破了。

看着空荡荡的讲堂，我怅然若失。身为班长，我义不容辞的到教务处询问王老师的去处。

“我是王晓波班的班长，请问一下，王老师有没有来上班？”

“王晓波？”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疑惑的问。

“是的，这节课是她的课，但她还没有来。”我有些担心王老师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但想到他的父亲，心里并不是特别紧张。

“奇怪，今天上午就没看到她上班。你们看到了吗？”这个中年人向办公室的老师们询问着。

“没有啊。”“没看到。”“她一向很准时的。。。。。”

各种回答都很快的反馈到我的耳朵，无一例外，王晓波并没有能准时到校。

我有礼貌的退了出来，拔响了王晓波的手机，自从那次相互支持之后，我们联系更加紧密。

“嘟——嘟——”随着接通的电话声，我心中隐隐约约感觉到一丝不安，王晓波接电话一向很快的。电话终于有人接了，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王老师吗？”我急切的说，“我是钟行。”

“嘿嘿，正找你。。。。。”里面传出的声音并不是王老师的，这是一个男声。

“你是谁？”我脸上的焦急变成了冷酷。

“嘿嘿，想不到王晓波竟会喜欢你这种小男孩。”我大脑里如惊雷一般爆过，这男人的声音竟是何平的。

“你把王老师怎么了？”

“她是女人，我是男人，你猜我能把她怎么了。”话筒里传来他无耻和淫荡的冷若冰霜笑声。

我不敢想象如果王老师在您手里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我警告你，何平，如果你敢对王晓波一根手指头，我发誓把你碎尸万段。”

“哈哈，我好怕啊，你有种你来啊。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我们来好好解决。”

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在我心中，那是一条狗和一个男人的较量，一个男人可能会被狗咬伤，但最后倒下的一定是狗。

“南城区，旧码头，下午三点你来，来晚了怕是见不到你亲亲的王老师了。哈哈。。。。。”

“我会去的，呵，你自己小心一点。”

“如果我发现你报警，你也一样见不到她，你最好小心些。”他挂了电话。冷冷的声音仍然在我脑海里回荡。

何平现在已成了丧家之犬，由于我在大华公司的作为，大华公司已经怀疑他是内奸进行调查，虽然还没把他当作奸细，但他已不能在公司里呼风唤雨了，大华公司的力量他再也不可能充分使用。而且经过上次的军队围击警局事件，大华公司已被主动向爷爷求和了，走私等违法业务也已暂时停了下来。他们不太可能再用何平来如此明目张胆的针对我而来。

我仔细分析着其中的原因。即使是杀了我，更会触怒我爷爷，以他的脾气和力量，恐怕是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一定要把大华完全摧毁。我再三思索，没有找出任何大华公司向我动手的理由。以大华公司的背景和实力，虽然利用军队的特殊权力狠狠教训了他们，但他们远远没有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但无论如何，无论对手是谁，我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南城区，旧码头，下午三点。天气很闷，我慢慢地向旧码头走了过去。这是个被废弃的码头，随着城市的发展，新的大码头建立，这个码头渐渐地荒凉了，最近几年已经彻底被抛弃，按城市规划，它将用来重建一个公园，只不过这需要等到三年以后。

边缘猎手

第一卷 第二十七章 分化离间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一卷 第二十七章 分化离间

作者：绝对力量

我走的很慢很慢，慢慢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四处被废弃的货仓似乎是用来绑架的绝好场所，另一边地势开阔，非常合适用枪进行射击。我一直走到了伸到江水之中的水泥台上，转过头来，江风吹拂着我的笑，我又仔细的想了一遍我这次的行动。

两个人象是从水泥地面上凭空冒了出来，一支枪从后面抵着王晓波的头，王晓波的嘴被胶带封着，扭曲的脸显出她的愤怒。一张脸从王晓波的影子里闪了出来，那是一张英俊的脸，只是现在有些紧张的走形。持枪的是何平。枪支严格进行了管制，而且大华公司一下子被我们搜出了十几把伯莱塔，枪并不能轻易弄到。

我的脸色有些变了，何平的实力有些超出了我的想象。

江风起了，旁边的树叶层层、慢慢地飘了下来，到了十一月，就算是这个南国的城市，也仍

然是落叶的季节。我眯起了眼睛，远远的看着这个场景，就如同在欣赏一个古老的黑帮影片。

“举起手，把枪扔掉。”这句台词说的都和黑帮片差不太多。

我冷冷地看着这个有些可怜的家伙，举起了双手，“我没带枪”。

“哈哈，没带枪就好。”在这些货仓之中，一个人笑嘻嘻的走了出来，那张脸实在是熟悉不过了，孙士杰。

“想不到孙少竟和这种疯狗在一起娱乐。”我面无表情的说。

“呵呵，钟行，不管你怎么说，你这次是跑不掉了。”孙士杰的笑容看起来很狰狞，但也很有快感。他的身后已经显出了八个身影，每一个都显得非常健壮和精干。

“孙少，那也用不着绑架王老师吧？”

“嘿嘿，你小子泡上王老师了是吧？这次让你好好的见一下王老师，真真切切的见识一下。”

“你想干什么？”我紧紧的盯着孙士杰。

“在你的面前干你的马子，一定爽的很。”孙士杰狞笑着。

我冷冷的笑了起来，“孙少，我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我的喜爱你还知道吗？泡泡年青的小MM还差不多，这种女人恐怕被何平上过几十上百次了，我还犯得着为她丢了性命。”虽然内心深处心如刀割一般痛苦，但我仍然装出不屑一顾的神色。

“哈哈，你想要我不成，老子亲眼看到你们在一起。”孙士杰脸色有些变了，看来他欣赏不到我的痛苦，其中的乐趣就少太多了。

“孙少，同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我低下了声音，寻求解救王晓波的机会。

孙士杰大声笑了起来，“钟行，少来这一套，你小子让我们损失了几百万，你现在还来说这个！”

我大脑飞转，原来是因为他的损失。这点损失在大华算不了什么，对孙培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对孙士杰这个从未拥有过如此多财富的半大孩子来说，已经是太多太多了。

“孙少，这个事情可不是我的问题。”这八个人荷枪实弹，我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何平近似疯狂，一不小心就会射杀王晓波。

“不是你，还会是谁？”孙士杰冷笑着。

“我十六岁的高一学生，就算受过一点训练，又怎么可能有这么大能量。”我极其诚恳地说。

“嘿嘿，钟行，你年少有为，别以为这几句话就能骗了我。”孙士杰虽然言语中不信，但语气已是放缓了几分。

“孙少，我只不过是收了别人点钱，故意这么来做一下。想不到这人居然要杀人灭口。”我张口跳出了几句几乎没有经过大脑的话来。

“谁？”孙士杰冷冷地望着我，眼中有了一丝迷惑。

我指着远远的两个身影，大声道：“这个人就是——何平！”

两把伯莱塔已调了枪头指向何平和王晓波。我有些晕了！本来加在王晓波身上的是一把枪，现在变成了三把。

“孙少，别听到胡说八道，我一直忠于公司的。”何平脸色突然间惨白，声音更有些可怕。

“何平，别担心，我会查清楚的。”孙士杰越来越有派头，这时俨然是一副黑帮老大的模样。我微微的摇了摇头，看着这八只黑洞洞的枪口，心里突然觉得非惋惜，孙士杰没有带张友华来。如果他来的话，肯定会更干脆果断的办事，而不是在这时和我玩文字游戏。

我大声喊道：“孙少，何平负责货的传送，如果没有渠道出去，七天一过，货就没用了。这个你当然最清楚不过了。”

“嗯，怎么了？”孙士杰显然被我的话吸引住了。

“如果他把货扣住，私下交易了，然后说渠道出了问题，这钱岂不是落入了他的口袋。”我头脑飞转，必须要找出一些充足的理由。

“呵呵，大华公司是什么样一个公司，哪里会容的下何平这么来。是不是，何平？”孙士杰调过头去，望着何平。何平已是擦擦头上的冷汗，陪笑着道：“正是，有谁敢干得罪大华公司。”

我大声道，“不错，没有人敢得罪，但就是有人敢从中做手脚。”我铁了心要把何平拉下水。

“钟行，你这样好象没有什么说服力哦。”孙士杰笑了起来。

“孙少，何平让我们扮成中央部门来调查这事，大华公司自然是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自然停了行动。这批货只好砸在手里了，不再追查。却是谁也想不到这批货被何平私下转移了。孙少，你这个损失说到罪魁祸首，怕是何平才对！”我提高了声音，大声喊了起来。

“你血口喷人！”何平方才有些缓和的脸现在又变得惊恐万状。

“何平，听他说完，我自然能判断真假。”孙士杰现在的表演真有些象真正的大BOSS。

“孙少。。。。。”何平想继续申辩。但孙士杰冷冷的注视着他，身后又有二把伯莱塔对准了何平。我暗暗笑了起来，但脸上仍然是面不改色。

“孙少，现在其实很清楚，货没了，你自然收不到钱了，这小子用打草惊蛇这一招就让大华公司损失了几百万。然后再把罪过加在我身上，好一个借刀杀人！”我恶狠狠的说。

“借刀杀人？”孙士杰疑惑的盯着我。

“他然后报告给大华公司，利用公司的力量来追杀我，力图把我们给灭口。”我气愤的大声喝道，“这个王老师和我在一起，可以作证！”

“撕开她的胶印带，让她说话。”孙士杰冷冷的命令。我偷偷的暗笑，我这么大的声音，自然王老师会一口承认，附合我的说法。孙士杰远远不够成熟老练。

“孙少！”何平想要阻止，但两名特种兵已所缴了他的枪，把他拉到一边，撕开了王晓波嘴上粘着的胶带。

“就是何平干的，他领着四个人来追杀钟行，见我在，怕我泄露了，几乎连我也要杀。”王晓

波有了说话的机会，言语更是毫不客气。

“何平！是不是真的？”八把伯莱塔的威力的是不可低估，八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何平。

“不，我。。。。。”何平此是恐怕是百口莫辨。

“何平，是你队来杀我的，你不敢认了吗？”王晓波言语之犀利甚至超出了我的想象。

“虽然是我带的，可。。。。。”何平冷汗四溢，脸色更是苍白无比。

“如果不是你，你为什么要带队来杀钟行，难道大华公司没人了吗？”王晓波继续逼问。

“这是老板安排的。。。。。”

“什么事情都往老板一推，真正是借刀杀人啊。”王晓波把借刀杀人拖的很长很长。

枪慢慢地举了起来，“看不出你小子如此阴毒。”孙士杰冷笑着说。“你们有几个谁跟着他的？”孙士杰调过了头。

一个精壮的汉子回过头来，“孙少，上次行动我有跟着何平。”

“说，当时是什么情况？”

“当时，何平让我们在下面等待，一个人先去找王晓波。”

“哦，为什么？”孙士杰瞟了一眼何平。

“孙少，何平的意思是他想用他和王晓波的老关系骗出这小子的藏身位置。”

“哦？弄出来了没有？”

“没有，我们几个实在是等不及了，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四个人都对付不了这小子？”孙士杰看着面前的这个精干的汉子。

那人显出了无比愤怒的脸色，“这小子先是偷袭，然后引诱我们一个个上当。”他的声音到现在仍然是愤愤不平。

“哦，何平呢？”

“何平这混蛋一出手就被王晓波踢中了要害，躺倒在地，他奶奶的。”

“不会吧，一个大男人这么没用？”孙士杰看看何平的身材再对比了一下王晓波的身形，显然有些不信。

“孙少，我到是看他们真有勾结，我们四个人一上去就受了暗算。怕是他们相互勾结在一起，故意商量着引我们入套。我们四个晕了之后，就是唯一他是清醒的。”

孙士杰摇了摇头，“王晓波，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孙晓波愤怒地大骂着，“何平这个王八蛋，当时和我们商量的蛮好，让我们逃脱了追杀，然后说要平分货款。利用钟行来逼着大华公司收手，想不到他竟然想绑架我，然后把我和钟行全数干掉，一人独吞。结果让我们两边都相互龙争虎斗，他来坐收渔翁之利。”我听到这里，几乎

都要相信孙晓波的话了，这套话丝丝入扣，几乎天衣无缝。

“何平！你怎么说。”孙士杰眼睛里似乎喷出火来。

“我冤枉啊……”何平万般无奈。

“冤枉，你还说要把那四个人全干掉了，怕他们听到我们的谈话。幸好钟行不想事情闹大，留了他们的性命。你还冤枉！”王晓波的报复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其言语之利、思想之远，都让我叹为观止。

“孙少，孙少。。。。。”何平已开始哀求了。孙士杰冷酷的笑容没有丝毫改变。望着孙士杰幼稚而残忍的笑容，我心中突然泛起一种悲哀，如果由这些胆大妄为、自以为是的人来掌握权力，对国家和对组织都会是怎么样一种悲哀。

枪声响起，一连串如爆米花般的声音不断的传递开来。何平已被打成了筛子。

边缘猎手

第一卷 第二十八章 恶少毙命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一卷 第二十八章 恶少毙命

作者：绝对力量

闻到这股浓浓的血腥味，我忍不住深深的吐了口气，缓缓道，“孙少，这件事显然都是何平一手挑起，我们和解了吧。”

“呵呵，不错，都是何平那小子的问题，我们一个大院长大，怎么会相互闹起来。”孙士杰笑了起来，那笑容冷的象冰。他突然挥了挥手，八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直向我指来。

我纵身跃起，向这滔滔江水跳了下去。

那八只枪飞快的赶到伸到水中的水泥板上，已经看不到我的影子。我可以水底潜伏五分钟，这五分钟之内，恐怕局势会大变。

江水之中一个巨大的浪花飞溅起来，枪声大作，孙士杰率着这群杀手向这个巨大的浪花连连开枪。

这是一种特殊的可以隐藏在江底的两栖坦克，这些手枪子弹有如在给它搔痒一般，只留下几个不起眼的弹痕，根本伤害不到坦克里的士兵。

一轮子弹射击完毕，这群杀手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铁将军。一时间甚至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开枪。

整个时间不到一分钟。坦克转过炮塔，突然开炮。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起，一名持枪的汉子已被炸的血肉横飞，七零八落。

其它的几人立刻四散逃开。我在水中感触到巨大的声浪，已经明白行动开始，立刻放心地浮出水面，欣赏这惨烈的一幕。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

那坦克继续轰击，车盖打开，几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身影出现在这辆坦克顶部。点射和AN94冲锋枪的突击，子弹如暴风雨一般席卷那些杀手。

这八个人转眼之间被这几名军士尽数射杀。尸体之上弹痕累累，鲜血激喷而出，地面已尽显赤色。

孙士杰面色惨白，望着不远处的王晓波，挥了挥枪，但却没有勇气跨出任何一步。按照原计划，队员并没有击杀孙士杰。

王晓波听到爆炸之声，不知道是因为聪明的还是因为害怕，已经趴在地面上一动不动。也许全局的长期沉淀让她有了这种的直觉。

几名海军陆战队员用枪抵住孙士杰，“你们是干什么的，竟然打到老子头上了。”言语中的粗暴和强横比孙士杰平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孙士杰冷汗四溢，喃喃地道：“误会，完全是误会。”腿脚开始发软，身体有些支持不住。

“误会？我枪击你试试？”

“我是孙士杰，军区孙司令的孙子。”孙士杰发现他们是正规的军队，心里已有些安定下来。

“缴了他们的械。”一名队长向几名队员命令。几个立刻行动起来，一人径直走向孙士杰，向他手中的枪伸了过来，孙士杰脸色一变再变，几无人色。最后仍然是把枪递了过去，举起了双手。

枪枝很快被收集到一起，我慢慢地走了过来，“队长，孙少是被他们这几人挟持的。”我向孙士杰笑了笑。

“哦，你不是钟司令的孙子钟行吗？”那队人笑着对我说。

“是的啊。”这一切都是爷爷和我暗中策划，尽管我内心深觉好笑，但也不得不继续演了下去。

“刚才没吓着你吧？”队长和蔼可亲地说。

“没有，你们在这里进行演习，想不到还能碰巧救了孙少，真是运气了。”我笑着望向孙士杰。

孙士杰急忙道：“不错，不错，真是谢谢你们，不然的话，我真是麻烦了。”

“这样，没事的话，我们先回去向总部报告这件事情。钟行，和我们一起去看你爷爷吧？”队长热情的招呼着。暗暗地拉过我的手，把地上的一把伯莱塔放到我的手中。他看到我的手上已戴上了胶皮手套，脸上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微笑。

“不需要了，等会警察会来，你们比较麻烦，上次军队冲击警局，这帮人会乘机报复，是不是啊，孙少？”我笑着问着孙士杰。

孙士杰的脸色更加难看，“是的，这班警察！”

“那我们先走。”那名队长大吼一声：“撤！”十多名陆战队员瞬间撤离，消失的无影无踪。半分钟之后，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唯一不同的是地上八具尸体，应该是七具加上零碎，躺在地面上，鲜血和内脏四处流淌。

“孙少，我们还是合解了吧，这样斗下去，谁也没有好处。”我认真地说，在这一霎间，我真想和他和解。八条性命如此冷酷的结束，虽然这在计划之中，但我绝没有想到就此处决掉八条

性命。

“不错，是的。”孙士杰回过了神，“我们先把王老师解开。”他向王晓波走了过去，甚至带着些小跑。我有些欣慰的想着，也许他真没想过杀王晓波，只是想吓唬一下她。第一次看着孙士杰认真地在救人，我脸上不由得浮起了一丝微笑。

警笛呼啸而来，两辆警车远远的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我笑了起来，“警察来了。”

“把枪交出来！”孙士杰的声音如炸雷一般在我耳边响起。我回头望去，孙士杰一把瑞士军刀已抵住了王晓波的咽喉。

“孙少，你……”我面色大变，警察即将到来，这人竟仍想追杀王晓波和我。孙士杰就算当面射杀了我，有很多理由可能帮他逃脱一死。就算是擦枪走火、不会持枪等等极为幼稚的理由都可以让他从死刑变为死缓，再变为无期，二十年。。。。。。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脑里回想起爷爷的坚毅和决心。

“少废话，拿来。那队长交给你一支枪，别以为我看不到。”孙士杰恶狠狠地说。

我取出了那支伯莱塔，声音极低，脸色已苍白如纸，“你赢了”。我把枪抛了过去。

“你杀了我，警察自会处理你。”我无可奈何的骂着。

“嘿嘿，实话告诉你，杀了你，我也不会有任何事情。警察局自会摆平。”他哈哈的笑了起来。

警车停了下来，一个警官跳下车，疾奔而来。他是张根生！我安排的机会终于来了。

“不许开枪！”张根生大声喊着。

孙士杰推开了王晓波，枪直指向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扣响扳机。他距离我不过十米，这支枪正瞄着我的头部。伯莱塔的威力足够把一个人的头击爆。我下意识的向侧面闪了一闪。孙士杰笑了起来，“我不开枪，我要请律师……。”声音嘎然而止。

张根生扣下了扳机。

孙士杰仰天倒下。鲜血从额头的血洞中喷射而出。他的眼睛大大地睁着，充满了疑问和怀疑，手指下意识的扣着扳机。他无论如何不相信，这名警察胆敢射杀于他。他这种自信是以死亡为代价的。也许孙士杰根本没有扣动，也许扣动了。但结果是一样的，在呈堂供证上，张根生看到孙士杰举枪指向钟行，情急之下，张根生举枪射击，一举击毙孙士杰。

我没有伤到一根头发，我递给他的枪里的子弹早已被我全部取了出来，递给他的是一只空枪。

张根生紧张的看着我，我微笑了起来，走到王晓波的身边，为她解开了绳子。

“生哥，你可是亲自射杀了孙士杰。”我笑着看着张根生。

“他妈的，他要不是正射你，我才不会开枪。”

我指着他身后的十多名警察，说，“他们会为你作证，你是为了阻止孙士杰枪杀好人。”

十多名警察纷纷涌了过来，将码头封了起来。

孙士杰和另外八个人的尸体呆呆地躺在水泥地面上，冷冷的，苍蝇已经飞了过来。

我领着王晓波，与张根生一起到了警局，我们录了口供，全场的枪中，没有一把枪有我的指纹，我当着张根生的面将那只握枪的手套烧成灰烬。

录完口供，我扶着几乎瘫软的王晓波回到她的家中。

她腿脚瘫软的不能走路，下了的士，我不得不鼓起勇气，把她放在我的肩头，背在我的背上，一步步地爬上高楼。

她紧紧的搂着我，似乎害怕就此失去生命一般。

我打开了门，把她扔在床上，我全身的江水、汗液已让我全身极为不适。王晓波静静地不说话，虽然她在码头表现的比任何一个演员都要出色，但此时此刻，时光流转，她的勇气似乎已经被消耗干净。

我飞快的洗了个澡，潜王晓波放好了水。坐在沙发之上，静静地想着今天的策划和行动。

孙士杰死掉了，孙培民绝不会罢休，大华公司损失了八名部下，看来更不会罢休。爷爷已经铁心与大华公司、与孙培民斗下去。

孙晓波穿着睡衣，披着黄色的浴巾走了出来，脸色仍然苍白无比。修长的腿，几乎要迸发而出的胸，光滑而细腻的肌肤，每一处都散落着难以抵挡的魅力，只是她自己都无法知道这种魅力具有多么强大的杀伤力。

她的眼光中仍然闪烁着一丝恐惧。她慢慢地坐到我身边，摇了摇头，“今天，实在是太可怕了。”她说的很慢，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说。

我望着她湿湿的头发和白晰的脖子，禁不住想去抚摸一下她的头，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把伸到一半的手停了下来，“没事了，一切都结束了。”

“我都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王晓波垂下了头，那洁白和细腻的脖颈完全暴露在我的眼中。

“你表现的很好。”我安慰着她，她此时完全象一个受了伤的小女生，而再也没有老师的模样。

“我还是害怕。”她的声音仍然有一些发抖。

我终于忍不住抚了抚她的头发，女人的脆弱在独处的时候更容易显现。

王晓波身子躺倒，伏在我的怀里，双手紧紧的搂住我的腰，那丰满的身子、细细的肌肤和我紧紧地贴在一起。我大脑里跳出三个字来，“零距离。”零距离也就算了，只是如果和此时这美丽而性感无比的王老师零距离，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控制我自己。

边缘猎手

第一卷 第二十九章 伤离别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一卷 第二十九章 伤离别

作者：绝对力量

事情终于完结，孙士杰就此消失，但警察局向我提起公诉。尽管我们的设计绝无问题，但警察局仍然强行对我提起了公诉，以故意谋杀，非法持枪等六条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法院判处我死刑。这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最为重大的一次起诉。

我和此次枪击案的所有涉及人都被单独隔离，我、张根生、王晓波还有几名陆战队的队员。

在隔离的时日里，我并没有什么担心，整个策划已经由爷爷做的天衣无缝，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律师把这些故事陈述一遍。而孙培民就要费力多了，以他的老奸巨滑，一眼便能从这个案子中看出我爷爷的设计，只不过我爷爷完全是合法行事。

全市，全军区甚至整个军委都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各大报纸更是纷纷盯住报道，各类小报更是把流言传遍整个南国。爷爷更是派出了得力心腹，把案子说的扑朔迷离，引起了数以亿计的百姓的关注。

各个网站，新闻媒体的狂轰乱炸，大小记者的全面报道，已让这个案子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再也无法暗箱操作。我在隔离处偶尔的一次感冒，不知道怎么的，就被一个小报报了出去。最后查实是其中一个看押人员从小报处获取了数万元的好处费，专门报道我的一些异常行为。

这次感冒居然成为了警局故意虐待涉案人员的证据。报纸强烈呼吁要善待涉案人员，他们是正常的公民，在未判罪之前，应该享受到公民正常的权利。这些话语通过十多名司法专家的口，通过各种媒体传遍了南国。我的隔离之所居然安上了空调，有了单独的卫生间，吃的比一般的警察还要好不少。隔离了近一个月，唯一不爽的事情就是由于空间太小，没办法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

当我坐着警车来到省高院时，四处人山人海，观众成群，我看着张根生、王晓波和几名队员分别从各自的警车里走出，不由得向他们点头致意，无一例外，他们都胖了不少。爷爷安排的舆论攻势有效的保证了我们的安全。

例行公事的司法程序走过，我孤零零地站在被告席上，等着审判的开始。审判进行的非常无趣，最少我是这么认为。

“姓名？”

“钟行！”

“年龄？”

“十六岁。”

一个律师出现在我的面前。瘦瘦高高的，带着一付眼镜，这是个标准的律师，是本市最有名的刑事律师。“钟行，我有几个问题，请你回答。”他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闪烁着微微的光射了过来。

“好的。”我并不在意他的问题。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你是怎么去的旧码头？”

“我坐车到郊外，然后走去的。”我平静的回答。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自始至终都在现场？”他的问话很有法律气息。

“是的。”我想了想，如实回答。

“你看到王晓波，也就是你的班主任被人挟持，是不是？”他的声音急促而有力。

“是的，我看到何平当时挟持着她。”

“你救了王晓波？”

“没有。”我安静的回答，“我救不了她。”小报上传说我英勇无敌，以一抵十，一下子干掉了十人，孤身救美，仿佛成了英雄一般。此刻我坦白的回答，让旁观的小报读者觉得少了很多乐趣。

“谁杀了何平？”

“是孙士杰命令那些死在那里的持枪者干的。”

“孙士杰为什么会杀何平？”他不依不饶。

“因为他怀疑何平侵占了他的利益。”

“什么利益？”

我盯着律师的眼睛，认真想着他的意图，如果把当时的情景完全说出来，我自己似乎就已经是走私从犯了。我断然回答：“我不知道。他们内部的事情，我不知道。”

律师很疑惑地望向我。“在法庭上，你必须诚实回答。”

“是的，我实事求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何平。”我能推出原因，但为什么一定要杀何平，为什么孙士杰不去公司证实，而是射杀了何平，我仍然是不知道。

“按你的说法，他们要射杀你？”

“是的。”

“为什么？”

“不知道，我觉得他们没有射杀我的理由。”我一概以不知道回答这些让我觉得变数很大的问题。

“你跳水逃离了？”

“是的，我想活着。”

“正好有一队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

“是的，我听到炮声，我浮起来的时候，看到陆战队员把他们都射杀了。”

“他们认出了你和孙士杰？”

“没有，我在江水里，然后看到他们离开了。”这是我们早已安排好的情节。

“按你的供词，张警官因为听到枪声赶了过来？”

“是的。”

“孙士杰突然拾起枪要枪杀你。”

“是的。”我冷冷地回答。旁观席一边哗然。

“为什么你没有受伤？”

“我不知道，子弹没有击中我。张警官及时射杀了他，救了我的命。”我远远地看着法官。

“好了，我的问题完了。”

我把押了下去，紧接着王晓波出庭。我听不到任何消息。

过了一会儿，我又被如出庭。控方律师继续着他的雄才大略，而我们却没有请任何律师，在我们眼里，这事件已经是明明白白，没有任何差错的事情。

“钟行，你在法庭上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吗？”控方律师看起来通过对王晓波的询问，找出了一些不符的消息。

“是的。”我面无表情。

“法官大人，王晓波刚才说是因为何平与孙士杰分赃不均而引起了内部火并。这个与被告方才所言有很大差别。”控方律师挥动着手臂。“被告说他并不清楚何平为什么和孙士杰火并，但王晓波竟然知道，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王晓波是一个被绑架者，但却知道全部，而钟行更多的参与这件事，居然不知道其中的变化。这是可疑的。这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一人在撒谎。”最后一句，他回过了头，狠狠地盯着我，象一匹饿急了狼。全场顿时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法官大人，”我趁着他发言的间隙，立刻道：“很多事情，我们自以为了解了，但其实一无所知。”

“法官大人，抗议！这句话侮辱起诉方！”他飞快的站起来，举着手高声叫道。

“抗议无效，你继续说。”法官看上去非常的懂得法律。我心里放松了许多。

“王晓波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一些话，觉得他们内部分赃不均，而我离他们比较远，所以听不清楚他们谈话。”我沉着的解释。律师试图从王晓波的口中找出矛盾之处，然后用分隔我们的方法，使用心理战，让我们吐出不实的破绽，从而全盘推翻我们的证辞。我不得不承认，这可能是他们唯一取胜的方法。只是可惜，王晓波在这件事上，由于张根生的帮助，我们已有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细节核对准确。

律师继续请法官传召王晓波，而这一次，却没有要求我回避。

“何平为什么要绑架你？”

“因为我拒绝了他。”王晓波如实回答。

“他以前是你的男朋友，是吗？”

“他一直追求我。”

“你为什么拒绝了他？”

“这是私人问题。”王晓波冷冷地回答。

“我所知道的是，有人看到你和被告在一起非常亲密的走着，是不是？”律师的声音高了起来。

“这是我的私事，无此案无关。”

“不，法官大人，这件事与案件很有关系。”律师一脸的严肃。

“好吧，王晓波，请你作答。”法官同意了律师的请求。

“是的，我和几次和钟行一起吃饭，他送我回家。”王晓波平静的回答。

“是不是你因为爱上被告，从而决心与何平分手。”律师更加咄咄逼人。

“……”王晓波脸色竟有些微微红了。四周更是喧哗一片，各种议论纷纷传入我的耳朵，“想不到这么漂亮的女老师竟然引诱学生。”“这女人有了一个还不够……”

我心中突然一恸，这名律师以王晓波为突破口，来力图扰乱她的思绪，从乱中寻求机会。但我却只能无力的看着王晓波，毫无办法。

“是还是不是？”

“不是。”王晓波声音低低地回答。

“你撒谎！”律师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我的脸色肯定铁青，这个老练而且卑鄙的律师毫无顾忌的侵犯着我们的隐私，而法官似乎更是有意纵容。

“没有。”

“请传召证人。”这名律师的确有备而来，几名学生入庭作证，他们把听到的王晓波和何平的争执，我在旁边的劝阻都完全证实了下来。四周的人群更是哗然一片，议论声更大，而法官更是没有动用他的法锤来镇定全场，任由局势一面混乱。

王晓波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青，脸色极为难看，低着头。她显然因此蒙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猛的抬起了头，大声的咳嗽起来。王晓波听到我的声音，低低地向我望了过来。我睁着眼睛，热切的看着她，用真诚而又坦然的眼光看着她。她慢慢地抬起了头，脸上的颜色慢慢的恢复。

“你借着何平与孙士杰争执的机会，引诱孙士杰杀了何平，是不是？”律师的声音奇大无比。如响雷一般直击王晓波的内心深处，这正是我们当时的作法。这个老练的律师在这个时机里封出了他的杀手锏，为图趁着王晓波思想波动的时机，一举击破我们设下的堡垒。

王晓波刚刚恢复的脸色又变的苍白起来，嘴唇颤动，明显可以看出她的惊慌失措。

“是你引诱的，是不是？”律师不停的追问。

我的心脏疯狂跳动，这种精神打击之后的迫问，让王晓波失去了大部分理智。如果她顺口回答出来，她又必须为此做出解释，我们事前安排的细节必定会有所改动，再也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我脸上的汗水涔涔而下。眼角余光所及，爷爷正忧虑地望了过来。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抗议！”我大声吼了出来，“律师有引诱证人的嫌疑！”我想我的声音足够惊醒沉睡中的任何人。

全场都被我的吼声镇住了一刻，王晓波全身为之一震，向我望了过来。全场的人都向我望了过来。

“不许喧哗！”法官一震之后，用力敲击着桌子。“被告人，未接受法官的许可，不得私自说话！”法官的脸色异常的严肃。我内心冷笑着，这个法官显然受到了非我方势力的影响。

王晓波静静地望着我，微微地笑了起来。她似乎在这一瞬间不再受师生恋的压力，也不再受到世俗眼光的压力，那笑容就如同天边的彩云一般璀璨。

“律师大人，你似乎高估了我的能力。”王晓波轻轻地笑着回答，“他们的争执，不是我这一个小小小的女子能弄明白的。”

王晓波恢复了平静，事件继续按着我们的安排进行。王晓波的证据滴水不漏，和我的完全一致，几个陆战队员更是众口一词。坦克上的弹痕，清晰地表明这群人持枪射击坦克，使陆战队员全力还击，致使这些杀手全部死亡。军队的行动记录，批准文件都一一陈列在目。

最后张根生的证辞更是无懈可击，的确是他看到孙士杰正要枪击我的时候，他扣下扳机，射杀了孙士杰。身后十余名警察亲眼目睹并为之作证。

案子到此真相大白，法官无可奈何的宣布我无罪，王晓波无罪，海军陆战队队员无罪，张根生也是无罪。我们度过近一个月的隔离，终于自由呼吸了。

王晓波向我走了过来，脸上微笑着，全然不顾身后数不清的人群对她的指指点点。她向我伸出了手，大方地，却是轻轻地说道：“师生恋也未必不可。”脸上的微笑正如这一望无云的晴空一般，清爽宁静。

我呆若木鸡，望着她闪闪的眸子，我却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伸出手去接受。“钟行，我就知道你没事的。”宋向京拉着我的衣服高兴地跳着，全然不顾我们的班主任就在身边。宋向京的手已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来。

“哼……”一个拉长了的声音从我耳边一滑而过，一道寒光从身边的一人眼中闪了出来。孙培民大步跨向他的专车，脚步竟是异常沉重。我心中突然一寒，这个人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一双温暖的大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肩头，“小行，没事，你需要避一避换个环境了。”声音如此的亲切和熟悉。我回过头去，爷爷正沉稳地望着我。

我没有时间再伸出手去握住王晓波伸出来的手。王老师笑容渐渐消失，转身离去。一个星期之后，她被父亲调离这个城市，去首都陪伴她的父母。

宋向京的爱情我再也没有办法深入下去。为了保证我的安全，爷爷把我调入了他的嫡系部队，开始了军队生涯。

我离开的时候，同学们都来相送。我心里默默地向自己的初恋告别，我对宋向京的些微的爱意都还没来得及充分表现，我却不得不离开。郭万华的眼神中对我流露出的不舍，让我心中忽然有些疼痛，在离别之时，我低声地告诉她不需要还我钱了。

我最终坐上接我去军营的专车，挥了挥手，离开了学校。

在拐角之处，一个黑衣的女子站在那儿，长长的秀发随着微风轻轻的拂过，长长的裙子顺着风

扬起一角，那修长而结实的腿，丰满而有致的身子微微的在风中摆动。我不敢去看这个女子的眼睛，我侧过了头。王晓波在那拐角之处，注视着我的车慢慢地滑出她的视线。

我无法去想象她是耗尽了多少勇气才敢对我说出那样一句“师生恋也未必不可。”

我无法再想，迎接着我的是全新的军事生活。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三十章 军营试练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三十章 军营试练

作者：绝对力量

官司虽然赢了，但我同样付出了代价——退学！

孙士杰、何平之死，我与孙家和大华公司之间的仇恨成了不死不休之死局，但由于我用的是借刀杀人计，他们不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加害于我，不过却能用他们的黑手来对我采取打击报复。对于大华公司的杀手的厉害，我有着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为了不再牵连无辜，同时也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我离开了十二中，离开了高一（二）班，离开了我所有的同学，一段还没有来得及开始的师生恋，也暂时成了无言的结局。

我和孙士杰的恩怨，将爷爷和孙培民的斗争也扯了进来，由于我的自以为是，现在不但没能将大华公司的高层绳之以法，也没能掌握充份的证据来证明孙培民和大华公司有着黑暗的权钱交易，反而搞得自己无法再在学校立足，考国防大学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在国安部的调解，以及中央军委的干涉下，我爷爷和孙培民也暂时罢斗，广南市我是呆不下去了，爷爷并没有对我感到失望，反而鼓励我就是要和这些腐败的官僚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学校不能呆了，爷爷干脆把我送进了他的嫡系部队：西南军区红箭特种大队。

中国特种部队已经远不是战争年代的特务连、侦察排的概念所能含盖的了。不仅各集团军都有了自己的特种部队，称为侦察大（分）队，各军区、军种及总参部更成立了直属特种大队。

特种部队训练十分严格，恶劣天气下的强行军训练，危险斜坡攀登峭壁训练，及在艰苦的野外生存训练是家常便饭，他们大都身怀绝技，如能在50公里时速的汽车上准确击中200米外的人靶，从30米外将手榴弹准确投进小汽车的窗口等等。中国特种部队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

在中国特种部队中，还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特种兵，她们在训练和作战技艺上，一点也不逊于矫捷的男子汉。在某些特殊任务的执行上，她们比男性战友甚至更胜任一筹。

在西南军区里，“红箭”特种大队，就是一支直属总参谋部的特种部队，钟国强副司令员是这支部队的直接上司，也是他在西南军区唯一由他掌管的一支强劲军事力量，如果不是他手里还有着这支部队，而且又是直接对总参部负责，再加上我爷爷和主席关系不错，孙培民早就把我爷爷钟副司令员挤走，让他退居二线，回家养花种草了。

红箭特种大队，是由我爷爷一手建立和训练出来的一支雄师，一支集特种侦察、特种作战于一体，编制精干，装备精良，可遂行陆地、海上、空中三栖作战任务的新型部队。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特种兵，红箭队员个个经历了超常的严酷训练。编制是一个加强的特种师，满员是共有一万一千余名官兵。装备极为精良，是一支全军有名的快速反应机动特种部队。在七大军区各特种大队的军事大比武竞技中，红箭的特种兵多次荣获射击、格斗、夜袭、反恐等单项一等奖，大队长贺子豪是我爷爷一手提拔起来的，四十五岁的贺子豪大队长，现在肩上挂着大校的军衔，在和平年代，已是极为难能可贵了。

贺子豪可以说是我爷爷的嫡系，听说要将我送进红箭特种大队，他亲自开车到我家里来接我进军营。

贺大队长的座驾是一辆宝马越野车，光从这辆专车，我就知道红箭部队的装备绝对是一流的。

红箭特种大队的驻地离广南市区有三十公里，在市郊的一个盆地里面，紧邻着白云山区，以贺大队长的飞车速度，从我家里到部队用不了二十分钟。

一路上，我的情绪不太高，紧锁的双眉完全是一幅心事重重的样子。

贺子豪体形高大，坐在驾驶座上有如一座小山，刀削般棱角分明的方脸上显现一种饱经风吹日晒的健康古铜色，一双虎目闪射着一种精明机智的光芒。宽阔的额头与果敢的眉宇之间，透出四十岁壮年男人所具有的刚健、豁达、轩昂的气度。

他看了一眼我郁闷的表情，双手轻搭在方向盘上，将视线盯着前方，轻松地笑着说道：“怎么着，还在想退学的事情吗？”

我侧过身面朝贺子豪而坐，望着他棱角分明的侧面，苦涩地笑了笑，说道：“贺叔叔，不能继续上学，我就无法考取国防大学，我辜负了爷爷期望，是不是很孝呀？”

“有谁说过进国防大学，就非得要在学校考呢？在我的部队，每年可都有两个保送进国防大学深造的名额呢，就看你有不有实力去争取。”

“我爷爷和孙培民现在关系搞得如此僵，孙培民会将这个名额批给我才怪。”

“在我的眼里，你的爷爷，钟司令员，才是我的直接领导，红箭特种大队，还轮不到孙培民过来指手画脚。关于你的事情，你爷爷都告诉了我，钟行，你没有并没有做错，只不过是年纪还小，经验不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提早进部队接受新一轮的磨练，对你今后的成长历程将更有帮助。”

“贺叔叔，现在还没到征兵的时候，我进红箭特种大队，会不会让孙培民又在这件事上来做我爷爷的文章呢？”

“特种部队是可以对真正的人才进行破例录用的，如果你没有当特种兵的素质和实力，即算你是钟司令员的孙子，我贺子豪照样是六亲不认。”

“贺叔叔，我可以接受红箭部队的对新兵的各种考核，也绝不会让您失望！”

“听说你从小就接受老首长的各种训练，而且还在海军陆战队受过两个月的正式训练，不过红箭可不是一般的部队，钟行，我希望你能通过我替你特别安排的新兵考核，只有这样，才能堵住一切有心人的口舌，明白吗？”

“明白，贺叔叔。我们钟家，是不会出孬种的。”

宝马越野车一路之上毫无阻碍地开进了红箭特种大队的营区。贺子豪没有给我太多的时间作准备，直接领着我来到试练场。

第一项，是体能考核。

红箭特种大队的教官制定了一个同中国足球甲A队员体能测试类似的“12分钟跑”，但却大大超过甲A标准。12分钟，3300米及格、3400米良好、3500米才能达到优秀，并且是在阴雨天和泥泞坡陡的山路上测定。

出乎在场所有教官的意料，从小就接受负重长跑的我，居然来了个开门红，不但得了个优秀，而且还打破了红箭大队12分钟跑3800米的最高纪录，我跑出来了4200米。如果不是我的双腿上还有两块20公斤的铅板，我相信跑出5000米都不是问题。

第二项，是射击。

暑假期间的那两个月在海军陆战队的训练，这个时候发挥作用了，手枪十发子弹速射，我在9.72秒的时间内打出了九十九环的成绩，看得考核的教官差点就大跌眼镜。

第三项，是格斗。

在这个项目上，我遇到了强劲阻力，在身高一米九二，体重九十公斤，身怀硬气功绝技的一连二排三班班长林自强的面前，我的攻击力显得是那么的苍白虚弱，一向擅长的弹腿攻击，也根本不能见效。不过，我虽然不能将林自强打倒，但他同样也无法奈何我，因为我用灵巧的身法和他进行游斗，僵持了十分钟后，教官判定我们打平，我算是勉强过关。

第四项，是军事战略。

自幼熟读了那么多的军事常识和书籍，让我在这个考核项目里显得游刃有余，优秀的考评让我获得了教官的赞誉之辞。

第五项，是胆识。

考核的项目是五十米高空跳水，不带任何保险装置。我爱好的运动娱乐项目不多，但有一项蹦极，却是我常常有玩的冒险游戏。自由落体的高空跳水自然无法难倒于我。

五项考核，我除了格斗之外，其余四项全都是优秀。贺子豪看着我的考核成绩，冷俊的脸上有欣慰的笑容浮现，在最后的审核栏上签上他贺子豪三个钢劲有力的行书后，我终于正式地成为了西南军区红箭特种大队的一名特种战士。

我被安排进特战一连二排三班，跳过了新兵训练，直接和老兵一起按红箭的训练大纲，接受高强度的魔鬼式训练。

在这里，我不用再担心黑道的杀手会敢追杀过来。因为相信即使是美国的游骑兵、三角洲、海豹突击队，也不敢来红箭特种部队的训练营捣乱。

让我有点奇怪的是，孙培民在我入伍的这件事上，没有作任何的干涉。要知道，我爷爷虽然是红箭特种大队的直接领导，但孙培民却是我爷爷的上司之一，尽管我加入红箭部队，可以不需要孙培民的审批，但如果他要横加阻碍，还是有不小的麻烦的。

与孙家的恩怨，似乎因我的入伍而告一段落。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三十一章 军事训练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三十一章 军事训练

作者：绝对力量

在接下来的强训生活里，我除了每天完成正常的训练课目外，还要进行拉力器、杠铃、哑铃、

臂力棒和俯卧撑等各500次的“十个五百”体能练习，要求是一口气不间断地完成。早晚两次30公里负重35公斤武装拉练，也成了每天的必练课目。

特战一连二排三班，每个战士的床头墙上都贴着一张“硬气功一日练习计划表”：气沉丹田练马步蹲桩30分钟，身体倒立头顶地30分钟，头撞墙500次，手掌、拳头、双肘、双膝击打铁沙袋各500次。

我原来以为自己的身手很不错了，进了特战队后，才明白我以前所掌握的都是些小儿科，也非常侥幸我在大华公司遇上的退役特种兵不是出自红箭大队，不然的话，随便遇上一个，肯定就能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但我也有我的长处，从小打下的坚实基础，让我明白了爷爷当初在我身上所花费的种种苦心，而且我也成了整个红箭特种大队建军以来，第一个不进新兵连接受特训，就能直接和老们一起按部队的训练大纲和计划进行各种训练的特种小兵。在整个特战大队，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兵，最年轻的一个湖南长沙兵梁锋也在三班，但比我大了整整六岁。

年纪小，却并没有享受特别优待，教官许海涛没有给我特别加料，我就心满意足了。入部队一个月后，我便很快都得到了战友们的接受，因为我并没有因为年纪小而脱三班整个训练成绩的后腿，从小训练所吃的那些苦，现在总算开始有了回报了，我的各项技能开始在连队中慢慢突出。

在西南军区红箭特种大队，三分之二的队员能熟练驾驶坦克、装甲车、汽车等各种装备车辆；人人都能掌握万米泅渡和海底潜行技能；三分之一的官兵能乘机执行伞降、机降侦察作战任务。总参部和总后勤部多次对红箭特种大队进行各项考核和参加实兵实装演习检验，每次的考核报告上都有着笔迹不同，但内容雷同的评语：红箭特种大队已经具备了陆上渗透、空中快速机动、“三栖”侦察作战的应急机动作战能力。

有人把跳伞形容成“天女散花”，可没有人知道每次跳伞着地的冲击力是450公斤，红箭特战队员们要经受600次的地面训练，小腿必须经历“三肿三消”，才有天上美丽的三分钟。红箭特种大队已经连续5年圆满完成上万人（次）的伞降训练后，前不久，还首次顺利完成了利用直升机伞降，实现了该大队伞（机）降训练向多机型、多伞型、多地域、全天候的作战能力的转变，使官兵们能在复杂地形、殊气候下顺利执行各项特种作战任务，

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合格的红箭特战队战士，不仅是天上的“神兵”、地上的“猛虎”，同时还是海中的“蛟龙”。

武装泅渡时，特战队战士身着黑色的特种作战服，携带六枚手榴弹、一枝AN92型冲锋枪，五个弹匣，一枝92式手枪，一把D80虎牙军刀，特种行军包等装备，在1小时20分钟时间内完成5000米的武装泅渡任务。武装泅渡往往选择在风雨天气进行。每进行一次这样的训练，对于特战队员来说既是对身体素质的考验，更是胆量和意志的较量。

野战生存，挑战生理极限。为了能在极其艰难的野战环境中，练就一套走、打、吃、住、藏的生存本领，特战队员必须经受住残酷环境的挑战。首先，特战队员必须学习掌握生存的基础知识，会检验水质是否有毒，能识别植物可否食用，还要学会抗击凶猛野兽袭击等生存本领。每次野战生存训练，特战队员要全副武装，负重35公斤，7天7夜之内在复杂地域行军300公里，同时完成特种射击、敌情侦察和穿越敌人封锁线等20项战斗课目的训练。生存中最重要的物质是水，但每人一天就发一壶水。再一个难题就是解决吃的问题了。自带的两块压缩饼干吃完后，蚂蚁、野鼠、蚯蚓、蛇等便成了“上等餐”。

作为一支快速反应、执行急难险重任务的“利刃”，必须拥有与其相配套的一流武器装备。红箭特战大队装备有KBUS8式狙击步枪、麻醉枪、微声枪、匕首枪等许多鲜为人知的特种枪械；

配有82无后坐力炮、HJ-73/PF89单兵反坦克兵器等重火力武器；“凯夫拉”头盔及防弹背心和便携式GPS；最先装备了国产新型无人侦察机；战场电视和传感系统，取代了侦察兵脖子上的望远镜。秘密渗透的侦察兵，只要将远红外夜视系统、热成像仪等先进的侦察设备秘密置于敌后，不管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都能准确地找出敌人的方位和行动方向。情报处理系统一声不响，将战场部署情况展现在身后几百公里外指挥所的电子沙盘上，车辆斗室之间便可纵览天地之间敌我态势。有人形象地把红箭大队比喻成“小型兵器博览城”，其中有些装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这在全军任何部队都是少见的。

特战队员不但个个具有上天乘机伞降机降，下海万米泅渡海底潜行，陆地驾驶各种装备车辆的“三栖”本领，而且从大队长到普通士兵，计算机、电工学、电子电路、遥感气象等高新学科列入了每一名官兵的学习日程。

“入伍即入学”，战士们入伍一年所学的知识相当于普通大学半年的学习内容。我很快就学会驾驶装甲车、坦克、汽车、直升机等各种机动工具；掌握了十六种以上的轻重常规武器，完成在雨、雪、雾、风，沙漠、丛林等特种气候和地域下的射击训练。还学会了识别国外三十多种武器的分解结合和使用方法；用流利的英语对话；五种以上地方方言。

一些部队高科技练兵学微机只是打字，在红箭大队是实实在在的应用，因为80%的新装备都是微机控制，作战指令、训练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并与军区局域网相连。在红箭大队，战士们把黑色贝雷帽和红箭闪电臂章看做像清华、北大的校徽一样誉高于世。

为适应训练需要，特种大队建立了高科技学习室、计算机网络中心、指挥自动化局域网等。特战队员要在一年时间内学完《电子电路》、《计算机知识》、《现代高科技装备》等课程；第二年，人人都要掌握无线电遥控、卫星定位、计算机控制、航空判读等30多项专业技能。特战队员都要掌握大队所属的新装备，使之形成战斗力。

红箭部队的服役期不同于一般的野战部队，普通的特种队员为五年，提干后能延长到九年，如果在这期间能晋升成校级军官，那么就可以转成为职业军人。

从红箭出来的合格特种兵，不仅仅是一个只懂武力的蛮夫，我们掌握的各项专业技能和知识，只怕有的大学生都望尘莫及。

军事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的结合训练，使我的军营生活一点也不觉得枯燥乏味，我非常喜欢这种充实的生活，我更喜欢部队的一切，因为我的体内，天生就有着一优秀军人的基因。

每天早晚两次的武装越野拉练，是锻炼体能和耐力的最有效方式。也是每个特种兵最痛苦的一个训练项目，特别是在晚上的拉练，因为白天的训练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每个人的体能极限，人人都渴望着能躺在行军床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你越是觉得累，就越是不让你休息。长这么大，我认为最舒服的事情，就是晚上的武装拉练结束后，卸下全身的装束，冲个冷水澡，然后倒在硬板床上蒙头大睡。

你可别认为蒙头大睡可以一觉睡到大天光，因为作为一个合格的特种兵，就是睡觉的时候也要保持着一种特有的警觉性，一天能有两个小时的深度睡眠时间，已经足够让我的体能得到恢复。

自然门的调息心法，在这种时候发挥了其独特的功效，我的生物钟和第六感警觉，在我进入特种大队接受正规特训的过程中提到了很大的提升。

红箭大队的军费开支是由总参部直接拨下来的，各项软硬变件设施都是全军最一流一配置，其他各兵种的军人，无不以能有机会加入红箭部队视为军人的一项高级荣誉。

我的宿舍称得上是宽敞明亮，全班十个人有三间宿舍，班长和副班长二人一间，其余就是四人一间。

在三班，我是名符其实的小弟，战友间的感情本来就很好，但如果是同一个宿舍同一间房里的战友，其关系更是铁上加铁了。

我同室的战友，大家按年纪和兵龄分成了老大秦雄、老二刘剑、老三梁锋，我当然是最小的老幺了。

军营就是军营，战友们一个个都是粗线条，与学生时代我的温文儒雅简直就是两个天地。

这晚，大家刚完成武装越野训练科目，冲完凉后各自倒在自己的床位上，我是累得半死，只想早点进入调息状态，偏偏梁锋这家伙精力过剩，他睡不着，也不让兄弟们睡安稳觉。

梁锋是湖南长沙人，但却有着北方大汉有高大的体魄，身高足有一米九，体重九十公斤，士官平头，浓眉，却生了一双眯眯眼，别以为眼睛小就视力不好，梁锋这家伙就是凭着这双眯眯眼，让他成为了全连最出色的一个狙击手。

“老四，我们红箭大队三年一度的军事技术全能比武这回让你这小子碰上了，这可是我们部队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了。”梁锋半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见我有些在神的聆听他说的事，他脸上明显有些得意：“只有是全能前三的战士，才能有资格代表红箭去参加全军特种兵大比武，如果能在全军特种兵大比武中取得冠军，那就有机会代表我们中国的特种兵，去参加世界特种兵竞技大赛，那可是全世界各国特种兵的最高荣誉。”说到这里，梁锋有些兴奋，也不管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说话的声音大了许多，不过马上他又有些丧气地道：“也不知我猴年马月才有希望在外国的特种兵面前，展现我们中国特种兵的风采。”梁锋坐了起来，上下打量着趴在床上的我道：“不过，我说老四啊，你这小子绝对是一个怪胎，你的各项训练成绩的进步速度，我只能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说不定这回你还有机会代表红箭特种大队出战呢，到时露了脸可不能忘了哥仨几个啊！”

我和床位和梁锋的紧靠在一起，睡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头顶着头，我懒洋洋地说道：“三哥，你就别逗我了，我才来部队多长时间呀，算算两年都不到，咱们红箭的高手可以说是多如牛毛，随便拨一根，比我的胳膊还要粗，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头上来呀，尽管我也很希望自己有这种机会，但人贵自知，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面朝墙壁，象是喃喃自语地继续说道：“拜托你睡觉好不好，我累得全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我要睡觉，不要和我说话了……”

听到我和梁锋的对话，对面床上的四川成都兵秦雄老大也有些睡不着了，拖着一口四川腔接口说道：“老四，不是我们捧你，你小子确实是我们一连最有希望代表红箭出赛的种子选手，也不知你是如何练的，按理说硬武功不是一朝一日就能练得成的，但你进部队不到两年，居然可以和我们的气功大王林班长相对抗，而且你看起来也不象皮粗肉厚，满手老茧，我可是从不服人的，但对你却是打心里服气，老三说得不错，这次你真的很有希望。”

我换了一个睡姿，侧过来望着秦雄，说道：“老大，我吃过抛头露脸的亏，之所以刻苦训练，并不是想在部队出风头，而是我从入伍的那天开始，发现了自己和战友们的差距，我可不想拖我们三班的后腿，至于能不能有机会代表红箭参加全军的特种兵大比武，我想部队的首长们自有安排，这可不是我们想参加，就能参加的。”

老二刘剑是广西桂林人，他盘腿坐在床上，对我说道：“我同意老幺的观点，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还是苦练苦练再苦练，所谓技多不压人，练好了，是个人的最大资本，有时候锋芒太露，也不见得就是好事，俗话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真要是成了全军特种兵里面的标榜，麻烦事肯定少不了。”

我躺在床上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点着头喟然说道：“就是就是，我们还是收敛点好，夹着尾巴做人，才是硬道理呢。”

“切……”

“什么歪道理，我表示BS……”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三十二章 情思缕缕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三十二章 情思缕缕

作者：绝对力量

不知不觉里，在紧张的各项训练生活中，两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也从一个新兵，变成了一个老兵。

这两年，我可以说是完全与原来的环境彻底隔绝开来，除了和王晓波、宋向京、王沁有时用EMAIL和QQ通过网络保持着联系，与原来班上的其他同学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就连十八岁的生日也是在部队里悄然渡过的，仅仅只在生日的那天晚上接到了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那天，我除了听到了爷爷的声音，也听到了我已经有点陌生感觉的爸爸和妈妈的关爱语音，家人庆祝我终于成人，爷爷在最后挂电话之前告诉我可以将腿上绑着的那两决铅板取下来了。

当然，我在网上还收到了王晓波、宋向京和王沁发来的电子生是贺卡，外加宋向京发给我的一封情意绵绵的电子邮件：

“班长，你好！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天应该是你十八岁的成人生日，我真希望此时此刻能陪在你的身边，将我的第一次，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你还记得吗，我曾责问过你，为什么你的第一次不是和我呢。想想两年前的往事，和你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清晰得有如昨夜星辰，自从那天晚上和你在医院里经历了那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我就有预感我们肯定会分开一段很长的时间，只是没想到会发生得那么快，那么突然。你在部队生活得还好吗？我想一定是很辛苦很辛苦的，象普通的学生军训都是那么累人，你在特种部队的训练强度一定要大上百倍千倍。虽然你不能继续上学，去完成你考国防大学的梦想，但现在你成了一名正式的军人，也应该算是朝你的将军梦跨出了坚实的一步。王老师在你离开学校没多久，也调离了广南市，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班长，我想这肯定也与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有关。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什么事都不告诉我，虽然是这样，但我却可以用我的思维去猜测，去推理，我可以肯定你触动了一颗能量极大的定时炸弹，因为你的优秀，所以才没有被炸得粉身碎骨，班长，我说的对吗？

现在的社会真是黑暗，官官相护，权钱交易的丑恶内幕比比皆是，我也算是一个市级干部的子女，对于官场上的阴暗面或多或少也有所了解，在你没有足够的能量面对和解决这些事之前，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出现，因为我要你好好的活着，尽管相思很苦，但我还受得了，如果你发生什么不测之祸，我想我一定会是生不如死，人人都说初恋是一杯涩口的苦咖啡，但我却觉得能与班长相恋是一件很幸福很甜蜜的事，你对我说过你爱我，我已经将这三个字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头，这一辈子都不会磨掉，两情若是长相久，岂在朝朝暮暮时，我们是这样的吗？

高考很快就要来临，学习也变得异常紧张起来，但我还是能每天都挤出时间，用来想你，念你，我一定会考上清华大学，我不想成为你身边的一个花瓶，我要成为你将来的贤内助，就象每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一样，我就是那个女人。

班长，我在想你的时候，你也在想我吗？

记着，你曾对我说过：我爱你！男人说话可得算话，反正，这辈子，我是赖定你了，你想逃也

不行。

对了，王沁这死丫头也在暗恋你，不过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就给你一个左拥右抱的机会吧。

不说了，得复习功课了，记得回信呀。

吻你！

京京”附件中有一张她最近的玉照。

对这个纯洁得有如一张白纸一样的宋向京，我还真有点爱她，这是我的初恋，我们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吗？

我回了一封邮件：

“亲爱的一颗红心向北京同学：你好！

能在十八岁生日之季，收到你的来信，真是欣慰之极，面对你少女之心的独白，我的心如潮涌，久久难以平静，看着屏幕上的一字一句，你纯真的倩影好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觉得一伸手就能将你搂在怀里，深情地火热地吻你那迷人的樱桃柔唇。离开二班，离开学校，离开你，的确是一种万般的无奈，你猜得没错，我引爆的不是一颗定时炸弹，而是一颗原子弹，此种的内情，日后我们有机会相见的时候，我会一样样亲口讲叙给你听。我们的关系，你一定要守口如瓶，不能让外人知道，不然有可能会替你带来危险，对此，京京，你一定要小心加谨慎，这是我的命令，也算是一个请求，明白吗？

我在部队生活得好，我天生就是属于军营，只有在这里，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我的人生价值，每天的训练虽然很苦很累，但我却把它当成了一种享受，你不会觉得我有点变态吧，呵呵，再怎么累，我也会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悔，我们在一起那么多的机会，都还没有偿过你嘴上的唇膏是什么滋味呢，不过还好，我抱过你娇柔的少女胴体，现在都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觉。

京京，我们现在都还年轻，来日方长，所以你一定要将学习成绩保持着你惯有的优秀，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在部队勤学苦练，磨精砺志，只要我们彼此之间能心存对方，心心相映，时间和距离只能加重我们相互的思念，而不会冲淡我们之间纯真的感情。既然我对你说过我爱你，我就一定会兑现这个承诺，替我好好地保重好自己，你是属于我的，除了我，你不能再有第二个男人。男人都是自私的，相信你会理解我的想法。

等着我，因为我很期待与你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赋诗一首，以托相思。

月明星稀夜风清，情深意浓鸳鸯亲，孤枕难眠为伊念，相思一缕寄知音。

钟行”

接着又和王晓波、王沁各发了封邮件，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将那两决一直绑在我小腿上的铅板解了下来，按我爷爷的说法，我过了今天才算是成人。

原来一直习惯于时时负重二十公斤做任何事，一旦将它们取了下来，我算是明白此中的奥妙了，我有了一种身轻如燕的感觉，速度和力量差不多提高了五成，如果用腿法攻击人，还真有点佛山无影脚的味道，快如闪电，重逾千钧。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三十三章 格斗之王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三十三章 格斗之王

作者：绝对力量

离全军特种兵大比武的选拔日期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为了获取特种兵的最高荣誉，整个红箭特种大队掀起了新一轮的大练兵高潮。

八月的广南，在白炽的烈日暴晒下，最高温度可达到四十二摄氏度。这种常人根本无法忍受的恶劣气候，对于我而言却成了小儿科，家常便饭。

训练场上，我们三班全体十名战士，在班长林自强的带领下，一个个不知辛苦地在沙场上摸爬滚打着，训练的热情和斗志极其高昂。

今天的格斗训练，我要求班长替我加了料，包括林自强在内，我一人打他们九个。等我将九名战友全放倒在地，我自己也累得趴在了地上，直喘粗气。

梁锋一把将上衣脱了下来，露出他满身结实的虬肌，他胡乱地用早被汗水湿透的衣衫拭了拭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对我说道：“老四，我说你是怪胎还真不是乱盖的，前段时间你最多一人能对付我们五个，今天你提出一个打九个的时候，我还真有点不相信，现在我不得不承认，你小子真是牛人，绝对的牛人，如果论格斗，我相信整个红箭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你的对手。”

说到这，梁锋扭头向班长林自强叫道：“班长，你有没有将钟行的材料报上去啊，钟行如果能露脸，我们三班也跟着面上有光啊！”

林自强是东北文齐齐哈尔人，一米八八的身高配以九十五公斤的体重，整个人看上去就象一辆人肉坦克，浓眉下的那双大眼此际闪着炯炯的神光，他盘着双膝坐在沙坑上，望着我说道：

“一个月之前，我就把钟行报到连部去了，此次我们一连共有三个名额，一班和二班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但我们三班看来是非钟行莫属，这小子的潜力太惊人，他的攻击力和抗击打能力实在是太强了，真不知他是如何练出来的，钟行，你是不是有什么窍门呀？”

我这时浑身上下也没有一根干纱，从头到脚都散发着浓重的汗臭味，整个人看上去也象个泥人，手搭凉棚眯着眼看了看天上发着白光的太阳，略显疲惫地说道：“我有什么窍门，还不是班长你手把手教出来的，班长，今天就到这吧，我看大家都非常疲劳了，散打和格斗，真耗体能，我现在觉得自己都要虚脱了。”

秦雄毗牙裂嘴从地下爬了起来，不住地揉着腰部，说道：“老四，你小子的出手也太重了吧，我这腰差点就让你那一扫腿踢折了，一个打九个，你算是破了红箭的最高纪录，我看你现在可以去和泰森、霍利菲尔德打拳王争霸赛了，估计他们两个联手，也不是你的对手。”

刘剑四平八稳地呈大字形仰而躺在地上，懒洋洋地说道：“泰森和霍利菲尔德算个屁，他们除了出拳重点，那种竞技拳击根本就不值一提，真要打的话，我都可以将他们摆平，老四的腿功现在算是练到家了，踢、踹、蹬、扫这些简单的动作，在他的脚下，却能化腐朽为神奇，是名符其实的闪电无影脚哇！”

我将双腿劈了个一字坐在地上，将上身尽量向前俯，保持一个和协的平衡姿势，淡然地说道：

“我听说如果能代表红箭出战全军的特种兵大比武，就能破格得到保送进国防大学深造的学习机会，进国防大学是我从小梦想，为了实现它，我定将尽我所能。我们的军队还没有实行职业军人的体制，如果想在部队长期呆下去，就只有想办法提干，这，就是我现在刻苦训练

的最大动力，班长，还得麻烦你有时间再向连长打听一下，看是不是可以将我的名额确定下来，这次的机会，对我太重要了。”

林自强扭动着颈椎，活动着不久之前被我踢中的颈部，满口答应着说道：“放心吧，钟行，你的格斗、体能、射击、空降、武装泅渡、野外生存、驾驶技术、计算机、反间心理学知识等各项军事技能全都达到了优秀的标准，你是近几年来红箭出现的最杰出的一个战士，相信部队首长是不会埋没你这种人才的，如果你不能在部队发展，简直就是我国军队的一大损失。”

我默然地点了点头，双眼中闪射着一种坚毅的神彩，一个乌龙绞柱翻身腾空而起，人在空中作了一个常人无法做到的凌空旋风腿，一脚扫在离我不到一米的一个铁砂包上，沉重的力道将这个足有三百公斤重的铁砂包踢得荡起老高，我方稳稳地落在地上，象根标枪一样钉在那纹份不动。

林自强情不自禁地向我伸手一竖姆指，喝道：“好腿法！钟行，看来你在刚才的格斗里并没有使出全力啊！”

听到班长的喝彩声，其他的战友们看我的眼神一个个都变得怪怪的，好像我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外星人，梁锋更是用他的长沙方言不知是骂还是称赞地喊道：“老四你有没有搞错，你居然还留有余力？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呀！你简直是超级变态加恐怖！”

我不想在部队里锋芒尽露，但非常希望能争取到进国防大学学习的宝贵机会，因为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爷爷的一大心愿。

离训练场一百五十米左右远的连部办公室里，一连连长熊铁钢站在窗前用高倍军用望远镜观察着我们三班的训练情况。

熊铁钢与林自强是老乡，听说还是同一个村子里的，高大魁伟的体型毫不掩饰地流露着“东北虎”特有的彪悍气质。

他一边将手中的望远镜递给指导员李海雄，一边说道：“老李，三班的钟行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各项训练成绩的突击，让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三班的战士在我们团可是出了名的气功王、散打王，刚才我亲眼目睹了钟行一个打九个的全部过程，对这个小鬼，我还真是不服不行，你将他的名字向团部报上去吧，我相信钟行这次肯定能让我们一连露把脸。”

李海雄的年纪看起来四十出头，一米七五的身高在特战队里就显得有点短小精干了，整个人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平凡、普通、一团和气是他给每一个认识他的人第一印象。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可是西南军区大名鼎鼎的“飞刀王”。一手飞刀绝技，只怕与古龙先生笔下的小李飞刀不相上下。

他接过望远镜，正好看到我的凌空旋风腿将那个三百公斤重的铁砂袋踢飞而起，“啧啧”称奇地点着头说道：“小钟是我见过的最有潜力的，天生的战士，连长，我们得想办法让他长期在部队干下去，他双腿的攻击力量，最少不低于八百磅，我的飞刀技术传给他后，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是那种典型的复合型特种人才，我一定得向贺大队长申请，将今年进国防大学镀金的名额留一个给他，我军现在的服役体制，如果不提干，普通的战士最多只能在部队呆五年，如果让这样的人才埋没了，我会有犯罪的感觉。”

熊铁钢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拿起桌上的一包“万宝路”，先递了一根给李海雄，然后自己抽出一支，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思索着说道：“得先让钟行入党，我们俩当他的入党介绍人，政审可是提干的一道门槛，要培养钟行，我们就得面面俱到，等这次让他参加完全军的特种兵大比武，再进国防大学深造，钟行提干之事，就是铁板钉钉了。”

李海雄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档案资料，那是我的个人档案，只不过在家庭背景那一栏上，上面是空白的。李海雄拿起桌上那只不锈钢专用茶杯，喝了一口，然后将杯子压在那份档案上，一边

点烟一边说道：“钟行的个人资料并不全，听说他是贺大队长破格录用加入红箭的，贺大队长的脾气可是军区出了名的臭，就是孙司令员的帐都不卖，从来就没听人说过贺大队长也会招后门兵进来，而且还不是征兵的季节。不过钟行还算争气，没有丢贺大队长的面子，贺大队长真是独具慧眼，也不知他从哪里找到钟行这样的人才。”

李海雄又翻出一份考核记录，拿出一张钟行的成绩表，说道：“连长，钟行各方面都相当出色，基层方面我们有推荐，上头有贺大队长罩着，有了实力为基础，再加以关系来润色，钟行一定有前途，真期待他在这一界的全军特种兵大比武里有突出表现。”

熊铁钢将抽了一半的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地熄掉，站起来将军官帽戴好，说道：“老李，我现在就去团部，先和团长、政委备个底，这一回，我们二团肯定能在全大队独占鳌头！”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三十四章 意外风波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三十四章 意外风波

作者：绝对力量

三十公里外的广南市军区大院里面。

孙家独院里的“听雨轩”，充份显示着手拥重兵的一方诸侯的品味。

这里没有现代别墅的影子，只有返古园林的风韵。

四面厅的建筑布局，周遭园林内的百年老槐、葱郁修竹、婆娑柔篁，西北秀丽的夏山，东边峭拔的秋山，北面的清池小亭，通过四面的大型花格窗，隐隐透入轩堂，有如使人融合在四季景色之中。

厅堂内陈设着整堂的红木家具，四壁张挂着名家的墨迹，屋梁上悬了六盏仿古八角宫灯，富贵中不失文秀之气，处处显示着孙培民的身份和情趣。

盛夏的暑气，在这里感觉不到一丝热浪。

孙培民和孙亮节父子在堂心的一张棋桌相对而坐。前者还是那副自然闲适的笑里藏刀神态，孙亮节则显得有点沉不住气。

孙培民大有深意的微微浅笑，把黑子落在棋盘上，吃去孙亮节辛苦经营出来力求图出生天的一条大龙，盘上的一角立被黑子尽占其地。

孙亮节垂头丧气地将手中的棋盒往棋盘边上重重一放，说道：“爸，我说过没有心情下棋。明天就是杰儿两周年的死祭之日，如果不替他将这个仇报了，我枉为人父啊！”

孙培民老沉地笑道：“我当然知道明天是士杰的祭日，仇当然要报，但得看如何来报。难不成你异想天开的打算派人到红箭特种大队里面去找钟家小儿？亮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孙亮节苦笑着说道：“如果不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我又怎会心烦意乱呢？爸，钟国强这个老狐狸这一招玩得相当高明，整个军区只有红箭部队我们插不进去，他把钟行这小杂种送进红箭特种大队当兵，挑明了就是在向我们示威。姓钟的不仅摆了咱们家一道，让您吃了个哑巴亏，且赔上了杰儿一条性命，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窝了一肚子火。”

孙培民深沉地一笑，站起身来，背负双手走去，直至抵达东窗，凝望着外面的园林美景，摇着头说道：“钟国强此举并不高明，他其实是在把钟行这个小畜牲往阎王殿送！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出面干涉钟行入伍的主要原因。特种部队，可是经常要执行特别任务的，每年都有特种军人在国外光荣殉职。以钟行的性格，他在红箭部队一定不敢丢他爷爷的脸，他一定会在红箭特种兵里面脱颖而出，他越是表现突出，就离死亡越近。现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化，各国间的冷战从来就没有消停过，我会找机会点钟钟行的将，让他去和国外的特种部队较量较量的。”

孙亮节一动不动，双眼精光闪现，盯着父亲雍容的背影，沉声说道：“爸，您倒是快点找机会呀！杰儿的冤魂天天都在看着我们呢！”

孙培民从容地说道：“全军的特种部队每隔三年就会举行一次军事汇演，七大军区的七个特种大队届时将进行大比武，从中选出代表中国特种兵参加爱沙尼亚国际侦察兵竞技大赛的精兵强将。象这种赛事，是每一个特种军人追求的最高荣誉。”

他接着悠然转身，微笑着说道：“钟国强戎马一生，极其好强，几个子女目前在部队也都没混出什么名堂，如果在他有生之年，看不到钟家的后代能出一个将军，他肯定会死不瞑目。”

孙培民一边说着，一边举步向棋桌走过来，重新落座，欣然说道：“这就是钟家最大的软肋。钟行如果是进了别的部队，可能我还说不准，但只要是进了红箭大队，肯定得想尽一切办法替他爷爷争光，这小子从小就被钟国强当成特种兵训练，现在到了正规部队，他的各项军事技能势必是一日千里，进步神速。我等的就是钟行锋芒毕露！只要他在这次全军特种兵大比武中尽出风头，那么，多的是九死一生的任务，在等着他！钟行一死，钟国强这老家伙不倒下去，我就不姓孙！”

孙亮节的嘴角终于挂上了笑容，他从棋盒里捻出一粒白色的围棋子，用手指不住的把玩着，点着头说道：“嗯，就让这小子再多活些时日，不过，让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死掉，死后也能封个烈士，还是有点便宜了这小畜牲。”

孙培民淡然一笑，说道：“如果是那些见不得光的任务呢？”

孙亮节挺身而出，右手握拳，说道：“爸，杰儿的仇，只能指望您了。”

孙培民安坐不动，双目射出令人复杂难测出的神色，轻吁了一口气说道：“士杰难道就不是我的亲孙子吗？亮节，钟国强的根基深不可测，如果不是这次的事件，我以前还真是小瞧了他，你别看他在西南军区手里只握着红箭部队，但他的上头的背景这次算是让我见识到了。你几时看过调动大部队和地方上斗，事后却安然无事的先例？特种部队，我以前忽视了它的价值啊！现代战争，已经不再上当年的人海战争了。亮节，你好呆也是个师长，欲速则不达的道理难道就不明白吗？我劝你近段时间还是少和大华公司的刘巨名来往点，别把自己套得太紧了！”

贺子豪虽然很少下基层来检查部队的训练情况，但对我的关心却是面面俱到。

代表红箭特种大队参加全军特种兵军事汇演的名额很快就确定了下来，我自然是榜上有名。

与我一起的还有一团一连的湖南邵阳兵严东，一个服役了四年的老兵，红箭大队最有名的“狙击王”，是梁锋心目中的偶像。

一团三连的山东淄博兵高俊，全大队出了名了“爆破王”，还有一个绰号就是“破坏之王”。

三团一连的西藏兵索格桑巴，能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变色龙”。

三团二连的云南西双版纳兵，以丛林战见长的“丛林杀手”林军。

在二团，我也被战友们取了个“格斗王”的美誉。

严东和索格桑巴都是党员，而且还是一人少尉，一个中尉。队部考虑到我的级别问题，破例提前吸引我入了党，而且还晋升成了一名少尉军官。此举，当然与贺大队长的极力举荐密不可分。

这可不是因为我是司令员的孙子，用关系混来的，而全是凭我的真材实料争取的，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从小打下的扎实基础让我在特战队里面如鱼得水，由于各项成绩全都突出优秀，搞得队里的战友们有时看我就象看外星人一样，用梁锋的长沙话来讲，就是“咯扎别真是扎怪胎”（方言）。

我提干了，林自强作为我的老班长，自然也得挪一挪。他的提干报告经大队党委一致通过后，报军区首长批准。

军人提干，就意味着军旅生涯的延续，朝着职业军人的行列迈进了一大步。

对于那些来自农村和乡下的士兵，提干，也就意味着人生的转折，干部的津贴可以让他们的亲人在生活上得到一定的改善。哪怕是将来退役了，也能分配一份好的工作，不用再为养家糊口找工作而发愁。

林自强当兵六年，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他在接到指导员李海雄的通知后，这位铁铮铮的山东大汉，居然激动得虎目含泪。

是晚，我们原三班的战友们决定开个PARTY庆祝一下。大家约好去营区外面的KTV歌厅痛快地放松一下紧张的训练生活。

安阳镇，是广南经济开发区里极具特色的一个小镇。

说它是个小镇，是因为它方圆不到十平方公里。但是，它的经济呈一种畸形的繁荣，镇上的居民是中国最早达到小康水平的那批人之一。餐饮娱乐行业，在这里极其发达。

红箭特种大队的营区，就紧邻安阳镇而建，军民关系建设得相当融洽。这里，也成了红箭的官兵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我因为入伍以来长时间专注于各项训练，几乎没有什么娱乐休闲的时间和机会，所以那一个月近五百多玩的士兵津贴根本就没花费多少，两年下来，也算是薄有点积蓄。

今天的机会难得，我和林自强是主角，但我知道班长的家里非常的困难，还有四个弟妹在上学、务农，没工作。是以今晚的开销，自然是我全包了。

华都娱乐城，是安阳镇有名的几座集餐饮、洗浴、KTV夜总会于一体的大型娱乐场所，小镇上的居民对于红箭的官兵们算是司空见惯了，所以当我们全班十名战士，身着清一色的黑色军装出现在华都的餐厅中的时候，服务生也好，还是在座的客人也好，并没有什以大惊小怪的表情出现。

晚上九点，是娱乐场所营业的黄金时间段，不过我们早就通过电话订下了一个VIP包房，用不着去大厅中和众多三教九流的客人们混座在一起吃喝。

我们三班的战友们，除了我之外，都是一帮酒桶、酒仙、酒鬼，特别是林自强，六十五度的红星二锅头，喝个一大瓶下肚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战友们各自点了自己爱吃的风味菜，最后轮到我点。

负责点菜的是一名十七八岁的女服务生，长得还算是眉清目秀，一米六二的身材不算高，也不算矮，体型也很匀称。

我点了一道红烧狮子头，然后将菜单递给女服务生。

“先生，请问您需要上点什么样的酒水？是啤酒、白酒、红酒或者是其他的维生饮料？”女服务生极有礼貌也很专业地向我问道。

我望了战友们一眼，笑道：“喝什么酒，你们看着办，我可是从不喝酒的。”

梁锋手里拿着一双卫生筷，一边轻轻地敲着桌上小白碟，一边说道：“钟行少尉同志，今天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这酒量嘛，我们这些兄弟们怎么着也得帮你练出来，对不对，兄弟们！”

秦雄附和着笑道：“没错，老四，你虽然现在提干了，但我还是得叫你一声老四，你其他什么都好，就是这酒量，有点丢人现眼，为了你将来官运亨通，我们只能舍命陪君子，替你练个二斤高度白酒不倒的酒量出来。”

林自强坐在我身旁，拍着我肩膀说道：“钟行，弟兄弟们说得有道理呀，是爷们的就喝白的。这喝酒，应该说比那些军事训练轻松简单多啰。”

身体素质过硬，就是最好的本钱，我猛地一点头，说道：“就来白的，班长说得对，我就不行我钟行会让这区区小酒给难倒了！”

说完，我转首对女服务生问道：“小姐，你们这都有些什么白酒？”

女服务生微笑着说道：“先生，不论您需要什么品牌的白酒，我们都能让您满意。”

我想想爷爷常喝的五粮液，爷爷爱喝的，应该差不到哪里去，于是说道：“先每人替我们来一瓶五粮液。”

女服务生十分专业地问道：“先生，五粮液的种类有五粮液、五粮醇、五粮神、五粮春、人民大会堂国宴酒、火爆酒、三杯爽等系列，而且每种都分为低度，中度，高度三种，不知您需要的是哪一种？”

她这一问，我这个外行就傻眼了，于是将目光投向梁锋。

梁锋是一个城市兵，见多识广，又是个酒仙，他想也不想就说道：“五百毫升五十二度的五粮液，你们这卖多少钱一瓶？”

女服务生眼光望向梁锋，说道：“这位先生，五百毫升五十二度的五粮液的价格为三百五十八元，不过我们华都对军人都有特价，可以打八折。”

我对钱可没有什么概念，马上接口说道：“那就先替我上十瓶，再加一条软中华香烟。麻烦小姐尽快将我们点的酒菜上齐。”

女服务生好象见惯了大场面，并不因为我开口就要了十瓶五粮液而面现惊容，向我用她的职业微笑说道：“先生请放心，十分钟内，我们一定可以将您点的酒菜全部上齐。不知先生还需要什么其他的？”

我摆了摆手，说道：“先这么着，呆会儿需要的话，再叫你。”

女服务生向我微一恭身，然后拿着菜单离去。

林自强的生活一向十分节俭，他有点舍不得似的对我说道：“钟行，用不着这么破费吧，十瓶五粮液，可得三千多块呀。”

我将身体向座位后靠了靠，笑道：“班长，钱财身外之物嘛，今天难得开心尽兴，再说我平常也没什么花销，钱留着也没什么用，让大家吃得开心，喝得舒心才是最重要的。”

梁锋乐呵呵地笑道：“难得宰老四一次，这次让他大出血，那是顺应民意，嘿嘿，我估摸着十瓶，还不够我们兄弟们喝个尽兴呢。”

我将桌上酒杯里的一纸餐巾纸拿在手里折叠着，无所谓地笑道：“锋哥，你就敞开肚子尽情喝，反正我今晚将存折里的八千四百六十块全取出来了。你看着办总成了吧。”

这喝白酒与喝啤酒的差别还真是大，看着别人用小酒杯一杯一口，喝得舒心写意之极，我依葫芦画瓢往口里一倒，呛得我差点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把战友们乐得一个个笑弯了腰。

我用纸巾将眼泪和呛出来的口水拭干净，然后一发狠，站起来又替自己倒了一大杯，端在手里向战友们说道：“TNND，我就不信我钟行会败在这白酒之下，今天，哪怕它真是穿肠的毒药，我也得将这瓶喝光。”

说完，我仰脖将手里那杯足有三两的五粮液全倒进了口里。

不过结果是，酒是喝下去了，我人也倒下了。而且将先前吃进肚里的菜全呕了出来。

林自强忙将我扶起，搀着我出了包厢，去外面的洗手间清理一下。

梁锋这家伙还真将刀磨得锋快无比，喝完了先上来的十瓶，又要了五瓶。

战友们并没有因为我喝趴下了而扫兴，一边喝着，一边谈笑风声地谈天说地。

林自强心情很好，喝了起码有两瓶。不过他比我强得多，只是微带醉意。

他喝酒不上脸，我成了红脸关二爷，他是越喝脸越象白脸的曹操。

我弯腰埋首在洗手间的面盆里，就差没将胆汁都给吐了出来。

林自强不住地拍着我的后心，让他吐得舒服一点。

将胃里的酒精全吐了出来，人也很快清醒过来。我手捧着自来水，使劲将发烧的脸擦了擦，而且还将头也冲洗了一下。双手搓着士官寸头，再向上伸了个懒腰，我苦笑着说道：“班长，酒这玩意，还真有点邪门呀，怎么你们象是喝白开水一样，到了我嘴里，我就成这幅德性了呢？”

林自强从口袋里将中华香烟拿出来，先替我点了一根，递给我，然后再自己点上一根，笑道：“那是你的胃酸对酒精还没有完全适应，其实喝酒也没什么窍门，多喝几次，多醉几次，酒量自然也就起来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说道：“妈的，我呆会儿还得喝一杯试试，今天这人可算是丢大了。”

这时，洗手间外面忽然传来一阵男女的争吵声音，不一会儿，就听一声女子的惊叫救命声，紧跟着一个穿着打扮得象个“鸡”似的少女似是慌不择路地将男洗手间的门一把推开，冲了进

来，然后一把将门反锁上。

我和林自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洗手间的门被人从外面一脚大力踹开，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闯了进来，那女人被开门的冲力撞倒在地。

中年男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是狠狠的踢了躺在地上的女人两脚，然后一把揪住那女人的长发，象着一个小便池拖去。

这时，洗手间的门外走道上，有不少看热闹的客人在围观，象是看戏，没有一个出面治止这个中年男人暴打女人的恶行。

林自强有点看不下去了，他一把拦住那名中年男人，沉声喝道：“住手！有什么事可以讲清楚，再说，你身为一个男人，怎么能如此毒打一个弱女子。”

中年男人看到有人出面阻止，再看到外面还有那么多的观众，越发嚣张起来，他突然一拳近向林自强的脸部，骂道：“妈的，老子教训女人关你鸟事，老子看你这个傻大兵是欠揍！”

林自强没想到中年男人会对自己动手，猝不及防，鼻梁上吃了中年男人一拳，出于一种特种军人的本能反应，林自强想也没想抬腿就是一脚踹了出处。

那名中年男人马上惨叫着被踢飞出近米远，撞在洗手间的墙壁上再重重落在地上。

原想这事应该结束了吧，没想到那个被毒打的女人见中年男人让林自强踢伤躺在地上，她反常地爬了过去，居然面现极度关切之色，哭着喊道：“老公，你怎么了……”

那中年男人估计是痛晕过去了，以林自强的力量，那一脚只怕够他受的。

“解放军杀人了！解放军杀人，救命呀！”挨打的女人撒起泼了，象个疯妇一样抓住林自强的手不放：“快打110啊！解放军杀人了，我老公被他打死了。”

外面还真有不明情况的好事者，拨打了110，通知了警察局。

110巡警的效率还真高，三分钟后，便有两名巡警来到了现场。

自从上次军区的特种部队和广南市的警察部队冲突过一次后，军警两方算是结下了梁子。

林自强让巡警以协助调查为理由，要带他回警局。

这时，其他的战友们见我和林自强出去了这么时间还没回包厢，再听到外面的吵闹声，一个个都冲了出来。

战友们都喝得有点过了，哪肯巡警将林自强带走。

梁锋面红脖子粗地喷着酒气吼道：“谁敢带走我们班长！先打倒老子再说！我们红箭特种大队的人，还轮不到你们警察来管！”

我的酒意现在完全醒了过来。而这个时候，两个巡警已经向总部呼救，说华都有当兵的在借酒闹事，请求增援。

其中的一个巡警如临大敌似的还将六四配枪掏了出来。

事情越闹越大了！

很快，此事惊动了广南市公安局和西南军区的首长。

那名中年男子经法医医院的验伤，诊断是右肋骨被踢断了四根，而且还伤及了脾脏，属一类重伤，如果不是救治及时，很可能还有性命之忧。

广南市公安局象是好不容易抓住了军区特种大队的小辫子，要求先将林自强先收审，再进行调查。

孙培民这个司令员此次则摆出了一幅铁面无私的面孔，要求红箭特种大队彻查此事，并报军区党委审查。

我非常清楚，这是孙培民借题发挥，存心将我爷爷一军，摆上一道。如果我爷爷不让贺子豪将此事严办，肯定会向上头参我爷爷一本，说我爷爷纵容下级，破坏军民警关系，破坏现在改革开放的安定团结的大局。

贺大队长当然不会让警方将林自强收押，而是将林自强关进了红箭的禁闭室。

经过反复的取证调查，警方给林自强安了一个防卫过当的罪名。在我爷爷现面，以及贺子豪通达关系进行疏通，总算将林自强的案子担了下来，由军区内部处理。

孙培民下了指示：此风不可长，特种兵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不是特技欺侮人民群众的，请钟副司令员严格管辖好红箭特种大队，林自强一事，必须作为典型的反面教材进行全军通报，引以为鉴。

很快，关于林自强酒后伤人，防卫过当一事的处理方案定了下来。法律责任可以免了，但得承担伤者全部的医疗费用，计两万四千七十玩整。另提早退役复原，不能再在部队呆下去了。

如此处理方案，在我们一连可是掀起来喧然大波。明明是见义勇为的义举，现在不但得不到嘉奖，而且还得承担一笔巨大的赔偿费用，更不值的是，不仅是提干之事泡汤了，还得退役复员回家。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三十五章 选择坚强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三十五章 选择坚强

作者：绝对力量

“我想不通！指导员，此事对林自强太不公平！”我在连部办公室里，替林自强进行申诉，激动地向连长熊铁钢和指导员李海雄说道：“整个事件，我都在现场看得清清楚楚，完全是那个该死的泼妇无理取闹搞出来的。当时如果不是班长先出手，换成是我，同样也会出手，你们没见当进那个男人是如何毒打那个疯女人的梁锋在众多的战友中，是和我关系最铁最硬的一个，两年多的军旅生活，让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生死兄弟，说是生死兄弟，是因为我们在一次野外生存训练的时候，我从一条眼镜王蛇的毒牙下，救过梁锋的一次。

又到了冬季征兵的时候，老兵们服役期到了，该退役复员回家了，我最怕经历这种场面，因为一个个铁打铜铸的汉子，会在这时依依难舍，痛哭流泪。

战友之间的感情，是最真诚的友情，只有当过兵，亲身经历过，你才会明白那种不下于血浓于水的兄弟情谊。

虽然已经进入十一月份，但广南的气候并没有北方大陆的严寒，即算是到了夜晚，也还保持着十二三度的气温。

明月高挂，云淡风清，稀落的几个星星象鬼眼一样在夜空中眨巴着放射冷冷的星光。

操场上，我和梁锋陪着明天就要离开军营的老班长林自强，促膝聊天。

林自强着一身特战队的黑色军装，不过现在没有了肩章和臂章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抚摸着那些不知流过多少血和泪的训练器械，虎目隐含泪光。

“老班长，有空就回来看看弟兄们。”梁锋他强忍着眼中的泪水，猛地摔了摔了头，说道：“我们会想你的。有时间一定要常回来看看。”

红箭特种大队的退役官兵，复员后的工作安排非常抢手，是各个单位争相需要的特殊人才，特别是那些大富豪，如果能请到退役的红箭特种兵当保镖，那简直就是一种身份的向往。

在官兵们的复员工作安排问题上，我爷爷是最上心的一个，每年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爷爷的那个大院里才显得有点门庭若市。

林自强的老家是山东青州的一个山区，家里很穷，不过现在不用愁了，因为有个海南的大富翁用年薪两百万的高价，聘请他当保安经理。

林自强拍了拍梁锋结实的胳膊，说道：“一定，我一定会回来看看兄弟们的。以前送战友退役的时候不觉得，现在轮到自己的份上，妈的，还真他妈的不是滋味，真不想离开部队，离开兄弟们啊！”

我一个纵步跃上一个独木桥，叹然说道：“要是我们中国也能实行职业军人制多好，象我们这些人，离开部队，还真不知道能干点别的什么，我是铁了心了，如果中国还有最后一名特种兵，那肯定就是我，我决不离开部队。”

林自强度点着头说道：“钟行，当兵这么多年，和其他军区的特种兵也打过无数次的交道，但你是是我见过最出色的一名特种兵，明年年初的全军特种兵大比武，我敢肯定你会一鸣惊人！你天生就是适合在部队干，你现在还只有十八岁，我相信你在三十岁之前，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将军，好好干，我等着看你穿上将军服的那一天。”

我从独木桥上跳下来，用一种异常坚定的目光望着老班长，说道：“班长，我决不会让你失望，因为我从一出生，就注定要走上从士兵到将军的军旅之路！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的爷爷，就是军区首长钟国强！我是他唯一的孙子，也是他唯一的接班人。”

进入红箭特种大队两年多的生活里，除了贺子豪大队长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整个大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是钟副司令员的亲孙子，爷爷曾严令我不准打他的招牌，我也不是那种依托祖上余荫的纨绔子弟，贺大队长有时会比较关心我的日常训练和生活，搞得战友们都猜测我是贺大队长家里的什么亲人似的。

梁锋一听，对着我胸膛上擂了一拳，说道：“好小子，你的嘴还真紧，难怪贺大队长对你特别上心，敢情你是我们钟副司令员的小孙子，我现在也相信你一定有机会成为一名将军，因为在部队混，没有后台和背景，光凭过硬的军事技术也是没用的，象我们的老班长，有哪个单项成绩不出色，到头来还不是照样得退设回家，小行，今后你可得多罩着我点，你现在已经提干了，日后一定是平步青去，扶摇直上。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会破例将你提升为少尉了。”

林自强正色说道：“梁锋，你这话说得就有点不对了，小行能提干，完全是因为他的各项技术都太出色了，我们的兵龄虽然比他长，但你想哪项我们能比得过他？硬气功我在整个大队算是最出名的，但现在和小行相比，也是半斤对八两，加上他的文化功底比我们强太得，如此

的人才不提拨上去，我还真要骂军区的首长没眼光了。”

我的脸上并无得意，走到一个铁砂包前打了几拳，平静地说道：“这就是现实，班长，梁锋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我也是个没有半点背景的山里来的穷小子，估计按现在的这个年纪想混进干部的行列，只怕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我想摆脱我爷爷的关系，不想让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闲话，但这种天生的血缘关系不是我想无视它的存在，它就不会存在，它总是会在冥冥中起着某种微妙微肖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身在高干家里是件好事，我可是从五岁开始就被我爷爷当成新兵训练，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游戏玩乐的时候，我是在站桩练拳中渡过，此中的辛酸，想来你们是不会知道的。”

林自强走到我的对面，将荡来荡去的铁砂袋一拳击得荡起老高，说道：“不是有这么一说吗，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如果没有你爷爷对你从小的严格的要求，你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吗？小行，看来你的爷爷对你的寄望很高呀。”

我点了点头，沉重地说道：“是的，班长，我的压力很大，比任何人的压力都大，因为我不能让我爷爷失望，更不能丢他的脸，所以我才会加倍刻苦地训练，我决不能让别人说我是靠裙带关系混进部队的官场！”

梁锋乐呵呵地说道：“小行，你放心，谁敢在部队乱放屁，我就眼他急，你有真刀真枪摆在那里，哪个不服气，就让他放马过来，当然，首先得过我梁锋这一关。”

林自强环视着训练场上的每一样器械，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新兵训练明天也要开始了，小行，新兵训练是个很关键的工作，你不要马虎啊，我希望你能一手带出一批好苗子出来，他们将来一定能对你有帮助。”

我稳重地点了点，说道：“班长，我会的。而且我会让自己再当一回新兵，从头再来一次，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会把好这个关的。您回到地方上后，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尽管来电话，我在进部队之前，也算是经历过现在社会上的黑暗面，有许多的退役军人因为一个钱字，而误入歧途，成为黑势力的帮凶，在这方面，还请班长一定要把握好原则，坚持住立场，千万别成为权钱交易的一把凶刀啊，因为以班长的身手，我估计现在社会上没有多少人能是对手，人心险恶，世态炎凉，班长的性格是个厚道人，凡事务必多留个心眼，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沦为权钱的奴隶。”

林自强自入伍起，就离没开过部队，对于社会上的复杂，还真是没什么心得和经验，他怔怔地望着我问道：“有你说的这么可怕吗？我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心惊胆跳的，看来我有必要对我未老的老板，进行一次系统的调查，再决定接不接受那份高薪的保镖工作。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真要是拿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解难，小行，想不到你年纪比我小得多，但社会经验和阅历却比我还要强，你这个年少老成，还真不是一般的老成呀。”

我回忆起两年前的往事，若有所感地说道：“班长，你说，象我们这类人，如果成为杀手去犯罪，那将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我来咱们红箭大队之前，曾亲手抓过十多名退役的特种军人，他们为了钱，已经根本就不配再称革命军人这个神圣而光荣的称号，他们是国家和部队花了不少精力和心血培养出来的，但一旦进入社会，却成了社会的败类，人渣！我有好几次差点死在他们的枪口下，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心寒，因为如果换成另外一个寻常的普通人，只怕现在早就尸骨无存了。”

林自强毅然说道：“小行，我哪怕就是穷死，饿死，也决不会去做昧良心伤天害理之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虽然退役了，但我永远会将自已当成一个堂堂正正的特种军人！”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三十六章 授训女兵

作者：绝对力量

第二天天色还没有大亮，林自强就悄悄地一个人离开了部队，离开了生活七年的军营，他不想看到战友们送他时那种难舍难分的伤心流泪场面，在值夜站岗的卫兵的注目礼中，林自强背着简单的行囊，三步一回头地，向着市区方向走去，伴随他的，只有道旁的路灯显照下的一个长长的孤单身影。

我和梁锋隐在一处屋角的暗影中，向着班长的背影敬礼送行，我心里在默默地为老班长祝福：“敬爱的老班长，您一路上多多保重，当您面对人生道路的分岔口的时候，请您千万要记住，您曾经是一名优秀的红箭部队特种军人，您可不要成为大华公司里的那些黑衣保安式的危险人物啊！”

出完早操后，我刚回到办公室，通讯员欧阳勇就在门外大声喊道：“报告排长，刚接到命令，贺大队长让您8：30准时到他的办公室。”

我一看手表，还有半个小时，于是在风纪镜前整理好军装，一边扣着风纪扣，一边问道：“知道是什么事吗？”

“报告排长，电话时没有说明，只说让您准时报到。”

“五分钟后将车备好。”

“是！排长。”

特种大队的装备真是一流的，我这个小小的排长，还配了一辆全新的军牌丰田“沙霸王”越野吉普车，当然是收缴的走私车充公作军用的了，不然军费再如何充足，象这种市价最少也得要六十万人民币的高档越野车，也不是我这种小人物能开得起的。

我国的汽车工业当前还与世界发达国家有着很明显的差距，小日本在这方面还真是比我们领先了上十年，我们这可不是支持日货，而是进行废弃资源再利用，反正这批车是没收了一家日本汽车贸易公司的脏车，不用白不用。

五分钟后，我坐在舒适的真皮驾驶座上，开着这辆性能优越的越野车，直向三公里外的大队指挥部办公大楼驶去。

这是一幢十六层楼高的现代智能化办公大楼，深蓝的钢化幕墙玻璃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红色利箭加闪电的图腾，下方则是“红箭特种大队”六个铁划银钩的红色行楷大字。

在办公楼的停车坪刚停好车，另一辆同一型号的越野车以最少八十码的速度冲了过来，在我的停车位边上来了一个紧急掉头，再一个紧急刹车，恬到好处地停在车位线内，我一看车牌，马上就on知道只有红箭女子特种兵中队的中队长吴海燕才会玩这种飞车特技。

随着车门打开，一名留着短发，身高一米七二，英姿飒飒的漂亮女上尉从车上走了下来。她的美，不同于那些明星模特，她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精明强干，刚健婀娜，美艳中透露出慑人的英风豪气。属于职业女性中的佼佼者，而这个职业，又不同于普通的职业，没有一个男人会把她看成一个花瓶，因为只要是男人，在她的面前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种自相形惭的自卑感，她看上去太优秀了，我心里嘀咕着，这样的女人，应该配什么样的男人呢？

在部队，军衔等级间的礼貌是极为讲究的，我马上向着这名美丽的的女上尉敬了个礼，大声说

道：“吴中队长好！”

吴海燕回了我一个标准的军礼，说道：“原来是我们红箭的格斗之王，很少见你来队部办公楼，今天是什么风将你吹过来了。”

“吴中队长，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刚接到贺大队长的命令，不敢怠慢。”我走在吴海燕和身边，边走边说：“看吴中队长的样子，好象也是奉召来的吧。”

这两年我的身高长到了一米八九，体重将近八十五公斤，早就没有两年前学生的影子，变成了一个极有气势的真正军人。

“我的中队这次招了一批女兵，新兵训练任务很紧，所以向贺大队长申请，请你们男性战友协助一下，看来贺大队长是准备派你来担当这个美差了。”吴海燕侧首望着我，微笑着说道：

“贺大队长答应我会选一员虎将来我们中队，有你钟行出马，看得出贺大队长还是对我们女子中队挺重视的。”

我就觉得吴海燕的笑容有那么点怪怪的感觉，一听是这等“美差”，我的头立马变得三个大，如果去和这些美女暴龙们打交道也算是美差，我想这个世上肯定就不会再有美差这个名词了。

“不会吧，吴中队长，我何德何能，资历又浅，哪能担当如此重任啊。”我在吴海燕的注视中，有点全身毛孔扩张的感觉，用手摸着士官头，笑得比哭还要难看地说道：“您老人家能不能高抬贵手，帮我向贺大队长说说情，请他另派德高望重的高人，重新安排人呀！”

“我很老吗？”吴海燕瞪着她那双美丽的大眼清，嗔声说道：“你干嘛装出一副苦大冤深的可怜巴巴像，难道我们女子特种中队会吃了你这个全大队的训练标兵呀。”

“不老，不老，我们吴中队长是红箭大队出了名的年轻靓丽，风彩迷人，不知有多少战友在暗中为你痴迷为你抓狂，吴中队长难道不知道你可是全大队的王老五们公认的梦中情人呢。”我的脸上连忙涌现真诚的笑容。

吴海燕轻啐了一声，白了我一眼，笑骂道：“油嘴滑舌的小鬼头，没想到一象沉默寡言的钟行也学会口花花来哄女人了。”

吴海燕眼神的那个美呀，那个媚呀，让我马上联想起来两年前与我有过一夜情的女同学郭万华风情万种的娇态，以及和我有点超越师生关系的美丽班主任王晓波。

我看得心神为之一颤，暗骂了自己一声“你想找死啊”，然后再次向吴海燕展示我的由衷赞美：“天地良心，吴中队长，我就是有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在您面前油腔滑调呀，我这完全都是出自内心的赞誉。”

我们一路说笑着说着，不时地向遇上的长官敬礼，对下级回礼，很快就来到贺子豪大队长的办公室门外。我不经意地看了看表：8：29。

“报告，一连二排钟行奉命前来报到！”我站在门外，向着半开的办公室防盗门敬礼。

“进来吧！”室内传出了贺子豪低沉而充满威严的声音。

吴海燕就没有我这么显得拘谨，她十分随意地推门而入，只是进门后，向贺子豪敬了个礼。

我再次向着贺子豪敬了个礼，在大队长的亲切招呼下，于办公桌前的两把圈椅之上坐了下来。吴海燕早就在另一把圈椅上安然落座。

“小钟，新兵训练工作马上就要展开，我们红箭大队的新兵可不是一般的兵，他们都是从军区

各个部队的新兵连里挑出来的好苗子，特别是我们的女子中队，更是西南军区中的一道亮丽风光带，女子中队的政委陈娜现在还在军校学习，不能归队，所以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你去协助吴海燕中队长完成今年的女兵训练任务，你是我们整个大队的训练尖子，全能标兵，我相信你一定能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没什么问题吧？”贺子豪商量的口吻里隐含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

大队长如此大的一顶高帽压了下来，我哪有推辞的理由，只得长身而起，向贺子豪敬礼说道：“决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贺子豪挥手示意我坐下说话，然后向吴海燕说道：“我把钟行派给你们中队，够意思吧？以后不会再说我贺子豪重男轻女了吧。”

我从贺大队长的眼神和语气，判断他和吴海燕应该不仅仅只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至于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吴海燕是和我一起进的大队长办公室，我和贺大队长并不陌生，但他是我的上级领导，部队里应有的礼节是不能乱来的，而吴海燕的一言一行却都表现得相当的随意，这在等级森严的部队而言，是不多见的，贺大队长可是她的顶头上司，况且他的严谨冷俊在整个大队也是出了名的。

吴海燕微微一笑，说道：“大队长，这次的女兵，都是我特意从军区各部的新兵连里挑出来的，她们都有着成为一名女特种兵的个人素质，全军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特种兵技能大比武，我们红箭前两届的成绩都不太理想，这一届男兵里面出了钟行为典型的一批特殊人才，我希望我们女兵当中也能补充进新鲜的血液，力争在明年的大比武中，让我们红箭的精兵能在七大军区的特种兵里独领风骚。为了不让女兵拖你们男兵的后腿，我只能想办法来给她们下一剂大剂量的猛药了。”

贺子豪没有看吴海燕，而是望着我深沉地说道：“钟行，吴中队长的话你听到了吗？这次让你去协助女兵的训练，你得把它当成一次战斗任务来完成，同时，你自己的训练也不能落下，明年的全军特种兵比武，你可是代表红箭的参赛精锐之一，我希望我们红箭能在这一界捞个满堂红！”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三十七章 训练开始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三十七章 训练开始

作者：绝对力量

全军的特种兵大比武，除了男兵，还有女特种兵相互间的竞赛，你别以为女特种兵全是膀大腰圆的野蛮女子，她们差不多人人都称得上是美女，而且都有着一种非常特别的气质，不亮相的时候，一个个文静可爱，要是动起手来，绝对比暴龙还要恐怖。

战友们曾和女兵们开玩笑，说除了他们外，相信没有男人敢娶她们进门。理由是如果一旦夫妻间闹点什么小矛盾小摩擦，她们动起手来，那个男人只怕连骨头都会被拆散掉。

让我去训练这些美女特种兵，我想起来就头痛，在我的印象里，女孩子都是柔情万种，我见尤怜，是需要男人去呵护和关爱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娇弱的女孩接受特种兵魔鬼式的训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贺大队长发了话，而且还是郑重其事，我也只有赶鸭子上架了。

让我训练男兵，肯定没问题，但和那些美女特种兵们打交道，我心里还真没谱。

也不知是吴海燕考虑周全，还是有意让我难堪，她居然提出我要在训练期间，最好能搬到她们女子特种中队的宿舍暂住一段时间。

我并不是没有与女孩打交道的经验，相反，在此方面还有点心得，只不过此是部队，纪律严明，哪能象在学校的时候随心所欲地乱来。

女子特种中队离我们营区不到三百米远，平常在训练的时候，与我们男兵都在同一个训练场地，因此彼此之间并不算陌生，偶尔在训练休息之暇，大家还会愉快地开玩笑。

现役的士兵是不能谈情说爱的，但军官在这方面有点特殊待遇，管得没有那么紧。

我随着吴海燕的专车，驱车来到了女子特种中队的营区。

两个英气逼人的女兵全幅武装，在营区的电动门前站岗执勤。见到我们的车过来，动作划一极有礼貌的行持枪礼。

吴海燕的队部办公楼是一幢三层高的小楼，她领着我直接进了她的中队长办公室。

“钟行，用不着那么拘谨。”吴海燕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替我倒上一杯加冷的纯净水，随手递给我，微笑着说道：“我怎么感觉你好象很害怕进我们女子中队似的，难道你以前从没和女孩们打过交道吗？”

我双手接过那只一次性纸制茶杯，笑得有点勉强地说道：“那倒不是。吴中队长，我说错了话，你可不要见怪，在我的感觉中，女孩们应该温柔贤淑，受到男人的呵护，但如果一个个都练得象个男人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不习惯的感觉。”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还蛮大男子主义的嘛！”吴海燕亲昵地在我的头上敲了一下，神态就象是一个幼稚园里的阿姨逗可爱的小朋友，笑道：“为什么女人就一定要让男人来呵护呢？女人就不能比男人要强吗？都什么时代了，你还有这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得好好替你上堂政治思想课才行。”

漂亮女人的年纪是最难猜的，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吴海燕到底比我大上多少，因为她怎么看，都不会超过二十五六，但我知道她绝对不低于三十岁。

我有点不好地摸了摸鼻头，呵呵笑道：“吴中队长，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话没有说错吧？冲锋陷阵，永远是我们男人冲在第一线，女兵们最多也就当然救护兵、通讯兵就很了不起了，女人从先天上就与男人有着很大不同，要将她们都训练成特种兵，我还真有点狠不下心放手去折腾啊。”

吴海燕一正脸色，盯着我的双眼，郑重地说道：“主战场虽然是男人的天下，但在同样重要的副战场上，有哪个战役能少得了女人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战争，只能让普通的女人走开，绝不是我们的女子特种兵！在我的中队，你将看到女人的承受能力和耐力保证不会比你们男人差多少！我就是要你用训练男兵的强度，来训练我的新兵，你用不着把她们当成女孩，而是把她们当成一名战士，严格要求的特种战士！”

我收起了玩笑的表情，将手中的水杯放下，站起身向吴海燕敬了个礼，严肃地说道：“吴中队长，我保证以身作责，身体力行，将你的女兵训练成一群女超人！”

吴海燕点头示意我坐下说话，她走到办公室的铝合金大玻璃窗前，望着楼下的女子兵营，说道：“女人，其实在某些方面，比你们男人更有耐力和韧性。我记得不久前看过一部美国人拍

的电影‘伴我雄心’，讲的就是一个美国女兵接受魔鬼式的高强度训练，向着男兵的体能极限挑战。整部影片虽然有点带观赏性的夸张手法，但还是突出了一个中心点，那就是现代战争，同样适合我们的女子特种兵。而且在许多特定的环境里，女兵比你们男兵更具有优势。钟行，你的想法，可以说是代表了绝大多数男人的想法，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改变你们的这种思维和观念，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男兵和女兵之分，他们全都是战士，是军人！”

吴海燕的这番话，让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现在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有女子特种兵的编制，而且有很多关于这些女超人的官方报道，向世人展示着女人在现代的军队里所起的特殊作用，更有女权主义者，在之方面大做文章，呼吁着女人应该在政坛上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并不知道自已为何会产生大男子主义的思想，不过吴海燕的话，让我对女子特种中队的女兵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也对这些从未接触过的女子特种兵们产生了浓烈的好奇心和兴趣，她们和普通的女孩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我有着很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加上自身比常人都要刻苦得多的摸爬滚打训练经验，对女兵的训练方案，还真是轻车熟路，信手捻来。

我的训练计划分成了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既可以独立的，又可以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作为教官，我必须保证受训的女兵们在接受了训练任务计划大纲后，可以按标准尽快完成前两个队段的训练任务。

这三个阶段是，初始训练、增强性训练和保持性训练。

初始训练，是对那些不了解特种训练，或是对某些训练科目一知半解的女兵进行综合训练；增强性训练，是针对某些特定的训练任务进行着重训练；保持性训练是对各项训练进行熟悉和巩固，使训练水平不至下降，而有可持续性的提高。

我将让受训的女兵们进行集体的训练，使其各种技能保持在一个特种兵应有的高水准阶段，边建立高效率的团队合作关系。

作为教官，我会以身作责使各项训练的真实性和难度得到贯彻和落实，带领所有受训的女兵进行合成训练，评价和考核训练成绩，训练、培养和指导下级的基层指挥官。

吴海燕对于我的训练大纲很满意，很快就让我投入到训练状态之中。

体能，永远是特种兵最强调的基础。

对于这些新女兵们，我的第一堂课就是二十公里负重十五公斤武装越野拉练。因为普通的军事常识训练，她们在新兵连的时候都已经经历过了，在这里，她们需要接受的是超强度的魔鬼式训练。

早晚两次的拉练，曾是我们这些男兵们都视之如洪水猛兽的恐怖科目，我现在需要的是亲眼来见证女人的体能极限到底有多强韧。

如果让你领着一个连的女兵们，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狂奔，而且这些女兵们一个个又都是如花似玉，当她们由于体能消耗，体力透支而倒在路边的时候，不知你会不有怜香惜玉之心呢？

我这个教官本来还有这份心，但看到随队的助教，吴海燕专门点派的三个“老”女兵那种铁石般冷酷的心性，也就只能硬起心肠板出一副包公黑脸了。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三十八章 接受任务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三十八章 接受任务

作者：绝对力量

广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一批沿海城市，不但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南大门，也是全国各行各业商贾们的聚散地。

滨江大道宽阔平坦的柏油路面上，车来车往，川流不息。

雷达驾驶着一辆全新的军区牌照“沙霸王”越野车，不紧不慢地跟着前方那辆白色的挂着警察车牌的普通桑塔纳。

原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已经彻底地完了，老死在大西北风沙漫天的军事监狱里，是他唯一的下场。雷达并不后悔当年入狱前所犯的罪行，让他放心不下的只有黑河山区里的年迈老母亲和弱妹。

他想过越狱，但是，军事监狱的防卫森严的安全系统，全是针对他们这些受过特殊训练的军人而设置，没有任何一点漏洞和机会。

在服刑的时候，他曾对天发过誓，如果有谁能替他照顾好家里面无依无靠的亲人，他不管今生还是来世，都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来报答。

也许是老天爷听到了他的誓言，想验证一下他是否言出必行。三年前，他被监狱的领导列入到西南军区一个特别计划的名单之中，原本已经绝望的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也从此开始了各项恢复性和适应的训练。

一个月前，他被一架军用直升机从大西北秘密接出来，转了三次机后，他来到了广南市。当他看到有专职佣人照顾，生活在碧桂园58号楼里的老母亲和小妹时，简直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从那一刻开始，他便明白从此以后，他的性命不直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西南军区司令员孙培民。

孙亮节交给他的杀人任务，对他而言，那根本就是易如反掌，只不过多年的职业军人的经历，还是让他在行动前，对行刺的目标人物，作系统的调查摸底。

当他查到张根生两年前在一次警方解救人质的行动中，开枪射杀了孙士杰的全部案综后，便明白了孙亮节为何要杀这个警察。

张根生的那一枪，等于是斩断了孙家传宗接代的香火，不论基于什么原因，孙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孙家能忍耐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实施报复行动，还真是难得。

雷达自知如果换成他是孙家的一员，老早就将那个警察及其相关人员，全干掉了。孙家此次积谋如此之久，想来是想让人们慢慢忘却这个案件后，再执行暗杀，如此一来可以在东窗事发后，置身事外。

孙士杰一案所牵涉到的全部人员，让雷达明白等待着他的，将是一系列刺杀行动，用不了多长时间，钟行，王晓波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孙亮节交给他的黑名单之中。

与孙亮节会面之后，雷达便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如何让自己的亲人生活得安稳幸

福，将是他今后在这个世上苟且偷生的唯一动力。

孙家的种种安排，名义上的替他照顾亲人，实际上还不是变相的一种要胁手段，怎么才能在这些政客高官们的权力斗争中保护好自己和亲人的利益，是雷达现在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情。

他反正是烂命一条，死活都无关紧要，但是亲人的安危和幸福，绝不能控制在别人的手中，他现在有机会，也有能力去争取这种保障，任何有可能的机会，他都决不会轻易放过。

卷入到这种最危险的政治斗争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所有刺客杀手们的必然结局，他可以替孙家卖命，但在同时也必须利用这次难得的重生机会，尽可能的保全自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雷达一边开着车，一边思索着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处境，想到烦心之处，他按下电动升降按钮，将车窗玻璃降下一半，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万宝路香烟，抽出一支，点燃，象是要借那吐出的烟雾，将心底的沉重和郁闷渲泻个痛快。

这是林自强离开部队后的一周之后。

冬季的征兵工作，开始在全军展开。

这天出完早操，我刚回到办公室，通讯员欧阳勇就在门外大声喊道：“报告排长，刚接到命令，贺大队长让您8：30准时到他的办公室。”

我一看手表，还有半个小时，于是在风纪镜前整理好军装，一边扣着风纪扣，一边问道：“知道是什么事吗？”

“报告排长，电话时没有说明，只说让您准时报到。”

“五分钟后将车备好。”

“是！排长。”

特种大队的装备真是一流的，三天前，大队替我这个小小的排长，新配了一辆全新的军牌三菱帕杰罗越野吉普车。据说是不久前收缴了一批走私车充公作军用，不然军费再如何充足，象这种市价最少也得要四十万人民币的高档越野车，可不是我这种小人物能开得起的。

我国的汽车工业当前还与世界发达国家有着很明显的差距，小日本在这方面还真是比我们领先了上十年，我们这可不是支持日货，而是进行废弃资源再利用，反正这批车是没收了一家日本汽车贸易公司的脏车，不用白不用。

五分钟后，我坐在舒适的真皮驾驶座上，开着这辆性能优越的越野车，直向三公里外的大队指挥部办公大楼驶去。

这是一幢十六层楼高的现代智能化办公大楼，深蓝的钢化幕墙玻璃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红色利箭加闪电的图腾，下方则是“红箭特种大队”六个铁划银钩的红色行楷大字。

在办公楼的停车坪刚停好车，另一辆同一型号的越野车以最少八十码的速度冲了过来，在我的停车位边上来了一个紧急掉头，再一个紧急刹车，恬到好处地停在车位线内，我一看车牌，马上就on知道只有红箭女子特种兵中队的中队长吴海燕才会玩这种飞车特技。

随着车门打开，一名留着短发，身高一米七二，身着合体的黑色军装，英姿飒飒的漂亮女少校

从车上走了下来。她的美，不同于那些明星模特，她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精明强干，刚健婀娜，美艳中透露出慑人的英风豪气。属于职业女性中的佼佼者，而这个职业，又不同于普通的职业，没有一个男人会把她看成一个花瓶，因为只要是男人，在她的面前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种自相形惭的自卑感，她看上去太优秀了，我心里嘀咕着，这样的女人，应该配什么样的男人呢？

在部队，军衔等级间的礼貌是极为讲究的，我马上向着这名美丽的少女校敬了个礼，大声说道：“吴中队长好！”

吴海燕回了我一个标准的军礼，说道：“原来是我们红箭的格斗之王，很少见你来队部办公楼，今天是什么风将你吹过来了。”

“吴中队长，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刚接到贺大队长的命令，不敢怠慢。”我走在吴海燕和身边，边走边说：“看吴中队长的样子，好象也是奉召来的吧。”

这两年我的身高长到了一米八九，体重将近八十五公斤，早就没有两年前学生的影子，变成了一个极有气势的真正军人。

“我的中队这次招了一批女兵，新兵训练任务很紧，所以向贺大队长申请，请你们男兵协助一下，看来贺大队长是准备派你来担当这个美差了。”吴海燕侧首望着我，微笑着说道：“贺大队长答应我会选一员虎将来我们中队，有你钟行出马，看得出贺大队长还是对我们女子中队挺重视的。”

我就觉得吴海燕的笑容有那么点怪怪的感觉，一听是这等“美差”，我的头立马变得三个大，如果去和这些美女暴龙们打交道也算是美差，我想这个世上肯定就不会再有美差这个名词了。

“不会吧，吴中队长，我何德何能，资历又浅，哪能担当如此重任啊。”我在吴海燕的注视中，有点全身毛孔扩张的感觉，用手摸着士官头，笑得比哭还要难看地说道：“您老人家能不能高抬贵手，帮我向贺大队长说说情，请他另派德高望重的高人，重新安排人呀！”

“我很老吗？”吴海燕瞪着她那双美丽的大眼清，嗔声说道：“你干嘛装出一副苦大冤深的可怜巴巴像，难道我们女子特种中队会吃了你这个全大队的训练标兵呀。”

“不老，不老，我们吴中队长是红箭大队出了名的年轻靓丽，风采迷人，不知有多少战友在暗中为你痴迷为你抓狂，吴中队长难道不知道你可是全大队的王老五们公认的梦中情人呢。”我的脸上连忙涌现真诚的笑容。

吴海燕轻啐了一声，白了我一眼，笑骂道：“油嘴滑舌的小鬼头，没想到一象沉默寡言的钟行也学会口花花来哄女人了。”

吴海燕眼神的那个美呀，那个媚呀，让我马上联想起来两年前与我有过一夜情的女同学郭万华风情万种的娇态，以及和我有点超越师生关系的美丽班主任王晓波。

我看得心神为之一颤，暗骂了自己一声“你想找死啊”，然后再次向吴海燕展示我的由衷赞美：“天地良心，吴中队长，我就是有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在您面前油腔滑调呀，我这完全都是出自内心的赞誉。”

我们一路说笑着说着，不时地向遇上的长官敬礼，对下级回礼，很快就来到贺子豪大队长的办公室门外。我不经意地看了看表：8：29。

“报告，一连二排钟行奉命前来报到！”我站在门外，向着半开的办公室防盗门敬礼。

“进来吧！”室内传出了贺子豪低沉而充满威严的声音。

吴海燕就没有我这么显得拘谨，她十分随意地推门而入，只是进门后，向贺子豪敬了个礼。

我再次向着贺子豪敬了个礼，在大队长的亲切招呼下，于办公桌前的两把圈椅之上坐了下来。吴海燕早就在另一把圈椅上安然落座。

“小钟，新兵训练工作马上就要展开，我们红箭大队的新兵可不是一般的兵，他们都是从军区各个部队的新兵连里挑出来的好苗子，特别是我们的女子中队，更是西南军区中的一道亮丽风光带，女子中队的政委陈娜现在还在军校学习，不能归队，所以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你去协助吴海燕中队长完成今年的女兵训练任务，你是我们整个大队的训练尖子，全能标兵，我相信你一定能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没什么问题吧？”贺子豪商量的口吻里隐含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

大队长如此大的一顶高帽压了下来，我哪有推辞的理由，只得长身而起，向贺子豪敬礼说道：“决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贺子豪挥手示意我坐下说话，然后向吴海燕说道：“我把钟行派给你们中队，够意思吧？以后不会再说我贺子豪重男轻女了吧。”

我从贺大队长的眼神和语气，判断他和吴海燕应该不仅仅只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至于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吴海燕是和我一起进的大队长办公室，我和贺大队长并不陌生，但他是我的上级领导，部队里应该有的礼节是不能乱来的，而吴海燕的一言一行却都表现得相当的随意，这在等级森严的部队而言，是不多见的，贺大队长可是她的顶头上司，况且他的严谨冷俊在整个大队也是出了名的。

吴海燕微微一笑，说道：“大队长，这次的女兵，都是我特意从军区各部的新兵连里挑出来的，她们都有着成为一名女特种兵的个人素质，全军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特种兵技能大比武，我们红箭前两届的成绩都不太理想，这一届男兵里面出了钟行为典型的一批特殊人才，我希望我们女兵当中也能补充进新鲜的血液，力争在明年的大比武中，让我们红箭的精兵能在七大军区的特种兵里独领风骚。为了不让女兵拖你们男兵的后腿，我只能想办法来给她们下一剂大剂量的猛药了。”

贺子豪没有看吴海燕，而是望着我深沉地说道：“钟行，吴中队长的话你听到了吗？这次让你去协助女兵的训练，你得把它当成一次战斗任务来完成，同时，你自己的训练也不能落下，明年的全军特种兵比武，你可是代表红箭的参赛精锐之一，我希望我们红箭能在这一界捞个满堂红！”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三十九章 狙杀开始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三十九章 狙杀开始

作者：绝对力量

全军的特种兵大比武，除了男兵，还有女特种兵相互间的竞赛，你别以为女特种兵全是膀大腰圆的野蛮女子，她们差不多人人都称得上是美女，而且都有着一种非常特别的气质，不亮相的时候，一个个文静可爱，要是动起手来，绝对比暴龙还要恐怖。

战友们曾和女兵们开玩笑，说除了她们外，相信没有男人敢娶她们进门。理由是如果一旦夫妻

间闹点什么小矛盾小摩擦，她们动起手来，那个男人只怕连骨头都会被拆散掉。

让我去训练这些美女特种兵，我想起就头痛，在我的印象里，女孩子都是柔情万种，我见尤怜，是需要男人去呵护和关爱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娇弱的女孩接受特种兵魔鬼式的训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贺大队长发了话，而且还是郑重其事，我也只有赶鸭子上架了。

让我训练男兵，肯定没问题，但和那些美女特种兵们打交道，我心里还真没谱。

也不知是吴海燕考虑周全，还是有意让我难堪，她居然提出我要在训练期间，最好能搬到她们女子特种中队的宿舍暂住一段时间。

我并不是没有与女孩打交道的经验，相反，在此方面还有点心得，只不过此是部队，纪律严明，哪能象在学校的时候随心所欲地乱来。

女子特种中队离我们营区不到三百米远，平常在训练的时候，与我们男兵都在同一个训练场地，因此彼此之间并不算陌生，偶尔在训练休息之暇，大家还会愉快地开玩笑。

现役的士兵是不能谈情说爱的，但军官在这方面有点特殊待遇，管得没有那么紧。

我随着吴海燕的专车，驱车来到了女子特种中队的营区。

两个英气逼人的女兵全幅武装，在营区的电动门前站岗执勤。见到我们的车过来，动作划一极有礼貌的行持枪礼。

吴海燕的队部办公楼是一幢三层高的小楼，她领着我直接进了她的中队长办公室。

“钟行，用不着那么拘谨。”吴海燕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替我倒上一杯加冷的纯净水，随手递给我，微笑着说道：“我怎么感觉你好象很害怕进我们女子中队似的，难道你以前从没和女孩们打过交道吗？”

我双手接过那只一次性纸制茶杯，笑得有点勉强地说道：“那倒不是。吴中队长，我说错了话，你可不要见怪，在我的感觉中，女孩们应该温柔贤淑，受到男人的呵护，但如果一个个都练得象个男人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不习惯的感觉。”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还蛮大男子主义的嘛！”吴海燕亲昵地在我的头上敲了一下，神态就象是一个幼稚园里的阿姨逗可爱的小朋友，笑道：“为什么女人就一定要让男人来呵护呢？女人就不能比男人要强吗？都什么时代了，你还有这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得好好替你上堂政治思想课才行。”

漂亮女人的年纪是最难猜的，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吴海燕到底比我大上多少，因为她怎么看，都不会超过二十五六，但我知道她绝对不低于三十岁。

我有点不好地摸了摸鼻头，呵呵笑道：“吴中队长，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话没有说错吧？冲锋陷阵，永远是我们男人冲在第一线，女兵们最多也就当然救护兵、通讯兵就很了不起了，女人从先天上就与男人有着很大不同，要将她们都训练成特种兵，我还真有点狠不下心放手去折腾啊。”

吴海燕一正脸色，盯着我的双眼，郑重地说道：“主战场虽然是男人的天下，但在同样重要的副战场上，有哪个战役能少得了女人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战争，只能让普通的女人走开，绝不是我们的女子特种兵！在我的中队，你将看到女人的承受能力和耐力保证不会比你们男人差多少！我就是要你用训练男兵的强度，来训练我的新兵，你用不着把她们当成女孩，而是把

她们当成一名战士，严格要求的特种战士！”

我收起了玩笑的表情，将手中的水杯放下，站起身向吴海燕敬了个礼，严肃地说道：“吴中队长，我保证以身作责，身体力行，将你的女兵训练成一群女超人！”

吴海燕点头示意我坐下说话，她走到办公室的铝合金大玻璃窗前，望着楼下的女子兵营，说道：“女人，其实在某些方面，比你们男人更有耐力和韧性。我记得不久前看过一部美国人拍的电影‘伴我雄心’，讲的就是一个美国女兵接受魔鬼式的高强度训练，向着男兵的体能极限挑战。整部影片虽然有点带观赏性的夸张手法，但还是突出了一个中心点，那就是现代战争，同样适合我们的女子特种兵。而且在许多特定的环境里，女兵比你们男兵更具有优势。钟行，你的想法，可以说是代表了绝大多数男人的想法，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改变你们的这种思维和观念，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男兵和女兵之分，他们全都是战士，是军人！”

吴海燕的这番话，让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现在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有女子特种兵的编制，而且有很多关于这些女超人的官方报道，向世人展示着女人在现代的军队里所起的特殊作用，更有女权主义者，在之方面大做文章，呼吁着女人应该在政坛上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产生大男子主义的思想，不过吴海燕的话，让我对女子特种中队的女兵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也对这些从未接触过的女子特种兵们产生了浓烈的好奇心和兴趣，她们和普通的女孩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雷达用了一周的时间，对张根生的起居作息时间和行踪作了全面而详细的调查，而且还在张根生的专车上安装了微型追踪器。现在只需要孙亮节的一声指令，他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至少用十种杀人方式，将这个尽职尽责的优秀警官人间蒸发。

碧桂园58号楼内里有一个地下室，原来是个储藏室，现在成了雷达的小型军火库。以他手里现有的这批军火装备，雷达有十足的把握与一个连的普通士兵进行周旋。

地下室不大，只有十五平方米不到，一盏四十瓦的节能灯散发着茫茫的莹光，将整室照得惨白一片。西墙上缓缓转动的那个排风扇，不断的将室内浓浓的防锈油味抽出去，把外面的清新空气换进来。

雷达坐在一张吧台椅上，双手不停地将工作台上的一把狙击步枪拆下又装好。

“嗡嗡”声响中，桌上的那只三星T180手机震动起来。

雷达放下刚刚装好的狙击步枪，在一块白色的棉布上将手里的防锈油擦了擦，然后拿起手机，打开翻盖。

“我是雷达。”他的声音显得很冷沉。

“今天晚上市公安局有一个追捕三名持枪杀人逃犯的行动，你的目标将参与此次行动。”电话的那头传来孙亮节的声音：“祝你好运。”

雷达合上手机翻盖，随手扔在桌上，再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GSP全球定位追踪器。一个不断移动的白色亮点，显示着目标现在的准确方位。

将装好的狙击步枪重新拆散，装入一个专用的黑色密码箱中，披上挂在墙上的那件黑色风衣，戴上一幅“雷鹏”太阳墨镜。雷达从地下室的另一个出口，直接来到车库。

一分钟后，“沙霸王”以一百二十码的时速，向着广南西北郊区方向开去。

张根生这两年来运气不错，从派出所所长，调到了市局重案三队任队长。似乎两年前击毙孙士杰的那个案子，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

孰不知这全是孙家一手安排的阴谋中的一部份。

一个派出所所长管的全是治安案件，很少有机会与重大的刑事案件接触，其危险性自然不高。但作为重案队的队长，一天到晚打交道的全是那些重犯要犯，是刑警里面最危险的职务。只不过张根生身手了得，两年中不但没有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因公殉职，反而屡破重案要案，重案三队荣获集体二等功三次，张根生个人获二等功两次，一等功一次。多次受到公安部的通报嘉奖。

半个月前，广南市连续发生枪杀大案，先后有六名商界名流死于五四手枪之下。此案在全国的影响极为恶劣，公安部已经下达了限期破案的命令。

张根生带着重案三队的刑警们，连续作战十五天，终于从枪源方面查到了突破口，顺藤摸瓜找到线索，但在准备实施抓捕的时候，三名罪犯象是知道了警方的行动一样，驾车疯狂逃窜。

在警方围追堵截之下，现在这三名罪犯劫持了三名妇女为人质，被围困在西郊一处烂尾楼建筑工地中。

雷达进入一个理想的狙击位置的时候，正好是张根生与那三名罪犯进行谈判的紧要关头。

雷达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距离警方的包围圈三百米外的一座正在建设中的三十八层高楼。

立于顶楼天台的边缘，雷达双手持着军用红外线夜视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三百米之外的警方的一举一动。这里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他可以随意的狙杀任何一个目标。

距雷达五米外，两个身穿保安服的中年人一动不动的倒在地上，不知是死还是活。

只用了三十二秒的时间，雷达便将那只狙击步枪组装完毕。

从容地调节着狙击步枪上的红外线夜视瞄准仪，张根生的头部非常清晰的出现在瞄准仪的十字光标线中。

雷达从身边掏出一个方形的冷藏密封盒，用镊子从盒里夹出一枚冒着冷气的冰弹头特制子弹，装入狙击步枪的弹仓中。

拉动枪栓，将子弹上膛，将十字光标移到张根生的左胸位置，带着黑皮手套的右手食指，搭上了狙击步枪的扳机。

这时，夜空中传来了一阵阵五四手枪的枪声。包围圈里的三名罪犯，开始作最后的垂死抵抗，与警方展开了枪战。

张根生浑然不知死神已经向他伸出了招魂的魔手，正在从容不迫地指挥着手下的刑警与犯罪份子进行枪战。

随着雷达右手食指的扣动，装有消声器的狙击步枪枪管闪过一道冷焰。

张根生魁梧的身形一震，呼然倒地。

雷达清理完现场所有的痕迹，象个幽灵一样悄然离去。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四十章 实弹射击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四十章 实弹射击

作者：绝对力量

张根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人谋杀，不仅在广南地区，就连公安部都引起了极其重视。

谋杀警察，而且杀的还是一个英雄的，模范的警察，这绝对是超级重案。

一个由公安部牵头成立的专案组，调集了公安部在法检、刑侦、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和精英，来到了广南市，展开全面的侦察破案工作。

张根生破了那么多的大案，要案，抓了不少重犯，结下的仇人非常之多，这给专案组的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和难度。

但是，公安部有明确指令，不管此案涉及到什么人，必须一查到底，一定得给奋战在刑侦第一线的公安干警一个明确的交待。

爷爷在看到这条新闻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孙士杰的死。

孙士杰是由张根生一枪击毙的，以孙培民父子的性格，他们一定不会就此不了了之。

孙家在忍耐了两年之后，终于有所动作了。

爷爷的心头变得异常沉重起来。

孙培民父子的路，现在是越走越偏了。

谋杀公安干警，与普通的谋杀性质绝然不同，那可是天大的死罪！

仇恨，真的能令人疯狂吗？

对女子特种中队新兵的训练，我很快进入状态。

全身心的投入，让我连电视新闻都没有时间去看，因此，我并不知道现在军营外面发生的事情。

凭借着很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加上自身比常人都要刻苦得多的摸爬滚打训练经验，对女兵的训练方案，我还真是轻车熟路，信手捻来。

我的训练计划分成了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既可以独立的，又可以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作为教官，我必须保证受训的女兵们在接受了训练任务计划大纲后，可以按标准尽快完成前两个阶段的训练任务。

这三个阶段是，初始训练、增强性训练和保持性训练。

初始训练，是对那些不了解特种训练，或是对某些训练科目一知半解的女兵进行综合训练；增强性训练，是针对某些特定的训练任务进行着重训练；保持性训练是对各项训练进行熟悉和巩

固，使训练水平不至下降，而有可持续性的提高。

我将让受训的女兵们进行集体的训练，使其各种技能保持在一个特种兵应有的高水准阶段，边建立高效率的团队合作关系。

作为教官，我会以身作责使各项训练的真实性和难度得到贯彻和落实，带领所有受训的女兵进行合成训练，评价和考核训练成绩，训练、培养和指导下级的基层指挥官。

吴海燕对于我的训练大纲很满意，很快就让我投入到训练状态之中。

体能，永远是特种兵最强调的基础。

对于这些新女兵们，我的第一堂课就是二十公里负重十五公斤武装越野拉练。因为普通的军事常识训练，她们在新兵连的时候都已经经历过了，在这里，她们需要接受的是超强度的魔鬼式训练。

早晚两次的拉练，曾是我们这些男兵们都视之如洪水猛兽的恐怖科目，我现在需要的是亲眼来见证女人的体能极限到底有多强韧。

如果让你领着一个连的女兵们，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狂奔，而且这些女兵们一个个又都是如花似玉，当她们由于体能消耗，体力透支而倒在路边的时候，不知你会不有怜香惜玉之心呢？

我这个教官本来还有这份心，但看到随队的助教，吴海燕专门点派的三个“老”女兵那种铁石般冷酷的心性，也就只能硬起心肠板出一副包公黑脸了。

半个月后，高强度的拉练让女兵们开始适应下来，她们一个个都有了几分特种兵的样子，不管是走路还是说话，或者是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她们的娇躯之上那种浓厚的特种军人的气息在逐渐地形成。

为了将训练效果得到更有效的执行，我将我所带领的那个一排的男兵全带到女子特种中队协助训练。

梁锋、秦雄和刘剑现在都是我旗下的三个班的班长，自然也都跟着我一起当上了教官。将他们的这帮老兵带过来的时候，把他们一个个乐得大叫排长万岁。

能和女子特种中队的霸王花们作亲密接触，可是男兵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因为他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生命里的另一半，能有一个志同道合，且有着共同语言的女朋友，绝对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喜事。

实弹射击一直是中国军队绝大多数部队的一项软肋，捉襟见肘的军费开支，让很多的士兵当兵服役的三年时间里，只打过寥寥无几的数发子弹。

但在红箭特种大队里，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发生，直属总参部调拨的军费，让整个部队有各方面都有着充足的费用和物资供应。

真正的百发百中枪法，那是得用子弹来打出来的。

在封闭式的实弹射击靶场里，我一边带领着女兵们将手里黄澄澄的子弹一发发往弹匣里压，一边看着一个个面带兴奋表情的女兵们发表着我的激情演讲：

“你们对枪械的熟悉和了解，都有了一定的程度，但时，到现在为止，你们还没有一个有过实弹射击的经验，我知道你们现在都有着一种莫名的兴奋，当初我第一次进行实弹射击的时候，也有着和你们一样的心情。只有将枪持在手里，看着一颗颗子弹从枪管发射出去，入目一颗颗

弹壳有力的跳动，感受着枪托后挫力强劲的冲击，你们的心里会油然而生出一腔热血，才会真正有那种军人的自豪感。一名合格的红箭女子特种兵，她们人人都是神枪手，在五十公里时速的汽车上，准确地击中二百米外的标靶，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在这里，我将提供你们各种不同的枪械，也会有足够多的子弹来让你们消耗，直到你们人人都能达到这个要求。一般来说，好的枪手，分为两种：一种是用眼睛来瞄准，三点成一线，大拇指与食指合力击发，规规矩矩，一丝不苟，这种方式可以打得极准，但缺点是无法迅速捕捉目标，必须要够成瞄准线后才能击发，这种枪手，他们只能在靶场上显显威风，但绝不是我们特种兵需要的枪手！第二种，就是凭感觉来用心去瞄准射击，这只有在实弹的战场上通过无数的子弹来锤炼出来。打得多了，感觉就有了，有了感觉，就能眼到手到，抬手就开枪，弹弹都能见血咬肉！但是，这还不是最好的枪手。最好的枪手必须是在你的体能透支到一定的程度后，你仍能保持这种抬手就有的射击感觉。因此，在你们进行实弹射击之前，我要求你们背负所有的装备，再负重三十公斤进行十公里的越野跑，然后在我们特意营造出的战场气氛里进行射击训练。现在，背好你们各自的装备，三分钟后集合进行越野拉练，体能，永远是一个特种兵不变的话题！”

三分钟后中，整齐的队伍全幅武装地冲出了基地的大门，在我不停地吆喝和驱赶声里，开始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起来，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而且背的装备和负重是她们的两倍还要多。

特种的山地靴，很好的保护着每个人的脚踝，那些容易伤的尖利碎石和虚浮的石块，除了稍稍延缓一下队伍的行进速度，并不能再对这些女特种兵们制造出太多的麻烦。前段时间的拉练练出的成绩，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体现，一百二十名女兵，不再有掉队的人员出现，即算在行进中有个别的女兵扭伤了脚踝，也会有同伴将她搀扶着继续前进，团队的协作也开始成型。

重新回到靶场的女兵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稍作喘息的机会，马上进入靶台拉动枪栓摆出姿势对准百米外的标靶射击。

从来都只有在电影或电视上看到过的战场上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的枪林弹雨场景，马上将这些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都有一定水准的女兵们惊得一个个尖叫不已。因为她们的想象力再怎么强，也不会想到我提出的营造战场气氛居然就是实战模拟！

配合训练的秦雄和刘剑带着一个班的男兵们在对面的标靶侧后方所在位置，用榴弹机枪对着新兵们的射击掩体前方三十米的空地，疯狂的扫射起来。

一时间，整个靶场上被炸成了一片火海，有好几发榴弹是贴着女新兵们的头顶飞过去，在掩体的后方空地再爆炸。我在旁看着都有点悬，因为如果万一那些女新兵心理承受能力顶不住，跳起来逃跑的话，还真难保不会出现意外死亡的情况。这些榴弹可全是实弹，机枪子弹不是空包弹，也不是橡胶弹头。

尖叫归尖叫，但女新兵们还没有一个出现慌乱逃离的情形，而且都很快适应了突如其来的战场气氛。我在旁看得极为满意，通过扩音器大声喊道：“都不要抬头，你们用心去感受一下，子弹离你们还有多远，榴弹的弹道落弹点离你们有多远，找个合适的时机再去观察敌人的火力点所在的方位，然后向着前方的标靶射击……”

一旁，梁锋看着也不由点头不已，他一本正经地向我说道：“排长，这批女兵的素质不赖呀！还以为她们当中肯定会有几个吓得大叫着向外逃，没料到居然在三十秒内，就适应了，想当初我过这一关的时候，吓得三魂跑了二魄，真不知吴中队长从哪些部队里挑出了这么多的优秀女兵。”

我看着前方一个个进入射击状态的女兵们，欣慰地笑道：“不错，当初贺大队长交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还真有点瞧不起这些女兵，事实证明她们并不比我们男人差多少。”

梁锋忽然用一种很暧昧的眼神望着我笑道：“排长，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你现在提干成为军官了，是不是趁这个机会，在她们中挑个女朋友出来哇？”

我一脚踹向梁锋，不过这家伙好像早有准备，一个闪身躲开了，我笑骂道：“你就少替我添乱，想让我犯错误是不是呀？”

梁锋不以为然地说道：“这有什么嘛，现役的军官可以找女朋友哩！象我们这类人，找个女特种兵当老婆，是最佳选择，那才真叫夫唱妇随呢。”

我笑道：“哪有当兵的就非得找女兵来当老婆的，小两口如果都太有性格，太要强，肯定很难白头皆老。”

梁锋用一种怪怪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说道：“排长，看不出来啊，你是真人不露相啊！年纪轻轻的，在感情方面似乎比我还要在行，你以前肯定在学校的时候，就泡过女同学，对不对？”

梁锋的话，勾起了我对高中时代的回忆，与郭万华的一夜情，宋向京的纯真浪漫，还有王晓波的那句“师生恋也未尝不可”的赤裸表白，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现，从她们的身上，我马上又联想到和孙家的恩怨，以孙培民的阴沉狡诈的个性，不可能轻易地就此放过我，我会不会连累到我身边的这些女孩们呢？孙培民和我爷爷的斗争，会演变到一种何等激烈的程度呢？由于我的原因，会不会让我的父母，还有叔叔，姑姑在部队的发展受到牵连呢？张根生他会不会遭到孙家的迫害呢？

想到这些种种可怕的后果，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后怕，年少轻狂的冲动，种下的隐患真是让我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呀。

不远处重机枪子弹溅起的沙土打到我的脸上，将我从一时的恍惚里拉回了现实。

“是不是想起了一些令人难忘的郎情妾意哇？小帅哥。”梁锋的笑容看起来有点暧昧，他绕着我转了三圈，背着手装出一幅老气横秋的模样，说道：“现在的少男少女们早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你的表情和眼神已将你完全出卖了，什么时候和兄弟们说说你当年的风流韵事呀，小伙子。”

我抽冷子一记扫蹚腿，将梁锋扫倒在地，笑骂道：“好你个梁锋，你现在是越来越没规矩了，我好歹还算是你顶头上司吧，有这样和领导说话的吗？看来我得找时间好好替你们这些老兵油子们立个规矩，把弦给绷紧了，你们是精力过剩呀。”

说完，不理从地上爬起来呲牙咧嘴揉着臀部直叫痛的梁锋，向着一边正幸灾乐祸笑呵呵的秦雄和刘剑说道：“五分钟后让她们在格斗场集合，接下来，让她们知道什么才叫擒拿格斗。”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四十一章 军营邂逅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四十一章 军营邂逅

作者：绝对力量

这里的格斗场可不同于一般搏击馆里的那种地上是海绵垫，四周有橡筋围拦的训练场，只有厚厚的沙土，冷冰冰的木桩，硬梆梆铁砂袋。

女兵们还沉浸于实弹射击的紧张刺激，略带一丝兴奋的心情中，没等她们缓过气来，我将她们带到了格斗训练场上，秦雄、刘剑、梁锋等三十名肌肉虬结的“格斗士”们一字排开，手把手地教导着女兵们摆出各种练习搏击格斗的架式。

我们所学会的格斗搏杀招术，与普通的拳击格斗技击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种根据实战经验总结出来的必杀技，完全是针对战场上一击必杀的游戏规则研究出来的，尤其是在如何运用最小的力量，造成最大的伤害，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充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品造造成杀伤等方面，更是投入中国各门派的武术宗师以及那些从战场上活下来的老兵们的极为心血和精力。哪怕是看起来一个很不起眼的搏击起手势，也蕴藏着无穷的杀机。

肩膀、胳膊、腰部和小腿上都绑着沙袋的女兵们，单调乏味地重复着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动作：左手直拳，右手直拳，右腿侧踢后还原到起手姿势。我和战友们不断地在女兵们的队列中来回穿插观察，不停地纠正着一些女兵们的动作错误。

女人的体能在先天上的不足，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呈现出来。在经历了三十公斤负重十公里越野后，再加上射击场上的一番折腾，基本上没有几个女兵能按照我的训练要求快速出拳踢腿，大部份的女兵只在靠意志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手脚也只是在机械的做出重复的动作，更有几个女兵的动作看起来简直就是在下意识地乱挥乱踢，她们现在的攻击动作，别说杀伤力，就算是一个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普通成年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她们击倒……

就在我对这些女兵感觉有点失望的时候，一个口中不停地大声吼叫着“杀杀杀”的女兵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所有的女兵中，只有这个女兵现在还保留着高昂的斗志和杀气。技术动作也做得相当规范到位。

满是沙尘的宽松军装，掩饰住了这名女兵的娇人身材，一米七的身高在女兵中不算挺拔出众，但也不是最娇小玲珑的。汗水淋漓的短发现在看上去有点乱，有向络紧贴在她极为秀美的却是满头大汗的瓜子脸上，一双没经过任何修饰的柳眉比那些人为的细眉看上去顺眼得多，水汪汪的凤眼里不知是隐含的泪水还是汗水，眼神充满着倔强的个性。挺直的鼻梁上有一点黄黑的灰痕，菱型的小嘴紧抿着，将她那个象征着傲气的下巴显得更有点微翘。

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油然而起，但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我缓缓地走到她的身边，将她右腿的一个侧踢动作作了稍许的纠正，然后低沉地说道：“你表现得很出色，还能坚持多久？”

这名女兵马上收式，用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向我大声说道：“报告教官，再来两个小时，也没问题。”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熟悉呢？

下意识的，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女兵再次大声地答道：“报告教官，我叫祝文敏。”

“祝文敏？！”我情不自禁地反问了一句：“你是祝文敏？”

祝文敏这时用手背拭了拭她那只灵巧的鼻头上面的汗珠，冲着我微笑着说道：“班长，我是祝文敏。”

高中时代一个美丽的情影这时浮现在我的眼前，难怪我觉得她似曾相识，原来是当年班上四大美女之一的祝文敏。她泼辣地与孙士杰在撞车后针锋相对的那一幕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她真是带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异，我睁大眼睛仔细地地看着她，再次问了一句训练之中不该问的话：“你没有参加高考吗？你没去上大学？”

所有的女兵，因为我的祝文敏的谈话，停止了训练动作，一时间，格斗场上所有的目光全集中到我和祝文敏的身上。

祝文敏的眼中闪过一道狡黠的笑意，望着我说道：“班长当年不是立志从军报国吗，我的理想也是当一名出色的中国女兵！”

格斗场突然静下来的气氛，让我觉得有点尴尬，好在梁锋为人机灵，他在旁边喊道：“排长，今天的训练是不是到此结束，按训练计划，今天的两个科目也已经完成了。这些女兵现在都快支持不住了。”

我看了看腕上的军用潜水表，现在是下午四点二十六分。

环视了一圈那些站都有点站不稳的女兵们，我轻咳了一声，清了清嗓门，然后沉声说道：“知道我的训练为何特别强调体能吗？你们现的模样，就是体能不达标的表现。祝文敏能撑下来，说明我为你们制定的体能标准并没有超出你们女性的体能极限。没有充沛的体能为基础，任何一项训练科目的技术动作就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和展现。”

说着，我停顿了一下，再拉长声音喝道：“全体都有，立正！”

格斗场所有的人，包括男兵在内，全都抬首挺胸目视前方立正。

“按训练教材里面所写的呼吸调节方法，现在全部原地静坐调息三十分钟。之后再解散，自由活动。”我面无表情的下达命令，全力掩饰着脸上的难堪之色。

今天这个人可算是丢大了，好事不出门，糗事传千里。也不知是谁多嘴有，吴海燕也知道了我今天在训练场上的失态言行和举止。而且还专程派人过来，要我去她办公室一趟。

解散之后，我快步走向吴海燕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大门是敞开的，我在门边止步，向着目光正望向我的吴海燕大声喊道：“钟行奉命前来报告。”

吴海燕点头示意我请进，微笑着说道：“钟行，随意点，在我这里，可不是你们贺大队长的办公室，我没有他那一套套的规矩。”

来到女子特种中队后的这段训练日子里，我和吴海燕相处得十分融洽。她完全将我当成了一个弟弟在看待。

见到桌上有一杯满满的温开水，也不管是不是替我准备的，端起来仰头一口喝了个精光。

吴海燕的美目里满是笑意，悠闲地坐在黑皮椅上，看着我说道：“你和祝文敏是同学？”

我点了点头，用衣袖胡乱地擦了擦嘴角的水渍，说道：“是的，高一时的同班同学。”

吴海燕拿着手里的那一份训练考核记录，翻到记有祝文敏的那一页，极有兴趣地说道：“你的这个女同学表现不错，到目前为止，她是最出色的三个女兵中的一个。作为同学，你应该或多或少对她有点了解。她当年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非常优秀？”

我摇了摇头，然后在吴海燕对面的一张办到椅上坐了下来，说道：“对她我还真是一点也不了解。同学一年的时间，在一起交流的机会加起来还不到十次，而且谈的都是学习上的问题。她的学飞成绩在班上也不算很突出，最多只能算是中上水平。我从来就没发现过她有如此惊人的潜力和体能。”

吴海燕的笑容看起来有点怪，问道：“这就是文敏在你心目中的印象？”

“文敏”怎么吴海燕这个称呼显得有点特别的亲切，我心里在嘀咕着，怔怔地看着吴海燕说道：“有什么不对吗？”

“现在的她，与你当年认识的祝文敏，你觉得有哪些不同之处？”吴海燕的问题越说越离题，这哪象是两个领导在谈一个女兵的训练成绩，倒象是吴海燕在替我介绍女朋友。

不过我还是将心中的感觉说了出来：“当年的祝文敏在班上可是有着冰霜美女的绰号，刁钻泼辣是她给我最深的印象。现在的她比当年多了一份阳刚之气，而且显得更成熟了，只不过还依稀保留着当年的一份纯真。”

边缘猎手

第二卷 第四十二章 海燕阿姨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二卷 第四十二章 海燕阿姨

作者：绝对力量

吴海燕接下来的话让我心头狂跳：“我是文敏的小姨，是她母亲的妹妹。她放弃学业当兵入伍，加入女子特种兵的行列，与其说是想圆她当军人的梦想，不如说她是想延续她学生时代一段少女的感情。她是因为你这个当年的好班长，而参的军！”

我的额际忍不住有冷汗只冒，送祝文敏回家的那段情景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清晰的重现，我有点心虚地说道：“吴中队长，你在和我开玩笑，对不对？”

吴海燕向我一瞪眼，嗔道：“你看我的样子象是在开玩笑吗？”

我有点坐立不安的搓着手，左顾右盼，就是不敢看吴海燕的眼神，说道：“吴中队长，我进入火箭当兵，原来的同学可没有几个人知道。”

吴海燕抓住了我的语病，紧追不舍地问道：“没有几个，那也就意味着还是有极个别的人知道，对不对？”

我心虚得就象个做错了事，被大人当场抓住的小孩，低着头，轻轻地点了点。

“那极个别的人里面，有一个叫宋向京的女生，我没有说错吧。她和我们家文敏可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吴海燕的话还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怎么又扯到我的初恋情人宋向京身上去了。

我觉得自己的脑袋开始慢慢变大，头皮都感到有点发炸，呐呐地说道：“吴中队长，您是不是将话题扯远了呢？我们还是谈谈训练的事情吧。”

“训练的事情多的是时间可谈。”吴海燕一点也不肯放松，盯着我说道：“文敏这个疯丫头的事，在我而言，现在是头等大事。钟行呀钟行，你还真不错呢，小小年纪就成了大情圣了，将班上的女同学弄得一个个神魂颠倒。我们家文敏也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居然也迷上你这个小鬼头，而且现在追随到部队里来了。钟行，这事你掂量着如何处理吧。”

这时的我，相到了一句经典的台词：“如果帅是一种罪，那我已经罪恶滔天；如果酷是一种错，那我已经一错再错；如果聪明也要受刑罚，那我岂不是要遭千刀万剐？”我没有错哇，我从来就没有去招惑过这些女同学，她们爱上我，是她们的自由，也是她们的事，与我何干呀。

我的心里在狂叫冤枉，但嘴里可不敢说出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将心情平静下来，缓缓地吐出那口压在心头的郁闷之气后，我坐正了身体，抬眼望着吴海燕说道：“吴中队长，对于此事，我除了保持沉默，别无选择。学生时代的年少轻狂，已经让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有的事，到现在为止，还存在着许多的隐患。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去伤害别人，也没有资格去伤害别人，如果被爱是一种错，那就让我一力来承担这种错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为了不让爱我的人痛苦，就只能让我一个人痛苦了。”

“臭小子，你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吴海燕啐了我一口，微笑着嗔道：“明明是你想学楚留香到处留情，惹出一身桃花劫，现在让你一说，好似你还成了冤大头似的，你张嘴还真是能说会道，难怪能把我们家文敏的心给偷走。”

我装出一种夸张的表情，想将气氛弄得轻松愉快一点，说道：“吴大人，冤枉呀，小人真的冤枉，简直比那六月飞雪的窦娥还要冤呢。我这些年在红箭的表现，你吴大人应该多少都有过耳闻呀，我身上有哪点花花公子，多情才子的风流气息啊。我整个傻大兵一个。”

吴海燕作出一个想敲我额头的样子，笑骂道：“你就贫吧，看你这张嘴还能贫到什么程度。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在你钟行的身上，我算是真正见识到了。平日你是三棍子也打不出来一句话，敢情你全是在扮酷装深沉啊。今天你可是露出了你豺狼的嘴脸，实塌实就是一头混进我们革命军队里面的披着羊皮的狼。”

我苦着脸说道：“吴大姐，吴阿姨，吴姑奶奶，我哪有您说得这么阴险狡诈呀。您的这个评断如果写进我的个人档案里，我在部队的日子算是走到头了。我也不知是招谁惹谁了，无端端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下来。这训练工作，我可是干不下去了，吴中队长，您最好还是向贺大队长申请，另请高人来吧。”

吴海燕的笑容非常的灿烂，但这时看在我眼里怎么看都象是不怀好意，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将我手里的那只空杯拿走，在饮水机上重新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我，臀部靠坐在办公桌的边沿上，说道：“你就别想得美了，安心给我呆在这里将这批女兵训出个样来，否则，你哪都别想去。今天的事，可全是你自找的，如果你不在格斗场搞得那么一惊一诈的，我才懒得找你说这档子事。钟行，你凭心而论，我们家文敏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

这话我可得三思后方能回答，我双手接过那杯有点烫的开水，两条腿象是不知该搁在什么位置，右搭左，左盖右的不停地换来换去，避重就轻懦懦地说道：“吴中队长，您看，我现在年纪还小对不对，再说部队好象对男女兵谈恋爱方面管得极为严格，您不会让我去犯错误吧……”

吴海燕这次是真在我的额头敲了一记响指，说道：“你尽管装吧，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钟行，今天你在格斗场上的表现，现在整个女子特种中队都已经传开了。我估计用不了多久，肯定也会传到贺大队长的耳中，到时我看你如何向贺大队长解释清楚。嘿嘿，你猜，贺大队长是信你的话多一点，还是对我的意见会看得重一点？”

天啊！这是典型的以权谋私哇！

我心里叫苦不已，哭丧着脸说道：“海燕阿姨，不用这么夸张吧，这么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您也向贺大队打小报告。要我怎么做，您干脆明说吧。”

吴海燕慧黠地一笑，说道：“我们家文敏的体能和潜力还算过得去，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知道吴海燕肯定还有下文，所以没吭声。

“作为教官，是不是对好的苗子可以法外施教，开点小灶呢？”

我明白吴海燕心里在打什么主意了。不过还是只点头，没开口中。

“你和文敏是很要好的同学，现在又成了战友，作国老兵，是不是该对新兵进行帮带呢？钟行同志，我现在可不是让你去犯错误，我只是觉得一个优秀的好苗子，就应该将她的潜力最大限度的挖掘出来，这是我们当领导干部的责任。所以，从明天开始，我希望你能在训练计划之处，对祝文敏同志进行单独的加强型训练。你意下如何？”

我还能意下如何，不答应行吗？不然还搞不清吴海燕这个阿姨会想出其他什么招出来。再说，祝文敏好歹也是一大美女，而且又是当年关系不错的老同学，现在有机会在部队多接触多了解，也是不是什么上刀山下油锅的难事。

我这时提出了心中的一个疑问：“吴中队长，祝文敏在家里是不是受过什么特别训练？”

吴海燕傲然笑道：“当然，普通的人，怎能经得起你的这种魔鬼式强训。我们吴家和祝家是世交，祖上都是河北沧州人武术名家。文敏从小就接受两家大人的武术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基础打得非常的扎实。只不过她平时从不在外人面前显示她的过人之处。钟行，多上点心，文敏这丫头，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女特种兵。”

我真没想到祝文敏居然会有着我相类似的童年，下意识里，心中对她多了一份好奇。

边缘猎手

第四十三章 风雨欲来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四十三章 风雨欲来

作者：绝对力量

雷达在成功刺杀张根生后，一直呆在碧桂园58号楼内足不出户。

孙亮节替他重新设定的身份十分完善，任何一个可能引人起疑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因此他非常轻松地通过了广南市警方的地毯式排查工作，深居简出，静待着孙家的下一个指令。

凭着敏锐的职业技能，雷达察觉到孙亮节这个西南军区的大校师长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比他刚认识的那个孙家大公子收敛了很多。处事变得相当低调，为人也没有了原来的嚣张气焰。这种微妙的变化，与张根生的案子并没有多大关联，而是另有让孙家更具戒心的压力，在促使他们有所改变。

张根生一案的专案组成员，在侦破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却破获了另外的四宗与之无关的大案。

雷达并不认为警方的全力侦破工作能替他带来什么麻烦，凭他的专业军事技能，不论是多高明的刑侦专家，也不可能将嫌疑目标锁定在他的身上。加上还有孙家这棵大树可以依靠，只要孙家不出事，他就可以高枕无忧。

他的命运，现在与孙家的兴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这艘大船，会有翻船的那一天吗？

雷达并不是一个没有意识的杀人机器，相反，他有着很深的心机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七大军区司令员在中国的地位和权力有多高，他比谁都清楚。孙培民现在已经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是位极人臣手拥重兵的一方诸侯，他还有会什么不满足的？他的野心到底有多大？难道他想……

雷达想到最可怕的后果，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作为一名大军区司令员，是绝不会为了钱，而去铤而走险。既然不是求财，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权势和政治！

明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换界选举，中国最高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临界时间。七大军区的司令员，历来就是政治局常委拢络的“军神”。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军政不分家的国家，没有军队为靠山的政治，就有如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

雷达并不知道孙家现在支持的是哪一个常委，与之有什么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孙家将在明年的换界选举里，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这么多年来，雷达从来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和七大军区里面的司令员扯上关系，更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政客们手里的一把利刃，等待自己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

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死。他原本就是一个等死的罪人，死对他而言一点也不可怕，但是他的老母亲和小妹，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过上富贵人家的康裕生活，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将她们打回原形，重新回到黑河的小山沟里去。

雷达开始为自己的将来作深远的谋划。

北京国家安全局办公大楼。

王乘风将手里的电话慢慢地挂上，脸色看上去有点阴沉。

他历来对七大军区里面的各路诸侯都是敬而远之，从来没想过要去和这些军方大员建立什么特别关系。虽然身居国安部副部长的要职，不过他主要工作是分管情报部门，即算有机会与七大诸侯打交道，也只是公事公办的过场。

但两年前独生女儿王晓波在广南市惹出的那场风波，让王乘风知道原本就不平静的生活圈，将变得更加山雨欲来风满楼。

由于工作和职务关系，他不可能将女儿送出国远离那个是非圈，只能就近照顾，在清华大学里替她安排了一个研究生的学习名额。

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钟国强刚才在电话里，向他通报了两年前那场官司里面，开枪击毙孙士杰的那名警官，十天前被人用非常高明的手法谋杀了。

钟国强在电话里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很友好地向他通报一个情况。说完就将电话挂了。但王乘风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心头好似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磐石。

张根生是当年的涉案人员之一，王晓波和钟行更是被西南军区司令员孙培民的儿子孙亮节当成主要嫌疑犯向法院提出起诉。

当年的庭审王乘风虽然没有列席，但对于所有的戏节，他都掌握得非常清楚。控方律师最后作出的结案陈词，将一个很简单的刑事案件，演变成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

这个案子，当时连中央政治局里的常委们都曾一度十分关注。

法官“查无实据”的结案宣判，并没有完全替这个案子划上句号。其潜在的隐患，有点政治头脑和觉悟的人都会明白。

钟行退学，就是在暂避风头。

王晓波北调，是王乘风作出的无奈选择。

王乘风当年将王晓波安排到广南工作，为的就是想女儿远离京城的政治权力斗争圈，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女儿会卷入到西南军区里面的斗争之中。这真应了那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越担心什么，它就越来越来什么。

王乘风很清楚钟国强的背后有什么人，也知道孙培民的靠山是哪一个，他原来一直希望自己做个中立派，但天不随人愿，形势已经将他推到了钟国强所在的这一系。

钟国强打这个电话的用意十分简单，孙士杰被杀的那个案子，孙家在蓄谋了两年多的时间后，开始有所行动了。

连当警官的张根生都杀了，孙家的复仇之剑一旦举起，肯定就不会放下来。

以孙培民的智商，必然可以猜到在干掉张根生后，会引起王乘风和钟国强的关注。

他此举的目的何在？示威？恐吓？还是敲山震虎？或者是在自掘坟墓？

钟国强现在是作何打算？

他王乘风又应该作何种安排和布署？

一系列的困惑和疑问全都涌上了王乘风的思维之中。

清华大学校园，地处北京西北郊名胜的风景园林区，是在几处清代皇家园林的遗址上发展而成的。清华校园周围高等学府和名园古迹林立，园内林木俊秀，水木清华；清澈的万泉河水从腹地蜿蜒流过，勾连成一处处湖泊和小溪，滋润着一代代清华学子高洁的志趣和情操。

黄昏，夕阳西下。

校园的树林中弥漫着一层淡淡的轻柔而透明的雾。细微的虫鸣声中，偶尔会有一阵倦鸟归林的展翅轻响。

空气凉爽而清香。

林荫小道上，两个美丽的倩影结伴同行。

居左的丽影，是一个非常清纯美丽的女生。

精雕细琢的玉容，清雾般楚楚动人的明眸，乌黑柔顺的秀发散在纤腰上，一米六七的身材衬以那身雪白的衣裙，看上去稍显瘦弱。

右边的女生看上去要比这个清纯的美人儿更具成熟女人的风韵。天使般靓丽的脸蛋上，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好象会说话，一身紫罗兰的套装将她的身材显得格格外丰腴玲珑，外披的那件中长同色风衣更加突出了她的清逸和高贵。

她们，赫然是宋向京和王晓波。

“京京，近来有没有钟行的消息？”王晓波将脚下的一颗细石轻轻的踢到道旁的草丛中，十分随意地问道。

宋向京象个快乐的天使，红润的柔唇两角挂上一道灿烂的笑容，两个深深的酒窝将她的笑脸显得分外迷人，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悦耳动听，象是一只黄莺在清唱：“三天前收了一封他的电子邮件，说是在训练一批女兵。晓波姐，你猜他在女新兵里面遇见谁了？”

王晓波淡然一笑，说道：“你们班的女生里面，只有祝文敏没有上大学，而去当了兵，我想应该是她。”

“晓波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对了，钟行这段时间没有和你联系吗？你们当年可是共同经历过风雨患难，没理由不经常保持联系的呀。”

“京京，你还爱着钟行吗？”

“爱，当然爱呀！从他当初对我说他爱我的那一刻起，我对他的爱意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我们虽然有两年多没见过面，但我却觉得自己的心与精神与他时时联系在一起。晓波姐，这种感觉你没有吗？”

“你觉得我应该有吗？”

“两年前的法庭上，那个律师逼问你的情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掉。晓波姐，我当时真的非常佩服你的勇气，没有半点吃你醋的想法。你离开学校离开广南后，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了，没想到会在清华的校园里和你相会，你和钟行之间的那段感情，是真正的患难之情，我不认为你们之间会就此结束，也不应该结束。”

“京京，你真是太天真了，如果我和钟行相爱了，那你怎么办呢？”

“你爱你的，我爱我的，这有什么关系呢。晓波姐，你觉得钟行是那种一个女人就能拴得住他的男人吗？相爱的两个人，并不一定会结合在一起，我只会去追求这个过程，而不会去注重结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才不会随随便便就将自己的一生交到一个男人的手中，我现在爱钟行，所以很珍惜这种感觉，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再爱他了，我会随时离他而去。晓波姐，你落伍了呢。”

“真不知你们这些小女生现在的脑袋瓜里都想的是些什么逻辑。你说的很对，钟行，真的不是可以被一个女人牢牢绑住的男人。在他的身上，隐隐透着一种君临天下的王者之气，这种男人身边的女人，只能是红花边上的绿叶，永远都是一种陪衬。爱上这样的男人，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痛苦。”

“我只会去感受那种幸福，当我感觉得心痛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逃避，而且会逃得很远很远，让他永远也找不到。”

王晓波喟然叹息了一声，爱怜地揽住宋向京瘦弱的肩头，二人依偎着缓缓向远处的宿舍区走去。

边缘猎手

第四十四章 拨云驱雾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四十四章 拨云驱雾

作者：绝对力量

西南军区大院里的孙家独院。

听雨轩中，孙培民披着他的中将军装，紧锁着那双断眉，脸色一片铁青。

刚刚结束完为期一个月的东南亚四国军事友好访问，回到家就听孙亮节得意地向他汇报如何安排雷达干掉张根生的行动。孙培民当场就将孙亮节骂得狗血淋头。

“愚蠢！愚蠢到了极点！”孙培民的余怒未消，用力地将手中刚抽了一半的大熊猫香烟扔在地上，沉声骂道：“我动用了那么多的关系，将雷达从西北捞出来，难道是让你去用他对付张根生这种九流小角色？我只是交待让你去安排雷达一家三口，什么时候说过你可以擅自动用雷达执行任务，你怎么如此没有头脑呢？”

孙培民双手叉腰，在室内来回踱着脚步，继续训斥着说道：“我孙培民一生精明，没想到却养了你这么一个白痴儿子，你现在怎么说也是一师之长，为什么思考问题会如此简单幼稚？我算是明白了军区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服你这个师长，原来你还真是一个草包，猪脑壳！我让人将张根生调到重案队，目的就是让他早晚有一天死在犯罪份子的手里，犯得着你动用雷达去做掉他？你简直就是在引火烧身。警方虽然找不到任何线索，但以钟国强和王乘风的精明，他们一旦知道张根生被杀之事，马上就能联想到会与我们有关。如果让雷达落入他们俩任何一个人的视线，我多年的努力，全将前功尽弃，附之东流。”

“我只是想试试雷达有没有您所说的那么厉害，顺带替杰儿报仇……”孙亮节被父亲骂得面无人色，低着头小声地说道：“以雷达的身手，决不可能将火引到我们父子的身上来。当年杰儿的案子还不是查无实据让法院不了了之，钟国强王乘风找不到证据，同样无法奈何得了我们，我还想让雷达去干掉那个叫王晓波的臭婊子呢……”

孙培民右手的食指差那么一点就指上了孙亮节的鼻头：“你……你……你……”

孙培民真是让这个比白痴还要弱智的儿子气疯了，“你”了半天，就是说不出下面的话来，他真想狠狠地抽儿子几个耳光，但又下不了手，血压突然上升，心口一阵绞痛，孙培民用手捂着胸口，痛得连腰都弯了下来。

孙亮节见状吓坏了，连忙替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药瓶，从中倒出一颗红色的小药丸，送入父亲的口中。再慌慌张张地倒了一杯温开水，喂着父亲喝下，然后扶着孙培民在一张逍遥椅上坐了下来。

“爸，爸，您没事吧，现在感觉好点没有，要不要叫医生啊？”孙亮节半跪在父亲的身边，满脸焦虑之色地连声问道。

孙培民虚弱地摆了摆手，闭着眼睛足足躺了十来分钟，方将老眼睁开。

眼神没有了方才的凌厉，代之的是一种黯然无光的灰色，孙培民长叹了一口气，疲倦地说道：“亮节，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你如此不成才，叫我将来如何将这个位置交到你的手里。杰儿的仇，已经完全蒙蔽了你的心智，你难道没听说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之说吗？百忍方能成金，你太没有政治觉悟了。”

再次将双眼闭上，孙培民像是在喃喃自语：“钟国强这老家伙长久以来就在对我虎视眈眈，海军总部有意将南海舰队司令员一职由钟国强兼任，我一直将此事压着没放手，这明显是刘向东一派想增强钟国强在西南军区的势力，对我进行变相的打压，为明年即将开始的换界改组作准备。在此关头，他们必定会千方百计地来迫使我将南海舰队司令员一职让出来，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找我的把柄，现在好了，他们找不着，我儿子居然将小辫子送上门。真是家门不幸啊！”

孙亮节呐呐地问道：“爸，真有您所说的这么严重吗？”

孙培民将眼皮撑开一道细缝，扫了孙亮节一眼，再合上，低沉地说道：“比你想像中还要严重

得多。杰儿当年惹出的那个麻烦，当初如果不是罗总理在上面将此事压了下来，要是让钟国强纠缠下去一查到底，光丢枪一事，就能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中央军委早就三令五申明文规定，不管是哪个军区，丢失一支枪，都得报国防部备案，你以瞒天过海的手法向刘巨名的大华公司提供了那么多的枪械，一旦东窗事发，谁都保不了你！两年前，我已经输给了钟国强一个回合，明年的换界选举，我一定要将这一局扳回来！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莽撞，会引起钟国强的高度重视吗？万一钟国强查出了雷达的真实身份，你说会有什么后果！”

孙亮节很清楚雷达是通过什么方式从大西北军事监狱里捞出来的。一旦让国防部查出死在监狱里的雷达是另有其人，再将此事捅穿，估计老父亲这个军区司令员的位置都难保。想到可怕的后果，他的额际不由有冷汗冒出来。

在我家的小院里，爷爷正在书房里仔细地看贺子豪带来的一份资料。

这份资料，是贺子豪按爷爷的授意，通过他在广南地区的关系网，从市公安局张根生一案的专案组里弄到的一份法医检验报告的复印件。

作为爷爷的嫡系，贺子豪对老首长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我加入红箭特种大队之前，爷爷就与贺子豪有过一次深谈。

贺子豪坐在爷爷的对面，双手抱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大红袍，搁在膝头，坚毅的脸庞上有一丝细微的怒容。

“老首长，让张根生毙命的那一枪，在他的体内根本就找不到弹头，而且也没有子弹透背而过的弹孔，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杀手用的是特制的干冰弹头，一种充满氰化毒性的凝固二氧化碳弹头。”贺子豪向爷爷表达他的个人见解，语气非常的坚定：

“这种子弹，绝不是普通的杀手就拥有的。只有相当有实力的组织，才能从美国搞到这种专门用于暗杀的必死弹！他们用这种手法杀害张根生同志，其用意无非是显示他们的组织十分的庞大，实力非常的雄厚，同时也有着想误导办案人员，混淆视听的目的。国际上用过这种子弹的杀手组织很多，要想查出是什么人做的案，无异于大海捞针。老首长，他们是在向您示威，您忍气吞声这么多年，现在应该做出反击了。”

爷爷将资料的最后一页看完，然后缓缓地放在桌面上，在桌上的那盒中华香烟里抽出一根，点燃，深深地吸了两口，面色凝重地说道：“杀手表面上看，没留下任何线索，但他们没有想过，没有线索，其实就是一条线索！张根生的仇人中，还没有人能雇得到、请得起如此高明的杀手，我们能分析出这一点，我相信专案组的办案人员也能有同样的结论。但是，他们肯定不会、也不敢将嫌疑对象指向孙家。这个案子，看来只会挂起来，变成无头案。”

爷爷将长长的烟灰在烟缸里掸了掸，皱着老眉，说道：“以孙培民的精明，老到，他不应该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张根生出事的时候，孙培民已经组队出国考察去了，因此就算他与此案有关，也会有不在场的证据。子豪，从此案去查，根本就无法奈何得了孙培民。”

贺子豪眼睛一亮，将杯子往桌上一放，说道：“孙培民在国外，但他那个草包儿子孙亮节在国内，查一查张根生案发前后的那段时间，孙亮节的行踪，说不定可以找出线索来！”

爷爷从嘴里喷出一口浓烟，默然地点了点头。

边缘猎手

第四十五章 野战训练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四十五章 野战训练

作者：绝对力量

军营外的尔虞我诈，似乎暂时都与我没有任何关联。现在我的世界里面，除了军营，就是训练。

吴海燕交待的特别任务，让我和祝文敏多了很多单独相处的机会。

紧张而枯燥的训练生活，因为祝文敏的出现，平添了一份莫名的情趣。我这可不是假公济私，而是奉上级的指令，在为革命军队培养优秀的人才，象如此神圣的使命，当然不能渗杂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因素在里面。这是我时时提醒自己谨慎小心之处，千万不能让自己陷进这张吴海燕“处心积虑、精心安排”的情网之中。

不过同学的情谊，还是让我觉得与祝文敏在一起的时候，要比和其他的女兵相处要显得随意和舒心。因为我们可以训练之余，聊聊当年学生时代的一些趣闻，缓解一下紧张的训练气氛和疲乏的身心。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很快就要结束了。

恶劣天气下的强行军训练，危险斜坡攀登峭壁训练，50公里时速的汽车上准确击中200米外的人靶，从30米外将手榴弹准确投进小汽车的窗口，刺杀、格斗、渗透、爆破、暗杀、绑架、驾驶、通信、化妆、外国语言训练，每天的训练科目将一天时间占得满满当当，稍微能休息片刻的就是观看那些历史记录片和那些作战资料片的时间了。

我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也是耗尽了心血，除了要安排所有的训练之外，我对带过来的这些部下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训练，相互之间的战术配合，兵棋沙盘推演上的反复切磋让秦雄、刘剑、梁锋这批原本就精通小部队作战的专家们有了更默契的配合。

野外生存一直是各个特种兵部队的必修课目，在深山丛林中进行长时间、无补给的野外生存训练是每一个特种兵必须通过的一种严峻考验。

丛林野战生存训练原本就是针对万一出现在山区森林中的无粮、无水、无救援的状况设定的。在训练中，每个战士只能携带一把带有指北针的多用匕首、三根火柴、二百克食盐和大米，一块特种防风防雨布、一个钢盔、一张粗陋的地图和三发救生信号弹的配置进入丛林中，在十天的时间内，徒步寻找并到达指定的目标位置，考验的就是在极端艰苦、孤独环境下的求生和作战能力。

在这种残酷的训练中，每个特种部队都曾出现过人员迷失、精神失常或死亡的状况，但绝大部分的特种战士们都能通过测试，即使有坚持不下去的也能在发射救生信号弹后一小时内获救。

我训练出来的这批女兵们，根据平时对她们各项训练科目的考核，她们应该都能顺利的通过。但是，野外生存的训练过程中，常会有一些难测的意外发生，最终的结果如何，需要她们通过实战，来得到验证。

对于野外生存训练的救护工作，这是每次训练之前，必须作充分而周密的安排和准备，救护队员的挑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吴海燕的办公室里，关于女兵们野外生存训练之前的准备会议，在我的举持下，与会的人员正在各抒己见。

女子特种中队的政委陈娜，在一周前结束了她在国防大学的短期培训，提前归队。她比吴海燕稍矮一点，因此显得比吴海燕秀气玲珑一点，微显棕黑的鹅蛋脸上，那双单眼皮的大眼睛似乎时时都充满了亲切的笑意。

“钟排长，现在就让她们接受服役三年以的老兵们才能进行的野战生存训练，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陈娜微笑着向我说道：“我看过她们的训练成绩，的确都相当不错，可以说是我看过的成绩最好的一批新兵。正因为她们都是好苗子，因此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她们把基础打得更扎实一点，要知道，在野外，谁都不敢保证在训练过程中没有意外发生。”

我放下手里喝了一半的铁观音，茶杯在我面前的玻璃茶几上，冒着微微的热气，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我淡然笑道：“陈政委，你的想法我完全能理解，但是，野战生存这一关，她们迟早都要过，我记得有一句话叫慈不能带兵，我作为训练她们的教官，对她们，我不会有任何的怜悯，只有加倍的严格和冷酷。”

我从座位上缓缓站了起来，望着窗外训练场上那些正嘶哑地嚎叫着喊杀声的女兵们，面无表情地接着说道：“我接受的任务，就是要将她们训练成一批真正的特种战士，一批优秀的杀人机器！仁慈在这里只会坏事，会毁了她们三个月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所训练出来的成绩。”

陈娜走到我的身旁，看着前方一个个正在和男兵格斗士们撕打纠缠在一起的女兵，平和地说道：“钟排长，你是不是忽略了一个事实——男女之间的差异！你的野战生存训练的标准，完全是按男兵达标的要求，她们毕竟只受了三个月的强训啊！”

我转过身有点意外的看着陈娜，然后将目光投向一脸沉思之色的吴海燕，说道：“吴中队长不是要求我严格用男兵的强度和标准来训练她们的吗？如果用你们女兵的标准，我还有必要在女子中队耗上三个月吗？”

陈娜说道：“要求归要求，但对每个战士的人身和生命安全，是我们当领导首先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吴海燕抬手中止了我和陈娜的争论，走过来站在我们的中间，面朝窗外，说道：“钟排长，我看不如折中处理，先从她们中挑一个成绩最好的女兵出来，让她先接受野战生存的考核训练，如此我们在救护工作的安排上也轻松得多，如果训练成绩最突出的女兵，都无法通过你的训练标准，那么其他的女兵也用不着再尝试。”

说着，吴海燕转首望着我，继续说道：“反之，如果这名女兵能顺利通过，那么我们可以再按平时的训练考核记录，再分批挑人出来接受野战生存的考核，直到最后一名新兵合格通过。”

陈娜点头说道：“如此安排，是最稳妥不过，我同意中队长的意见。”

我想吴海燕的话的确非常有道理，毕竟谁都不希望在野战生存训练中发生一些不测的意外，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我没有理由不接受。

于是，我默然点头，说道：“人就由中队长和陈政委挑吧。”

《边缘猎手》由逍遥阁出品。

逍遥阁的宗旨：

我们只是一群无名的写手，默默地耕耘着。也许，我们会辉煌也许，我们会被遗忘也许，我们会……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沉沦，我们会用最简单朴实的话语来震撼你的心灵，让你回味，让你思索，让你哭，让你笑……

边缘猎手

第四十六章 丛林有变

作者：绝对力量

广南西南山区的亚热带雨林，是训练丛林作战和野外生存的最佳所在。对于女兵训练成果的考核，将在这座丛林得到全面的验证。

这片雨林的平均气温有摄氏27度，而且年平均降雨量有400到1000cm，所以是一个相当潮湿且温暖的森林。非常适合动植物生长，有些独特的物种在其他地方还找不到呢！

浩瀚的林海，郁郁葱葱一望无际。在万顷绿中点缀着一簇簇的红，那是开满鲜花的树木。河道嵌在雨林里，巨蟒般蜿蜒蜿蜒。

雨林里充满了藤。藤的形态多变：有圆圆的，笔直地从树冠垂下来；有扁扁的，缠绵地环绕在树上；有的光滑，仿佛历经能工巧匠的精心雕琢；有的粗糙，好象是天工弃下来的旧锯齿；有的又粗又长，弯弯曲曲，既寻不见根源，也找不到尽头；有的则缠成一团，从此树攀悬到彼树，把树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有的缠着无数色彩斑斓的寄生花，远远望去，宛如丛林巨蟒悬游在一棵棵巨树之间，令人毛骨悚然。

祝文敏暗然起程，在这个班中，祝文敏无疑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个。

我和梁锋开着车送着她一直到这个庞大而幽暗的森林边缘。她飞快的下了车，身上一个小小的背包，里面有一把带有指北针的多用匕首、三根火柴、二百克食盐和大米，一块特种防风防雨布、一个钢盔、一张粗陋的地图和三发救生信号弹。她进入丛林中，在十天的时间内，徒步寻找并到达指定的目标位置。我有些假公济私地给了她一个打火机和一盒消炎药。要真的生了病，多少可以起点作用。

我坐在车上，并没打算下车，她背着包，向丛林深处走了几步，又转过头来。

丛林里闷热现时潮湿，她宽大的军装并没有丝毫的扬起。她向我挥着手，“班长，我走了啊。”包围闪亮的眸子中透出自信和坚强。虽然外表仍然显得优雅而又修长，但这看上去并不强壮的身躯内隐藏的能力绝不是普通人所能想象的。

我坐在驾驶室内，大声地喊着，“小心些，自己多注意！”

她取下了头上的头盔，向我挥了挥，“没事的，就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来接我。”

我笑了起来，大声喊道：“好，来接你，小心别要我用担架来接！”

她大声笑着，“放心吧！我一定表演出一个优秀特种兵的素质，不会丢班长的脸。”

她大步向丛林里走去，她绿色的军装和丛林渐渐溶成了一体，消失在这个深邃的丛林深处。或者说，她被这个深邃无比的丛林所吞噬，再也找不到踪迹。

我开着车转回营队，梁锋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早知道就我们两人来送，我就不来了。”

我转过头，“你不想来送祝文敏？”

梁锋“呵呵”的笑了起来，“我不送，你和她来个十八相送岂不是爽？”

我的脸色肯定有些不好看起来，“你说什么？”

梁锋仍在嘻嘻哈哈地笑着，“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送别一送就是十八个回合，你现在一个回合没有，失望啊~~~”说罢长长的叹了口气。

我呵呵地笑着，“老三，搞错了没有，你姓梁，这梁山伯是非你莫属啊，祝文敏这样子，不是活脱脱地一祝英台，一起训练，给咱们部队也算是留下一段佳话……”

我们两人打着趣儿，很快就回到了营地。我们两人都对祝文敏非常放心，以她良好的军事素质，你就算把她扔在沙漠深处，七天之后，她都没准还能给你省出点水来。

野外生存对于长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是件可怕的事情。尤其当你要面对你无从探知的危险。野生动物的莫名袭击、食物的缺乏，最可怕的并不是这些，而是精神力量的打击。在丛林中一个人独自生存，其中的寂寞和压力都是都市中无法体会的。

祝文敏很快的进入到丛林的深处，地面潮湿，山陵起伏，参天的大树把天空严密的挡住，幽地鸟鸣让丛林更显得幽境。

初时的好奇之后，祝文敏开始静下心来观察着四周的环境。大树下并没有什么草，由于见不到阳光，只有些菌类繁茂地成长。她很快的安排好了一个星期的计划，火源是惊走野生动物的最好方法。这潮湿的地带，蛇类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在这里，白天祝文敏自然不害怕，但晚上失去防御能力的时候，就必须借助外力来保护自己。

祝文敏在一处溪水边选取了一个合适休息的位置，开始建设自己临时的家。她收集着地上的枯枝，慢慢地堆积在一起，一只山鸡扑腾而出，正好出现在祝文敏的眼帘之中。祝文敏纵身跃起，手里的枯枝痛击而出，枯枝尽断，而这只山鸡也有些不走运的倒了下去，被祝文敏这一棍击断了脖子。

有树枝、有火源、有食物，还有盐，用一些树枝铺成一个小小的床，然后在一块相对干爽的地面上烧起火，匕首的用处充分得到了发挥。解剖、砍伐都干的不错。如果有个睡袋，这的确应该称之为野营而不是生存训练。

躺在树枝铺成的床上，吃着刚烤熟的一半山鸡，唯一的遗憾就是孤独了一些。祝文敏的第一个夜晚应该是过得非常惬意，如果梁锋知道野外生存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生存，可能他绝对每一次都会带兵出来适应野外生存了。

只不过没有祝文敏的各项素质，恐怕在潮湿的地区，在没有纸和碳的情况下点燃火都是件极端费时费力的事情。捉山鸡、伐木同样也是如此。

夜间，我和梁锋想起祝文敏的事情，不由得聊了起来。

“老四，以你看，祝文敏这几天会怎么过？”梁锋可能受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影响，有些开始找话了。

“她能力这么强，不就一星期野营吗？什么事难得了她？”我有些不以为然的说着。

“那丛林也够黑的，夜晚什么都看不到。我上次去还有点害怕，一个女兵，能不能行啊？”梁锋看来真是有些梁祝情节了。

“老三，我说你也怪了啊，平时没见你关心的，现在怎么这么关心起来了。”我笑着拍了他的身体一下。

“得，这做哥的再怎么着也得为你考虑啊。我看得出来，这女孩子对你有意思。两个特种兵，凑一对儿，”他瞟了一下我，“挺爽的，不知多少人羡慕着呢。”

“第一个怕就是你吧。”我呵呵地笑着，“如果祝文敏七天之后，没在那个地方等我们，怎么办？”

梁锋笑了起来，“不可能的事，她要出不来，我们这班里最少一半也出不来。”

“得，我说如果呢，你怎么办？”

“我一个人？”

“好，给带着我这个排，你说怎么办？”

“哈哈，这还不好办，全体出动，地毯式的搜索，拜访每一颗树和每一条蛇，挖地三尺也要找她出来。”

“万一她躲着你，怎么办？”我有些调笑地望着他。“有别的办法没有？”

梁锋摸了摸头，“我发一把火，这下她总该出来了吧。”

我一拳头打在他的胸口，“辣手摧花，果然厉害啊！”我意味深长的笑了起来。

梁锋身子一颤，把加在他身上的力道散了过去，“你难道有更好的办法？”

我大笑起来，“有啊！”

“快说说。”梁锋好奇地问。

“我叫上几个队员，捉住一个人狂扁。”我眨了眨眼睛。

“靠，这有什么用？他就知道祝文敏的下落了？”梁锋摇着头。

“哈哈，你放心，二分钟之后，他就会坦白，他就是祝文敏。”

“哈哈，真有你的，你这摆明了说曲打成招啊……”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两天时间就过去了。我领着女兵继续持续着高强度的训练，梁锋飞跑过来，“老四，坏了，赶快来……”声音非常急促，而且喘息更是剧烈异常。

“怎么了？”我一瞟他的样子，就知道有急忙的事件发生。

他一只手搁在我肩上，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一伙军火走私犯闯进了丛林。”

“军火走私犯？丛林？你说清楚点。”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不安。

梁锋张了张嘴，没有说话，“我也不太清楚，贺老板让你去，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十九就是这事。”

我心中暗暗吃了一惊，这事件惊动了贺子豪，肯定并非一般普通的事情。

“梁锋，通知我的排迅速集合，带好家伙，准备出发。我肯定我们又有特殊任务了。”我迅速的下着命令，战场上每一分钟都可能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

边缘猎手

第四十七章 紧急情况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四十七章 紧急情况

作者：绝对力量

当我如飞般赶到贺子豪的办公室中，贺子豪已经在办公室里等待了一阵了。

“二连一排钟行前来报到！”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快来，正等着你。”贺子豪再没给我讲什么客套。

一张军用地图已经非常清晰地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你看看，这片丛林。”他的手正指着西南丛林处。

“是的，大队长！”我大声回答。心中隐隐地想起祝文敏想必还在丛林里修炼。

贺子豪笑了起来，“这一次的情况特殊，警局向我们求援了，哈哈。”

我也禁不住笑了起来，“大队长，上次在警察局把警察的面子都丢的没了，想不到他们还能厚着脸向我们求援，呵呵，碰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了吧？”

贺子豪在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坐了下来，“钟行，这一次可是个立功的机会。”

我挺直了身子，又敬了个礼，大声道，“谢谢大队长栽培，一定完成任务。”

贺子豪取出了一份文件，“警察局遇到了一伙军火走私贩子，很是棘手。”他继续翻了翻这份文件，抬起头盯住我的双眼，“结果这伙走私贩子听说打过越战，有些还是退伍老兵，军事素质相当过硬。”

“大队长，红箭特种大队的军事素质绝对强于任何其它军队！”我大声的响应着。

“呵呵，钟行，我知道，你这格斗王的称号也不是随便得来的。”贺子豪把文件递给我，继续说，“上面都写的很清楚了，这帮人和缉私警发生冲突，十几号人硬是从六百多名警察的包围中冲了出来，打死打伤十多个警察。”说到这里，贺子豪不由得叹了口气。

“现在这些走私犯是进入西南丛林了吗？”我听到这群走私犯的强大，心开始慢慢下沉。

“是的，刚刚得到消息，有人看到他们今天上午九时左右进入了西南丛林，所以现在，钟排长！”贺子豪加大了嗓音。

“有！”我迅速着端正自己的仪表。

“我命令你带着你的排去援助警局，消灭这伙军火走私犯！”贺子豪并没有把这伙军火走私当回事。的确，由精良军备武装起来的特种红箭大队，对这小小的军火走私犯，自然是手到擒来。这也是贺子豪给我特意安排的立功机会。

“是，保证完成任务！”我敬了一个标准地军礼。

贺子豪缓缓的举起手，回敬了一个军礼，“好好干，你爷爷时刻看着你，立刻出发。”我心中微微一愕，亲人的关注是一种莫大的动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负担。

“是！”在一个标准的军礼之后，我转身大步踏了出去。祝文敏在那丛林之中，我需要抢在这伙军火走私犯之前找到祝文敏。

等我回到一连二排，整个排已是全副武装的整装待发。

“上车出发！”我甚至没有想给全排讲解此次任务的情况，两架越野吉普已装好了汽油，等我踏上副驾驶的位置，车咆哮着飞驰了出去。“去西南林区。”

“刘剑、秦雄，这次任务是消来潜入西南林区的十三名军火走私贩子。另外女特种兵祝文敏也在西南林区进行野外训练，尽一切力量保护她的安全。”我迅速的下着命令，在执行任务时，对这些平时的兄弟也必须严格管理，军纪必须得到严格执行。

三十六名红箭特种队员，十支KBU88式狙击步枪，二十六支SCARH突击步枪，三十六套“凯夫拉”头盔及防弹背心，每四人一组携带着便携式GPS；三十六个远红外夜视镜都一一配好，在深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处理起来更加方便。第一次带着全排执行任务，拥有如此强大的装备，让我内心平静了不少。可惜林区枝叶繁茂，侦察机实在是无法实用，没办法携带。重火力兵器也派不上用场。不过现有这些武器对付十几个如丧家之犬的军火走私犯，应该绰绰有余了。

车在丛林的边缘停下，一个小型的雷达四然的支起，建立起一个小型的指挥部。“八人留守。”对付这十三个人，就算他们全部出动，这八个人足够对付他们。

地图迅速的在地面上铺开。

我一路之上，三个小时之中，一直研究着地图。这张地图被我足足研究了最少一百六十分钟。所有的队员排成了一个圈，在圈子的中央我把地图铺在地上。

“这里有一条小溪。”我指着一个深色的线，向队员们介绍。“这是他们活动的必要场所。也是祝文敏活动时的范围。”

“李锋，带上二个人，和我一起沿小溪搜索。”我飞快的下达着命令。

“是！”梁锋高声的回答。

“刘剑。”我看了看这位老哥。在这里，最年轻的我成为这里官阶最高的人了。

“有！”刘剑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当然这是建立在我平时无数次训练中体现的素质之上的。

“你带着你班上的八个人看着我们的本部，保证我们的通讯和补给。”

“排长，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暴露自己，不成了他们的靶子吗？”刘剑有些疑问的问着。

“呵呵，刘利，问得好！我就是要让这车成为靶子。引这些人出来，不然的话，我们三十几个人要把这么大大一片山搜完，恐怕要搜半个月。”

“排长，贺大队长电话！”一名队员刚刚支起通讯设备，电话就来了。

我接过大话，耳边已传来贺子豪的声音，“钟行，还没有到丛林吧？”

“报告大队长，我们刚到！”在电话里我也不得不显示一个军人的气质。

“蛮快的嘛！警局方面来通知了，他们要一天之后才能组强人员进入林区。”贺子豪的声明明显透着不满。

“什么？还要一天时间？不是他们请求我们帮助的吗？”我同样感觉有些意外。

“他妈的，”贺子豪的确在发火，“正主不急，我们到急成这样。这警局给我们玩这个，嘿嘿……”

“大队长，你的意思是警察局故意托延？”我有些明白其中的玄妙起来。警察局与特种部队的冲突，这次肯定是在孙培民的特别安排下，推迟了行动。警察局本身就对这种任务畏惧感，六百多警察还让这十几人冲了出去，现在有红箭打头阵，他们也乐得逍遥了。

“这次任务你要小心一些！”贺大队长嗅出了某些不安的味道，“这一次突然改变，有些事情特别微妙。情况一有不动，立刻向大队请求支援。”

“请大队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我狠狠地盯着地图，就十三个人，难道我这里三十六名优秀的红箭特种兵都无法擒拿了吗？如果还要大队支援，我这个排长的脸向什么地方搁。全队恐怕都会笑话一排的无能了。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其中的危险，但无法肯定这种危险来自于何方，我初次带兵的喜悦淹没了这一丝内心的不安。

边缘猎手

第四十八章 生死之间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四十八章 生死之间

作者：绝对力量

我挂了电话，转过身来，向全排人发表动员演讲。“同志们，刚才大队长来电话，说警察局明天才能到这里配合我们作战。”“但是，同志们，我们这一次面临着什么样的任务。一共是十三个军火走私犯。他们是些退体的军人和参加过战争的老兵，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这一次大队派我们排来执行任务，为什么？”我顿了一顿，环视了一圈。

“因为我们排是全大队最优秀的排之一，这次如果不能尽歼这些走私犯，我们二排的荣誉往哪里搁？刚才贺大队长让我遇到困难立即求援，这是我们红箭大队的作风吗？”声音慢慢变大，到了最后一句，已经转变成大声怒吼。

“不是！”队员们齐声回答。

“全歼了这些走私犯。”“绝不让一个漏网。”“排长，下命令吧……”

看着队员们的士气高涨起来，我飞快的继续下着命令。

“全丛林分为六个区，每个区四个人，携一个GPS，分头搜索，遇到情况立刻向指挥处汇报。”

八个编队飞快地组成好。六个区、沿河和总部。队员们迅速散开，进入这黑沉沉地丛林。我拍了拍刘剑的肩头，“这个临时指挥部就交给你了。这十三人都想尽快逃跑，车是他们的第一需要，这两辆车会是他们的致命诱惑。”

他的笑容非常开朗，“引蛇出洞。”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引蛇出洞，是要将这些毒蛇引出来，一举歼灭。只是在我内心深处，却有隐隐约约的担忧，祝文敏现在是不是仍然安全，面对这十三个走私犯，希望这丛林足够大，让他们没有机会相遇才好。

祝文敏面对的是另一个情景。在最初的新奇过去之后，她所面对着的大自然并不能给她带来更多威胁。腌制的山鸡、鸟蛋、蛇、野兔都成为她猎捕的目标。她第一次体会到猎手的感觉，经

过精巧的设计，在静静地潜伏半个小时之后，突然如毒蛇一般暴起，攻击目标，一击而中。

这是到丛林里的第三天了，祝文敏掩在一处草丛中，静静地等着目标的出现。尽管丛林深处，大树底下几乎没有任何草能够生存，但仍然有一些没有大树的山头，这里成为杂草丛生的场所，也是狐兔出没的地方。

“捉住这只兔子就休息。”祝文敏看着不远前的一只野兔，暗暗对自己说着计划。野兔并没有感觉到她的存在，正慢慢地蹦跳着，离她越来越近，祝文敏微微地曲起腿，这只野兔再走近半米，自己就可以一跃而起，把它就此擒杀，换成自己的一顿丰盛晚餐。

那兔子越来越近了，祝文敏的心跳也加快了一些。忽然那只野兔突然曲起强健的后腿，纵身跳了出去，划过一道灰黄的弧线，远远地离开了祝文敏的控制区域。

“又跑了！”祝文敏有些气恼的在肚子里骂着。今天只能吃昨天剩下来的蛇肉了。虽然蛇肉羹鲜美，但仅仅只有一点盐，而且还只能省着使用，味道并不算好。

一声清脆的枪声几乎是划着她的头顶而过，祝文敏下意识的更伏低了一些。不远处传了男人的说话声，“妈的，是只兔子，吓了老子一跳。”

“打中了也好啊，连着两天吃方便面、饼干，他奶奶的……”

“能活着，就不错了，三十几个人，就我们十三个活着，算运气了。”

“这般警察完全是废物，要不是突然袭击，老三哪会死，狗日的条子，到这里就没胆跟来了吧……”

远处传来远远的吼声，“你们两个怎么回事？遇到警察了？”

一个男声大声的回应了过去，“没有，一只兔子。”

“找到路了没有？”

“还没。”这个男声高声的回应之后，又小声的嘀咕着，“这里连个鸟都没有，谁知道路。”

祝文敏飞快地想明白了这些人的情景，这十三人正面临着警察的搜捕，而他们手里都拥有着轻型的武器。

匕首慢慢地被她拔了出来，握在自己手里。二个人一高一矮慢慢地走了过来，身上的迷彩服和草地颜色有些相近，粗粗一看，并不能发觉。夕阳西下，阳光射在这块不大的草地之上，将那两人的影子正好掩着祝文敏的藏身处。

“干掉他们！”祝文敏从他们的谈话中清晰地知道他们肯定犯有重罪，而且都是些亡命之徒。两个人越来越近了，两个人警惕地看着四周的动静。

透出草丛，她能感觉到对手的情况，高个的大约在一米八二左右，身体相当强壮，手中一杆97式5.56毫米狙击步枪在夕阳之下，闪着乌黑的光。矮小一点的大约有一米七五左右，身体精干，同样是一杆97式5.56毫米狙击步枪，枪口低低的垂着。

随着两人越来越近，祝文敏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剧烈的心跳让她的胸有似乎有着剧烈的起伏。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呼呼--”心跳声越来越急，祝文敏觉得自己紧紧握着匕首的手都有些颤抖起来，手指因为用力已被压的发白，大脑在这短短一瞬间已停止了思考，所有的声音和外

界的反应对她而言都失去了任何意义，她自己的生理变化已切断了所有的外界信息涌入，除了这两个人。

一声鸟鸣划过幽静的丛林，四面回声微微的响了起来。两支狙击步枪不约而同的抬向天空，指向那鸟鸣之处。

祝文敏等来了最好的出手机会，曲起的腿用力蹬向地面的一块突起的石头，身影已跃起了一米多高，匕首挥起，带出了一道亮丽的血色。

她选中了那个小个子，蓄势之下，动如脱兔一般直击那小个子的脖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断他的咽喉。借此力量，身子撞向那个高个，左手托住狙击步枪，匕首再划向那人的要害。

计划成功了一大半，那小个子一声未哼的就失去了机会，身体颓然倒下。祝文敏左手已握住了狙击步枪的枪杆，只需要乘势所匕首插入对方的咽喉，计划就完成成功了。那高个身体突然后倾倒地，而祝文敏在割断小个子的喉管之时，匕首的划行速度不得不比纵身跃起要慢了一点，就这这一点，一刀寒光紧紧地贴着对方的脖颈拉过，一道浅浅的血痛已出现在那人的脖子上。只需要快一点点，匕首再深上半分，这人便失去了所有的机会。

这一匕只是划伤了这人的肩头，枪声已然响起。这人连续对空处扣动了扳机，向他的同伴发出了求救信号。匕首切下了这人的肩头的一块皮肉，那人一声悲惨的嚎叫响彻丛林，枪不由自主的脱离了手的控制。

在瞬间的痛楚感消失之后，那人迅即清醒，躺在地上一脚踹了出去，他竭尽全力地要摆脱祝文敏的匕首，枪带系在他的肩头，只要脱离一段距离，他就可以有效使用这支狙击步枪。他踹出去的同时，自己的身体已开始翻滚，用翻滚来压下祝文敏拿住枪杆的手，身体同时后退。只需要二三秒钟，他就有足够的时间调整好自己的位置，把住枪身，进行有效还击。

袭击他的对手果然被他踹了出去，翻滚也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握住枪杆的手已被这一下逼着放开，自己的身体已离开这人有了一米多远，枪带子上的狙击步枪仍然有力的被肩膀感觉着，右手已经能够重新感觉到这只枪的温暖。

边缘猎手

第四十九章 引蛇出洞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四十九章 引蛇出洞

作者：绝对力量

一道银光直闪而来！象如闪电一般扑向自己的眉目。他竭尽全力地向右避开，在闪来的一瞬间，他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是一支带着血色的匕首。又是一团黑光闪了过来，这次他再也无法避开，这团黑色的事物击在他的身上，他几乎想闭上眼睛，但突然间并没有觉得疼痛，再仔细看时，这只不过是一块小小的泥土。

他笑了起来，对方没有枪，一只匕首也已用掷来了，对方竟然只能用泥土来吓唬自己，他右手迅速的握住了枪杆，手指已经接触到扳机，手柄已经在他手掌之中。他寻找着目标，寻找着这个刚才突然袭击他的对手。这只97式狙击步枪在手，已让他充满信心和勇气。这只枪上，已经为他射杀了三十几人，他抬起头来，枪杆划出了个美丽的弧，从平地自右侧向上倾起了三十余度，这个时刻，他发现了目标。那人一头发长，竟然是个女人。他只需要零点二秒钟，他就能向正确的方位扳下扳机，将对面这个人射杀。如果有半秒钟，他可以做一个翻滚，如果有一秒钟，他就能准备地击中对手，而不是要了她的命，这样还有得乐了……但这一切都已经容不得他继续思考。

那女人一支黑洞洞的枪指正指向他的面门，一个黄色的点在他眼中一闪而来，他力图调转一个方位，但耳边刚刚转来声音，他已经如泥土一般颓然倒在地上。血花四溢，白白的脑浆将他的生命写入这片土地。

他右手下意识的扳出了最后一发枪弹，手指在此一瞬间仍然无力的微微抽动。生存与死亡就在这一瞬间决定。如果他能再快上半秒，也许只需要零点二秒，他就能成功的挽救自己的命运。但这零点二秒的差距却是祝文敏用无数次的苦练换来的生死时速。子弹从那人的鼻下击入，以斜斜地三十度角穿透了他的大脑。

祝文敏端起的是那个小个子的狙击步枪。枪声和呼喊声远远的传来，离祝文敏也不过一百余米，祝文敏飞快地前冲，隐入这黑沉沉地丛林里。枪声在她的四周呼啸的响起，只是这些枪弹来的都并没有足够的准确性，只是凭借着声源，下意识地开着枪。

十一名军火走私犯围在这二具尸体旁，都是一片沉默。

“头，一个是被匕首割喉，一个是被枪杀的。”一名走私犯向其中一个身材高大，面色阴沉的中年人说道。

那名中年人眼睛有些浑浊，蹲下来，仔细看了看两具尸体，“对方的身手很不错，但看来没有武器。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

“看来不是警察，警察没有这样的身手。”一名走私犯飞快地说着。

中年人点了点头，“警察不可能这么快就在这里布了网，这个人用匕首就解决了两个，还夺了我们一把枪。看上去是有意躲在这里，不然，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被对方干掉了。”

“头说的有理，这么敏捷的身手，恐怕只有特种兵才会有。普通警察肯定没这水准。”

中年人突然笑了起来，“这里离红箭特种大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恐怕是他们的一些人在训练。看起来他们只带了匕首，而且人数稀少。”

“头，你的意思是？”几名走私犯都露出了渴求的神色。他们对这个带着他们从事走私的头有着极强的信心。

“我们再在这里走几天，恐怕不被困死，就得累死了。”中年人转过了脸，“我们如果有车，可以顺着山路一直向西，走到云贵高原，然后躲藏起来。或者一直向南，到福建山区躲一阵。”

“但是，头，我们没车啊。我们车都扔在外面了。”

“嘿嘿，现在就是个机会，警察看到我们的车，一定以为我们弃车逃走山林，但现在我们回去，杀了这些没有携带武器的特种兵，抢了他们的车辆，用特种部队的名义逃出去，恐怕警察也不敢搜查我们。”

“头，果然好办法。”

“嘿嘿，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开始行动。找寻这里的道，一定能找到特种部队的车。”

十一名军火走私犯飞快地开始了他们的搜索工作，不过他们的搜索比部队的搜索要明确和简单的多。

我领着梁锋和另外两个队员，顺着小溪仔细地搜索着。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在红外线夜视仪的

帮助下，四周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们的行动。

身上的新型的传呼机随时和八个小组保持着联络，便携的GPS定位系统有些大材小用了，在这块丛林里，竟是发挥不出什么作用。梁锋摆弄了好一阵，也没取得有效的进展。这东西反而成为了一个负担。

其它向个组里传出的消息都非常简单，没有找到什么特殊的痕迹。我们顺着溪水走了二三个小时，找到了祝文敏第一处休息的地方。梁锋点燃打火机，看着这颇为整齐的床和垫高的藤条，笑了起来，“祝文敏还真是厉害，这地方铺地比得过我们的床了。”

我透过红外线夜视仪张望着四处，一切是静静的黑，“排长，今晚就在这里休息？”一名队员向我请示。

我摇了摇头，“不行，继续行军。我们要尽快找到祝文敏。”

梁锋吹灭了打火机，“娘的，现在要点根烟就成了活靶子了。”在深洞洞的夜里，我们四人高低不平的走着，丛林中不时传来山泉凄厉的叫声，由于担心潜藏在暗处的对手，我们都尽量的保持着沉默。星月全无，一片漆黑，透过红外线夜视仪可以清晰的看到在树上休息的鸟，盘上树枝上的蛇，还有迅速窜动着说不出来的夜间动物。

各种细微的声音让深邃的丛林增添了太多的诡异。一片如死般的寂静，我甚至能感觉到四个人快于平常的心跳。一名队员不小心撞上了一根树枝，“哇哇”的怪叫声从繁密的树叶之上传了出来，让我们紧张的心脏跳动的更为迅速。

“嘀嘀”的传呼机声音响了起来，我把传呼机放到耳边，耳边迅速传来刘剑急促的声音，“排长，他们上钩了。”

“有多少人？你们怎么样？”我急促地问道。

“大概有十多个，我安排了四个在车外埋伏，四个在车内，这下子一定把他们给干净的消灭掉。”刘剑压低了嗓子。

“呼”的一声，枪声已经响了起来，“刘剑！”我大声的喊着。

“我没事，这帮小子开溜了，我去干掉他们再向你汇报。”传呼机仍然打开着。我只能在传呼机里听着激烈的枪声。

“呵呵，好了，他们出来了，引蛇出洞，果然奏效。”我兴奋的大声叫喊起来，“通知各队，迅速回援，把这些人一锅端了。”

边缘猎手

第五十章 暗箭难防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五十章 暗箭难防

作者：绝对力量

梁锋有些吃惊地问，“排长，祝文敏我们不找了？”

我大声笑了起来，“祝文敏还需要找吗？这些人在我们那儿，祝文敏还要继续她的训练。”只是我却不知道，祝文敏已经和他们交过手，而且干掉了两个走私犯。

四人以急行军的速度急速的向回赶，我一边急速奔跑，一边带着认真倾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声音。里面剧烈的枪声、还在击中车体引起的振荡声都回荡在我的耳边。

二三个小时的行走，以急行军的速度返回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暗自想着，等我们回去，刘剑恐怕应该把这些人全部解决掉了吧。

我们不断的撞击着丛林内的树枝、藤条，丛里夜生的动物不断的被我们惊醒，发出各种凄厉的叫声，远远传去，更让整个显得分外恐怖。

再走一段，耳机已发不出声音来。我心中一愣，难道那边的耳朵被击中了？

急行军四十多分钟之后，我们已经能隐隐听到枪声，我看了看时间，最少有四十分钟了，而枪战竟然仍然没有结束。我们面对的绝对是一群可怕的手。不过在二十分钟之内，一排所有的队员都将会集合于此。

祝文敏在四周一团漆黑之中听着的子弹划过丛林，她在黑暗中寻找到的休息地已经成了一个战场的边缘。

她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轻举妄动，后果最大的可能就是死亡。手中的狙击步枪紧紧地握着，在这漆黑一团的丛林中，恐怕没有人能知道对方的位置，凭借着对方开火的一瞬间的亮光，她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对方的所在，但也没有办法判断谁是她的对手，谁是敌人。枪声已不再象最开始那样伴随着惨叫了，祝文敏知道战事可能已经接近了尾声。

耳边响起“嗖嗖”的声音，她端正了枪，张大了两只眼睛，但只能看到沉沉的黑夜，其它的都是漆黑一团，似乎对方已经发现了她。

祝文敏突然开枪了，面对沉沉地黑夜和嗖嗖地声音，她无法判定这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或者是对手，或者是朋友，一种莫名的恐惧让她扣下了扳机。对面的嗖嗖声仍然未绝，她一口气将枪匣中的子弹全部射了出去。那嗖嗖声迅速的向外离去，祝文敏手按住胸口，剧烈的心跳慢慢变得平缓。

我带着梁锋飞快的跑着，在红外线夜视仪的帮助下，我已经发现了一个凹凸有致的身影，那身影是如此的熟悉，我心里已泛起了一种温柔的感觉，那是祝文敏。她的体型，她修长的腿，并不算丰满的胸……

通过夜视仪清楚的看到随着嗖嗖声离去的是一个细条状的生物，显然那是一条蛇。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声低低的“呜”声从我身边划了过去。“啊——”一声音痛苦的叫声自我身后传了出来，传到一半便嘎然而止。

冷汗四溢！恐惧陡生！心跳停止！

我身后的这名队员已经被对方射杀！

他被隐藏在黑暗中的对手于无声无息之间无情射杀！

我用尽全身的速度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身后又有一声闷哼响起，但这声闷哼之后，并没有跌倒的声音传来。显然后面有一名队员负了伤。

我在树后，找寻着枪击的来源，在红外线夜视仪的探测之下，这黑夜里的动物就象白昼一般清晰。祝文敏由于刚才的开火，已经暴露了身形，虽然她非常迅速的移动了身体，将自己躲藏在一棵大树之后。

刚才她所在的方位已张有一连串的子弹飞了过来。对方射击的确和迅速都让人叹为观止。我暗暗松了口气，向后望去，一名队员已经倒在血泊之中，梁锋已经把他拖到树后，正向我这边望了过来，我在这沉沉黑夜中打着手势，焦急地询问这名队员的生死。

梁锋缓缓地摇了摇头。在他的旁边，另一名队员显然也被击中了，他坐在树后，用手捂着肩部，虽然他肩部中了枪，但他仍然活着。

我能推断出对方肯定有人拥有夜视镜，但却不知道对方具体的情况，在传呼机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下，我能看到对方仍然有三人，但隐藏在重重树木之后敌人还有多少，却不是我能推断的。

而我自己这边熟悉的体型竟然再也看不到一人。我的心突然冷了起来，难道我留下的八人竟然被对方射杀了？这绝对不可能！以他们的素质，就算是对方有一个连也能支持三个小时以上，即使对方突然袭击，也不可能一举把他们全部歼灭。

一个人慢慢地向前扑来，飞快地调整着步伐，以树为依托连续的保护着自己的身体。我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目标似乎是在我大约一二百米外的祝文敏。那人的速度和步伐都非常快和稳健，显然受过相当的正规训练。

我稳稳地把起了枪，只需要找出一个微小的距离，我可以迅速出手。他在离祝文敏大约二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中间是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位置。那人举起了枪，我笑了起来，这个位置，他估计是没有办法能射杀祝文敏的。

梁锋忽然惊叫，“祝文敏！”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了那个刚才开枪的身影是祝文敏。我一直压着自己呼喊她的冲动，但这时梁锋的不由自主让我的担忧成为了现实。

祝文敏在黑暗中听到梁锋的声音，她不由自主地回过了头，两个名字已破口而出，“钟行？”我来不及答应，手指下意识地迅速扣下扳机，向那个潜扑而来的敌人进行火力压制。这短短的一瞬间，祝文敏的重要部位，头部、胸部都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枪口之下。

我的心跳瞬间停止，大脑在一片空白之中，手中的枪疯狂地射出所有的子弹。梁锋立即明白了祝文敏的可怕处境，和我一同进行着狂风暴雨地射击。那人面前的树木飞溅出点点的火星，映得那张显得有些阴沉的面也更加阴深可怕。

那个人缓缓地向后倒下了，他的头部被爆炸出一个拳头大的洞，在夜视仪能清晰的看到这个大洞的存在。有人在另一个角度开枪射杀了那人，救了祝文敏。我的心终于松了下来，这人看来与我们是友非敌，也许就是我的一名部下。

祝文敏在一瞬间听到有人呼唤她的名字，而这声音是如此的熟悉，她瞬间就听出来这是梁锋的声音。梁锋在，钟行一定也在！这是她坚定不移的想法，肯定是钟行带着部队来丛林里寻找她，肯定是得到了有这群可怕的武装人员在丛林里出没的消息而赶来的。

她在惊喜之间，内心的喜悦突然迸发，头脑之中再也没有任何想法，巨大的喜悦已瞬间将理智完全带走，而稍稍平复的心跳一瞬间又匆匆忙忙地加快了速度，久久隐藏在心中的名字——“钟行”不由自主的破口而出。

强大的火力直扑她身前的一株大树，四射的火光让祝文敏看清了那棵树后一人仰天倒下，那种狙击步枪自他手中慢慢滑落。那人染着污血和尘土的脸色被汗水所混，只是一双瞪大的眼球可怖的望着沉沉黑色。

祝文敏几乎被这个可怕的景象惊呆了。身边一个健壮而温暖的身体迅速靠了过来，脚步声格外的轻盈，那双大手已握住了自己的胳膊。祝文敏突然觉得一阵的安全，这双手宽大而粗糙，在她的心中，这双手除了钟行之外，再也没有人能够拥有。

她低低的问，“班长？”那人没有回答，异常温柔地把她拥在怀里。祝文敏全身放轻了下来，对方对她是如此的温柔，肯定不是那群对手。

祝文敏紧紧地拥着这个健硕的身躯，在经历刚才的生死一瞬和血腥的恐怖感之后，能够有一个强健的胸膛依靠，是每一个人最渴望的需要。一只大手慢慢地向她伸了过来，伸向她的腰，她丰满的臀部，又慢慢地提高，滑向她的肩，她的脖子，她的脸部，她的头发……

第一次被他抚摸竟是这样的吗，竟是在这个时刻吗？祝文敏的脸瞬间变得通红，但神情更加迷乱起来，她双手开始移动，在这人的身体上移动着，她遇到了一个冰冷的黑管，那是枪管，一只小手枪的枪管，这支枪管仍然对准着她！

一个热哄哄的嘴凑向她的脸，“他要吻我？”祝文敏头脑里如闪光划破黑夜般惊醒，这人坚硬的胡子刺痛了她娇嫩的脸。

钟行没有胡子！祝文敏一瞬间心头如惊雷炸响，心中的恐惧如惊涛骇浪般翻腾。

边缘猎手

第五十一章 精神不死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五十一章 精神不死

作者：绝对力量

我从慢慢转过头来，确信那人已被我和梁锋的强大火力彻底击毙，心头的万分紧张才慢慢消退，我向梁锋望了过去，做了个感谢上帝的手势。他回望过来，也学着我划了个十字，这一刻，我们的确得感谢上帝。

当我再望向祝文敏，我呆住了。那个健壮的身体贴住祝文敏，自己隐在祝文敏身后，手中显然是握着一支手枪微微地抵住她的头。梁锋叫了起来，“怎么回事？”在对方只有两个的情况下，他并不在意隐藏自己的方位。

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挟持祝文敏的人是谁，他射杀了想擒拿祝文敏的军火走私犯，却又挟持着祝文敏，这人是友是敌，到底是什么人。

只有这个人心中明白，也只有他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雷达轻松地抚摸着他的猎物，这个女人在高效地用匕首击杀两名走私犯时，他就不由自主的对这名女子有了莫名的好感。

健美的身形，敏捷的身手，再此之外有些秀丽的面容，这是个极为出众的女子。雷达微微地笑着，他一路跟着这十多名走私犯，想着这次行动结束之后，一定好好地看看这个女子是谁。

这十一名走私犯找到了特种部队的越野车，当他们很愚蠢的一拥而上时，立刻被隐藏在丛林中的特种部队射杀掉五名。这些走私犯也有着不俗的身手和射击技术，很快的借着黑夜的掩护向丛林深处逃窜，然后这些特种兵在红外线夜视仪的帮助下，能够有效的找到他们的踪迹。

雷达在暗中紧紧地跟着这些追逐者和被追逐者，冷枪和暗杀让他在这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赶出来的六名特种部队的队员已经被他击中了四名，剩下的两名队员迅速地调整了行动，对雷达采取了包抄。只是雷达凭借着敏捷的身手，在丛林中如猿猴一般消失在他们的视野里。

雷达继续追踪着逃脱的走私犯，他的任务并不是要保护这些走私犯，而是特种部队。羞辱他们，射杀他们，象一只毒蛇一样让对手感到恐怖和失魂落魄，最后一举射杀钟行！这次如果能

射杀钟行，孙家的仇恨也算报了一大半。孙培民面对这次机会，终于点头答应了孙亮节的暗杀计划。也许孙培民明白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行动，但如果我死于这次行动，结果就只能是因公殉职，被这群走私犯射杀。

雷达听到了梁锋的声音，刚才他的呼喊引起了身边这个女子的回应。“钟行！”雷达的手放开了祝文敏的身体，端枪、瞄准、射击瞬间完成，一道微微的火花闪过，轻微的“呜”声划起一道死亡的声息，我的血液瞬间凝固，这种可怕的狙击并不完全以你的素质为决断标准，生死之间只是短短一瞬，而没有任何人在每一个瞬间都能保护好自己，即使是神仙也不能！

祝文敏在零点一秒钟清醒，在她身前的这人要射杀钟行，她奋起一拳击了出去，击中那人的手臂，雷达的手枪被她突如其来的拳头击飞了。在微微一怔后，雷达挡开了祝文敏狠狠的拳头，他突然想起来面前这个女子并不是一个温柔敦厚的小女人，而是一个有着极强素质的特种兵。

“卧倒！”我端起了手中的狙击步枪，大声的吼着。那个稍矮一点的身子就势倒下，而雷达惊人速度地已闪到树后。

突然间我心如死灰，雷达在这个角度完全可以一举射杀祝文敏上百次！

而我在这一瞬间竟是无能为力！

我射出的子弹击在树枝之上，祝文敏飞快的在地上滚离危险的区域。身后的枪声配合着响起。可怕的二秒钟之后，我的呼吸终于恢复了过来。

祝文敏找到了一颗树挡住了她的身体，背后的枪声让我知道梁锋逃过了刚才的劫难。身后脚步声开始响起，一颗信号弹冲破丛林，将所有的脸都照耀的惨白。我在那树后看到一张终身难忘的脸，那是张国字脸的，强悍而又冷酷的脸，眼睛上戴着的夜视仪异常清晰！

在我身后十多名队员从各处赶了过来。“包围他！”我指着那树后的影子，扣下扳机。信号弹的光亮很快的消失。从十多个方位射出的子弹几乎将这棵大树击断。

红色的影子闪了几闪，飞快的向一个空隙逃去，层层密林中已挡住了我的视线。一声惨叫声划破黑夜，在我们耳边如雷般震荡。我几乎是飞的跃到祝文敏身边，检查她有没有受伤。“祝文敏，我是钟行。”我的手伸向她伸过来的手，紧紧的握住，她纵身起来，紧紧地抱着我，死死的不放，身体竟然有了一丝颤抖……

“一定要抓住他，给战友报仇！”我大声怒吼着，十几个人随着我冲了出去，祝文敏取下了一具尸体上的枪和夜视镜紧紧地跟着我脚步。

但是经过一夜的搜索，雷达已远远地消失在这沉沉黑夜之中，这可怕的黑夜注定了我们的徒劳无功。

第二天天明，我们找到了三具特种队员的尸体，十三具军火走私犯的尸体，那一人并不在这走私犯之内！另外有三名队员受伤，幸好有防弹衣的保护，梁锋被雷达击中了腹部却幸运的没有受伤。这名杀手是冲我而来！他选择了呼唤祝文敏的梁锋，而不是对他而言同样有机会的我，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要射杀‘钟行’，但可惜在夜间认错了目标。

车内气氛分外的沉重，受伤的三人没有一个发出疼痛的喊声。梁锋接通了贺子豪的电话，把电话递给了我，“大队长！”我的声音有些哽咽，面对三名队友的死亡，心中的怒火和悲痛都是无以言表的。

“钟行！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吧？”贺子豪的语气有些担忧，在一夜之后我的电话，不得不让他想到某些严重的后果。

“是，大队长，我们已经全部击毙了十三名走私犯！”我振作了精神，大声回答。

“干的好！”贺子豪兴奋的叫喊着，“这下你可立功了。”

“可是大队长，我们这边死了三名队员，伤了三名……”我万分沉痛却不得不告诉他事实。

“啊？”贺子豪平衡的声音中微微显出一丝吃惊，“怎么回事？这群走私犯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实力？”

“大队长，还有一名杀手混在其中，射死了三名队员，射伤了三名。”经过检查，我们确认这六人都是同一人的手法。

“什么？”贺子豪的声音充满了愤怒，“你们立刻回大队。”

在找到三名伤员的同时，一辆车已经把他们紧急送进了医院，三具尸体被运回大队。在经过系列精密的检查之后，火化，安葬在大队后山的丛林里。

爷爷亲自出席了葬礼，贺大队长主持了敬礼，在战友的墓前，全排的人都举起了拳头，共同发誓找出凶手，为他们报仇。

那天的天气突然变得极为阴沉，本来一直炎热的气候也突然有了一丝凉意。由红旗覆盖着的骨灰盒静静地放在三名队友手中。三个由水泥和花岗岩砌成的小小坟墓向我们敞开着它的怀抱。

树叶轻轻地落了下来，随着淡淡地风一直在我们头上飘着。我有些呆滞的将三名战友的骨灰一个一个放置在墓碑之下，威武而雄壮的国歌一直响彻全场。

在接过沉甸甸的骨灰盒时，我仿佛能看到他们一个个鲜活的音容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年的友谊使这种离别变得分外痛苦。我内心被巨大的悔恨包围着，如果我能留守，如果我能从警察局的变化中预测到其中微妙的变化而更加小心，如果我不是为立下这个战功而全力追捕这些走私犯，三名队友就不会因此而离去。

贺子豪发表着沉痛的演说，在极度的悲伤和自责之中，我甚至没有听到贺子豪讲些什么。只是在最后听到，“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三位烈士永垂不朽！”全场一片寂静，爷爷首先摘下军帽，每一句战士都摘下自己的军帽为烈士默哀。

雨突然下了起来，远处隐隐传来雷声。警卫员小李黯然撑开一把雨伞，伸到爷爷头顶，爷爷愤怒地把伞柄握住，猛地摔在地上，脸上已显出铁青的颜色。

他大步走到全队将士面前，热情澎湃而又沉痛万分的发表着演说。“红箭特种大队是军区最优秀的部队，这里的每一名将士都是军区最优秀的将士。祖国需要大家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热血。作为军人，能够战死沙场，能够在与祖国的敌人较量之中，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是件无比骄傲的事情。”

他提高了声音，环视着这些站起地如同标枪一般挺直的军人，大声说道，“大丈夫当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而还。现在是和平时期，我们没有沙场，没有战争，但同志们，真正的大丈夫把每一处祖国需要的地方都当作沙场，每一次危险的任务都是战争。战友的牺牲换回战斗的每一个胜利，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同志们，这一次，我们要记住的不仅是悲伤，更加记住他们以军人的身份死去的荣耀，这是我一生戎马的渴望，我希望大家也和我一样，要象个军人一样的死去，而不是象懦夫一样的苟活！”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和了一下激动的情绪，“队了记住他们的骄傲之外，我们更应该记住这次行动的耻辱和仇恨！”他的目光如鹰一般锐利的盯着我，那声音仿佛就是只对我在说，

“每一名队员的离去都让我们悲痛，每一次粗心都让我们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同志们，这

一次射杀我们三位战友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这是我们红箭大队的耻辱，更是红箭大队有史以来最为痛切的仇恨。”

爷爷突然拔出了手枪，向上高高举着，在一瞬间他的身体凝固成为一尊质感的雕像。他大声吼着，“我，钟国强，在这里，代表红箭大队立下誓言，在有生之年，一定擒杀凶手，为死去的同志报仇！”

枪声响起，全体战士都高举自己的配枪，大声呼喊，“报仇，报仇！”枪声伴着响彻云霄的吼声在山林中不断回荡。我的脸上已是全部湿透，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爷爷转过了头，大步向大队总部而去，头颈更无稍改。在风雨之中，那身影格外的高大和坚强。

在葬礼即将结束的时候，军区司令部一辆车突然出现。当着大队数千人的面，司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宣布对我进行嘉奖，给我记二等功，给全排记一等功。爷爷坚定的身影已消失在总部的建筑之内，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大步的踏了出来。我不能被这种伤痛所击溃，我必须振作起来，用我的双肩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我默默地向他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们含笑的面容之中含有太多太多的意味，而我这默默地眼神之中有着更多坚强。

这种绝密的任务，怎么会有杀手暗中随行？警察局的故意拖延是为了什么？所有的事件如果能愉快的暗中射杀掉我，这就会是对方计划事件的最完美结局。这个计划甚至比上次射杀孙士杰更加有趣。我心中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一场比高一时更加惨烈的斗争重新开始了。

边缘猎手

第五十二章 设计擒凶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五十二章 设计擒凶

作者：绝对力量

和这几名战友相处了两年，我们虽不是亲兄弟，但我们的感情胜似亲兄弟，他们的离去，给我敲响了警钟。红箭大队的确是特种兵部队，他们拥有着超卓的身手、如神的枪法、过人的本领，但是，他们一样也是人，有血有肉，也会死亡。而我，是否是过于大意了呢？

办公室里，我沉默不语，眼前闪过那一张张让太阳晒得有些黑的脸，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愉快的心情、感受到训练完毕的欢歌笑语。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竟湿润了，我是流泪了吗？脸上那凉凉的感觉，似乎在证实我的想法。

夜晚的凉风习习，吹在身上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清爽，似乎还有落叶在空中飘荡，在这个闷热的夏季里，这样的夜晚实在是太少了。但我还是没有觉得，因为，我的心中有一团的火，它在燃烧，让我越来越热。斗志，在我胸中燃烧，我暗暗发誓，仅此一回，下一回的任务，我不会让我的队友们再牺牲了。

定了定心神，我觉得应该看望一下祝文敏了，虽然祝文敏那天的确很机智、表现的也十分出色，甚至击毙了两名犯罪份子，但那天最后在枪口下逃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她，有必要安慰一下。

第二天一早，我起身就去了女兵营，身边没有带任何人，一个人直奔祝文敏所在的班。果然，祝文敏一个人留在班里，想必班长看出祝文敏的心情，就没让参加训练。

祝文敏经过了近一段时间的残酷训练，心理素质已经相当的强了，但一见到我的到来，她好像显示出比较可怜的样子。我心下不由的叹了口气，上前抱了一下她，看到她满足的表情，我心里轻松了好多。

“今天我们放一下假，咱俩出去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买的？”我抚着祝文敏的头发说道。

“嗯……”祝文敏没有多说话，只是鼻子里轻哼一声，表示同意。

我和祝文敏换好了便装，轻快的走出了营地，拦了辆出租车，就去广南市了。

广南市倒不是很大，但人不少，市场里人潮涌动，热闹非常。

拉着祝文敏的手，我们俩在各个小店间转来转去，祝文敏像一个小女孩一样的高兴。本来，她也不过是20岁，军营的训练把她的快乐磨去，很少看到她快乐的样子。

祝文敏正在快乐地挑着漂亮的衣服时，我突然感觉到一丝杀气，一丝很熟悉的杀气。我的心不由一震，丛林中那种感觉、那种杀气让我生起一股冲动。

我知道是他，那个丛林杀手，杀了我几名部下的杀手。我装作没有在意，拿了一件衣服在穿衣镜前比量着，身体不住的移动，好像在看这件衣服的各种角度的造型，但我的眼睛却盯着穿衣镜，观察着那一丝杀气的来源。

这一切的一切，祝文敏并没有察觉，虽然经过生与死的考验，但她的感觉还不是那么灵敏。一张熟悉的面孔在人群中一晃而过，我的目光不由的缩了一下：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但现实不容我多想，猛地转过身去，去找那个杀手的脸。

就在这几秒之间，我再转头看人群中时，发现那个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感觉不到那股杀气了。

我拉住还在兴致勃勃购物的祝文敏，叫她挑好几件就回去。

在祝文敏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我带着她回到营地。说实话，我对今天发生的事很难理解，我必须静下来静静的思考一下。

办公室里，我负手而立，远眺青山，大脑却在飞速的运转。今天发生的事很奇怪，像这类的杀手，一般不会出现在人群之中的，为什么今天却在这么热闹的市区中出现呢？而且，我可以感觉得到，那杀意只是冲着我来，却不是冲着祝文敏，这也可能是祝文敏没有感觉到杀意的原因吧。

太多太多的想不通了，我还是对眼前的困难估计不足啊。唉，不想想了，头都有些痛了，先睡一觉再说吧。中午睡一觉，下午才会精神百倍，况且下午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办，休息好了才有充足的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安排下一步的行动。

树林从眼前快速闪过，我们离祝文敏越来越近了，身后一名战士突然闷哼一声，软软倒下，我转头看去，一团鲜红的血花出现在那战士的胸口前。

梁锋低喝一声：“卧倒！”其他的战士因地就势，纷纷找好掩体躲在后面。我和梁锋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机警地寻找那颗子弹发射的方向。

前面不远处，有一条身影在蠢蠢欲动，我向梁锋打了一个眼色，梁锋点头示意明白，转身潜了过去。那条身影缓缓向前移动，显得十分的小心，我突然觉得这身影很熟悉，是祝文敏。心神

一震的同时，口中不由得叫出她的名字：“祝文敏！”那缓缓移动的身影猛地一顿，站了起来。

没错，的确是祝文敏，对于祝文敏的身材我已经十分的熟悉，我的心不由得激动万分。在这种情况下，祝文敏居然一点事情也没有，她的安全让我的心安。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变发生了，一条魁梧的身影扑向祝文敏，紧紧把他抱住。对于这人我很陌生，从身形上看不出是自己人，我直觉感觉到是敌人。

他在祝文敏的身后抱住了她，我可以感觉到祝文敏的身子软了起来，整个身体紧紧贴在那人的身上。那人的一只手环抱着祝文敏的小蛮腰，另一只手握着一把柯尔特2000式手枪，脸部紧挨着祝文敏细白的脖颈。

梁锋已经停了下来，他不敢再接近祝文敏了，生怕那人做出什么不利于祝文敏的事情。

我却很奇怪，在这黑暗的丛林中，似乎看到那人嘴角上的一丝微笑，那绝不是嘲笑，也不是猎人打到猎物得意的笑，而是一种温柔的笑，像是对爱人亲切的笑；像是对恋人甜蜜的笑，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荒谬感觉，那人对祝文敏一见钟情了。

那人躲在祝文敏的身后，目光却直直的射向了我，他从容地对我一笑，在黑暗中看到他雪白的牙齿，我心里一寒，身体不由自主站了起来，整个身体暴露在他的枪口下。

在这种奇异的气氛中，所有的人不知道我为何站了起来，更有很多的战士奇怪地看着我，那人却一点也不奇怪，只是把枪口对准了我，此时的我大脑却是一片空白，意识已不能主宰我的身体。

枪口火光一闪，伴随着祝文敏的尖叫声，无边的黑暗将我包围起来。

我猛地坐了起来，汗水从额头上滴落，落在我的胸前，像斑驳泪痕。我大口的喘着粗气：“原来这只是南柯一梦啊。”但梦境中的一点一滴尽在我脑海中浮现，像放电影一样，一格一格特别清晰。

起身找了条毛巾，擦了擦满头的汗水，走到桌前倒了一杯凉茶，大口大口的喝了下去。坐在椅子上，我又陷入了沉思。梦境中的一幕，让我的混乱的思维有了一丝的头绪。

首先，那个杀手，为何这么巧会出现在丛林中？

其次，在大好的机会下，为什么没有杀祝文敏？

最后，他走的那么从容，根本不怕特种兵，他是什么人？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第一个问题，好像是巧合，但事实上他准备的很充分，像是早就预料到我们会去一样。应该是早有消息的，那又会是谁给的消息？一定是内部人，在军中有他的人。

第二个问题，在梦境中看来，他显然是喜欢上了祝文敏，才对祝文敏手下留情。

想到这里，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酸意，祝文敏是喜欢我的，这点我很清楚，她为了我连大学都没有去考，而直接参军，参加的不是什么护士之类的普通兵，而是通过她姑姑的关系来到了红箭大队女特营，这一切，都代表了什么？不敢再想这个问题了。

第三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串连起来看，就是他早有准备，连退路都准备好了。而且他的身份也一定不简单，看得出来他是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哼，这个游戏是越来越好玩了，这个仇我会一定会报的。

为了证实心中的这种想法，我又把在丛林中的那一段回忆一遍，越来越觉得有可能了。一拍巴掌，我喊道：“警卫员，去把梁锋叫来。”

不到十分钟，梁锋赶到，我马上把想法跟他说了一下，征求他的意见。梁锋沉思良久，猛地拍了一下巴掌：“这事极有可能，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也要从长计议，能草率行事。”我点了点头：“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想出一个办法来套住那个杀手。”

一个捕捉杀手的计划在我俩的商量中，渐渐成形，并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充实，因为要考虑到这个计划的种种不足和意外发生的情况，我和梁锋在两个小时后，终于有了一个大体的方案。

梁锋从兜里掏出一盒中南海，抽出一只递给了我，自己也抽出一只，叼在嘴里，我点着了烟，深深呼了一口气：“现在，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可以的话，我去找贺队长商量一下怎么实施这个计划。”梁锋仔细的想了想：“问题不大，我们去和贺队长商量一下吧。”

我笑了笑：“等等，先抽完这根再去。”

队长办公室时，贺子豪正在看文件，门口一声：“报告！”打断了贺子豪的注意力。

“进来！”贺子豪道。

“贺大队长。”我和梁锋一脸的严肃。

我和梁锋立正，敬了一个军礼：“大队长好！”贺子豪回敬了一个军礼，对我俩挥了挥手，道：“你们坐下吧。”接着一脸正色的说道：“钟行，我知道你们排牺牲的几个战士，你心情不好，他们是为国牺牲的，是光荣的，钟行啊，不要想太多，继续练好兵吧。”

我起身递给贺子豪一支烟，梁锋为他点着了火，小心的陪在他身边。

贺子豪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了一个烟圈：“钟行，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不要搞什么小动作。”

我和梁锋对视一眼，交流了一下，我才道：“大队长，我和梁锋有一个计划，想让您帮着参谋一下。”贺子豪两目一亮：“又有什么计划了？”

我和梁锋你一言我一语的把整个计划如此这般的讲了一遍，贺子豪一边听着，不住的点头，一边也不时的问了几个问题。

整个计划比较详尽，贺子豪思索了半天，没有找到大的漏洞，点了点头道：“可以，按照你们的计划行事，不过，一定要注意，不要出什么状况。哦，还有，钟行，你不是看清了那个杀手的长相了吗？画出一份人像来，我们要仔细地查一查这个人。”

我挺胸抬头，打了个立正，敬礼道：“是，大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开玩笑吧，我怎么会画画呢？要找专家，必须去省警察厅才行，这个计划必须要保密的，要是找专家省厅必然要知道怎么回事，消息一泄露出去，以那杀手的通天手段，怎么可能不知道？那我们还怎么执行这个计划呢？

从队长那里出来的我还在想这个问题，突然我心里冒出一个人来，对了，我可以找祝文敏哪，她的肖像画还是蛮不错的，而且，她也是这个计划中最关键的一部分，不怕她泄露出消息的。

先让梁锋回营房等我，我一个人直接奔女兵营去找祝文敏。

进到营房后，整洁明亮的小屋就祝文敏一个人。她正在收拾行装，把一部分衣物放在衣柜里，我以为她有什么要事要出去，急忙问她：“文敏，发生什么事了？你要出去吗？”

祝文敏看到我着急的样子，心里不由得一甜，娇声道：“刚刚人家是试穿衣服给战友们看嘛！刚刚把衣服换回来，你要是再早一步的话，可能要等一会儿才能进来呢。”

我呼了一口气，对祝文敏直道来意：“我有事找你帮忙。”

边缘猎手

第五十三章 调查真凶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五十三章 调查真凶

作者：绝对力量

看着祝文敏那饱含热情和疑惑的目光，我感觉脸上热辣辣的，想必我的脸此时有些红了吧。我的眼神闪躲着她的目光，故意看向地面，以低沉的声音对她道出了来意。

祝文敏静静地听我说完之后，目光闪烁，显得有些迟疑不定，我还以为祝文敏是不想回忆那天所生的事，其实她并不是不想回忆那天的事。最后被丛林杀手劫持的那一幕，在祝文敏经过残酷的训练后，已经不放在心上，她所想到的是她误以为丛林杀手是我时那一刻的温情。

以为猜对祝文敏心里的我急忙向她解释道：“我不会绘肖像，我想请你帮我这个忙。”祝文敏的眉头皱了皱，像是有些不乐意，不过她还是点头答应了。

笔和纸是我早已经准备好了的，为了让祝文敏更专心的绘画，我把祝文敏带到营地附近的一处草地，呼吸着这清新的空气，会让人的头脑更清爽一些，思维也更敏捷。

坐在草地上，倚着一棵小树抬头仰望着天空，让我感到十分的轻松惬意。有多久没有这样轻松的享受大自然的风光了？我记不太清楚了，自从进入部队以来，经历的这么多的事情，也让我由一个半大的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思想、意志都成熟的军人。

轻轻的呼了一口气，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这让我十分留恋这样的生活。因为我是一名军人，军人有军人的职责，也许明天我就会卷入一场斗争的漩涡，现在的享受，也只是一时的。

转头看着认真绘肖像的祝文敏，心头的一丝暖意升起，这个外表漂亮柔弱的女孩，内心却有着不输于热血男儿的坚强性格，对于祝文敏，我感到十分的愧疚，我无法给予她什么，更不能向她保证什么，但是她，无怨无悔为我而参军。唉，我暗自叹息了一下。

祝文敏画得很快，不到一小时，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画就画成了，而且人物相当传神。看着手中的肖像画，我大大的赞扬了祝文敏的画工。

也许祝文敏只有在最亲切的人面前才表现出她的儿女情态吧，这时的祝文敏很难和军人联系在一起。尤如小女孩一般，快乐的采着花，追逐着翩翩起舞的蝴蝶。我也忍不住童心大发，加入追逐蝴蝶的行列中，并且还祝文敏采了一朵白洁而不知名的山花戴在她的头上，看到她喜滋滋的样子，我心下十分欢喜。

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和祝文敏都没有过多的话语来表述心情，只是静静的靠在一起，看着落日的余晖，感情却在余晖中一点点的升温。

在牵着手回营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一句话：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我有些哑然失笑，看来我是真的喜欢上祝文敏了。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只有祝文敏一个人的影子，她的飒爽英姿、她的委婉动人、她的含情脉脉尽在我眼前晃动，这使我下定决心要好好的保护她。

今夜睡得特别香甜，对祝文敏的心结终于解开了，这让我轻松了好多，梦中的祝文敏一直在对我甜甜的笑，使我很开心，几乎要在梦中笑出声了。

早晨阳光明媚，充足的睡眠让我现在很精神，整理军务吃过早饭后，我把需要向贺子豪汇报的材料都准备停当，又把计划在脑子里过了一下，确认没有什么漏洞后，我叫上梁锋一起去找贺子豪。

“报告！”嘹亮的声音在贺子豪耳边响起，正在看地图准备布置下一次任务的贺子豪并没有抬头：“进来。”

我和梁锋进屋之后，贺子豪才转身走到椅子上坐了下来。

“钟行、梁锋，东西准备好了吗？”贺子豪问道。

“报告大队长，已经准备好了。”我用响亮的声音回答。

贺子豪满意的点点头说道：“好了，把东西给我，我要尽快赶到司令员那里去。”

我把整理成袋的资料递到贺子豪手中，贺子豪接到之后打开检查了一翻，抬头问我：“没有落下什么吧？”我点了点头，表示确定。

贺子豪随手把桌子上的一个皮包拿了起来，把资料袋放到其中，向我们说道：“好了，你们把整个计划布置一下，要做到万无一失，等我调查回来，就开始行动。”

我和梁锋同时立正，敬了一个军礼，大声说：“是，大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几天来的精密布置，我和梁锋自认为这个计划已经很周密了。其实说起来，这个计划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首先，必须由我单独一个诱出雷达，利用雷达要杀我的心理，把他引进埋伏；其次，安排祝文敏的一次危险情况，把雷达的注意力从我这里引到祝文敏那里，以我的推测，雷达一定会关心祝文敏的安危，关心则乱，雷达就不会注意保持自己的隐蔽了，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找出他；最后，把雷达一举射杀。

虽然这个计划在客观上没有什么大的漏洞，但在雷达身上却是有很大的变数。

第一，雷达是个杀手，而且非常的冷静，可以在众多人的围追之下从容脱身，身手非常的好，不排除我们无法一举射杀雷达的情况，所以，我在各个方位安排了至少四至六名的神枪手来对付雷达。

第二，雷达喜欢祝文敏，这是我在梦中突然想到了，再联想到丛林里他对祝文敏的那一幕，让我清楚的感到雷达的思想，但是，以我和祝文敏为饵，雷达会轻易的上当吗？

第三，我所担心的不是别人，正是祝文敏，刚刚把心结打开决定要保护祝文敏，这会儿又要以祝文敏为诱饵，以捕杀雷达，就算是祝文敏甘心为我，但我也不能如此冷血把祝文敏放在这第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足足等了七天，贺子豪才从爷爷那里回来，回来之后马上叫人把我和梁锋找了过去。

很快，我和梁锋就出现在贺子豪的面前，贺子豪没有多说，只是打个坐的手势，让我们坐下来。

没容我说话，贺子豪又道：“钟行，有件事情我要和你说一下。”随手在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你认识他吗？”我接过照片，心里一震，是那个杀手，这张相片拍的很清晰，相片中雷达穿着一身的军装，显得很威武，我只有他的画像，却没有他的相片，很明白不过了，贺子豪查到他真实的身份了。我抬头望着贺子豪，肯定的点了点头道：“是那个丛林杀手……”还没等我把话说完，贺子豪摆了摆手：“先不要实行这个计划，等我告诉你这个人的身份后，再做决定。”

我心下迟疑，但没有追问下去，和梁锋一起静静等着贺队长说话。贺子豪叹了一口气道：“这个人的身份十分的不简单，他叫雷达，正式身份是孙亮节的警卫连长，上尉军衔。他的后台，就是孙家啊！现在的你们，实在是不适合和他作对，孙家的势力太大，你们的力量过于薄弱，现在和他们作对，实在是不明智啊。”

难道就这样放过雷达吗？牺牲的兄弟们怎么办？在九泉之下，他们会安心吗？

贺子豪叹息道：“钟行，你应该知道孙家的势力了，你要是不小心行事，连你的爷爷也会连累进去的。不过……不是没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只是你要做好准备好。”

我精神一振，问道：“什么机会？”

“你可能也知道你爷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的背后还有人在支持着他，不过现在不是出去他背后的人物是谁的时候，我们在收集孙家犯罪的证据，等到证据确凿，一举扳倒孙家，这座大山一压下去，孙家想要翻身，恐怕是很难的了。”

我静静的思索了一下：“大队长，有多大的机会？”

贺子豪微微一笑，点了一支烟：“我们对付孙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会有人收拾孙家的，证据已经很集中了，而且足够把孙培民枪毙一百回的了。你放心好了，等着看好戏吧。”吐了一个烟圈，贺子豪接着道：“钟司令让我转告你，孙家的事情就不用你们操心了，他会安排好的。”

“哦，对了，钟行，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过一段时间，就要举行全军大比武，中央军委下令，获得全军比武第一名者，有统率特种部队的机会。”贺子豪的发亮的眼睛盯着我。

我的眼睛也亮了起来，统率一支特种部队，是一个军人的梦想啊，征战沙场，血染战衣，是一种怎样的豪情？不过……有些太远了，最主要的，必须有自己的力量。想到这里，我看着贺子豪道：“大队长，都比什么？”

“嗯……有十项，基本的军事五项，另外还有军事战略、战备、模拟较量、还有实战，简单的说，统率特种部队的队长必须各项都过硬，要知道特种部队不是普通的部队，是一只战斗力非常强的部队，每个人的素质都非常的高。”贺子豪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钟行，我看好你，努力吧，拿个第一回来，给我们红箭大队争光。”

我也激动的站了起来，大声道：“是，队长，我一定不负所望，为红箭大队争光添彩。”坚定的口气不容质疑。

贺子豪抚掌大笑道：“好好，钟行，我看好你，一定拿个第一回来。”

边缘猎手

第五十四章 军事竞技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五十四章 军事竞技

作者: 绝对力量

1945年，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在法国美丽的莱茵河畔，欧洲盟军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演习。担任空降任务的荷兰伞兵着陆后，迅速集结。他们全力奔跑，越过了弹坑、铁丝网、壕沟、火力封锁线，提枪射击，一枚枚手榴弹投向“敌人”，经过激烈战斗，他们占领了阵地，取得了胜利。这演习的一幕幕被年轻的法国上尉军官亨利·戴布鲁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突发奇想：如果把跳伞部分删节，改为连续完成越野跑、过障碍、游泳、投手榴弹、射击这5个项目，以此对士兵加以训练，必定能使战斗力大增。他兴奋地将这个设想写成报告，递交盟军总司令部。盟军总司令部采纳了这一建议。经过改进规则，这一有效的军事训练方法被法军总参谋部采纳，取名为军事五项，同时作为一种军事体育运动率先在法国军队中广泛开展起来。

此后，军事五项在西欧军队中陆续传播开来。1950年，国际军体理事会在法国举行了第一届世界男子军事五项锦标赛。由于亨利·戴布鲁斯创立了这项运动，在这次锦标赛上，国际军体理事会便以他的名字设立了“戴布鲁斯杯”，奖给团体冠军队。

西方国家历来把这项赛事当作炫耀自身军力的政治舞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长期称霸这项比赛。在第三十一届世界军事五项锦标赛上，中国军事五项队击败群雄，夺得团体冠军。由西方国家垄断33年之久的“戴布鲁斯杯”首次进入亚洲，进入中国。

由于中国军队的参赛，使世界军事五项运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军事五项队不仅仅造了辉煌战绩，也为推动世界军事五项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一向把军事五项定为部队中最基本的技能，如果这五项都达不到要求，又何谈什么特种部队呢？

放下心事的我一直在等待着比武大会的到来，在这段时间里，我要充分把握住手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增强自己的实力。射击，这项最基本的技能，是军事五项之一，我要精益求精，熟悉每一种枪的构造，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拆掉整支枪，再把他组合起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小屋内训练；在快速的急行军中训练，就连在梦中，我的脑海里依然是枪支的构造。枪，对于军人来说，这就是第二生命，有了它，可以保护自己宝贵的生命，有了它就可以保卫边疆，有了它就可以保证祖国不让人侵犯。

知识军事的模拟训练，我在其中不断的吸取经验，努力提升自己补充自己的不足。

知识在军事上的作用并非始于今日，但知识在军事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军事领域作为高新技术的先入领域，广泛地吸纳着当今高新科技成果，使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高技术武器装备作为人类科学技术知识的高度集成品，其开发和运用都凝聚着各种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军事活动产生着重大影响。比如，传感技术的发展使战术导弹具备了超视距制导能力，使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作战单元的性能指标成倍地提高。这些高技术含量非常密集的武器装备是知识化了（信息化就是知识化的一种）的军事斗争工具。军事知识化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军官整体素质将进一步提高。培育高素质的军官无疑是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先决条件，因为人是知识的生命载体，是一切知识最终转化为物质成果的根本依托。不同的时代对军人素质的要求也不一样。冷兵器时代要求军人身强体壮、弓马娴熟，与之对应的就是体能型军队。机械化时代要求军人能熟练操作和使用各种兵器，与之对应的是技能型军队。在信息化时代，与之对应的就是智能型军队。因此，注重军队“知识化”建设将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培养高级军事人才、提高军官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建军的重点，使军事力量构成中的知识、技能型军官的数量明显增多。而红箭大队更是把培训知识、技能型的军官当做首要任务来做，不光如此，还大量培养了一批批的知识型士兵。

在未来的战争中，由于实现了“人机”一体化，每个士兵将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复杂战场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种将知识和技能综合集成于一体的士兵系统将使未来战争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士兵正在不断走进士兵队伍，已经使士兵队伍的知识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此，一些发达国家已相继推出“士兵现代化计划”，大力开发未来士兵综合作战系统，其目的就是为造就未来的“知识士兵”作准备。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战争中，“知识士兵”是军队力量组成中的重要成分，对战争胜负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军事专家曾经预测，未来的战争将是信息化战争，而军事对抗也逐渐演变成了信息对抗，“信息对抗”是信息化战争所表现出的新的对抗形式和特点。它是与传统战争中的“体能对抗”、“物能对抗”相对而言的。在传统战争中，战场对抗是以作战双方的体能、技能（含武器性能）的优势来决定胜负。而在现代战争中，无论是单兵对抗、小规模对抗还是集团大规模对抗，不再是作战力量单元之间的较量，而是以网络为纽带、以整体对抗为表现形式的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抗。信息争夺已成为系统对抗的核心要素。在信息网络系统的对抗中，军人并不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作战平台。每个军人面对的是己方和敌方两大网络化的信息平台，“信息成为整个军队的核心”。一切作战资源都必须依赖信息才能发挥作用。在两军交战的过程中，谁获取信息最快、占有信息最多、处理信息能力最强、利用信息能力最好，谁就可以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进而谁就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因此，争夺制信息权的斗争将渗透于未来战争的各个领域，并将贯穿于整个作战的全过程，直接影响战争的成败。需要说明的是，“信息对抗”并不排斥电子对抗、火力对抗和机动对抗等传统对抗形式，而是寓于各种具体对抗形式之中，并成为其他各种对抗的“灵魂”。

全世界的军事大国都在研究怎样提高信息争夺战的成功率，中国也在逐步的提高信息力量，虽然每隔几年中国都要裁掉一部分军队，在总体上看来我们的军事力量似乎是少了，但是可以清楚的看到由于中国军事素质的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降反升。

特种大队虽然很强调个人突出的能力，但把信息技术也放在同样的高度，毕竟在未来的战斗中，个人强大的能力只是一个小小的方面，全局作战则必须要有强大的信息力量来主导整个战争的局势。

这次的全军比武大赛可不是仅仅显示自己实力的，同样也要通过军事信息、信息时代的军事打击来考验一个人的军事布置和对信息对抗的掌握能力。

懒散的把自己丢在床上，任凭早已湿透全身的汗水把干净的床单弄得乱七八糟，我早没有力气去管了，只想好好的睡上一觉。近一个月的苦训，我的成果是惊人的，上午我指挥的蓝军再一次的获胜，这已经是这一个月来的第十八次胜利了。至于每天早上负重50公斤20公里的越野跑，每天晚上靶场练习射击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刚才，我还在自己格斗王的称号上再添辉煌的一笔，一连挑战队里十三名格斗高手，虽然我完胜，但最后的两人让我斗得真是吃力，现在全身酸软，几块被击中的肌肉还在隐隐作疼。

“老四……”大个子梁锋尤如一团旋风飞速跑进营房，还没等我问他什么事，他却一把拉起全身软绵绵的我。

“老四，快起来，贺队长叫你马上去他那里一趟。”梁锋的声音显得很焦急。

“什么？”我一下子跳了起来，疲劳的身体好像一下子注入了一股活力。我一边脱下了上衣飞快的抓起毛巾，把身上的汗水抹去，一边问梁锋：“有什么事？这么急？”

“我也不清楚，你到贺队长那里就会知道了。”梁锋回答道。

换上干爽的衣服，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转头向梁锋道：“我先去，你随后就跟着来。”

梁锋一脸苦笑：“老四，不必叫上我，贺队长只是要你一个人去。”

我愣了一下，马上回复：“好，我这就去，哦对了，随便帮我把军务整理一下，帮我换张新床单。”话毕，向他挤弄一下眼睛，飞快会向队长室跑去，只留下了一脸愕然的梁锋。

“报告！”我用响亮的声音来提醒贺子豪。

“进来。”一个月没见，贺子豪的声音还是那么浑厚。

“来，钟行，你来得正好，坐下说。”

在贺子豪面前，我也不过于拘束，直接坐在贺子豪的面前。

贺子豪递给我一支中南海，我双手接过，就着贺子豪打火机点燃。

“钟行，这次急着叫你来，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贺子豪直道主题。

我错愕一下，又马上回复过来：“爷爷有什么要事吗？”

“钟副司令的意思要你回去一趟，时间不会很长，也就三五天的时间吧，你先把手上的训练放一放。”贺子豪点燃双指间的那根烟。

“是。”

接下来的话题无非就是贺子豪向我了解一下训练情况和对比武大会的准备情况。因为我第二天一早要回到家里，谈话只进行的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贺子豪就安排把他的猎豹给使用，我开着猎豹返回家中。

边缘猎手

第五十五章 兄弟重逢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五十五章 兄弟重逢

作者：绝对力量

广南市区的军区大院，一同往日的宁静。想到这从小长大的大院，想到一直对我要求严厉的爷爷，又想到对我仇深似海的孙家，我不由得感慨万千，人生在世，变化莫测，一心想去读国防大学的我，怎知居然这么快就进入了军队，而且还是特种兵部队，现今已成为一排之长。

车子停在独院中，我在回家的路上心中还在盘算着自己尚有哪些缺点，需要怎么弥补。正思量间，忽感风声骤起，一条身影带着强劲之风向我袭来，我毫不犹豫闪身一躲，随后一手探出抓向那条腿，那人早有防备，见到一击未中，迅速闪开，而我这一抓，却抓了一个空。

我定睛一看，随即笑道：“李叔，怎么？又来试我？”这人正是我爷爷的警卫李刚。

李刚冲着我笑道：“小行，我看你在走神，忍不住想要试你一下，谁知道你却没击中，有了上回的教训，我哪还敢再和你打啊。”

张平也从一边笑嘻嘻地走了过来，拍拍我的肩膀，道：“小行，你回来的正好，钟司令在招待客人，我俩去安排一下，中午大家都在这儿吃。”

我愕然一下，爷爷很少招待客人，他的客人无非是军区大院的一些老战友们，今天招待的客人是谁呢？急忙叫我回来，就是这个原因吗？

还没等我反映过来，李刚和张平又对我道：“小行，你自己进去吧，客人都在一楼客厅里呢，我俩还要安排一下中午的饭菜。”

我苦笑了一下，爷爷这是安排的哪出戏？

推开大门，左手就是一个大大的客厅，客厅的十个几红木软椅差不多坐满了人。我仔细看过，大约有七八个年青人，三四个和爷爷差不多，须发花白的老人，虽然从身著上看不出他们的身份，但是从坐姿和笔挺的上身，让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是一名军人，而且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

爷爷看到我进屋，微笑着冲我招手：“小行，回来的正好，来，爷爷给你介绍一下。”我快步走到爷爷身边，听着爷爷的介绍。

爷爷左手边的一位老人，年约七十，须发尽白，但从面貌上看，红润光泽活力充沛，双眼炯炯有神，加上高挺的鼻梁，浓眉大眼，棱角分明的面孔，显得阳刚之气十足。

爷爷介绍到：“这是你刘爷爷。”

刘向行，西南军区副政委，是爷爷的老部下，曾经参加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爷爷同生共死，共抗美军。小时候，他以我很好，何况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我对这个老人，从始至终保持着一份尊敬。

我向刘向行非常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响亮地道：“首长好！”

一看我这架势，在场的人全都乐了，只有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满头雾水看着他们在笑。

刘向行笑呵呵地道：“小行啊，这里不是部队，不必行军礼，你叫我刘爷爷就好了，呵呵。”

我恍然大悟，连忙弯腰向刘向行鞠了一躬，直起身来才道：“刘爷爷好！”

刘向行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

爷爷又指向他右手边的一个老人介绍给我：“这是你陈爷爷。”

陈南平，西南军区总参谋部参谋长，同样也是爷爷的老战友，同时在西南军区，和爷爷是走的最近的一位，这老哥俩常常在一起品茶下棋，好不快活。

最后一位老人，是坐在陈南平身边的，身材枯瘦，面色腊黄，双目无神，像是病人一样。“这位是李汉江，叫李爷爷。”

李汉江，西南军区重量级人物，曾任西南军区总司令，但后来身染重病，退隐二线，但他的势力影响还是相当的大。

当下我一个一个的向几位老人行过礼，问了声好。

爷爷又指向了几个年轻人，笑着对我道：“你来认认他们，看看能不能认出来了。”

刚才在几位老人家面前，我大气也不敢喘一下，也没有看清这几个年青人，这下定睛一看，感觉很熟悉。

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对着我笑道：“钟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

越看越是熟悉，我用力地思，突然一张满是泥土和汗水的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猛地一震，冲着那青年喊道：“是你？泥球大哥。”

泥球，本名刘昆，我五年级放暑假时，被爷爷带到一个特训营时认识的，在那个特训营中大多数都是和我一样大的孩子，而他则比我们大上三四岁，常领着我们一起玩，由于喜欢玩泥，身上常是脏兮兮的，大家送他外号泥球。可能由于出身相同，性格相近，所以刘昆是我的童年中极少的玩伴之一。

此时刘昆面上更红，要不是本来他长得就比较黑，这时只怕是大家都能看到一个成熟的军人居然像小媳妇一样红着脸，任谁长这么大了猛地一听小时候的外号，除了亲切之外，可能就会是脸红了吧。

除了几位老人只是在轻笑着，其他几个年青人都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刘昆推了身边一个白净的年青人一把，道：“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脸上故意装出一副怒容。

接下来的几个，我并不认识，在爷爷的介绍下，我一一认识了他们。他们是：白净脸，长得柳叶眉，几分似女子面容的“娇容”陈明阳，大脸盘，小鼻子小眼儿身材魁梧的“野熊”冯勇，瘦瘦的，小眼睛，一副精明样的“猴子”华中伟，手大脚大，屁股也大的“大脚”李向朋，聪明绝顶的“神手”向志军。

虽然我给刘昆起名“泥球”，但刘昆一直是我们这此孩子头儿中的老大，不仅是因为他比我们年纪大，最主要的，他非常的爱护我们，就像爱护自己的弟弟一样，带好吃的给我们吃。在训练中，他一向严厉地要求我们，特别是我，要求更是严格，以至于后来我每次想要偷懒儿时，总会想起刘昆的那张黑脸。

在几位老人上楼去爷爷的书房谈事情后，我们几个年青人聚在一起，互相介绍，互相了解。年轻人沟通能力就是强，短短的十几分钟后，大家亲热的像亲兄弟一般。

通过谈话，让我清楚了，他们六个也和我一样，现在都在部队，无论是通过什么关系或是环节，或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我们竟然惊人的巧合，居然全在特种大队中。

刘昆现在在华东军区，在最有名的飞鹰特种大队一团一连三排，任排长中尉军衔；

陈明阳，华南军区神龙特种大队，三团一连一排排长，少尉军衔；

冯勇，西北军区神兵特种大队，二团三连三排排长，少尉军衔；

华中伟，东北军区东北虎特种大队，二团二连一排排长，少尉军衔；

李向朋，现华中军区利剑特种大队，一团二连二排排长，中尉军衔；

向志军，北京军区红星特种大队，一团二连连长，中尉军衔。

各位读者大，抱欠，昨天有事，没来得及更新，请见谅！

下面很快就要进入全军比武了，请拭目以待！！

边缘猎手

第五十六章 共商大计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五十六章 共商大计

作者：绝对力量

午饭时间到了，李刚和张平特意去一家星级酒店请来一位国家特二级厨师来做菜。爷爷也把多年珍藏的正宗茅台酒给拿了出来。

在席间，由于几位长者在，我们七人倒也不敢过于放肆，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在地吃饭喝酒。

无论是李向朋的爷爷李汉江还是刘昆的爷爷刘向行，都对我们七人寄予厚望，爷爷说的好：

“你们是新一代的军人，和我们这几个老家伙不一样，你们是由中央军委直接暗中指派的，你们就是中国军人的未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军人就将由你们发挥光大。有些事，趁我们几个老家伙还没入土，由我们抗着，但是，你们必须拿出新一代军人的样子，不光是为我们老一辈争光，更要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争光。我们几个老家伙，就先敬你们一杯。”

爷爷的话，让大家都很兴奋，同时也感到身上那沉甸甸的担子。按下心中的激动，七人站了起来，异口同声地表达自己的决心：“我们一定不辜负爷爷们的期望！”

这顿饭吃得很是尽兴，整个席间充满了欢乐声。饭后，几位爷爷进小客厅喝茶、下棋自在逍遥去了，大客厅只余我们七人在商量兴兵强国计策。

如果说国家是一个苹果，香甜诱人，而那些贪官们则是蛀虫，一点点地吞没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财产。如果中国是一个大蛋糕，那么外国的一些国家就是想瓜分这个蛋糕的人，所以，中国的军事力量一定要提高，而且，对于敢犯我国土边境者绝不轻饶。

我们几个除了讨论国家提高强大实力之余，也讨论国家内部的蛀虫，尤其是势力强大的孙家。据爷爷情报，孙家不仅在国内拥有很强大的实力，就算是在国外，也有着一帮国家与之同盟，支持孙家上台。

对此，我们要坚决分裂孙家的势力，逐步打击，把孙家的势力和影响压到最小。这也是中央一些领导的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训练及培养，是他们所下的暗棋，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分化孙家在军队的势力，拔掉长在军队中最大的驻虫，而我们七人，则是重中之重，不仅是因为我们自身有突出的实力，而且还有各大军区主要领导的支持。

下午四时左右，对于怎么样分化孙家，我们已经初步定下计策。拥有领导权，是我们首要的任务，而这次的全军比武就是这样一个契机。全军要从基层选拔出一批素质优秀，有着现代军事理论、能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基层干部，再加以培养，训练，争取早日挑起重担，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这给全军的基层干部一次很好的机会，一次为国效力的机会，用这些优秀的军事人才，才能尽快把军队建设现代化早日实现。

李向朋显然在分析方面是个专家，只听他款款道来：“从国际上分布的军事力量来看，美国的军事力量无疑是最强大的，他们拥有的高科技武器，航母和信息化作战的士兵，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另外，英国、法国、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同样不可小视，英国、法国是老牌的军事强国，在二战后军事力量发展尤为迅速，而以色列国内处于局部的战争中，这促使以色列的军工产业相当发达，而这一切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尤其是美国，一战二战是都远离本国战场，再加上从中贩卖武器，赚取各国的大量资金，让美国完成一个基本的原始资本积累。在二战后，欧洲工业百废待兴，美国趁此机会投入大量资金渗入各国的经济体系中，而且还以优惠政策来吸引各国的优秀人才，再加上美国实施的政策，让美国一步登天，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大国。”

“中国，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苦难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国的经济稳步发展。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中国最注重的是发展经济实力，没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人民的生活怎么会提高？军事力量怎么会有大的发展呢？如果没有这一切的一切，又何谈什么精兵强国呢？”

许是说的累了，李向朋端起茶杯，也不管那茶是否已经凉快了，一饮而已。刘昆嘲笑道：“这茶给向朋喝啊，真是浪费了，这可是上等的毛尖啊，你就这么喝下去了？有点儿……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感觉。”

李向朋双眼一瞪，刚要回敬一句，刘昆急忙挥手道：“开个玩笑，你继续。”

李向朋咳了一下继续说道：“精兵强政，正是中国目前所走的路子，虽然近些年来中国响应国际的号称，裁掉了一部分军队，但中国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大的影响，相反，逐年招收的新兵素质却相应的提高了，机动能力和团队协作作战的能力大大增强，无论是老式电子对抗、体能对抗还是现在的信息对抗，我们都把他搞得有声有色，除了在装备上不如美国等老牌军事大国外，在整体的素质上，中国的军人绝不会比外国军人差，甚至中国军人还会更强，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

李向朋双非常自豪地说：“不说远的，就说这近的吧，自从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军人在世界军事五项比赛的20余年中，共参加世界大赛19次，夺得金牌38枚。其中13次夺得男子世界冠军，3次夺得男子障碍接力冠军，9次夺得男子个人世界冠军。女队自1992年参赛以来，5次夺得团体冠军，2次夺得障碍接力冠军，6次夺得个人世界冠军。”

“而中国男队自1995年至1999年连续5年夺得团体冠军，成为军事五项运动史上除瑞典队以外第二支夺得五连冠的队伍。在世界的军事史上书写着辉煌。当然了，这仅仅只是中国军人的一个开始，在将来的日子里，中国军人将会扬名世界。”

随着李向朋的分析和介绍，我们的讨论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战争中越来越显示出团队作战的优势，我们七人在各自的项目上可以互相结合起来，拧成一股钢绳，强而有力的钢绳。

在讨论中，我们又把建设军队的设想、建设和经验都互相交流了一下，提出一些现阶段的新问题，同时我们约定，在全军比武大赛上，互相比试一下，弥补自己缺点弱项，也促进自己的提高。

今天的会面，无疑会对将来军队建设和信息化作战影响深远，很多好的建设和设想都被大家吸收兼取，使得我们几人对将要到的全军大比武更加期待。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分，钟家小院传来了阵阵笑声，我和爷爷把李爷爷、刘爷爷他们送出门口，不仅是我刘昆他们几个的关系更加紧密，爷爷和刘爷爷他们也谈笑风生，谈得相当愉快。

送走了客人，我和爷爷坐在一起畅谈半宿，第二天一早，我开着贺子豪的猎豹返回营地。

前去找贺子豪还车时，被警卫员告之贺子豪去军区开会，尚未回来，我只好回去找梁锋，但梁锋此时却带队在野外训练还没有回来，我只能一个人来消化刚刚得到一些经验，不时的用笔在纸上写着、画着，遇到相不通的地方，就站起来，转几圈，然后再坐下来继续写。

待写到团队协作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通常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或是整个团队在练，到全军大比武时，不可能带着整个团队去比武。尤其是特意为七大军区的特种兵所准备的特种兵大赛，更是要求注重团队合作，这是我以前所忽略，我必须在比武大赛前和其他几个被选出来的特种兵一起训练，增强默契和合作精神。

红箭大队一共选出五名特种队员参加全军比武大赛，他们分别是：“狙击王”严冬；“破坏之

王”高俊杰；“变色龙”索格桑巴；“丛林杀手”林军，再加上我“格斗王”钟行，组成了红箭大队的参赛队伍。

边缘猎手

第五十七章 残酷训练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五十七章 残酷训练

作者：绝对力量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去找贺子豪，警卫员告诉我，贺队长要开三天的会，后天才能回来，让我等待。

我实在是等不及了，多训练一天就多一份的把握，这道理我是明白的，作为军人，有些事情我要当机立断，否则出错的是我，而牺牲的就有可能是我的部下了。

于是我直接找到一连连长熊铁钢，请他帮忙联系一下其它连的参赛队员，尽快组成小队加入到训练中。

熊铁钢性格直爽，听完我的汇报后，二话没说，直接打电话和其它连的连长要人。其他连的连长在了解情况后，很快做出反映，一致同意组成小队训练，并同意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给我们打开方便之门，满足我们的一切合理要求。

看着迅速集合而来的四人，我心中不由得豪情万丈，如此强大的组合，在全军比武大赛上，一定会为红箭大队争光夺彩。

没有多余的话语，我们很快的进入了角色，带好自已的装备，进入了最最危险的丛林地区进行艰苦的训练。

特种兵除了强悍的体魄、过人的战技和惊人的火力外，还具有超然的心理素质，练就了不管遇到任何困难和危险都不惧、不慌、不乱、不泄气的本领。

我们为了磨练自己，增强默契，在极其艰难的野战环境中，训练自己走、打、吃、住、藏的生存本领，特战队员必须经受住残酷环境的挑战。

我带着5个人的小分队，将穿过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丛林。队员的武器装备是防暴靴、野战佩刀、新式轻武器和一顶头盔。临出发前，每人口袋被掏空，一分一毛的零钞都被收拢，装进机关干部们提前准备好的牛皮纸信封，然后写上各人的姓名统一收存。军用挎包里，分给每人的口粮是：1公斤大米加上5小块压缩饼干。凭这少得可怜的粮食，小分队要急行军7天7夜，行程100余公里，中途须翻越一座海拔2700米的高山。高山温差大。山下温暖如春，山顶积雪皑皑。小分队先是尽量忍着饥饿，把口粮保存到最需要的时候才享用。吃野菜，虽然苦涩难咽，但终究可以饱肚。但越到高山，野菜则难觅。

到第三天时，口粮告罄。在原始森林，如果没见过我们当时的“馋样”，就不知道什么叫“动物凶猛”。小分队每遇枯树，就揭下大块的烂皮，时有成千上万的蚂蚁四散狂奔。一开始专吃蚂蚁蛋，嚼在口中什么味也没有，只是舌头一片麻乎乎。后来也不再挑剔，捧起一把活蚂蚁狠着心肠往嘴里塞。“咔嚓咔嚓”用牙一顿猛咬，蚂蚁在嘴里乱跑。那情形叫人终生难忘。

后来蚁窝也难找到，便捉蚯蚓。在小河边的湿地，用野战佩刀挖下去，便可见蚯蚓出没。先是用钢盔放水煮，可能是肉太嫩，一揭锅盖只见一锅泥汤。便放火上烤着吃，味道倒是不错，就是恶心得慌，第一次吃的时候，倒真是想吐了。

最壮观的是捉蛇。在山的阳面，于巨石上总会有长蛇盘踞，懒懒地晒太阳。小分队自己动手削制了捉蛇木叉，对准蛇的颈部猛叉下去，再捏住蛇尾狠抖，数米长蛇便骨头散架，瘫在地上。蛇肉是从林中最美的佳肴。可惜海拔太高空气稀薄，水的沸点过低。“水煮蛇肉”硬得象皮筋，时常用牙狠命撕咬一块下来，蛇肉仍在滴血。我们特种兵总有超人智慧，他们开始把蛇肉切片放石板上烧烤，抹上食盐倒确别有一番风味。

在最后一天中午时分，在吃过午餐（一只蛇、一碗蚂蚁汤）之后，过一个险坡时，高俊杰一时没注意脚下湿滑的树皮，一失足滚落坡下。为救战友，其余的几个人都去找藤蔓，做成一条长绳，由林军下去救人，我们几个在上面拉藤蔓做出的绳子，做好救人的准备。

约好暗号，有节奏地数次扯动两下绳子，就是到底了，可以放手了，有节奏地连扯动三下，就是可以拉绳子救人。

林军下去有好一会儿，还是没有拉扯绳子，看样子下面遇到不明的情况了，我和桑巴商量一下，我俩一起下去探明情况，上面只留了严冬一个。

藤绳只能负荷一个人的重量，只能一个一个下了，好一会儿桑巴下去了，晃动了一下绳子，我也顺着绳子慢慢滑下去。滑下四五米之后，脚下突然一空，下面居然是一个断层，因为太暗，我并没有看清楚具体有多深。

手中紧紧的抓住藤绳，慢慢下滑大约有十米左右，脚下踏到柔软的地面。放开绳子，仔细向四周看去，却见四周雾气重重，树影娑娑重重，根本看不清人，隐隐听到前面有人呼喝声，看情况距离倒是不远，想必是树丛过密，以至于喊声传不出来。

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注意脚下柔软的地面，我快速向发出呼喝声音的方向移动。

大约走了有十几米，桑巴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我心下一喜，加快速度奔向桑巴。桑巴听到身后沙沙的脚步声，并没有回头，依旧重复着手上的动作，只是喊了一声：“留心脚下。”我一直在留心脚下的地面，总感觉有柔软的地面有莫大的危险，听到桑巴的叫着，我更加小心脚下。

到桑巴的身后，还好没有什么危险，但我依然不敢放松警觉，以防万一发生。目光扫过桑巴的前面，居然发现了高俊杰和林军，两人的情况很是危险，桑巴正大声的叫喊着，努力让两人的神智保持清醒。

不知道这个小山坑有多少年了，地上积了一层厚厚树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飘落在地上的树叶在地表上形成了一个护垫，同时也把一些不浅的小坑也给掩埋了起来，日积月累下树叶早化成泥土，滋润着大地。有一句古诗：化做春泥更护花，正是说得此景。但此时不明此地情况的人，则有危险了。

树叶化成的泥很是柔软，再加上上层铺得一层厚厚的树叶，很难让人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是高俊杰掉下来时，头撞到树上，再经十余米处落下，早摔得神智不清，分辨不出方向，又有树叶腐烂所产生的瘴气，高俊杰迷迷糊糊中误闯到这里，昏厥此地。

林军一下来时，同我一样，未曾遇到什么危险，一路寻高俊杰来到这里。却不知树叶下就是一个小坑，虽不如沼泽一般容易让人陷落，但要是微微用力，就有可能陷入其中。高俊杰由于昏厥过去，四肢平铺，受力面积最大，反不容易陷落，但林军不明情况，见高俊杰无事，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但没想到由于拉扯高俊杰用力过猛，两只脚马上陷入此地。

林军始终是从林杀手，虽没有遇到这样的危险，但林军深知这类的软泥如果乱动，则会陷得更深，所以他并没有乱动，一边不断地呼唤着高俊杰，期待着他尽快醒来，一边等着其他人的救援。

桑巴倒是很机智，一看到情况不对，立即停下脚步，待问清林军后，立即找树去剥树皮，用来拧成一根绳子，用来救出两人。

桑巴手中正麻利的把树皮削成长条，再把两条树皮拧成一根树皮绳，我也没有闲下来，小心地寻找四周的石头和可以砍断的小树，搭成树桥再救林军。

石头不多，我找来之后堆放在桑巴身边，但我不敢随便把石头扔到林军身边，怕出现我们无法预知的情况。

我和桑巴分头行动，他把编好的树皮绳子甩到林军身边，林军用绳子在高俊杰的身上捆了一圈，仔细的系好，示意我们把高俊杰拉到安全的地方。

小心的把高俊杰拉了过来，可他身上的装备实在太重，拉他的速度和蜗牛爬的速度差不多，又怕树皮绳无法经受住过大的拉扯力，我和桑巴也不敢用尽全力，只能缓缓拉动高俊杰。林军当机立断，挥动军匕割断高俊杰背带，减轻负重，这样一来，我和桑巴很容易地就把高俊杰拉到安全之地。

我示意桑巴检查一下高俊杰的伤势，我则把砍断的小树削去多余的枝叶，慢慢地递到林军的身前。林军双手紧握住有些细的树枝，在我点头示意下，林军双手用力，力图摆脱软泥对他双脚的吸力。

双臂攒足了劲，用力拉着树枝，一点一点的把林军从软泥中拉了上来，我的脚下却陷进厚厚的树叶中，这里也不安全，我急忙冲着桑巴吼了一声：“桑巴，石头。”

刚刚检查完高俊杰伤势的桑巴，听到我的吼声，飞快的抱起一块石头，放在我脚边。随后桑巴又抱起一块较为扁平的石头扔到林军面前，林军随即动作迅速地站了上去。

此时我感觉还有陷下去的危险，就叫桑巴在我身边多堆些石头，桑巴随后又扔了几块石头，垫在林军前面，充当林军的垫脚石。

经过几番的努力，全部人员终于从斜坡下的小山坑中爬了出来，几乎个个都有头晕脑涨、胸口郁闷的情况，严冬是拉我们几人给累的，而我们几个下去的人，除了高俊杰头撞到树上，又吸了一些瘴气昏迷外，其他的人多多少少都吸入了些瘴气，以至于身体强健的我们上来后，身体都有些软软绵绵的，使不上劲儿。

还好高俊杰的装备只是把日常必备的东西丢掉了，枪支倒是没有丢掉，如果真要是枪支丢掉，就算是我们是特种兵，回去之后也要等待上头的处理。

在最后的几天中，大家都是有过惊无险，顺利的走回了营地。

八天后，我们从丛林中返回时，人人都瘦了一大圈，个个筋疲力尽，几乎连走路都走不稳了，但这八天中的磨难让我们永世也忘不掉。八天中，我们互帮互助，经历的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经过野外训练后，小队的队员互相之间的默契也训练出来了，能够很好的帮助伙伴，一个眼色、一个动作，就能理解对方的意思。当然，这些还是不够了，这只是动作上的默契，只有心灵上的默契才是真正的默契。因而我们仍在磨合当中。

回到营地，休整了三天。逐渐的把体力补充回来了，高俊杰本来也没有受太大的伤，在经过精心的护理后，很快的回归到小队。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

虽然都是特种兵，但由于执行的任务各异，因此在日常训练上也有所不同，但基本科目都体现了一个“严酷性”。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将要举的全军比武大赛拿一个好名次，为西南军区、为红箭大队争光夺彩。

在写比武呢，可是由于得到特种兵训练和比武的资料太少，我也只能是自己慢慢的想像了，其中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也请各位读者大大帮助查缺补漏，共同完善此书。

在下精华等着大家呢。

边缘猎手

第五十八章 军事比武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五十八章 军事比武

作者：绝对力量

还有近十天左右的时间，全军比武大会就要开始了，这使得五人小队的队员们热情更加高涨，训练积极性大增，连带着训练量也加大了。

难得的一个休息日，我们决定今天要放松一下，这些天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训练也要讲究科学的，松弛有度，适当地放松自己，对以后的训练也是有好处的，长期的神经紧张，会由此引发各种神经类的疾病，缓解一下紧张的训练环境，更利于发挥自己应有的水平。

上午时间很是充足，我们五个这些天形影不离，这会儿放松的时候也一样，同样没有分开，在营地的游戏室里，有读书的、有上网查资料的、还有玩台球的，大家尽可能的放松自己，因为明天，又将会有新一轮残酷的训练在等着我们。

唉，有几天没有见到梁锋了，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些天我们大多在野外或者是单独的营地进行训练，基本上没外人接触过，就算是熊铁钢也只见过我们一面，因为我们的要求，除了军备必须品，其它的东西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懒散地靠在墙上，让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好舒服的感觉啊。

正在享受大自然美好的风光时，贺子豪的警卫员突然来临，他带来了贺子豪的命令，让我们五人去一趟。

五人小队迅速集合，整理了一下军容，然后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向队长室前进。

“报告！”整齐而又响亮的声音打断了贺子豪的沉思。

“进来。”

“报告大队长，钟行。”

“林军。”

“高俊杰”

“严东。”

“索格桑巴。”

“向您报到。”最后一声是五个人一起喊出来的。

嗯，贺子豪仔细打量着五人，满意地点头道：“不错，看来训练的效果很不错嘛。”

五个人身体笔直，目光正视前方，静静地听着贺子豪讲话，没有因为贺子豪的赞扬而露出一丝的异样。

“钟行。”贺子豪很庄重地道。“到。”我也响亮的回答。

“今天，我任命你为红箭大队特种兵参赛小队队长。”贺子豪目光紧盯着我。

“是。”

“好，现在命令，红箭大队特种兵参赛小队由明天开始不再参加任何训练。”

五个人同时一愣，但很快恢复过来，丝毫没有问什么原因的意思。

贺子豪原以为我们会提出疑问，但很显然五个人一门心思，并没有问。不过，这也充份的说明了他们信任自己会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的。

于是贺子豪又道：“明天九点，军区的直升机准时来接你们，载你们去海南三亚参加比赛。”

“是。”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很好，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希望你们能在比赛中发挥自己的水平，为我们红箭大队争一份光。”

“是，队长，一定完成任务。”这次的声音比刚才更加响亮，我们借此来表示自己的决心。

贺子豪微笑着道：“这次我当领队，我和你们一起去，我会给你们加油，加油吧，小伙子们。”

XX

上午九时正，军区派来的S-70黑鹰直升机准时降落在红箭大队训练场上。

要说这S-70黑鹰直升机，由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研制，在美军中的编号为UH-60，是美军目前装备数量最多的通用直升机，用途广泛，改型繁多。S-70是目前解放军序列中唯一为大众所熟知的美式装备，也是迄今为止解放军所拥有的高原性能最优秀的直升机。

中国“黑鹰”主要部署北京军区和西南军区，实际上S-70也是陆航唯一能在高原区顺利运作的直升机。

据说，中国“黑鹰”直升机在西南军区也不过十二架，只有在飞高原或是执行特别任务时才出动的，没想动军区会为我们动用这么好的直升机。

红箭大队全体队员在四周站成数个方队，默默地为我们送行，收拾好装备的我们，在全体红箭大队队员注视的目光下，迈上了飞机。就在踏上飞机的一刹那，方队中突然有个高喝一声：

“敬礼！！！！”全体特种队齐刷刷地给我们敬了一个军礼，天地间，顿时充盈着军人那种豪情、那种敬意、那战友之间无比珍贵的感情，没有华丽的词语，只有冲天的豪情。战友们坚定的目光，信赖的眼神，在这一切表露无遗。而在这敬礼的瞬间，五人小队的人全被这深深的祝福打动了，心脏在不争气的跳动，越来越剧烈，泪水充满了眼眶，模糊了我们的双眼，此行征途漫漫，不知何时归，祝战友好运！缓缓地，我们行了一个有力的军礼，作为回敬战友们祝福的礼物，此次大赛的冠军，就是我们与战友们共同分享胜利的果实。

久经训练而磨练的意志，在全队队员的祝福下，早已粉碎无痕，那壮丽而浩大的送行场景，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坐在飞往海南的“黑鹰”直升机上，我回忆着刚那感人至深的情景，口中唱起了嘹亮军歌：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

.....

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在渴望辉煌，都在赢得荣光。

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一样的风采在共和国，旗帜上飞扬。

咱当兵的人，就是这个样。

歌声在机舱里渐渐响起，一个人，两个人，……所有人的都兴奋地加入到歌唱的行列，不管是不是五间不全，不管唱得是否动听，只要能表达胸中的豪情，只要能抒发战友间真挚的感情，就尽情的歌唱……

直升机穿出云层，划过天际，留下了一串欢快的歌声……

直升机在急速的行进，三亚已越来越近了。

当直升机落到三亚空军基地时，已经快12点了。跟着接待人员，一同坐上军车奔向三亚军事基地。那里早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营房，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等全军比武大赛开始以后，我们就得常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进行比赛。

在三亚的军事基地里，同样还住着其它六大军区的特种部队，也同我们一样，这六大军区的特种部队也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各有各的拿手绝活，相对于我们来讲，北京军区是此次比赛中的最大对手。

曾听李向朋介绍过北京军区，据说北京军区的特种兵部队的每一位侦察兵都必须具备多种作战技能，武装泅渡就是其中一项。这些队员不仅能在风急浪高的江河、湖泊、海上连续泅渡数小时，还能在水中潜泳，完成水上攻击、水下爆破、驾驶舟艇等任务。

在我把情况介绍给战友时，高俊杰咬着牙要和北京军区的较量一番。

还听说，他们还有一支动力飞行伞分队，可远距离飞跃数十千米的复杂地理障碍，隐蔽接敌。每位侦察兵还必须利用携带的迫击炮、火箭筒和喷火器等多种武器，以迅雷之势，将“敌”直升机平台、导弹阵地和侦察雷达预警系统等要害部位，尽数摧毁。

拜地理和资源所赐，北京军区的这支特种兵分队在资源分配和人员选拔上有超越其它军区的优势。

其它几个军区也不是吃干饭的，像华南军区的神龙特种大队，陆海空三栖全能，队中的特种兵

各有所长，组建队伍虽晚，但实力相当强劲，曾多次出色完成总部、军区赋予的重大演习和保障任务，被誉为“中国神龙”；又如东北军区的东北虎特种大队结合特种部队未来担任的作战任务，进行10次大规模的综合演练，陆海空三栖作战能力大增，探索出立体破袭、特种救援、夜间复杂地形武装跳伞、水下渗透等60多种新战法，其中有的战法还填补了我军的空白。

这一时之间，全国的特种兵精英汇集一堂，集中在海南三亚这个风景秀美的地方。这代表着全国最高水平的全军比武大赛，紧锣密鼓就要在这里展开了。

汗，对不起读者大大了，昨晚有事儿，忘了更新！

今天更惨，在大大的太阳底下足足站了五个小时，直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劲儿！

边缘猎手

第五十九章 比赛前夕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五十九章 比赛前夕

作者：绝对力量

夜晚的海风，吹在人的身上，真是舒爽极了，我、林军、桑巴三人坐在三亚柔软的沙滩上，静静坐在这里享受着这难得片刻的宁静。

明天，就是全军比武大赛了，我们的心情无不激动万分，眼看着多年的努力就要得到回报，一番的苦练就要得到承认，要说此时心情如古井不波，那绝对是假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摸爬滚打、野地、丛林、高山、沙漠、草原等恶劣环境的生存训练，为的是什么？难道是为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吗？不，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要为国效力，为国争光，力争在国际上显出我们中国特种兵的尊严，让世界认识一下我们中国军人的威力。

掏出一盒中南海，递给身边的林军，互相点燃之后，悠闲的躺在沙滩上，耳边伴随着习习的海风伴随着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似一曲童年的歌谣要伴我入梦。

“钟行……”林军的有些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嗯？”我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林军。幽幽夜色下，海岸上建设物的灯光照在林军黑油油的脸上，“钟行，这次全军比武之后，你有什么愿望吗？或者说，你有什么想法？”

“想法？愿望？”我狠狠的吸了一口烟，猛地坐了起来，“我现在只想把冠军拿回来，别的等以后再想。特种兵的冠军，这时才是我想要的。”吐了一个烟圈，反问林军：“你有什么愿望？”

林军眼望着大海，淡淡道：“你听过‘爱尔纳突击’国际特种部队侦察兵竞赛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爱尔纳突击’国际特种部队侦察兵竞赛是国际特种部队最高规模的竞赛，在特种兵部队中声誉非常高。”

林军并没有马上回答，只是丢掉手中的烟头，站了起来，展开双臂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略带潮湿和咸味的空气，这才坚定的回答：“我的目标就是参加‘爱尔纳突击’国际特种部队侦察兵竞赛，我希望在国际的赛场上，我们中国的特种兵再一次享誉全世界。”

虽然我自觉心如湖水般的宁静，但此时也不由深深地为林军这声音不大的豪言壮语所动，静静坐在海滩上一句话也没有说过的桑巴突然道：“我支持你！”短短的四个字中，包含着桑巴对

林军的信任、支持、鼓励。

我冲着林军露齿一笑：“放心，会的，只要我们这次拿到冠军，参加‘爱尔纳突击’竞赛一定会有我们一份的。”话语中，没有冲天的豪情壮志，只有平淡朴实的语言，但语气中那份坚定，却不容置疑。

林军并没有再说话，紧紧的握住我的手，桑巴的手同时也搭了上来，三人相视，突地大笑起来，远处的海鸟被这笑声所惊，都飞了起来。笑声飘荡在海滩上空……

旌旗飞扬，连带着整齐的队伍，美丽的三亚，组成了一个奇异的画面。今天，在这里全军特种兵比武大赛即将举行。

简陋的主度台上，中央军委及全军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及副司令员相应到场，主持人是中央军委副主度政治局常委刘青大将。

九点一刻，刘青大将正式发言。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全体特种兵以响亮的声音回答。

“今天是我们全军比武大赛隆重举行的日子，也是我们全体指战员向全中国人民显示我们实力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进入和平时代之后，经济基本是是高速发展，国家基础建设也在逐步的加强，但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奔小康的同时，也有我们指战员在背后默默的奉献，尤其是我们特种部队的军人，你们是中国军人精英中的精英，你们不计名计，不怕牺牲，为我们国家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我，为你们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今天，全军中特种队员的精英们聚集一堂，在这三亚海滩进行一次大比武，现在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在这里，我还要宣布三个消息。第一就是军委决定，要在特种部队中抽出精英组建一个特别行动队，以执行更为复杂的任务，而这特别行动队拥有着特别的权限，但同时，也要牺牲很多。”

“第二个消息，就是这次获得比赛第一名的队伍，再经过考验将会直接进入特别行动队的领导层。”

“最后一个消息，我们接到一份第十五届‘爱尔纳突击’国际特种部队侦察兵竞赛的邀请函。对于这份邀请函，自从它从举办国爱沙尼亚传真到中央军委办公室以来，军委的将军们对它的思考没有一天停止过。因为这是一项本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军队战斗力的实兵实战竞赛。对出派出哪只特种部队，让军委的委员们绞尽脑汁，举棋不定啊，同志们，这不仅仅是一个参赛队，他要代表是一个国家，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我们要三思而后定。但是，今天我们决定了，本次比赛的冠军队伍将会代表中国参加此次的国际特种部队竞赛。”

“……”

“现在，我宣布，第五届全军特种部队比武大赛现在开始。”

台下，七大军区七只特种兵部队所组成的方队顿时响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三声炮响后，特种兵们整理好行装，就势待发，发令员手中红旗一挥，全部特种兵马上冲到指定出发点，等待着号令枪的声音。

上午十时正，比赛正式开始，第一项就是军事五项，军事五项包括：200米大口径步枪射击、5000米障碍跑、500米障碍游泳、手榴弹投准和投远、8公里越野跑，整个顺序是要负重30公斤装备越野跑8公里，在到达指定地点后，不能休息，必须马上进行手榴弹投准和投远，再进

行500米的障碍游泳，同样是到达指定地点后，进行射击，射击完毕才能进行最后一项的5000米障碍跑，所有的小队必须按时间要求达成任务，中途不得休息，如果每一项有四名队员完成，只有一名队员没有完成，那么该小队此一项不得分。

整个比赛异常的严格，几乎在每个地点上，都有十几名记分员在记录每个小队的成绩。特种兵们平时的艰苦训练在这时就体现了出来，不过十小时，各个小队的军事五项无一例外，一一完成，所有的小队成绩均为优秀。这军事五项只不过是基本的了，艰难的比赛，还在后面呢，这也不过只是正餐前的一道开胃小菜，真正的大餐还在后面，越到后来，困难也就越大。不过想想也是，如果特种兵连最基础的军事五项都完不成，那何谈更为艰苦的野外生训呢？

特种兵并不是普通的兵种，是中国军队真正意义的特种方式作战部队，首先他们的任务独特，虽然处于平时时期，却要求他们随时准备出动，翻山、渡河、跨海、空降，和其它部队配合，悄无声息的侦察数百上千公里外的敌情、刺杀关键目标，有时又要将严密设防的目标区炸成一片火海，消灭或夺取敌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有些人常把特警队和特种队混淆，其实这其中还是有所区别的。军队的特种部队并不同于警察的特种部队，警察的特种部队身分开，主要在城市同一些火力强劲的恐怖份子作战，他们装备精良，而且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活抓目标，所以牺牲的机率很小，但军队的特种部队则不同，他们有时要在敌方的心脏处执行破坏活动，任务相当艰巨，危险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就算是牺牲了，他们也是无名的烈士，国家绝不会公开他们的身份的。

就这样，所有的特种兵都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有着非同寻常的毅力。而这次的大比武，不仅是军委要检查特种部队的训练成果，同时更想找出一批精英组建一个特别的行动队。因而这次的全军大比武，人数创历史最少，比赛内容更是按着国际的标准来设定的。

不过，这次困难，这些比赛中的障碍，能拦得住中国特种部队吗？随着比赛的深入，就会看到中国军人特有的风采……中国军人的军魂。

现在写起来很吃力啊！！有不少读者在指出一些缺点，让我感到我的不足之处，

我会尽力改的，不过能力有限，希望读者大大不要见怪。

下一章就进行比武了，也许不是很精彩，但我会努力写的。

还有，请半块兄看到此章之后，请加新建的QQ群，有事相商。

边缘猎手

第六十章 越野急行（上）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六十章 越野急行（上）

作者：绝对力量

休整一天后，比赛进入第三天，基础项目比赛完毕，最考验人的项目在第三天开始了。接下来的七天七夜，所有特种兵小队必须要完成100公里的野外急行军，每人只允许带一壶淡水、四块压缩饼干，身负重达30公斤的装备，而且在急行军的路上，还有假想敌设置的各种障碍和陷阱，在夜晚还要小心防范假想敌对的围追堵截，最后要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如果说单单完成100公里的野外急行军，那么这些特种队员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但是还宁防范敌人的偷袭，绕过敌人的障碍和陷阱，那就得来显示特种兵们过人的本领来了。

东方的天空已经发白了，在白亮的天幕背景衬托下，那突兀高大的黑色山峰轮廓也就显得更加清晰了。西面，那月亮沉下去的地方，也有着一道白亮亮的光圈，但是这光圈却渐渐地暗淡下去，一会儿，就被东边那渐渐扩大的白光所融化了。晨星开始稀疏起来。

鸟儿的叫声破坏了丛林中的宁静，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照在地上，斑驳陆离的光点让这片丛林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雾气升腾，飞舞在空际，逐渐消失在阳光中。

一只灰白相间的野兔急匆匆跑到一棵树下觅食，香嫩的小草显然很对小野兔的胃口，两只小小的前爪不断地扒着小草往嘴里送着，不时的还翘起小脑袋东张西望，以防天敌的来临。

小野兔正树下觅食，树上有根光秃秃树干动缓缓地动了起来，与此同时小野兔的后方地下的土慢慢地凸了起来，似乎和树根一般无异的一只手猛地抓住了野兔的后腿。

四周的草丛动了起来，一条、两条、三条身影窜了出来，那抓住野兔的手整个从地下穿出，紧接着一个人从地下爬出。

树上那根光秃秃的树枝也长出了双手双脚，活动了一下四肢，跳了下来。几条人影立时汇集一起。

这五人，正是红箭大队的特种小队。从树上跳下来的是“丛林杀手”林军、土里钻出来的是“变色龙”索格桑巴，伪装成草丛的就是钟行、高俊杰和严冬。

急行军已经三天了，在这三天里，我们小队至少躲过七波假想敌的分搜查，突破四道封锁线，越过两道河，翻过的山头早已记不清有多少了。

林军不愧为“丛林杀手”，在丛林中尤如回到了家一样，那般轻松自如，那般的熟悉，如果不是林军的机智、警觉，我们至少要放倒三批假想敌才可以脱身，哪像现在不费丝毫气力从容地在假想敌所布置的陷阱和包围中脱身呢？

桑巴的潜行也是一绝，随着他不停的变幻潜行，让人很难发现他的行踪。还好，我们几人都多多少少得过桑巴潜行术的指点，应对起这些假想敌来说，自是轻松容易。

这会儿桑巴抓到的野兔，将会是我们一顿丰盛的早餐，就在昨天晚上，所有食物和淡水早已消耗得干干净净，如果再找不到没有东西吃喝，就必须吃些山野菜和树汁来填饱肚皮了。

虽然我们早就尝受过野菜和树汁的味道，但我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吃这些东西。有一回我们吃过之后，苦涩的味道让我们的味觉失效，只留下了满嘴的麻木感。直到出了丛林，回到营地才缓了过来。

假想敌追击我们是定时的，今天的一天，注定是平静的。我打开GPS定位仪，查看了一下我们大概所处的位置，离五指山不远了，只要翻过五指山，到达指定的地点，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当然，时间用得越少，我们得分也就越高，在军事五项上拉不开的分值，在这项上，我们怎么也要超过其他军区的特种小队。

我们并没有卸下装备和伪装，以后的道路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这也许就会是我们保命的本钱。

林军手脚麻利地解剖了这只野兔，把内脏埋好，桑巴早已挖好了一个隐蔽的土坑，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下烤兔的味道了。

严冬早已爬上树去，去充当哨兵了，谁叫他是阻击王呢？他的那双眼睛可毒的很，像鹰眼一样可以看清很远，并且很清楚。只有我和高俊杰在给他们打着下手。

今天的早餐真是香啊，就算是在部队，也很少能吃到这样的烤野味，更何况我们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在训练，能吃上一顿肉，就算是烧高香了。

早饭很快就吃完了，大家整理了一下装备，看看有无遗失。我把手一挥，叫着：“集合！”四人迅速站成一排，以林军为排长整齐站好，“报数。”我面无表情。

“一”

“二”

“三”

“四”

“报告，全队到齐。”林军回答道。

“稍息！”我点了点头，又道：“战友们，我们前面就是五指山了，只要翻过这道山，我们就胜利的完成任务。而且，我们只要登上这座山，敌人就不会跟上来了，在前三天，我们已经躲了七批敌人，目前来讲，今天我们是安全的，但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大家都明白了吧？出发！”我把手一挥。

整个队伍在快速的前进，前面没有路了，没关系，我们特种小队的队员们挥舞着匕首，在半人高的“飞机草”中间愣是砍出一条低头弯腰才能通行的小路。但这样走实在是太慢，想要走得快点，我们五名队员抬起一根2米长的枯木，喊着号子，把附近的草藤压向两边……这下不得了，枯木底下的毒蚁、马蜂都飞了出来，叮满全身，一巴掌下去就是一片血。

前面有河阻道，我们头顶着装备，一步一步的趟过河去，在趟河时桑巴被蚂蟥叮了一下，叮过的右腿一个劲流血，桑巴只是弯下腰简单处理了一下，紧接着又一瘸一拐跟着队伍往前走。

到了傍晚，终于赶到五指山下，五指山的这一段路，山高石滑，……在太阳的余辉下，只见一座座山峰像无数把剑刺向青天，低山逶迤，滚滚滔滔。各种奇峰异石，千姿百态，有的如金蛇狂舞，有的似烈马腾空。在陡峻危立的绝壁上，一棵棵倔强的青松穿过乳白色的薄雾，在微风中婆娑起舞，好像有意向人们炫耀它那妩媚多娇的英姿。

虽然我们振惊于五指山的壮丽，但此时并不是观光的时候，必须休息一下，攒足体力才能爬过这五指山啊。

高俊杰麻利地替桑巴消毒上药，以免在水中泡久了，被蚂蟥叮过的腿会发炎，我挖好了一个坑，四周垫上几块石头，严冬和林军去找干枝和食物了。趁着这空闲的时间，我和高俊杰合力搭了两个军用帐篷出来。前几天已经苦了大家了，今天，必须让大家休息好，有了充沛的体力，我们才可以尽快的到达指定地点，算一算，时间只有三天了，这三天，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哪此好运，再睡一个好觉呢？

仔细想了片刻，我决定在这里多休息一下，十个小时，每个人轮流值勤只有两小时，睡足了八个小时，精神将会更加饱满，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多休息一会儿还是值得的。

不大一会儿，林军和严冬便回来了，还寻来了一些蘑菇，高俊杰收集了大家的水壶去山脚的小溪打水去了。

淡水是野外生存中最缺乏的，人每天要消耗八杯水，才可以补充身体的水份，但在野外，你能找到水源就算是好的了，还管他一天能喝杯水？有了水，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就算是不吃东

西，你也可以支撑几天。如果没有，那只有想办法去靠雨水、沟水、树叶、野草、昆虫等存活下去了，在保证成生存的前提下，特种兵才会完成任务。

溪水很清澈，但高俊杰还是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水源，然后把手中的五个军用水壶打满了水，飞快的奔了回来。

我麻利地用刀把树枝砍成小段，让树枝得以充分的燃烧。在野外生存，必须带有刀之类的东西，这将会对生存有着很大的帮助，除了开山辟石，还可以断树升火，而是主要的则是护身，谁也不会清楚在野外会遇到什么情况，尤其是在南方的亚热带的丛林中，生存着蛇类、穿山甲以及一些大型动物。如果遇到野猪之类的，没有刀，那只能快跑了。

经过消毒上药，休息了好一会儿的桑巴缓过来了，也过来帮着点火做饭。待把火升起，林军拿出简易铝锅架在上面，高俊杰把打回来的水倒了进去，严冬一边和桑巴交谈，一边添着柴火，高俊杰在旁把钢盔当水盆用，洗着蘑菇。

只有我一人无事，静下心的我，心絮飞扬，想着爷爷那晚和我的谈话：

“未来战争不可能再争城夺地，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以迅速达到军事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目的。”

爷爷说到激动处，挥动手臂身体前倾，仿佛面前有千军万马正待调遣。

“我们要给我们的军队插上科学的翅膀。军事过硬上，我们要世界一流；管理上，我们要世界一流。把地方优秀青年培养成合格特种兵，我们作为老一代军人首先应该从自身的养成做起。在部队战备训练上，我们应该有清晰的思路，前瞻的规划。解放思想必须先有思想，否则无从‘解放’！”

“诚然，我军特种作战部队从正式组建至今，尚未参加过一场真正的战争，也未经受战火的洗礼与考验，但在中国最高军事决策者们的心目中，特种兵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党会需要你们的，人民也同样会需要你们的。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我们不怕战争。我们的特种兵们，将一定会不辱历史赋予的使命，成为一支真正威猛无比、骁勇善战、临危不惧、百战百胜的‘神兵奇旅’！”

爷爷震耳欲聋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荡着，爷爷虽老，但雄心不老，那豪言壮志一时间让我思絮万千，感慨万千。

淡淡的香气，刺激着我口鼻，让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不知何时，蘑菇早已下锅，在煮沸的水中上下翻动。除了早上吃过些兔肉外，我们一路的急行军再也没有吃过半点儿东西，饥肠辘辘的我早已食指大动，想一饱口福了。

添饱了肚子，紧张了几天的神经终于松施了下来，人也变得没有精神了。安排好林军值勤之后，其他四人分别住进了两个军用帐篷，钻进睡袋，不过片刻，便深入梦乡。特种兵就是这样，到哪里都能迅速的适应周围的环境。

朦胧之中，被人拍睡，我迅速地爬了起来，是桑巴叫我起来值勤了，我把睡得暖和的睡袋让给了桑巴，带上自己的枪，执行着为期两个小时的值勤任务。

这时候，天空象湿墨渲染过似的，兀立在前面的大山，就像是个巨人，把它的头插入夜空；而它的肩膀上，扛着几颗明亮的星星。眼前的滴水，象黑色的绸缎，发出幽暗的亮光。偶然一声鱼跃，冲破江夜的寂静，接着又陷入无边的静谧，侧耳细听，远处小溪的流水声，隐约可闻。

一边警觉地观察着四下的情况，一边也计划着明天行军的路线。直到天际有些发白，雾气渐渐升起……我才转身叫醒严冬接班值勤。

听了半块兄和军刀兄给的意见，决心要改一下，但时间不多，晚上这章也就没动，也许这几天要仔细地修改以前的，而且目前写的大比武还得仔细修正，上传不会定时，也请各位读都大大原谅了。

边缘猎手

第六十章 越野急行（下）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六十章 越野急行（下）

作者：绝对力量

灰蒙蒙的天上透出些红色，大地与远处的树木则显得更黑了；红色渐渐地与灰色融调起来，有的地方成为灰紫的，有的地方特别的红，而大部分的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会儿，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各种颜色都露出些光；忽然，一切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了。跟着，东方的早霞变成一片深红，头上的天显出蓝色。红霞碎开，金光一道一道地射出，横的是霞，直的是光，有天的东南角织成一部极伟大光华的蛛网；绿的树，野草，都由暗绿变为发光的翡翠。老松的干上染上了金红，飞鸟的翅儿闪起金光，一切的东西都现出笑意。

各种生命睁开了眼睛。最早起来的是云雀，它们迎着太阳飞上蓝天，扑着火亮的翅膀，向地上洒着金豆子般的歌声。接着，野兔睁着朦胧的眼睛，两只爪子在嘴上一左一右地捋着胡子，对着太阳梳洗打扮。

收拾好一切的装备，我们小队开始了这艰难一关的考验。一声令下，小队的队员们各展身手在这光秃秃的岩壁向上爬去。这一片岩壁很光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没有落脚的地方，就用军匕去挖，上面的队员用脑袋顶着。

攀岩到一半的时候，队员们突然找不到可攀的着力点，顿时呈骑虎难下之势，我们只好把身体紧紧贴着山壁，一点一点往上挪动。

这样的攀岩很吃力，我和队友们咬紧了牙关，尽量在体力耗尽前爬到山顶。离山顶越来越近了，但身体却有些吃不消了，力气在一点点的消耗干净，同时也在折磨着我和队友们的意志。

数着数，喊着口号，一边为队友加油，一边吃力的爬着，一米，两米，三米……看到山顶了，胜利在向我们招手，爬在最前面的我，逐渐兴奋起来，力量好像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我一点点的努力，一步步的向上，终于我爬上了山顶，那种征服高山，把大地踩在脚下的感觉，我是终身难忘的。

但现在还不能放松，下面还有战友在等待着我的帮助，解开背包，从腰间抽出一条钢绳，一头系在一棵古松上，一头系在腰间，装备下去接战友。

桑巴是最为艰难的，长时间的用力，使得桑巴昨天让蚂蟥叮了一口的地方又痛了起来，整条左腿都变得有些麻木，每爬一步，桑巴都感觉异常的困难，但为了不拖累战友，桑巴并没有出声，强忍着逐渐失去知觉的左腿所带来的不便，跟着战友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

桑巴额头上流下的汗水，模糊了他的眼睛，没有多余的手让桑巴去擦汗了，桑巴索性闭上双眼，凭着超人的感觉，惊人的听力，紧紧的跟随着战友的步伐。

已经注意到桑巴有些异常的我，在把林军拉上来之后，紧紧盯着桑巴，生怕桑巴会有意外发

生。

一切很顺利，桑巴离山顶不远了，我也终于要松一口气了，眼看着就要登顶的桑巴，没想到他已麻木的左脚一下踩空，整个身体失去平衡，顺着山脊一个劲往下滑……

我身上挂着钢丝绳，猛地向前一扑，去抓桑巴的手。但桑巴身负30公斤的装备，下滑速度比我扑下去的速度要快，我这一抓抓了一个空。

幸好山腰处的树干绊住了桑巴身后的背囊，冲击力减缓的当口，桑巴迅速抓住树干，翻身就跃上树干，好险，好悬。连我也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但是我却忘了自己前扑去抓桑巴没有抓住，自己反而又滑了下去，四周无可抓住的东西让我停下了，绳子要是没有人拉住的话，以钢绳的长度，足足可以让我下滑三百米才会停下来。山顶高俊杰猛喝了一声，我只是一振，便停了下来，我知道是高俊杰拉住了钢绳。稳住手脚，我又贴在岩壁上，而林军快速地把自已的钢绳抛了下来，桑巴急忙抓住，系在腰上。

山腰的树干支撑不住桑巴的重量，已经发出断裂的抗议声，桑巴系好钢绳后，也贴上了岩壁缓缓向上移动。就在桑巴刚挪开那树干，树干已无声的断开，散若星辰，化做碎片洒落山际。

有着钢绳的帮助，我和桑巴很快的又爬回了山顶，桑巴一爬到山顶，左腿一软整个人向左倾倒，严冬手急眼快，上前一把扶起桑巴，高俊杰已经准备好药物，卷起桑巴的裤脚，消毒上药。

至于桑巴的腿为什么突然麻木，我们也想不通，可能是为因肌肉绷的太紧，而腿上的伤又没有好利索，所以才可能发生麻木的现象。

我看了看天空，日头正当中间，肚子也有些饿了，大家体力也消耗的太大，我决定休息一下，吃点儿东西，再下山。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抽到的这条行军路线，是整个比赛中最为艰难的一条路线，而其它军区的所抽到的路线，虽然同样的是非常的艰难，但要是翻过这片岩壁，只怕也不会比我们轻松的。

整个大赛的组委会，更是通过GPS定位系统来观察我们的行进路线，怕我们出现意外，毕竟在这样环境艰难比赛中，就算是特种兵同样也是人，同样也会有失手的时候。万幸的是，我们没有遇到大的危险。当然，我们在岩壁上所遇的惊险，组委会通过GPS也是无法观察到的，他们只能从行进速度上来判断我们是否遇到不可阻的困难。

休息的过程中，严冬还仔细地给桑巴按摩了一下腿，让腿部的血液流通，把药效发挥到最大的效果。

我则和林军商量着下山的办法，上山容易下山难，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商议良久，我和林军定下方案，如果桑巴的腿还是不良于行，就要有一个人来背着他走，毕竟我们不会丢下战友而不管的。由林军负责探路，严冬和高俊杰负责背着我和桑巴的装备，我则背着桑巴一同下山。

开始林军并不同意，他愿意背着桑巴下山，但我们对于丛林的形势远不如林军熟悉，经过劝说，林军勉强同意去探路。

我也心里盘算着，这最后两天的路，并不好走，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我们只能随机应变了。

再一次踏上征途，这次所不同的是，我必须背着桑巴下山。但是在我把计划说出来之后，却得到了除了林军外其他三人的反对，这使我很惊异。

严冬的理由是：背桑巴我就可以，不用其它人来背。

高俊杰的理由和严冬是一样的，他也要抢着背桑巴，据他说，他身强力壮，背桑巴那是不在话下，非常轻松。

桑巴的理由是：我可以自己走，不能让别人背，就算是走不动了，我爬也要爬下山去，不会拖累战友的。

听着战友们的陈述的理由，我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这是多么好的战友啊，宁可自己受苦，也不愿给战友拖一分累。

强忍下翻腾的心情，我突然大吼一声：“立正。”军人就是要无条件的服从命令，他们四人迅速地站成一排。

“战友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们是一个集体，就要互帮互助，你们这样说下去，还有军人的样子吗？你们还是特种队员吗？不要给军人抹黑，更不要丢我们特种兵的脸。”顿了一顿，我又激动的高声道：“我们不能丢下任何一位战友，但是，对于战友们这种合理的要求，我一定会满足大家，现在我宣布，林军……”

“到。”林军向前站出一步。

“林军负责探路，清除路上所有的障碍物。”

“是。保证完成任务。”

“桑巴，在你的腿没好之前，必须由战友背着你下山，你明白吗？”我严肃地对着桑巴道。

“可是……”桑巴还要分辩着什么。

“没有什么可是，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我的态度十分强硬。桑巴没有再说什么，退回队中。

“严冬、高俊杰，咱们三人轮流背着桑巴，每人十公里，有问题没有？”

“是，没有问题。”

“那好，第一个十公里，由我来背桑巴。”环视几个人，见他们没有说话，我满意地点了点头。“好，现在出发！”我把手一挥，大声地吼着。

林军开路，我背着桑巴，严冬和高俊杰分别背负着我俩的装备，走着下山的路。山不是很陡，这一片树木也少，一眼可以望去很远。

大约走了四五里路，山势逐渐陡峭起来，回首再看背后壁立的山峰，简直高耸到天上去了，从脚到顶，全是苍黑的岩石。有些地方，非常突出，好像就要崩下一样；有些地方，又凹了进去，如同里面有很深的岩洞似的。真不知道我们是用多大的毅力才爬上来的。

高声叫着林军，却把远处丛林中鸟惊了起来。林军很快回到我们身边，我叫林军拿出GPS定位仪，查看一下我们的位置，以我的估计，还有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林军拿出GPS，摆弄了半天，才一脸苦笑地对我道：“GPS坏了。”“什么？坏了？”我放下桑巴抢上前去，把GPS拿在手中仔细地看。

好半晌，我吐出了一口气，果然是坏了，我们没有办法尽快的找到目的地了，只有靠我们的本能了，不过这没有关系，一味的靠着高科技，不管是我们的本领，我们有着很强的寻路本领，相信可以找到的，最坏的结果就是晚到一会儿。

再次背起桑巴，五人小队开始了再一次的急行军。此时天际传来一声雷鸣，沉闷的雷声越来越大，它似乎要冲出浓云的束缚，撕碎云层，解脱出来。那耀眼的闪电，蓝光急骤驰过，咔嚓嚓的巨雷随之轰响，震得人心收紧，大地摇动。

我望着天空，远方的天空，忽然冒出一片耀眼的惨白的光，突然，头顶的天空中一道耀眼的、惊人的闪光冲破了黑暗，把天幕划开了一条银蛇般的裂口，紧接着一声霹雳，震得地动山摇。

我心下一惊，要下暴雨。海南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这暴雨说来就来，一点儿前兆都没有。

没有时间去穿雨衣了，我急促地喊了一声：“快，去找个避雨的地方。”看来这场暴雨不能小了，尤其这片山坡树木较少，泥土松软，在大暴雨下，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我们可以和自己、和敌人做斗争，但对于大自然的力量，我们是无法抗衡的。

片刻的宁静之后，紧跟着曲折的闪电再次撕裂天幕。蓦地，狂飙骤起，一阵紧似一阵，横扫着无边的大地。刹那间，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地震撼不息。

雷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终于像巨浪排空的吼叫，在低空回荡。滚滚乌云像脱缰的野马，奋蹄扬鬃黑压压地盖了过来。闪电银蛇般地扭动着身子，发出炽烈的白光。接着，一声炸雷，飘泼似的大雨大了起来。

大雨中，我们被浇得如落汤鸡般，急急地去寻觅可以避雨之处，雨下的越大，泥石流出现的可能性越大。

还在艰难地前进，雨水和泥混合在一起，让我们走起来异常的困难，四下全是风和雨所带起的水珠，随着渐渐昏暗的天，四周变得更加朦胧，雷声雨声，让我们听不清远处林军的喊叫。

这时黑忽忽的云彩象奔马一样来回翻滚着，天色黑沉沉地暗下来。惊雷似从脚底下打过来，一道道闪光，就像要把天劈开一样。

没有时间了，脚下的泥土越来越软，有些泥土随着雨水形成的小溪向下流淌。这时，地面隐隐的震动起来，严冬向后方一望，马上向我报告：“不好，泥石流。”

我停了下来，问道：“离我们多远？”严冬再次观察了一下回答道：“十分钟，最多十分钟。”

我没有马上说话，只长吸了一口气，甩了甩脸上的雨水，冷静地道：“快，前方林军处，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没有过多的言语，所有人全都尽力的向前跑，虽是如此，但泥泞的路让我们也快不了几分。

林军显然意识到了泥石流的到来，加快速度寻找可以躲避泥石流的地方，但事不如人愿，林军一脚踩在一处水坑里，整个身子顿时向前扑去，林军努力抓向身边的地面，希望可以止住下没有趋势。但到处是往山下流的雨水和泥土，林军又怎么能如愿呢？

不断林军的下方有一个断层，林军一不小心，居然掉了下去。还好整个断层并不高，也不过是两米左右，以特种兵的身体素质，再加上发软的泥土，林军倒是一点儿也没有摔伤。

不过，林军却发现这个断层恰好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断层就是一个一米多层的石层，下面有半米多高的空洞，空洞的口虽小，但里面的地方，足足可以挤进十来个人，空间倒是很大。

林军急忙冲我们的方向叫喊，但由于看不到林军的身景，在暴雨的侵蚀下，他的声音也十分模糊，我们只能努力地辨别他所处的位置。

时不我待，泥石流离我们越来越近，声势也浩大了，危险、死亡在紧紧地追赶着我们。

桑巴这时突然发出一个声音：“那儿。”脚下还在快速的移动，眼睛却向四下看去，一面坡处，一根树枝绑个白色的手巾，黑幕下，一道闪电过后，那白色的手巾特别显眼。心里暗笑：“林军居然能想出这招来……”

急步跑到林军所在之处，林军早在下面接应我们了，严冬和高俊杰先跳了下去，随后我也把桑巴放了下去，再由下面三个接住。

大地一阵的颤动，我急切间回首一看，泥石流卷着大大小小的石块急速地飞奔下来，如万马奔腾，震动大地，又如洪水恶魔蔑视着苍生席，其势不可阻挡。

暗道一声不妙，我飞身跳了下去，急叫道：“快，躲进去。”林军早爬了进去，一边拖着桑巴，一边帮着严冬拉装备进洞。

轰隆一声，泥石流席卷着杂草、碎石狂涌而至，来不及进洞的我，急忙贴上石壁猫着腰躲避着这次的泥石流。

耳际轰隆声不断，有感泥石流可怕的破坏力时，背后突地一阵剧痛，随即眼前一黑，什么感觉也不知道了。

边缘猎手

第六十一章 艰难取胜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六十一章 艰难取胜

作者：绝对力量

暴雨哗哗地下着，象有千针万线，把天地密密实实缝合起来，过不多时，泥石流夹带着一些乱石杂草过去了，只留了一片污浊的痕迹，

狂风暴雨过去之后，就只有绵绵的细雨在沙沙作响。严冬、林军等人在泥石流过后，就从洞中钻了出来，就算腿还有些麻木的桑巴，也加入到寻找我的行列中。

四下里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在我还没有弄清这里是什么地方时，隐隐的有一股吸力把我往下吸去，我勉力的对抗这股吸力，让身体一动不动保持原样。

喘息声越来越粗重，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儿力气很快就要用过了，我绝望了，虽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片黑暗之中，为什么出有这股吸力，但我清楚的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我要没有力气了，我已经低抗不住这股吸力。高高生起的意识，渐渐地暗淡下去了。

人，只要活着，都是会有欲望的，有的人是为了钱而存在，有的人是了为他人而存在，还有的人，是为了生存而存在。有人会没有欲望吗？想来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最起码，生存也是一种欲望，没有了生存的欲望，这样的人还能活在这个世上吗？

现在，我的生存欲望也要消失了，我再也没有力气去挣扎了。就在我的意识就要消失的时候，呼唤我的声音从远处幽幽传来，“钟行……钟队长……”声声的呼唤，唤起了我的意识，眼前闪现着林军、桑巴、严冬和高俊杰的身影，他们焦急的神情，亲切的呼唤，让我浑身又充满了

力量。

此时爷爷的语言又在耳边响起：“小行啊，遇到困难，要想办法自己解决，不要总是寄希望于他人，否则，你是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棵大树的……”这声音如雷贯耳，猛地惊醒了我。是啊，自己不去努力，光靠别人的帮助，是永远也不可能成长的，和林军、桑巴他们相对比，我还是太嫩了。不行，我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

泥下伸出一只黑漆漆的手来，紧接着另一支手也伸了出来，两只手交替着扒去脸上和身上的软泥，一棵黑忽忽的脑袋钻了出来，看不清相貌，只看得到一对闪烁如寒星的眼睛和一口洁白的牙齿，黑种人想必也不过如此吧。

我四肢绵软，躺在湿湿的地上，动也不动，深深吸着带有湿气的清新空气，任凭细雨落在脸上，轻柔地抚摸我的肌肤。

中午的太阳火辣辣地顶在头上，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打透。桑巴已经恢复了，小队正在快速的行进中，那场可恶的暴雨，不仅仅害得我差点儿丢命，还误了我们赶路的最佳时机。

今天是比赛的最后一天了，下午二时正，必须准时到达目的地，而现在，距离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我们在GPS坏掉之后，几乎是摸着赶到这个地方，中间绕了几个圈子，差一点儿走错了方向。

不应该再犹豫了，卯足了劲向目的地飞奔而去，此时再节省体力，是不明智的，要知道这样的比赛，赢得了时间就是赢得了比赛。第一项拉不开距离，这一项绝不能输，更不能给红箭大队丢人。

阳光渐渐拉长了我们的身影，不必再抬头看太阳的位置，我们知道离规定的时间最多还有半个小时。

进入五指山区所在的军事基地，长长的石板路显得那么的古朴。终点，就设在这条大约三里多长的石板路的尽头，军事基地的入口。

转过弯来，我们竟然遇北京军区的特种小队。两队齐头并肩一同冲向终点。

最关键的1000米，北京特种小队突然加速，试图摆脱我们，但我们一样的实力雄厚，毫不示弱，紧紧跟在他们身后。

近了，越来越近了，还有500米、400米……我们猛然加速，摆脱北京小队直奔终点。北京小队怎么肯把这到手的第一名就这样丢了。北京小队五人合心，同喊口号，最后50米时，终于超过了我们，以超过我们3秒的成绩，傲视群雄。

我不甘心挥了挥拳头，但是也没有办法，事实上，如果不是我和桑巴前几天经历的事情，此时几乎体力用尽，我们怎么会输呢？不过也不是没有机会，还有下一项呢，我们还会和北京小队较量，这回，不再会输给你们了。

在我们到达目的地的三分钟里，其它五大军区的特种兵们全部到齐，特种兵的素质不是假的，各大军区的特种部队虽然都有各自的长处，但这些基础的东西特种兵们谁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了啊。

特种兵部队因为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部队，也就是军队中精英中的精英，对他们的考验不仅仅是这一点，下面的还会更多。100公里的急行军显示不了特种部队的厉害，这只是考验一个陆地的水平，接下来还有空降、海战等项目的比赛，未来的几天里，比赛将会更加精彩，更加惊心动魄。

全体特种兵必须休整三天，再进行下一个项目：空降，如果不进行休整的话，疲劳度过大容易受伤，每一名特种兵都是国家精心培养出来的，绝不能因为这次比赛而受伤或者是牺牲。

其实，在特种兵部队中，因为要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所以也就要求特种部队所掌握更多的技能，陆、海、空三样全能，这是对特种部队的要求，以适应各种不同场合，不同环境的作战需要。

而此次的大赛，所比试的项目更是全方位的，几乎把特种兵所会的技能都进行的测试，只有经过严格训练，掌握各种技能的特种部队才是合格的特种部队。

空降这个项目就是要考验特种部队在迅速灵活多变的战场上，对敌手进行突袭式的空降打击。

七架“黑鹰”直升机一线笔直停在军事基地的机场中，七大军区的特种部队已经整装待发。

这次的空降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通常所知，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要是强行进行空降的话，伞兵会被风吹得偏离目标，而且极有可能被吹到海中或是一些不为人所发现的地方，这对伞兵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而此时，全部的特种部队都是要在恶劣的天气下进行空降。

今天的天气阳光充足，海风习习，倒也是一个好天气，不过据气象站预测，今天在海面上会有七至八级的大风，而特种兵们为了不影响三亚的游客，降落地点则改在三亚六十海里外的一个小岛边。岛边上的海面上，布置了七个竹排，为空降地点，并要求空降的部队把误差精确在十米以内。也就是说，以竹排为中心，方圆十平米内，才算得到一分。反之，则扣除这部分得分。

七架直升机徐徐起飞，直奔无名岛上空。

在经历了近一个小时的行程后，终于到达无名岛上空。

我拉开舱门，狂烈的海风顿时涌入机舱，在高空中猛烈的气流和稀薄的空气影响，让我们几乎透不过气来。

耳边的无线电传来了一声命令：“实施空降计划！”

五个人顶着强风，一一纵身跳了下去。

近万米的高空中，像鱼儿一样奋力的游动着，几个人很快的聚集在一起，互相打了一个手势，随即便分开了。

下降的速度很快，我们小队很沉得住气，并没有很快的打开伞，在这个海风狂烈的时候，过早的打开伞会被海风吹得无影无踪的。

突然一股气流从我们身边划过，一时之间我们被这股气流吹得七零八落，再也形也不一个整齐的队形，这会影响到我们着陆的准确性的。

没有过多的犹豫，只是努力地划着，向大家靠拢，但时间已不允许我们靠得太近，随着不断的下落，再不开伞就会有危险的，虽然我们掉在海中生存的机会大大增加，但这次比赛的项目为了保护我们不受意外所伤，所以才定在海面进行，如果在陆地上，打开伞太晚的话，牺牲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怕，就怕完成不了任务。

“嘭”的一声，滑翔伞打开了，下落的速度一时之间降了下来，五个人保持相距差不多十米左右的距离在缓缓下降。虽然如此，但只要天空中的气流一变向，我们五人保不齐就缠在一起

了，跳伞最怕几只降落伞缠在一起，那可是那跳伞兵有生命的威胁。

海风依然的猛烈，我们也小心翼翼地控制着降落伞，近了，越来越近了，海风还没有把我们吹得太远，看来我们可以顺利地完此项比赛了。

心神还是不敢大意，紧紧锁定着着陆的目标，按着这次的下降速度和下降的方向，我有十分的把握可以准确地落在目标处，似乎是老天在作弄人，一股上升的气流，只把我一个人向空中抛去，远远的抛离了下降的轨道。

咬了咬牙，时不我待，没有时间了，再掌握不好方向的话，极有可能会落到北京小队所在的目标处。

通过风镜，抬头看了看降落伞，双手紧紧握了一下控制绳，准备顺着气流游走，寻找降落目标。在通常，四五级风的情况下，这种带有滑翔伞特点的降落伞，完全可以控制得住，但在九十级大风的情况下，要想控制，怕是很难。正是如此，才能看出一个特种兵的心理和身体素质以及反映的灵敏性。

我控制着降落伞划着一道弧线直投我方目标区，下降的过程中，不断遇到上升的气流在冲击着我的路线，但我借着超人的反映，顺着或者逆着气流而行进，虽然这样会慢上一点，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

其它的几个，除了严冬遇到一些的阻碍，别人很安全的降落在目标区，而且落在了规定的范围内。我这一队，就看我自己了，如果我失手，那么我们将离着冠军之路越来越远。我不会容忍离我如此近的冠军白白便宜别人，我们就是冲着这个大赛第一名而来的，绝不能这样白白丢掉，同时我也不会让我犯下如此大错。

目标区在我眼前越来越大，但我似乎有些脱离了目标区，再一次控制住了不断抖动的降落伞，不断的划着弧线强行向目标区滑动。

近了，近了，但我手中所控制的降落伞越来越不受我控制，握着控制绳的十指已经用尽我最大的力气去保持稳定，我不敢再强行的控制降落伞，就怕在我和气流的双相作用下，降落伞承受不了如此大的拉扯力度而断掉的。

咬了咬牙，把两手的控制绳都掌握在右手中，而左手却伸向了腿部的匕首，抽出来轻轻割断一只背带，我准备在滑过目标区上空时，跳下去。

再转了两个圈，再一次的靠近了目标区，瞅准时机，随手又割断了伞包的腰带和另一个背带，只有右手还紧紧抓着控制绳。

松手，跳下去，手掌一松，降落伞失去重物在气流的影响下，飞向天空。

由于惯性，我又向前滑行了几米，划着一道抛物线向海面目标区落去，“扑通”一声，水花飞溅，我跃入海中，仅仅相差不到一米的距离，我就会掉到竹排上，真要是掉到竹排上，不仅我会受伤，小小的竹排也会经过不起我从十余米高空下落的力量而变得四分五裂的。

“扑”我从海下钻了出来，吐出了一口咸咸的海水，晃了晃了头甩掉脸上的水珠，爬上竹排。竹排上林军等几人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连竹排上的记分员也同样是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嗯？”我奇怪的看着他们，“怎么了？什么事情让你们变成这个样子？”

“呃……”林军吐了一口气，“队长，你不要命了吗？你差一点儿就掉在竹排上，把我们几个压着。”

“呵呵……”我轻笑一声，“这不是没事了吗？本来，这也不是我故意的。”我摊开双手，很无辜地说。

高俊杰一脸的怪容，挥舞着双手大声叫道：“你你……你这是谋杀。”

话音未落，林军已向我冲来，狠狠地把我按在竹排上，高俊杰一声怪叫，也扑了上来，重重把我压在下面，随后的严冬、桑巴也压了上来。一时间，胜利的欢笑着充满了海面，连那飞翔的海鸥也不敢在我们向边停留……

竹排的另一头，两个记分员大眼瞪着小眼，不禁有些奇怪，平时训练有素的特种兵，怎么今天像个孩子似的？

我心理清楚，随着我这最后的一跳，正好跳在目标区，虽然有一定的危险，但是从其它几个军区的成绩来看，只有我们才全部合格，这一项，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线豪不能大意，今天的胜利，一部分是靠实力，还有一部分嘛，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存在的。

边缘猎手

第六十二章 接受批评

本站网址:www.wjshu.com

第六十二章 接受批评

作者：绝对力量

广南市区的某一所别墅里，孙培民边品着香茗边看着孙亮节所带来的情报，看似和蔼可亲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的喜怒，淡淡的神情像是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可是他的心中，别人又怎么能猜得出来呢？

上好的铁观音把整个茶杯染成了淡绿色，热气升腾中把淡淡的茶香染满了整个房间。喝干最后一口茶水，孙培民抬起头来望着孙亮节。

孙亮节神情有些不安，紧皱着眉头在思索着什么。

好半晌，孙培民的声音幽幽地回荡在房间里：“亮节，你的消息准确吗？”

孙亮节定了定神：“是的，父亲，据我们在中央的人透露，中央已经有人在注意雷达了，看来雷达是暴露了，我们必须尽快干掉雷达，以免祸起萧墙。”

孙培民并没有马上说话，沉思了一会儿才道：“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目前看来雷达是暴露了，但中央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查到我们身上。至于雷达的生死么，嘿，他对我们还是有用的，暂时不要动他。”“不过……雷达在国内还是比较危险的，亮节，你把他送到美国，整一下容，再让他在美国呆一段时间，让我们的盟友好好训练一下他。”

“是，父亲，我会尽快办好的。”孙亮节回答道。

“嗯，这件事关系重大，你亲自去办吧！”沉默了一下，“还有，特种兵大队都在海南搞比赛，注意力一时不会集中到那边身上，你派一个人去接应一下，哼，那些越南人我留着有大用呢。注意和他们的联系，南海舰队那边你放心，有我们的人，那些越南人不会被发现的。”

“是，父亲，您还有什么事要吩咐的吗？”孙亮节问道。

孙培民懒懒地躺了下去，轻轻了挥了挥手，孙亮节无声的退了下去。

这时，孙培民的脸上浮起一丝的笑容，但这笑容越看越觉得阴险可怕……

“钟家，让你们多活几天吧，等我布置好了，你们的死期就快要到了。”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正值傍晚，在三亚基地中，红箭小队正在开总结会，总结这几天来比赛项目的一些得失与经验。

贺子豪刚参加完会议，低着头思索着轻步地走了进来。我们五人一见到贺子豪，马上起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队长好。”声音洪亮，略带杀气。

贺子豪正思索间，不经意被这洪亮的声音吓了一跳，贺子豪那突然被吓到的样子，让我们想笑却不敢笑，把笑憋在肚子里，但面上的表情却奇怪之极。

贺子豪了为了缓解一下自己的尴尬，轻咳了一声，看了看站得笔直的五人道：“稍息，坐下谈吧！”

“是。”我们回答，随后便整齐地坐了下来。

贺子豪也随手抽出一个折叠椅坐了下来，问道：“你们在开什么会呢？”

我笑道：“大队长，我们在开总结会。”

“哦？”贺子豪摸了摸下巴道：“总结会？总结出什么内容来了？”

“我们在总结一下这段时间我们比赛的情况，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

“哦？那我提一点建议怎么样？”贺子豪笑眯眯地问我。

我忽然感觉贺子豪有点儿像大灰狼，而我，就是一只小绵羊。

“呃，当然可以，请大队长发言吧！”我犹豫了一下才回答。

“嗯，那好，我就说说看。”贺子豪笑着扫了我们一眼，“从这几天看来，大家的表现是十分的出色，大家都够合作无间这是值得表扬的，尤其是越野急行军更是显示出了我们团结合作的精神，这其中，无论谁的表现，都是值得称赞的，你们优异的表现，组委会已经看在了眼里，对你们，军委也是给予了表扬。”

“但是，同志们，千万不要骄傲，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最最艰难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因为接下来的十天里，你们要接受最大的考验。”贺子豪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看了看我们的表情，又接着道：“不过，你们还是有点儿小问题的，钟行……”

我立即起身“到。”贺子豪冲我比划了一个坐的手势，我坐了下来。

贺子豪转头望着我道：“钟行，你的确很优秀，但是，今天你有些冲动了，我知道你很希望获胜，我也是一样的，期望你们可以表现的更好，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跳下来的确是很冲动的。还好是在海面上，如果下面是丛林呢？？你从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还会有命在吗？好，就算是有命的话，你还有多少力气还完成任务呢？”

“你要记住，你是人，你只是一个有血有肉，同样会受伤的人，你不是神，你不是万能的，也许，在战友危险的时候，你去救，那没有问题，但是真要是发生这样的情况，你还能去帮助你

的战友完成任务吗？”

“我们特种兵是不怕死，可以和敌人舍命搏斗，但是你这样就受了伤或是送了命，你还有机会吗？那时你在战场上，你也不会是英雄。”贺子豪说的很是激动“记住，特种兵一定要因地制宜，计划出最佳的方案，不算你们是哪种情况，随机应变是最重要的。”

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贺子豪平抚一下激动的心情，缓缓道：“下一项的时候，我不希望你们再这样了，好好干吧！”

贺子豪说完，转身走了出去，留下了沉默中思索的我们。

谁也没有说话，都在想着贺子豪刚才说的那些话。贺子豪说的没错，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并不是什么神，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为了祖国，更是为了个人，我们必须保全自己。

今天我是求胜心太强了，不计任何的后果要赢得这一项的胜利，想想虽然是胜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的确是很容易受伤，甚至会送命的。达成目标并不是只有一种手段，也许，是我太急于求成了。

经过严格的训练，我自认为已经很冷静了，但这次比赛中还是暴露出不少的缺点，要学习的实在太多了，虽然现在迈入的信息化社会，但我对这个社会有些脱节，回去之后，必须要补充一下自己了。

尤其是我的心里修养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总期望以自己的过人本领去实施自己所要达成的目标，另外，对于宋向京和祝文敏的感情问题一直没有下决心做一个了断，有时不自觉的会挂在心上。

“唉……”我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走了出去。问题越想越多，憋在心里快要炸开了，还是出去走走，想个办法解开心结。

初升的月亮在夜色的静湖中悄然划行。她高高地悬挂在天空，似刚刚脱水而出的弯弯的冰块，那么白净，那么雅致。虽然像云朵一样苍白，但每一刻都似乎变得更加明亮。

月光泻在那叶子和花上，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草叶上的露珠，闪闪发亮，仿佛是眨动着水灵灵的眼睛，那梦幻般的月辉，浅浅淡淡，轻轻悄悄地弥漫了沟沟畔畔。

看着这有如梦幻般的景色，我不由得沉浸其中，把整个心神都融入在这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丽景色里，不去想什么事情，只要自己放松，调剂好心情，再接着下一项的比赛。

这时候，天空象湿墨渲染过似的，兀立在前面的大山，象个巨人，把它的头插入夜空；而它的肩膀上，扛着几颗明亮的星星。眼前的海水，象黑色的绸缎，发出幽暗的亮光。偶然一声鱼跃，冲破暗夜的寂静，接着又陷入无边的静谧，侧耳细听，远处浅滩的流水声，隐约可闻。

我们这边在打雷，不敢开电脑，晚上也不知道能不能写呢。所以提前更新了。

这几天接受了一些读者的建议，让我感触很深，我还是觉得自己懂得得太少，文中相应的有不少的问题，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网络版也许问题会多一点儿，但我还是想写完之后，等读者朋友帮忙指正我再改，如果像某些读者朋友说的准备充份了再写，我想更新的速度肯定会慢，这也是许多读者不想看到的。本来，人的知识面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要毛病不是太大，也请各位读者大大勉强看下去吧。

再有，一些读者提出疑问，军事比赛在三亚举行，三亚是海南的一个旅游景点，会允许在那里军事比赛吗？我的想法只是方便一些，毕竟是小说嘛，在融入社会背景的同时，也要有一些的升华和创新，不是么？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没有的地方，但请读者大大不要见怪，只是为了小说的情节需要，所以才加上这些地方的，现实中有没有，我也不清楚。最后，好像是一位叫天妖子的书友所说五指山是黎人打猎的地方，以前是这样的，但现在是不是，我就知道了，现在黎人还在五指山打猎么？知道的书友，请告诉我一下。

边缘猎手

第六十三章 武装泅渡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六十三章 武装泅渡

作者：绝对力量

最后十天了，也就要到了最终分出胜负的时候，前几项分值拉开的并不大，最后的这一项将是最最关键，同时也是最最困难的一项。虽说是一大项，但这其中包含的小项可真是不少。

上午九时正，我们七大军区的特种部队都上了一艘巡洋舰，开始了我们最后的征途。

我们的目标是距南海约八十海里，约为靠近越南的一个叫南明岛的不大的岛，在南明岛上将接受为期八天的生存考验，并完成这个岛的简略地图。

这就要我们在经受生存考验的同时，还要跑遍全岛绘下整个小岛地形，这项的考验困难相当的大。

其它军区也分别被分在南海的各个小岛上，大约在九天以后，巡洋舰还会来接我们的，那时再考验我们的成绩。

迎着海风，我们几个纹丝不动地站在船头，望着渐渐接近南明岛，心中战意旺盛。

尚有三海里，巡洋舰停了下来，这一段三里的海路，必须由我们自己游过去，这也是秘密潜入敌区常用的方式——武装泅渡。

“扑通……”“扑通……”水花四溅中，我们已跳入了海中，负着沉重的装备缓缓地向南明岛游去。

许是海中的浮力很大，虽身负重物，但实在是感觉不到什么，五个小队努力地向前划着，争取及早到达南明岛。

面前的南明岛倒不是很大，方圆不过五六平方公里，算是比较小的一个岛屿吧，但岛上却是丛林横生，郁郁葱葱树木履盖了整个海岛，一些海鸟和不明的野兽也在岛上转悠着。

南明岛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南面是一个海滩，十分宽阔，适合游人在这里海浴。海南省政府也曾想把这里改成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由于南明岛距大陆比较远，游人基本上比较少，所以这个计划也没有实行。今天，却成为特种兵比赛的一个场所了。

我有意想锻炼一下队伍，就没有直接从海滩上岸，选了东面一处悬崖峭壁爬上岛去。虽然悬崖峭壁的斜面大约为60多度，但总算还是有几个垫脚的地方，悬崖处的树木也可借我们做为攀登之用。

林军的速度最快，率先爬上去，待我们爬上去之时，林军打了一个禁声的手势。我们小心的朝四周看去，却看到一只灰兔在那里寻找着它的食物。

我们心下奇怪，一个孤岛怎么会有兔子？这岛上就没有它的天敌存在吗？但无论如何，事实还是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确看到的是一只兔子，呵呵，中午的食物有着落了，我们再吃他一回烤兔肉。

此次登岛，只许我们带两块压缩饼干和一壶淡水，我们要撑过这几天，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吃带来的饼干。

我们慢慢地找好位置，对兔子形成一个钳形的包夹之势，林军缓慢地向兔子移动，试图抓住它。

但这兔子能在这个环境复杂的小岛生存，哪能是这么被容易抓住的呢？林军的缓慢移动早已被兔子听在耳中，不待林军近身，猛地一下窜了出去。

林军下急了，到手的食物难道就这么没了？林军此时也窜了出去，看样子是不抓住兔子势不罢休。

一人一兔上演了一出好戏，兔子在前面拼命的跑，林军在后面三五米处也在拼命的追。兔子身小，速度快，灵活性更不用说了，普通人要是在林中抓兔子，十有八九是抓不着的，但我们的特种战士的速度更快，灵活性更高，林军，这个素质极高的特种战士，不仅逐渐拉进了与兔子之间的距离，看情况也是很快就能抓获这只兔子，这样子，兔子免不了会成为我们的肚中之物。

这一路的飞奔，兔子着实也累得够呛，以它的聪明才智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身后追它的这个人怎么会跑得这么快？兔子也会有累的时候，它的耐性远远不够，更不能与林军这个久经沙场，通过残酷训练出来的特种战士相比。

距离是越来越近，林军看准时机，一个箭步窜了过去，一脚踢在兔子的脑部，可怜的兔子就这样不甘心地向阎王爷报到去了，想必它的要求就是——下辈子再也不做兔子了。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我们也跟了上来，也不清楚跑了多久，更不知道跑了多远，每个人都有些汗迹、微微的喘着气呢。

我上前拍了拍林军的肩膀，正要表扬一下林军，严冬突然轻声地道：“有情况，注意隐蔽。”严冬不光是眼睛毒，也是耳听八方啊。

五个人悄然地选好自己的位置，向前方看去。透过层层树林，海浪声夹杂隐隐的人声传来，我冲严冬打了个眼色，严冬点了点头，率先潜行过去，我们呈三角形队列也跟了上去。

前面的树林越见稀疏，阵阵海浪声有节奏地传来，我们已达丛林边处，隐在丛林中向前看去。

这个方向正是正南方，细细的沙石组成了一个金色海岸，而沙滩上有数条身影在那里闪来晃去。

我眉头皱了一下，带着疑问的眼光看着严冬，莫非是比赛中的一个项目？给我们带来了假想敌？这个项目开始之前，并没有说这回事啊，是想搞一个突然袭击？这个也可以理解，真实的战争中，你难道要敌人告诉你哪里城布置兵力，哪里是司令部所在吗？看来，这像是一个加的项目，以增加考验我们的难度。

我身上带有望远镜，但我不敢用来看情况，我们对着是正南方，此时正是艳阳高照之时，如果用望远镜来看，说不定会有反光，这一点点的反光就会让敌人发现我们，从而对我们形成致

命的打击，这个险我不能冒，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我们还不能暴露自己。

我们几个留在原地，严冬则慢慢向前潜行，偷偷地在树缝中向沙滩望去，那几个人影倒是不避讳什么，就那么大摇大摆地在沙滩上来回走动。

严冬渐渐看得清楚起来，几个人身穿的并不是中国军人的服装，倒是很像越南军人所穿的那种军装。

这里离越南虽然很近，但毕竟这里是中国的领土，越南军人为什么会到这里来？看样子，他们并不怕有人查他们，有什么事才让他们如此大胆？

严冬心里有这些疑问，但他并不急于去想，悄然潜回和我们商量。

潜在距沙滩较远的地方，我和林军、严冬、高俊杰开始了研究，而桑巴则代替严冬在监视着沙滩上的人。

“看清楚了吗？”我轻声地问严冬。

“看清了，”严冬点了点头“这些人不是中国军人，看他们的军装，是越南军人。”

我皱了下眉头，思索着：这些军人居然敢越过边境，跑到我们中国的领土来，一定是有什么阴谋，他们这么大摇大摆有执无恐，是谁带他们进来的？要知道，中国的领海和领空监察很严，怎么可能轻易的就到了这个小岛？

“还有什么情况？”我问严冬道。

“据我观察，他们像是在等什么，所以没急着上岛，只在沙滩上。”严冬很肯定的道。

我刚想再问些什么，一边听我们谈话，一边盯着桑巴的高俊杰插了一句话：“桑巴发现新情况了。”

我们对视了一眼，悄悄地潜了过到，隐藏在桑巴的旁边。

沙滩上的几个人，此时正在换服装，换上的是中国军装。

同样是黄种人，越南也是我们的邻国，大家长相都有些相似，他们这么一穿上中国军服，猛一打眼，像是中国人，但仔细看了一眼，还是距离中国军人的那些气质差得很远。再加上越南人普遍的干枯瘦小，肤色较黑，用心一点儿观察，还是非常容易发现的。

随后这几个人又从一个角上抬了一口箱子过来，打开箱子，取出一些武器。由于距离较远，看不真切，不清楚拿出的是什么武器，只是见到他们一一装备在身上，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配戴整齐。

我们没有急于行动，就算是他们手中有武器，我们也不怕，只是要消灭他们多费一点儿的劲儿罢了。我们所要注意的是，是谁带他们进入中国领土的？他们怎么还会有枪？通人外国人进入中国，都要把自己伪装一下，但这些人明显并不伪装自己，反而还穿着越南军人的军服。

这些疑问一直在盘桓我的脑海中，但是一直还是想不通，现在还是不要想了，多观察一会儿，就会发现一些问题，也许这些问题可以帮我解决想不通的事。

这些人此时已停了下来，铁皮箱里的枪支已经取空，他们又把换下来的军装统统放在箱子里，两个人抬着走到丛林边缘处，找到一个隐蔽的所在，把箱子放在里面，仔细地伪装了一下，看看没有什么明显的破绽，然后又回到了沙滩。

岛上丛林中，我们五个在静静的潜伏着，等待着他们进一步的行动。

今天又打雷了，郁闷，差不多整整一天没有开机，生怕偶的小电脑被雷击，本来存稿就不多，现在可好，马上就没了，要是再打雷的话，也许要停止更新一两天了。

各位见谅啊……

边缘猎手

目录

本站网址: www.wjshu.com

第一章 我的成长烦恼

第二章 如此苦的暑假

第三章 我的高中时代

第四章 锋芒棱角初现

第五章 心有厚黑无畏

第六章 军训中的意外

第七章 不可以貌取人

第八章 人体器官走私

第九章 秘密调查黑幕

第十章 真实的谎言

第十一章 班主任的男友

第十二章 我的秘密调查

第十三章 我的怒火狂烧

第十四章 独闯黑幕中心

第十五章 初试身手对敌

第十六章 我的第一次居然是这样

第十七章 情海波浪涌现

第十八章 搜集罪恶证剧

第十九章 穷凶极恶追杀

第二十章 徒劳无功再被追杀

第二十一章 与孙培民的过场谈判

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铁拳扫荡大华公司

第一卷 第二十三章 敲山震虎扬威警局

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 罢斗之后的暂时平静

第一卷 第二十五章 变化总是在预料之外

第一卷 第二十六章 狗急跳墙

第一卷 第二十七章 分化离间

第一卷 第二十八章 恶少毙命

第一卷 第二十九章 伤离别

第二卷 第三十章 军营试练

第二卷 第三十一章 军事训练

第二卷 第三十二章 情思缕缕

第二卷 第三十三章 格斗之王

第二卷 第三十四章 意外风波

第二卷 第三十五章 选择坚强

第二卷 第三十六章 授训女兵

第二卷 第三十七章 训练开始

第二卷 第三十八章 接受任务

第二卷 第三十九章 狙杀开始
第二卷 第四十章 实弹射击
第二卷 第四十一章 军营邂逅
第二卷 第四十二章 海燕阿姨
第四十三章 风雨欲来
第四十四章 拨云驱雾
第四十五章 野战训练
第四十六章 丛林有变
第四十七章 紧急情况
第四十八章 生死之间
第四十九章 引蛇出洞
第五十章 暗箭难防
第五十一章 精神不死
第五十二章 设计擒凶
第五十三章 调查真凶
第五十四章 军事竞技
第五十五章 兄弟重逢
第五十六章 共商大计
第五十七章 残酷训练
第五十八章 军事比武
第五十九章 比赛前夕
第六十章 越野急行（上）
第六十章 越野急行（下）
第六十一章 艰难取胜
第六十二章 接受批评
第六十三章 武装泅渡

P